民國叢書

第二編

·100

綜合類

中魚集　沈鈞儒著

章乃器論文集　章乃器著

荒謬集　王造時著

上海書店

章乃器論文選

章乃器著

自序

最近二年間在報紙雜誌發表過的作品，終于是因爲朋友的敦促而彙集出版了。

我是一個矛盾的人；這二年間的作品，作品也充分的表示出來矛盾。不但是思想矛盾，連文體也矛盾。我本來想給這本書一個名稱——矛盾集。後來發覺別人已經用過這名稱了就此作罷，矛盾的原因有的是因爲思想的改變，有的是因爲環境的支配，有的却已經在發表之前受過別人的修改了。到底那篇能代表我的衷心的思想和我的最近的思想，請讀者自己評判；正動和反動也聽憑讀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去認定。

我在一九三三年一月號東方雜誌的新年之夢裏，寫了下列的一段：

我覺到革命的潮流，不久就要衝到我的面前；幫助我脫離眼前的行動和思想矛盾的環境。那時，我很情願的放棄一切安富尊榮的生活，走到民衆的隊伍裏去做一般人應做的工作，度一般人應度的日子。然而，這也並不是虛玄的『夢想』而是客觀條件替我安排好

的一條路。即使有些人不願意，將來的現實還是逃不出這個範疇我再鄭重聲明一句，我是反對一切虛玄的夢想的。

現在，我覺到我的錯誤了——我對于我自己的出路，依然還憧憬在定命論的領域裏面。我那時是希望一種『命所應爾』的潮流，來解救我的矛盾。其實，我倘使能夠應用現代的邏輯，我應該知道矛盾的結果，一定會自動的衝破了矛盾，而踏上新的人生之路。我十分自信，我不會長時間的矛盾下去。而且，我相信，任何人都不會長時間的矛盾下去。不是改變了行動去遷就思想，就只有使思想去投降行動。

這樣這本論文集，或者要代表我的生命中激變的一階段。牠不但對於我自己是一個紀念，也許對于在轉變中的人們，也可以做一塊階石。

二二、一〇、九

卷一——中國問題

章乃器論文選目錄

卷二——中日糾紛

卷三——國際事情

卷四——幣制金融

章乃器論文選

客觀的中國

一　何謂客觀

『客觀』是怎樣一個平凡的成語，何用得我們加以解釋？可是，在事實上，我們眼睛所看到的和耳朵所聽到的，多數還是主觀的論調！『客觀』兩個字固然是已經被人用得爛熟，然而許多人並沒有懂得透澈！因此，在正文開始之前，我認為有加以說明的必要。

在歷史上，客觀的概念，——注意，這不過是概念罷了——發源甚早，所謂孔子之道的『忠』和『恕』兩個字當中，『恕』字就充滿着客觀的概念：所謂『推已及人之謂恕』。管子『倉廩實而後知禮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兩句話，更加明白的表示客觀的概念。『當局者昧，旁聽者清』兩句成語，也含着很深的客觀的意義。此外劉邦的『卑之，毋高論』所謂高論，就指一般

主觀的幻想。

歷史上還有一個表示客觀的意義的名詞，就是『大勢』『大勢所趨，無可挽救』就是說客觀的條件已經決定時局的前途，卽使有人主觀的認爲不應該不合理，然而在事實上，無能爲力！

在農業經濟時代，社會的治亂，全視農作收成的豐歉，而農作收成的豐歉，則又完全憑依天時。因此，天時便成爲社會治亂的主宰者。古代的人民遂以爲冥冥之中必然有一種勢力在那裏安排社會治亂的階段；這就所謂『天』。因此更有『逆天』『順天』的說法。『天』雖然是一個玄幻的名詞，然而因農作收成的豐歉以斷定社會治亂的大勢的方法，却是客觀的方法。所以，就在這荒唐玄幻的『天』的說法當中，也含着客觀的概念。

在歐洲，恐怕這種客觀的概念，發源也很早。最顯著的，就所謂裁判官的態度。裁判官一定要客觀，然後能夠公平正直：這是很早就爲法學者所公認的。以後演進而爲哲學上的唯物論，乃由概念而成爲一種有系統的學理。

二『國是』在那裏

好了，恕我不做詳細的攷據工作了！要之，哲學上的唯心唯物之爭，在幾年以前，曾經盛極一時者，目下已經慢慢的銷沉下去了。現在理論方面，恐怕只有極少數固執不化的書癡，和若干宗教上的憑以爲利者，還依然在那裏高談唯心的論調！在政治方面，唯心的理論，往昔爲統治階級唯一的愚民的工具，現在也因爲失效的緣故，漸漸的不爲一般政治家所重視了！現在各國的政治家，都在那裏用客觀的方法，找求人民一二弱點。就利用那種弱點鞏固他們的治權作最後的掙扎。比方，美國的禁酒，是在利用婦女們的意志薄弱：興登堡以維持和平作選舉競爭，是在利用婦女們和年事較長的選民對于戰爭的恐怖。許多政黨都因爲同樣的理由，在柄政的時候修改選舉法，以求利于他們自己。

頂頂歡喜作唯心論略者，恐怕要算是中國的政治家了！他們對于中國的亂源，從不會用客觀的方法去觀察，而只是用他們的主觀的成見去武斷。因爲各人有各人的成見，所以我有我的判斷，你有你的判斷，而他還有他的判斷。某要人認爲目下的亂源，是因爲人民對于政府——尤

其是對于他——沒有專誠的信仰，致令他不能盡他的革命的義務(?)。所以主張再任他兒戲的試驗三年。張東蓀認爲目下的亂源在乎黨治。因爲黨治的緣故，治權和飯碗被黨內的人壟斷了，所以主張以民治代黨治。胡適丁文江輩認爲目下中國的大患在乎貧窮，因爲社會的貧窮，致令他們這一批社會上的上層分子，不能像美國的上層分子一樣，可以坐汽車大該大花園。所以主張在上面安置一個好政府，對外率性把東三省送給日本人，以便國內可以上下一心去建設發財。戴傳賢更認爲目下的天災人禍，是由佛菩薩震怒，所以主張簡簡單單的由政府撥一筆款子，在北平雍和宮做一場『金光明道場』就可以『轉移刧運，造福國家！』……吳鑑光輩的政見，大概和戴傳賢一致，但主張這場法事應該在他那裏做！

夠了！夠得複雜了！我們在那裏求所謂『國是』，『國是』已經是好幾十年了。到如今『國是』究竟在那裏？過去的求神問卜，打醮送鬼，……等把戲應該是鬧得夠了吧？到現在這東亞病夫，不獨是毫無起色，反而病入膏肓！這種成見的，虛幻的，幼稚的，主觀的行動，還應該走馬燈式的回頭來再試嗎？我們的心目中，還不應該有一個客觀的中國嗎？

倘使我們的心目中都只有一個主觀的中國，那末，你有你的『國是』我自然也有我的『國是。』而你的『國是』恐怕往往就是我的『國非。』這樣的往返爭執下去，誰都不會認識中國是怎樣的一件東西。只有用客觀的方法去觀察中國，——不是用主觀的方法來武斷中國——才可能慢慢的大家對于中國有一致的透澈的認識。

三　中國往那裏去

倘使要問「中國往那裏去?」那末，我們也應該知道：這不是誰願意和誰不願意的問題，而是事實上可能和不可能的問題。我們只能依客觀的條件推測中國的出路，而決不能依主觀的願望製造中國的出路。時勢造英雄，而英雄決不能造時勢。歷史的演進，有兩方面的看法。從整個的歷史和整個的社會大量的觀察，我們可以說歷史上一切的變化，都有牠的一定的因果，都遵循着一定的途徑，而為人類進化所必經。倘使斷章取義的抽出歷史中間的一枝一葉，而以某一小部人的利害為立場來觀察，那末我們却可以說，歷史上許多的興衰治亂，都是很無謂而且不需要的。目下我們是用歷史家和社會學家的地位來研究中國，當然我們是主張用前一種的看

法。然而我們卽使退一步而認歷史是一件不合理的東西，可是，過去的歷史旣經不合理于前，未來的歷史當然更要不合理于後。眼前的社會變化就是未來的歷史，那末，請問你們能用什麼威權可以使未來的歷史依照你們的願望而合理化起來？要之，合理也罷，不合理也罷，大勢之所趨，事實還是事實。

然而，我們的政治家却一徑在那裏做烏托邦的迷夢！他們都各自自命爲造時勢的英雄，以爲一個國家是可以憑他們的幻想來隨意矯揉造作的！所以，前幾年□□□由日本回來，便想做明治天皇所做的事業，而想把中國變成日本第二。胡漢民到過土耳其意大利回來，便以凱末爾和慕梭里尼自居，而想把中國變成土耳其意大利第二。他們甚至沒有在地圖上面把中國的領土和日本土耳其意大利的領土去比比看！此外種種的經濟條件，自更不必說！

還有些人對于社會不知道用大量的觀察——他把社會上偶然發生的例外常做原則：或者想用那種例外推翻原則。他因爲歷史上統治階級裏面有一個俾士麥克，就認爲一切的統治者都可能做俾士麥克。又因爲資產階級裏面有一個亨利福特，就認爲一切的資本家都可能做

亨利福特。他用俾士麥克的例外，證明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並不專代資產階級謀利益；他用亨利福特的例外，證明勞動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利害可以調和。姑無論俾士麥克的背景怎樣，也姑無論亨利福特的政策之終歸失敗，這種以少蔽多的觀察社會的方法根本就已經錯誤。倘使有人引歷史上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的一段事實，來斷定世界的一切人都會自願的餓死，引張欣生弒父的一段事實，來斷定社會人人都要弒父，那不是要笑痛了肚皮嗎？然而，上面那種推論的方法就和這種論斷一樣的可笑！這都表示唯心的主觀論者的強辭奪理和自欺欺人！

四　所謂「科學的民主政治」

最近，再生的記者又來替我們製造出路了！他認為『階級』間的『排斥，』不是必然存在的，而是可以因他們的主張而發生，或者因他們的不主張而消滅的。所以說：『不主張排斥任何階級。』他說：『士大夫一類的人亦自有其長處，』所以他們不主張排斥『士大夫一類的人』。問題來了！倘使他們不主張排斥，而事實上必然的在那裏排斥，那當然是不允許的吧？倘使他們不允許而事實上必然的還在那裏排斥，那他們恐怕只有學學胡漢民的口氣，憤慨的說一聲：『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吧？再不然，恐怕只好屠殺！

他認爲是有人『篤守馬克思的遺教』想『先自革命，』然後革命才會發生，似乎馬克思的幾本書可以製造出革命來！又似乎只要有幾個人『想先自革命，』命就革起來了，革命是不必有客觀的需要的！反轉來說：只要再生裏面的幾位記者不想先自革命，命馬上也就革不成功了！好大的馬克思的勢力！好大的再生的記者的勢力！革命和不革命的樞紐，就操在他們的想和不想！

他還說：『倘使他們……果然想先自革命，則他們是否能得有確實的好處，恐怕亦未敢自信！』更奇怪了！革命像是一筆賣買，是要先估計估計好處再來做的！還是多麼『閒情逸致』的風涼話，恐怕只有住洋房坐汽車擁姨太太的高級革命（？）羣衆才能有那樣的『整暇！』急迫需要革命如解倒懸的革命羣衆，能有餘暇打這個算盤嗎？

他又說：『把各人利害不同的私益互相抵銷以去，而尚餘有個公益。』他却沒有想到；有時他和他的太太兩口子算閑帳，一面呢，兩方的私益竟永遠抵銷不了，而一面呢，公益更永遠餘不

出來，結果至于不能互解互諒互讓而爭吵起來！倘使兩口子的帳兩口子自己都還算不清，而需要第三者出來做調人代理帳目，那末現在這位記者先生要替中國四萬萬人算帳，恐怕要請二萬萬名會計師來做清算人才行吧？

說到哲學，除了唯物，多元等派別之外，他又提出『恨的哲學』和『愛的哲學！』這樣的在唯心方面鑽牛角，包管你還可以變化出來『貪的哲學』『癡的哲學』……以至于無量數！他所指爲『最合需要的大智慧，』自然是和佛說大澈大悟以後的現象一般。這樣一個幾千年以來沒有幾多人能夠了解的玄而又玄的哲學，竟會因爲他的一篇大文章一霎時深入到四萬萬人的心竅裏面去了！這是何等偉大的威力呀！等到四萬萬人都具有這般的『大智慧』之後，自然，世上一切的行動都被認爲『盲動』而加以『不贊成』了！

他又說：『第一步應得把藐視選舉的心先去掉。必須人人養成一種習慣，卽對于選舉覺得是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天職與利權。』這第一步的工作，要轉換人人的心理，改移人人的習慣，試問要用怎樣的方法，經過幾多年的時光才可以完成？國民黨的訓政還不過六年再生的記者

就認爲，『侮辱全民的人格。』像他這樣的說法，或者訓政要六百年都不夠吧？

然而再生的記者是反對訓政的。他說即使人民程度不夠，就先實現百分之五十或四十也好。然而他同時提出所謂『公民訓練的教育！』試問這和國民黨的訓政有什麼區分？不過是要把他們這班黨外的士大夫，由被訓的階級升到訓的階級裏面去罷了吧！他更說：『淸査人口淸丈地畝和編定選册這三件大事，是絕對不能馬馬虎虎的。』他却沒有想到在這個割據的局面之下，用什麼方法可以完成這三件大事！他更沒有想到要幾時才可以完成這三件大事！在這三件大事未完成之前，他所定的百分之五十或四十的最低限度可能實現嗎？當他所修正的民主政治僅僅只能實現百分之四十的候時，另外的百分之六十是不是仍然還是寡頭政治？

他還指出許多『犧牲太大，殊不値得……徒然引起疑忌，毫無益處……大有弊害……』等種種的口實。他好像是和人民說：你們要革命，且慢一慢，待我詳細研究，熟計利害後再談！人民是可以任他隨意支配的，而革命是可以任他隨意矯揉造作的！好一個『科學的民主政治！』好一個崇拜玄學的法師拍拉圖的社會科學家！這樣的你一個理想的極樂國，我一個理想的烏托

邦，恐怕只好把中國送到西天去了之後再談！這樣的一個自命爲『具有一百二十分科學性的方案，』請問有沒有萬分之一甚至萬萬分之一的實現的可能性？這要比你們所認爲『空泛的理論還』要空泛百倍！你們一面在那裏批評國民黨，而你們所主張的什麼『民族觀念』和『國家社會主義』却不過是拾一些國民黨的唾餘！平心的說一句：假使我們是要由唯心方面去高談政治那末你們所鄙視的三民主義和建國大綱實在比你們的方案周密得許多，請你們自己再去比照一下吧！

以上所述，詳見再生創刊號開宗明義第一篇『我們所要說的話。』因爲這篇東西很足以代表目下一部分士大夫的思想，所以不惜辭費的加以辯正。

五　目下的世界大勢

我們倘使要觀察中國到那裏去，我們免不了先要觀察世界到那裏去。因爲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的潮流必然要把中國捲入旋渦裏去。在不懂經濟學的人們看起來，世界的不況，和中國有什麼相干？中國應該是可以照他們的幻想，關起門來談建設，預備在三年以內——注意，

這還是三年以前某要人的話——圖富致強，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就是退一步關起門來自家打五年十年仗，這也是絕好的時機，因爲沒有人能有餘力來干涉我們的事。然而事實是怎樣呢？在這關稅壁壘高築的世界當中，中國可算是唯一的沒有經濟上的防守的國家，因此，列強的過賸生產品——包括生銀在內——就相率以中國爲尾閭。那結果便是金貴銀賤的風潮，貿易入超的激增，和農村經濟的破產。然而還不夠！日本帝國主義的生產過剩經濟恐慌的結果，原有在中國的種種侵略漸漸感覺到不敷他們的榮養。而因爲國內不況而起的社會的不安和政治的紛擾，也需要一種對外的激烈行動，籍以轉移人民的目光，以圖內部暫時的安定。因此，中國便成了他們的當然犧牲品！這就是九一八事變的成因！這就是世界潮流必然要侵入中國的明證！下文再研究帝國主義的內部的矛盾。

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是不可能有任何的節制的。第一，因爲他們的商品是預備侵略到別國的市場去的，所以根本上那一國都不願意限制自己的生產——歷史上許多國際間限制生產的運動結果都是失敗。第二，自由生產和自由競爭是資本主義的理論上的基礎；他們認爲一

定這樣才能使人類進化，所以在理論上很難提出對于生產的限制。第三，政府的後台老闆就是大資本家——大生產者，所以提出對于主要產品的限制，去開罪後台老闆，事實上不可能：而限制非主要產品，却又無濟于事。

節制生產既然是不可能，那末，自由生產的結果一定是生產過賸。產業競爭的要義是在減輕成本。減輕成本的方法，消極的方面要減省生產費，而積極的方面要增加生產量。于是有人要問：維持原有的生產量而單使生產費減少不也可能減輕成本的嗎？答案是：工場的組織是整個的，倘使生產量不變而單求減少生產費，那末或者只好主張停閉工場的一部分，然而停閉的工場是往往不能出租與別人的，所以地租和設備利息的損失，仍然要使成本加重，甚至要得不償失。這是非萬不得已不肯做的。所以，真要減輕成本，還只有充分運用工場的設備，甚至要增加新式的設備而且還要使工場日夜不斷的運動，那結果當然只有使生產大量的增加。至于減少生產費，恐怕主要的方法還只有以機械代人力，裁減工人。

上面所述就是大戰以還各資本主義國家肆力經營的所謂產業合理化。這種大量生產的

目的，自然是要搶奪國外的市場。然而既然各國都是同樣的努力生產，自然誰都有剩餘的商品，就是誰都是要搶奪別人的市場，而不容任何人來搶奪自己的市場。因此，爲保護自己的市場起見，就相率採用極端的保護關稅政策，遂形成目下關稅壁壘的高築。關稅壁壘高築的結果，把國際間的貿易堵塞了，商品的世界性消滅了，過剩的商品格外無法銷售了！舊時經濟學者的世界分工的迷夢，至此也成爲泡影了！一面有世界性的生產制度而一面高築關稅壁壘，使消費變成極端的部落化，這是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第一種重大矛盾。這種矛盾要使商品過剩的狀況增高使市場的恐慌格外深刻化！

生產過賸的結果，于是資本家相率停止生產：有的把工場完全停閉，有的把工場停閉一部，有的把一天兩班三班的工作減爲一班。因此，就釀成目下全世界的失業風潮。本來，在各國肆力進行所謂產業合理化的時候，他們極力減省費用巨而管理不易的工人，添置效率高而服從指揮的機械，已經幾乎要發生社會失業問題。是因爲那時還努力于生產率的增高，更因爲大戰後壯丁的傷亡過多，所以一時不至于暴露出來。等到後來工場因生產過賸被逼而停工或者半

停工的時候，失業風潮便和山倒一般的嚴重起來。而隨生產過賸而起的物價的低跌，使資本家不得不更加注意于成本的減低——他們或者增加工人的工作時間，裁減工人的數目，使失業問題更加嚴重化，或者要減低工人的工資。這樣山倒般的失業風潮和減低工資運動，使社會的購買力很劇烈的減低下去，使商品的過賸狀況更加深刻化！這樣，因商品過賸而發生失業問題，更因失業問題而起的商品過賸的更加深刻化，是帝國主義間的第二種重大的矛盾。

商品既然是過賸，社會對于物質的享用應當是很容易取得了。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在世界物質文明頂頂發達的美國，一面過賸的棉花和小麥，有人主張放火焚燒；而一面呢，失業的工人和他們的家屬找不到衣食住——芝加角雪厚三尺的馬路上，有許多人在那裏露宿！爲甚麼這種過賸商品不能分給失業的人去享用呢？因爲這種商品的所有者已經是產業界的重大的損失者，決不能在此時再做那慷慨的捐助和救濟的豪舉。公家設立的產業救濟機關——如各種農產組合，向市上收買了大批的過賸商品，其目的在提高市價。倘使收買來的商品馬上就捐助

貧窮的人，一部分的人就不必再購買那商品，那結果要使那種商品的需要減少。倘使一面用收買的方法增加需要，而一面再用捐助的方法減少需要，那末，抵銷了之後恰等于零，怎能便市價提高呢？所以他們到是能焚燒那過賸的商品，而不能把那商品分配給需要的人！這種一面生產過賸而一面消費不足的現象，是帝國主義間的第三種重大的矛盾。這種矛盾點顯示我們：目下的社會問題，不是生產不足，而只是分配不均！

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自然是要從資產階級分取餘瀝以維持自己的生。命產業衰頹之後，捐稅的收入自然要大大的減少。那結果，一面只好增加捐稅的定率，一面更不得不節省政費的支出。捐稅的增加要使生產事業因負担加重而格外衰頹下去，而政費的節縮也要大大的減低社會的購買力。這是帝國主義間的第四種矛盾。

在國際間，歐洲列國要對美國主張取消戰債：在國際上，已經要公然主張否認私有財產制度的主要部分的所謂債權了。而在國內，却仍然要保持私有財產制度。這是帝國主義間的第五種矛盾。

歷史上的恐慌，是有週期性的。恐慌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後，生產停頓的結果，使過賸的商品逐漸的出清，物價逐漸的上漲，產業使可復轉繁榮，然而我們要曉得：恐慌的週期，是波浪式的前進，而並不是走馬燈式的輪迴。經過一次的恐慌，社會的生產力要大大的增加一次，因此，恐慌的程度也就一次的增高一次！這種增高的結果，當然會有一日因爲恐慌的程度過高了，在未及轉變繁榮之前，現在的社會制度已經因支持不住而傾覆！過去的歷史告訴我們：恐慌不獨每次在性質上愈加嚴重，在區域上亦愈加擴大。而這次普遍全世界的恐慌，不獨是空前，而恐怕是絕後！在這種恐慌之下，希望他自然的恢復繁榮恐怕是不可能，而唯一的救濟恨怕只有戰爭！戰爭的爆發可使物價飛漲，可以把大隊的失業者送到戰場上去作天然的淘汰，物價問題和失業問題都可就此解決了！這固然是很殘忍的行爲，然而過去的事實的確是如此！老實說：倘使沒有上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戰爭早已開始了。而目下呢？一面固然想以戰爭打開難局，而一面因爲國內的社會的不安和勞動階級的覺悟，恐怕一經開戰，要變成沙皇的俄羅斯第二！一面需要戰爭而一面又不敢發動戰爭，這是帝國主義間的第六種矛盾。

當然，目下的蘇俄是帝國主義的眞正敵人。蘇俄的生產制度和分配制度，不獨震動了世界上的勞動階級，而且動搖了世界上的中產階級和智識分子！當世界的恐慌證明資本主義前途極端黑暗的時候，蘇俄的建設成績却恰好在那裏指示社會主義前途的光明！蘇俄的商品復出而爭奪帝國主義列強的市場，使世界的恐慌更無轉機之望！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帝國主義列強在理論上自然應該一致的起來向蘇俄進攻，而事實呢？因爲蘇俄的軍力已經超過任何帝國主義一國的軍力，所以單獨對蘇俄作戰是誰都不敢。聯合作戰嗎？却又因爲帝國主義間的爾詐我虞不能有一條整齊的戰線。更因爲隣國的關係，殖民地的關係，和其他的權利的關係，帝國主義相互間的衝突，反而較對蘇俄的衝突還要嚴重！因此反而相率各向蘇俄送秋波以圖結外援以自重！這是帝國主義間的第七種矛盾。

此外的矛盾點還多着呢！這種種的矛盾，表示帝國主義的日暮途窮，瀕於傾覆！各國政黨政治的失敗表示現制度下的一切政策之失效和一切政治集團之窮于應付！英國工黨的失敗表示改良主義之末日臨頭！改良主義的台柱亨利爾特的違反歷來標榜的政策而至于減低工人

的工資表示在現制度之下，任何的個人主義的特立獨行的行動都是無意義，而且終要失敗！近來各國的選舉和政變的結果，更表示一切溫和政策和中庸主義之自歸淘汰！目下世界各國的政治漸漸要趨向極右極左的兩端。極右的汎繫主義更表示一切虛偽的理論和法律的偶像已不足以維持現況，而必須假助于向來認爲野蠻的強力！世間沒有理性做基礎的局面是絕對不能持久的，所以這種極右傾的主義顯然是一種倒行逆施的最後掙扎！

六　中國的民族

在說完上述許多的前提之後，現在我們可以拿鏡子來照照自己的臉了，所謂「中國之謎」也可以迅速的解決了，

第一，我們要看到中國的民族問題。我們要知道：通常我們雖然僅僅提出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然而在事實上，中國的民族還並不是這樣的簡單。我們倘使把牠仔細的研究起了，還有苗，猺，黎，獠，獞，猓，玀玀，西藩，摩些，力些，民家子，路子，白夷，野人，客家，蛋家，瓦爾喀，達呼爾，俄倫春，瑪尼格來，索倫，畢喇爾，杜爾扈特，和碩特，輝特，札哈沁，噶勒查，薩爾特，哈薩克，東干，布魯特，錫伯，羅卜諾爾，

諾格，唐古特，突克巴，蔡克巴，蔡姆巴，喀姆巴，長巴，厄魯特，綽羅斯，喀爾喀，索克，達木，黑黑子，薩拉，霍爾巴，拉瑪勤米勤米，尼巴爾，布羅克巴……等，一共算起來有六十七種。眞是洋洋大觀！世界上無論那一國的民族，有像這樣的複雜的嗎？這許多種的民族，不單是文化程度的高下不同，而且還有宗教的信仰不同，風俗不同，語言不同，甚至文字不同！

七　中國的語言

第二，我們再研究研究中國的語言。語言和地理是很有關係的。西北因為地勢比較平坦，又因為在歷代帝王的直接統治之下，而黃河流域又為勢力最大的漢族的發源地，所以語言比較的統一。東南因為河流山嶺的錯縱，沿海島嶼的密布、小民族的雜處，所以語言異常的複雜。蒙古西藏因為長時期的處於游牧時代，種族複雜，言語也就複雜了。在比較上認為普遍的國語當中，已經有北音，南音，蜀音，漢音的區分。其次，間于方音與國語之間的，有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蘇等處的普通話。在這所謂普通話的當中，也還有若干的區分，

說到方言——土話，那尤其是複雜萬分！安徽徽州話，和安徽的普通話就大不同；而舊徽屬

六縣，方言又各自不同；舊甯國屬六縣，方言也各自不同。廣東省城的方言，和潮州汕頭的方言也不相同；福州的方言，和廈門的方言不同；浙江溫州的方言，和台州的方言不同；而和溫州接壤的靑田，方言又與溫州大不同。這種種的方言，又都和普通話大大的不同。以上所述，還僅僅指漢族和同化于漢族的滿族而言。此外還有蒙古語，喀爾喀語，七耳其語，西藏語，麼些語，而苗，猺，玀玀，客家，野人，……幾乎都有他們的方言。

總之，中國語言的種類，大體的區分起來，要在百種之上。倘使細細的加以分析，或者可以多至五六百種！

八　中國的文字

中國的文字，當然也是很複雜的。一般人所熟知的有漢文，滿洲文，蒙古文，西藏文，回文五種：內中漢文是象形的，而其他的四種是綴音的。此外還有象形的玀玀文，麼西文和黎文、漢文雖然在原始的時代，是象形的，然而後來曾經用諧聲，指事，會意，轉注，假借等方法，把文字的領域大大的擴充起來，象形的原始狀態反而模糊下去，而且失去他的重要性了！這是中國的文字史上一

個大大的革命。因爲象形文字的範圍，始終只能限于表示具體的實物，而決不能表示抽象的意義。所以，倘使一種文字始終逃不出象形的領域，那末那種組織簡陋的文字，一定要限制文化的進步。漢文能有今天的一日——能表示種種高深的思想，中國能有相當的文化，這種打出了象形的範圍的文字革命實在有莫大的勳勞。羅羅文，摩西文和象文，就始終逃不出象形的領域，因此，就有後來的文字和文化的落後。

在此，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漢文的組織對于漢族的統一有很大的貢獻。倘使漢文是綴音的，那末，我們到想像想像看：國語用羅馬字拚音綴起來和廣州方言用羅馬字拚音綴起來，像不像是兩國的文字？恐怕英文和法文的區別也不過是如此吧？所以，假使漢文眞用綴音的方法組成，那末，國語固然成了一種文字，廣州方言當然也成了一種文字。此外福建方言，廈門方言，溫州方言，徽州方言……都各自的可能成爲一種文字。恐怕在目下的漢文的領域裏面，就可以分化出來十種以上的文字！或者就可能使目下的所謂漢族，因爲文字的分化，而分裂爲十種以上的民族！幸而漢文是由象形的文字進展的，是超于這許多種不同的語言的，所以語言儘管

不統一，漢族的文字還能夠統一。文字的統一，當然大大的有補於漢族的統一。然而，雖然幸而漢族的文字能夠統一，中國的文字已經是夠得複雜了！

九　中國的宗教

說到中國的宗教，其複雜也正不在文字之下。發源很早而勢力最大的所謂儒教，事實上不過是一種關于政治和倫理的思想。是因爲他們所主張的是一種「中庸之道」，對于社會，不許作深刻的赤裸裸的觀察和批評：是要在兩個極端的當中，用禮教來範圍出來「適可而止」的一段，作爲政治和倫理的標準。這種思想反映出來龐大的民族在閉關自守時代的一種弛緩和平不緊張的形態，和溫帶裏面的農業國人民循着春夏秋冬的時序周而復始的消磨歲月的不長進的特性！是因爲這種思想很可以維持帝王的偶像，所以能爲歷代帝王所崇奉支持。而在農村未受外來的勢力攪擾之前，這種思想的確是很適合當時的環境。後來等到清末對外的戰爭幾次的敗北，列強的工業品跟着他們的軍艦大砲侵入農村之後，把這「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優游歲月」的「羲皇之民」驚醒了。這種外來的刺激，使他們感覺到「中庸之道」的不適

用儒家的思想就根本的動搖了！

儒家的思想雖然一面的在那裏動搖，而任何勢力在奪取政權以後，往往都還要想到支持這殘缺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內部有一種矛盾性，就是：一面要用『中庸之道』來維持現狀，而一面表示對于現狀的不滿。這是什麼原因呢？是因爲發揚光大儒家思想的孔孟，都生在周末混亂的時代，他們在政治上，都是失意的分子。所以，自然而然的時時要流露出來不滿現狀的憤懣的意思了。雖然他那對于不滿現狀的補救的方法主張復古，然而，單只是這一點不滿現狀的思想已經要和他們的『中庸之道』矛盾，而要使儒生們有時會因爲時代環境的刺激，參加到政治的變亂上去。所以，三十年來的政治上的變亂，儒生們都是重要的主動者！這班人在社會上，原屬中層階級。平時養尊處優，坐在書房裏讀死書發空論和外界甚少接觸。對于一般的社會狀況，可說是完全隔膜。他們的參加政變，純然是受環境的偶然刺激。所以，他們的行動往往是純感情的，而且極端的主觀的。而同時他們的行動，多少仍然受所謂『中庸之道』的影響，不敢有極端的澈底的行動。而事實上一種極端的澈底的改革，也要使中層階級本身的利益受到危害：這

又是他們所不捨的。因爲這種種的矛盾，他們就很容易變成變亂潮流中的落伍者。等到變亂潮流衝過某階段而危害到中層階級的傳統的利益時，他們就會各自以自己的利害做立場，提出種種的理由來反抗。又因爲這種中層階級對于生產關係的輕重的不同，所以，他們提出來的反抗的理由，當然也是各各的不同：他們的理論就此紛亂了！在這理論紛亂的時期，惟一的結果是離開理論中止革命行動，用搶奪到的威力維持他們的治權。他們既然不能走上澈底破壞的路，自然而然的不能不用敷衍因循的手段來維持現狀。然而，依然因爲他們對于社會觀察的淺薄和政治經驗的缺乏，在維持現狀的工作上，決不能和老奸巨滑的舊勢力對付。在外交上，他們或者要提出一種『王道』或者『以誠感人』的自欺欺人虛玄夢想的政策！他們以爲在外交上，也可以應用他們在家庭裏面父子兄弟中間的對付方法，今天我割讓給別人一塊地，明天他會『禮尙往來』的還我們一塊！像現當局對于侵入東三省的日本，起初還是想用『無抵抗』的『精誠』去感動兇頑的強敵！同時希望『惟利是視』的列強，出來作伸張公理的義俠的援助！最後再送給他們一個關內的門戶錦州，以表示義無反顧的忠心！這都足以表示這班儒家末流

的「禮讓爲國」的癡想！當然，這種拙劣的政治手腕要引起人民的強烈的反對。他們到那時就要覺到治理國家的不易，要對于從前他們所推翻的統治者表示同情甚至暗底下覺到自己從前主張革命的錯誤！這種矛盾反覆的狀態，表示這勢力最大的儒家末流的日暮途窮！

道教也是中國的固有宗教的一種，發源于老莊之說。所謂老莊之說，本來也包含着許多政治思想。可是因爲他們的政治思想比較的趨于極端一些，他們的比較的深刻的理論要揭破了許多社會上的偶像：和儒家的中庸之道比較起，未免有些怪誕不經。這樣的政治思想，在一個對于偶像極端的有保持的必要的帝王時代，是十分危險的！那個依賴龍袍和寶座裝出他的神祕，朝儀和斧鉞顯出他的尊嚴的帝王，倘使給他們把祕幕揭穿了，怎能作威福以臨萬民呢？比方，莊子所說「竊鈎者誅，竊國者侯，」明明是把帝王比做盜賊！這是怎樣的危險！因此，他們的政治思想就爲歷代統治階級所不容——科舉時代的考卷裏面，倘使發現了老莊的政治思意，就要使那個應試者落選！因此，他們的政治思想就被排擠到政治的領域之外。而他們的養生方法，却發展而成爲道教。道教的教義在「清淨無爲，」「歸眞返璞；」他們的方法是要入山修鍊這些都

反映出來原始時代的人類完全憑依天然的經濟生活。這種教義等到人類進到半依賴天然的農業時代，就已經自然的要衰微下去了！他的末流，是要用崇拜偶像和運用幼稚的催眠術——如符籙，咒語，跳神等方法——去愚騙社會，以維持他們的生活。殆已經跟隨着經濟制度上商業資本的發生，而成爲職業化了。

佛教是漢明帝時代印度傳過來的一種宗教。雖然他的宗派百出，然而主要的教義，却也在乎『清淨無爲』，這和道教似乎差不多。不過在目的上，道教是希望肉體飛昇，成爲仙道：而佛教却要讓肉體寂滅坐化，而只求靈魂的永超『塵凡』。比較上，道家的方法雖然是消極，而還有個希望肉體飛昇的積極的目的；而佛家是方法和目的都消極的。佛教的教義，很明白的反映出來熱帶裏面的古代人民憑依天然度日而還綽有餘裕的經濟生活，——龐大的香蕉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生存競爭是什麼一回事，他們根本沒有知道，在經濟行動上自然就可以極端的消極了。這種教義流入到一個農業時代的溫帶國裏自然已經因爲經濟條件的不同，要有相當的變更，逐漸的中國的佛教，也和道教一般，要用求籤問卜，唸經超度等方法去詐取金錢，而完全成爲職

業化了。

流到西藏蒙古去的佛教，更因為游牧時代和部落制度的存在，而演成僧徒的部落和武裝的僧徒隊伍，猶同部落需要酋長一般，他們更產生出來喇嘛活佛等宗教的首領。等到這種宗教的勢力蔓延了，僧徒部落裏面的首領自然就要變成統治者，政和教自然就會合一了。這就是變態的佛教——所謂喇嘛教。

回教也是外來的宗教之一種，據說是唐代由亞剌伯傳入的。事實上目下回教之在中國，已經變成了一種弱小民族團結起來抵禦外來的壓迫的一種工具或標誌。他們除了保守不吃豬肉不和教外通婚等三數種簡單的信條之外，原來的教義差不多已經漸漸的消失了。目下，他們的宗教性，差不多已經被民族性遮蔽得乾乾淨淨，而在中國本部的回民，且漸漸的混同到漢族裏面去。

基督教的流入中國，雖然也遠在唐代，然而他的發達，却在列強的軍艦大砲侵入中國之後。在許多的不平等條約上面，都載有保護基督教堂和傳教師的條文。因為基督教發源在民族性

異常強烈的歐洲家族性自然就不顯著。他們對于奉祀祖宗的反對，不適宜于聚族而居的農村經濟生活的中國。所以，是要在列強的經濟勢力侵入，農村經濟動搖之後，才有相當的地位。

此外還有猶太教俄國正教等他們的勢力是很微弱的，不足稱述。這諸多種宗教的並行，可以表示這長久逗留在農業時代的中國，因爲經濟上組織的散漫，政治上的制度也是十分的散漫而寬大。歷代的帝王始終沒有統一宗教信仰的意志——當然也許是因爲各處經濟制度的不同，使這種統一運動變爲不可能。

十　中國的統一問題

在上文所述關于中國的民族，語言，文字，宗教裏面，我們就可以看出中國是一個怎樣的複雜的國家！有人因爲看見白種人能通歐洲的幾國的語言文字，就認爲是驚奇的事跡。其實呢，中國人很多能通五處十處的方言，和歐洲五國十國的語言的區別幾乎差不多。事實上精通全歐洲的語言文字到是可能，而精通全中國的方言却是絕對的不可能！這樣一個國家的統一，是怎樣的艱難呀！

在古代世界的人口還沒有膨脹，天然尙足以維持人類的生活，別處的民族還不必向中國作經濟的侵略，『中國就是天下』的謎還未揭穿，漢族還被公認爲神聖的民族的時候，自然還可能以人口最多文化程度最高的漢族爲中心把中國統一起來。雖然中間經過五胡的亂華和元淸的入主中夏，終究因爲文化的落後，結果反而成爲漢族的附庸！然而外來的人口膨脹和因此而起的經濟鬬爭的怒潮，要澎湃的侵入物產豐富的中國，于此已見端倪。

等到淸末的幾塲對外作戰的敗北，把『滿族威武』和『漢族神聖』的偶像都同時打倒了！機械工業品和新式交通器具生產器具的輸入，把所謂中國的文化打得粉碎！外來的經濟侵略促成中國經濟制度的動搖，而經濟制度的動搖就必然的使宗教文化……等社會上的附着物改變顏色！這原來缺乏統一性的中國民族，自然而然的就變成一盤散沙了！

在此，我們可以看出來，倘使沒有一種眞實的主義，而想用武力統一中國，或者想在中國試行反動的泛西斯蒂運動，是怎樣的一件不可能的事實！恐怕卽使有比慕梭里尼的能力強百倍的人，到中國來都會束手無策！中國歷史上的所謂統一，本來差不多都已經只有一個形式，何况

在這列強的勢力紛爭下的今日，國內的種種一切的矛盾點暴露的今日呢？

十一　中國的交通

物質的建設當然可能使一個國家統一。倘使中國在外力尚未深入，農村經濟尚未動搖之前，能夠造成長逾二十萬哩的鐵道網那末，至少目下的割據局面不至于存在，而且可以大大的防止列強的經濟侵略。然而很不幸的，一個領土面積闊大到四百三十萬左右方哩中國，到如今僅僅只有五千八百哩的軌道不一致制度不統一的鐵道！這區區的鐵道，歷年在軍閥的霸佔和官僚的剝削之下，不但效能無由增進，而且設備漸就腐損！上海的外棉大批的進口，而河南陝西的棉花却因鐵道交通的不便無法販運！上海鬧煤荒，而山西河南的煤礦商却因爲內戰交通阻塞的緣故，產品無由輸出！這種種的事實證明經濟設備尚未脫離原始時代的狀態的中國，在列強的經濟侵略之下，格外暴露出來她的內部的矛盾性！我們雖然有天賦給我們的幾條河流，然而能容納中等以上的汽船運輸的航路，不過四千六百哩。還在憑依天然的原始時代，或者已有相當的重要性：而在人工運輸壓倒一切的今日，實在算不了什麼一回事。和美國的鐵道總長度

比起來，不及百分之二！這種河流的運輸功用固然不過如此，而他們的灌溉功用，事實上確曾使兩岸的土地變成豐腴的農產區。可是在最近的幾年中間，他們不獨不能盡灌溉的責職，反而洪水泛濫造成嚴重的水災；這種水災不獨破壞當年的農產，而且破壞一切固有的社會建設！幾年來天災的流行，加重中國社會的矛盾性，而使現制度感覺到分外的動搖！

十二　中國的貨幣和金融

貨幣的紊亂當然也要增加中國的混亂分裂的狀態！很顯然的：目下國內的割據狀態剛剛和貨幣制度相適應！幾十年來通行紙本位的東三省，現在是在日本的監護之下，成立所謂滿洲國了。以小洋爲本位的兩廣，事實上已經脫離現在的中央政府，而隱然自立所謂西南政府。以一種成色較低的銀圓爲本位，而流通一種半圓的銀輔幣和一百文二百文的大銅圓的四川，表面上雖然和中央政府信使往還，而事實上是獨立的。新疆有省政府主席發行自己簽名的銀兩劵，蒙古和西藏當然也都有他們自己的貨幣。而目下中央政府管轄下的區域，——東南，中部，和西北的一部——可說是一律以銀圓爲本位的。而我們同時要想到，這些中央勢力所及的諸省，也

同時是鐵道和汽船的交通所能及的。

因爲貨幣和交通的關係，中國的金融市場也隱然分裂爲幾個的中心。就是西南的金融以廣州爲中心，而以香港爲外府；東三省的金融以大連爲中心；四川的金融以重慶爲中心；而中央管轄下的各省的金融以上海爲中心。在昔北方軍閥勢力未消滅之前，天津曾經成爲北方的金融中心，可是近年以來，漸漸融衰頹下去而成爲上海的附庸了。漢口在昔曾經爲長江上流和中流的金融中心，自從民十六寧漢分裂，漢口的國民政府施行現金集中政策，和因之而起的金融變亂之後，現金幾乎盡數流到上海來。漢口在金融上的地位就此低微了。重慶的金融市場事實上並不怎樣重要，可是的確有他的獨立性。

以上說明金融市場的不完整和分裂，現在再說金融狀況的矛盾。近年以來，向來認爲出口大宗的絲和茶已經因帝國主義對於市場的爭奪，人工品的代用，和世界一般的不景氣，幾乎完全不能出口了。災患的頻仍復使農產品的產額大大的減低；世界的恐慌更使各國對于原料的購買力減低；手工美術品尤其是無人過問。這種種的原因，使這以農產品及手工品爲出口大宗

的中國，頓然斷絕了金錢的來源；而進口貨裏面，如煤油，糖，紙烟等，却已經成爲中國人不可或缺的消費品，所以金錢的去路還是一樣。一面金錢的來源斷絕而另一面金錢的去路未減，遂演成今日農村金融的枯竭和經濟的破產。

幾年來的剩餘的生銀的傾銷，貿易上的入超，和因此而起的金貴銀賤風潮，已經把農村裏面的黃金搜括得淨盡。在最近的七八個月中間，起初是農村裏面窖藏的鈔票，因爲便於攜帶的緣故，相率的流到上海來——這演成發行額的低降；過後是銀幣紛紛的流到上海來。因爲目下內地裝出來都是銀幣，所以，到了上海之後，就不能裝運到外洋去，而留滯在上海了。這其間對于入超的如何支付，仍是問題。大約不外(一)進口洋商方面暫准掛欠；(二)幾年以來上海富商以投機目的買入的外國貨幣目下因爲國際形勢的轉變慢慢的脫手；(三)經過洋商銀行之手，轉變爲上海中外商人的債務；(四)轉變爲外人對華的投資。然而這許多的銀幣停滯在上海，是很可能造成信用的膨脹而再度引起恐慌的！一面有農村通貨的枯竭，而一面却有上海銀幣的過多，這是目下金融上的一個重大矛盾：這種矛盾也很足以增加現社會的動搖！

十三　中國的財政

我曾經說過：中國目下的財政狀況，可說是由帝國主義的口角唇邊乞取餘瀝以度日！在表面上，我們目下是關稅自主了：列強曾經幾度的允許我們的增高關稅率。去年我們進行裁釐加稅的時候；也承他們的情加以贊助。這種種當局自詡爲外交勝利的「得意之作」他的眞實價値到底是怎樣？我們或者可以說，這裏面都含着帝國主義的詭計陰謀吧？關稅是一種間接稅，負担的本來是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不相干。關稅增加的結果，使中國政府的財政，幾乎完全憑依幾個無軍事防守的海口。厘金的裁撤使這種財政憑依海口的形勢格外的增高。單就上海而言，他不獨在幾個金融的中心當中的勢力算爲最大，同時和財政的關係也最切——中央政府的收入幾乎半數在上海。幾年來收回租界的呼聲，反而造成上海的空前的無上的勢力。表面上雖然有什麼華人參與市政和收回司法的把戲，然而幾年以來現金集中上海的趨勢，恰使上海成爲現社會制度下的經濟的樞紐。這可見不在經濟上做基礎工夫，而單是枝葉葉的在政治上做皮毛的工作，是絕對沒有什麼功效的。這個通商口岸的代表，全國經濟和財政命脈所在的上海，

事樹上當然是完全在列強的掌握之中。他們的砲艦可以隨時過來控制我們的死命——像上次日本對於上海的破壞一樣。所以，六年來的所謂革命工作，是徒徒然把自己的咽喉整整齊齊的安放在列強的利刃之下，使他們可以隨時令你氣絕身死！在上海事件妥協未成之前，我曾經預言：爲整個民族的前途打算，我們應該和日本人在上海左近相持下去，然而爲財政的緣故，現當局必然要和日本妥洽。目下，妥洽的結果。除了關稅每個月可以增加幾百萬圓以外，上海的經濟恐慌，依然沒有解除：徒徒然使十來萬的日本兵，可以抽調出去攻擊東三省的義勇軍！使日本的嚴重的貿易的入超，一轉移間變爲出超！這幾百萬圓的財政收入的代價是怎樣的高呀！

所以，在現制度之下所認爲咽喉的幾個海口，用整個民族的利益的立場看起來，却不過是幾個疽疣：而目下的上層階級，就是這疽疣裏面的寄生蟲。這種經濟上畸形發展的結果的矛盾性，自然會使人民覺悟到，倘使要求整個民族的出路，只有用壯士斷腕的勇氣，割棄了這疽疣和他上面的寄生蟲！

十四　中國的文化

文化本來是經濟的附着物，然而文化的變頹，往往足以表示某時代的經濟制度的動搖！手工藝術當然要算是中國的固有文化的一種，可是，自從機械工業品侵入農村之後，這種藝術就漸漸的頹廢下去了！某種手工品因爲要和機械工業品競爭，就不得不用偷工減料粗製濫造的方法，只求成本的減低，不管出品的優劣。機械競爭下的手工品，破壞是毫無疑義的了！就說沒有機械工業品競爭的手工品吧，農村貧困的結果，使收藏家和鑑賞家出不起重價收買勾心鬥角的高品貴的作品；生活艱難使以清高自負的作家，不能再堅持『爲藝術而藝術』的幻想。漸漸的，藝術不是陶性怡情的玩意見，而成爲一種求生活的經濟行爲了。倘使我們把中國和東隣的日本比較一下，就知道不單是機械工業遠不如他們，連手工業也不如他們。因爲他們的比較優裕的社會生活，足以維持而且鼓勵若干『抱殘守缺』的藝術家；而國家的政策也要使一切的固有技藝保存着。這都足以使那些不合潮流的古董，得以延其天年。

生活的艱難和社會的不安定，不獨使舊的技術無由保存，同時也使新的技術無由修養。一切的產品作品都談不到精美，一切的科學都是不求甚解，一切的所謂專家都是唱高調說空話

的半吊子專家！我們的天時和氣候，要問徐家匯法國神父！浦江的疏濬，揚子江的水利和海關的統計，技術上都要請教外國人！甚至中國古瓷的考據工作，外國人要比我們做得高明！要找幾本關於中國情形的書籍，似乎外國書裏面容易找得多！在政治工作上，尤其不知所謂技術。學校裏剛出來或者外國剛回來的學生，連社會是怎麼一回事都沒有知道，有些甚至沒有知道中國人吃飯還是吃麵包，只要有勢力，馬上可以去做官。這中間的溺職殃民，眞是不可計算！就是偶爾有適當的人，在這政治不安定的狀況之下，『五日京兆』，誰也談不到政治的技術的修養！總之，在這經濟政治基礎不安定的狀況之下，一切事物變成投機性，所謂專門技術的修養根本就談不到！

十五　國家主義在中國

一切的思想都逃不出經濟條件的支配。爲什麼國家思想會在歐洲大陸特別的發達呢？狹小的國土是國家主義的肥壤，而強鄰的虎視和外侮的侵尋是國家主義的甘霖。在小邦密邇民族錯雜的歐洲，那一個國家都不會背水而陣。倘使沒有一種堅強的團結力對抗外來的侵侮，結

果只有作俘虜在這種的形勢之下，國家主義的發達是必然的。所以，在這社會主義勢力汎濫全球的時候，在歐洲却會發現極端國家主義作最後的掙扎。固然這不過是資本主義的回光返照，然而當然可以證明國家主義特別的適宜在歐洲發展。

和歐洲的情形可以對照的，就有世界上這許多大國。頂頂大的俄羅斯，國家主義已經消滅而成爲共產主義的國家了。其次加拿大和印度均成爲英國的征服地，美國和巴西事實上是白種人的征服地，澳大利亞也成爲英國的屬地。被征服的民族自然談不到什麼國家主義。在美國，被征服的土人固然是沒有國家主義，遷移殖過去的歐洲白種人也漸漸的因爲地大物博的緣故，忘記了他們的國家主義了。世界上的大國還未被征服，而名義上還算爲獨立國的，只有中國了！然而國家主義不能在中國繁殖已經成爲歷史上的定數！

我們倘使把中國和日本作公平的比較，我們就會覺到日本人所有的一些愚昧的國家主義是毫不希奇的。只要把寧波人的鄉土觀念擴充一些，那範圍不就幾幾乎和日本一國相等了嗎？然而要擴大到充滿這交通阻塞的碩大的全中國，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寫到此處忽然想到幾

月前某大學的社會科學系在報端發表關於研究中國的國民性的文章，洋洋數萬言。什麼缺少團結精神呀，缺少公德心呀，缺少協同精神呀，……像這樣的摭拾幾種另碎的事跡，用唯心的方法斷定他缺少那一種「精神，」而沒有根本的找出那種精神所以缺乏的實質的原因，配稱什麼「研究？」這種的教授法眞是誤人子弟！這樣的社會科學系學生，一輩子會了解社會是什麼東西嗎？將來除了唱高調說空話之外能做什麼事？

然而，中國的國家主義無由發達，原因尚不止此。在東西各國，國家主義成爲資產階級最後掙扎的唯一的陣線。一面共產黨喊出「勞工無祖國，」「國家主義是資本家欺騙勞工的工具，」「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一面資本家和他們的統治階級却高唱「無國家主義就要滅亡」，「不愛國就要被俘虜」……這種種針鋒相對的宣傳，可說是一種「新縱橫術！」而國家主義是資本主義苟延殘喘的一種興奮劑，却是很顯明的。這種狀態，在國家主義特別發達的歐洲，尤其顯著。共產主義的革命在俄國成功了之後就此一帆風順的上去了；而在德國成功了之後，却不久就被反動的勢力推翻。這也可以看得出在這國家主義曾經有根深蒂固

的基礎的歐洲，最後掙扎的反動力，的確是異常的強烈。這或者可以說是國家主義最後的『萬克醒』的作用吧！

在中國是怎樣呢？國家主義是一部分學者的空談，和少數青年憤慨的感情用事的行動方案。『愛國』不過是教科書上的空洞的名辭。資產級級是特別的不需要國家主義！幾年來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紛爭，尤其是使人莫明其妙！本來國家主義也罷，民族主義也罷，總不外是『縱』的一方面的理論在這兩者的當中提出來『玄而又玄』的區分，是不容易使人了解的。這種種的紛爭和因此而起的對所謂『國家主義派』的政治家的壓迫，更把這飄萍式的中國國家主義打得粉碎！

我們遠不能責備中國的資產階級沒有思想，因為一切的思想體系中都要有物質條件的支持。在東西各國，政府的關稅政策能夠保護資產階級的生產，政府的海陸軍代資產階級去開闢海外的市場。最近日本帝國主義的炮火，曾經打平中國東南的抵制日貨高潮；使日貨在他的砲火的威嚇之後，大批的向上海進口；使他的貿易由入超轉為出超。這些都是眼前的證例。國家

能夠替資產階級謀利潤，資產階級那得不擁護國家主義呢？而我們是怎樣？幾十年來訂立下來的不平等條約，和最近幾年來對于帝國主義的妥洽工作的結果，不獨口岸的經濟關係和農村的經濟關係矛盾，而且使政府的利害和資產階級的利害矛盾。在主觀的願望上，政府固然也想給資產階級以保護。然而，在妥洽的前提之下，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使他還只有保護帝國主義的工商業而歧視本國的工商業！資產階級在下意識上，有時也想『發奮爲雄』的和帝國主義去抗衡。然而幾十年來被侵略的結果，資本力已經是奄奄一息。加之下有下層社會的騷動，上受政府的漠視，使他們不能不感覺到租界是唯一的安樂窩而吸吮帝國主義的餘瀝是唯一的穩妥的生利事業！於是，這帝國主義美男子，有富麗堂皇的上海作他的藏嬌的金屋，左面擁着中國政府做嬌妻，右面抱着中國資產階級做美妾，自然而然的，嬌妻的口中只有『帝國主義萬歲，』而美妾的口中，也只有『帝國主義萬歲！』中國政府的心上，不會再有國內的資本主義，而中國資產階級的心上，也決不至會有國家主義了！所以，中國目下的上層階級，就是這樣的以帝國主義爲中心建立起來的！這樣，一個沒有資產階級擁護的國家主義，即使土壤適宜，也永遠不會有發

展的希望吧？

十六　中間的出路在那裏

這以出身於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爲中堅的中國統治階級，在主觀的幻想當中，常常要在左和右的兩條極端的出路中間，找出一條中間的出路。幾年以來的改良主義，和目下的所謂國家資本主義，都是他們幻想中的中間的出路，幾年來改良主義下的階級調和工作，徒徒然使階級的分化格外露骨！幾年來改良主義下的妥洽帝國主義工作，徒徒然使國內經濟的矛盾格外尖銳化！

英國工黨內閣的失敗，和德國白魯寧內閣的失敗，表明世界上已經沒有改良主義立足的地步。所謂改良主義，是要在資產階級的治權穩定的時候，拿他來做一個懷柔反抗的工具，那或者可能有若干的效果。倘使在那種治權尚未確立之前或者已經動搖之後，而要讓他來做一種艱巨的工作，那結果一定要失敗；失敗是要在一種的政權穩定的時候，社會的制度使人人能有相當的生活，政治的組織同時能壓制一切的反抗，那末人民在所謂厳守社會秩序的訓條之下，才可

能有馴服的和平的中庸的思想。一旦經濟制度的矛盾暴露，人民的生活艱難。被催眠狀態的思想必然要發生激變！人民對於現制度懷疑和不滿意的結果，思想必然要走上極端！而在一種治權尚未鞏固社會尚在騷擾不甯的當兒，倘使要行其所謂中庸之道，要拿改良主義來維繫人心；那就不啻用一塊橡皮膏貼在正在腐爛的瘡口上面，結果必然成爲『庸醫殺人』！

而在目下矛盾百出的經濟制度之下，要提出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尤其是滑稽！第一，在現制度之下，金錢自然是一切資本的代表，一切的建設自然離不了金錢。那末試問在這財政破產的時候，國家尚有什麼餘力可以發展國營產業？徵發私人的資本嗎？自願的可說是絕對不成功。強制的呢，現在金錢所集中的租界並不是政府勢力之所能及！這顯示所謂國家資本主義不過是一種幻想一種空談，而沒有絲毫的可能性！第二，在歷史上所謂國營事業，最顯著如鐵道，他的成績怎樣？招商局在收歸國營了五年之後，感覺到沒有辦法仍然交還商辦了！在這政治的組織日趨渙散道德的偶像打得粉碎之後，金錢一日有價值，舞弊營私就一日不能絕跡，而且要日日增高！所謂國營產業，恐怕結果也只成若干要人的肥缺——造產的結果恐怕還是破產！

要之，政治是整個的。我們不能僅僅羨慕蘇俄國營事業的驚人的成績，而要曉得那種成績的背景，是私有財產制度的消滅。倘使只有工作可以換取衣食住，而金錢反而不能換取衣食住，自然就沒有人會貪愛金錢。倘使工作一定可以換取衣食住，而幼，病，老，死都有社會公共的設備，自然連儲蓄都成爲不需要。這是向來貪鄙甚於中國人的蘇俄人民目下能夠忠實的替社會努力的一個根本原因：要想枝枝節節學一些別人的皮毛是沒有用的。

此外所謂『管理貿易』『管理金融』……都一例的是紙上談兵。在妥洽帝國主義的政策之下，誰敢提出管理貿易？在金融力量集中在租界的狀態之下，用什麼方法來管理金融？

十七　偶像和最後掙扎

我並不是說偶像可以挽回社會的大勢，而是說偶像的保存，可能把最後掙扎的時間延長。倘使我們認保存現狀是必要的，那末幾十年來的打倒偶像工作實在大錯特錯！在日本所謂『維新』的時候，所謂帝王的偶像當然是沒有動搖，甚至宗教，道德，習慣，技藝，……一切的偶像都沒有動搖。在這一切的偶像保存着，社會人心絲毫沒有浮動的當中，建立起來資本主義的基礎。

因此，在目下世界資本義主動搖的時候，他依然能作強有力的掙扎。

『早知如此，悔不當初！』倘使我們是要走今日的路，我們當時就應該走康梁的路，倘使我們當時把幾千年下來的封建制度的偶像都保存着，或者目下還可以憑依現社會再作三五年的掙扎。然而，這我不過是替目下的幻想的政治家打算。事實上當時所以不能走康梁的路，自然也是由于當時形勢之所迫。不過當時旣被迫而要打倒偶像，目下却要臨時再樹立偶像，那未免矛盾而分外的幻想了！破百節之竹，破到九十九節了，那最後的一節，是用任何的方法都不能保持的：這所謂『破竹之勢已成！』歷年的屢次革命屢次妥洽的走馬燈式的把戲，固然可說是受着農業國人民習于寒暑循環的影響，然而當然是徒苦吾民！這不是革命的罪而是革命不澈底的罪！一個毒疽開了刀之後，倘使不忍點痛苦把他的腐肉剔淨惡血滌清，而就馬上使他收口，疽毒自然要重新復發；開快車的時候要突然停止，自然只有傾覆！喚起民衆革命的人，在革命高潮的時候突然說不革命了，自然別人反過來要革他的命！

一個組織本來散漫的農業國人民，在原有的制度一度推翻，原有的偶像完全打倒之後，非

有一種適合經濟環境，可以赤裸裸的供人評而顛撲不滅的眞理，做新制度的標準，決不能使他們重新組織起來。這思想力不亞于任何民族的中國人，在他們打倒了舊的偶像之後，決不可能在他們的前面樹立一個新偶像——卽使這種偶像是有用的。不論用積極的愚民政策或者用消極的禁止批評手段，要想用一種不透澈而且不適應經濟環境的理論來欺騙中國人民，就立刻就會被察覺到——不等到那種理論在經濟制度上的矛盾點暴露以後。

十八 結論

中國往那裏去？上述國際和國內的經濟制度的矛盾，已經給我們以深切的暗示。當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時候，反日的高潮中，愛國的呼聲高倡入雲，國家主義一時大大的抬起頭來。那時我曾經預言：這一時的發於衝動的右傾思想。恐怕不久就要翻到左傾的方面去！因為我明知，五年以來的妥洽帝國主義的歷史。已經造成現當局對日屈服的必然性！這或者可以說是歷史的問題，而不是賢不肖的問題。要維持現狀，誰都只有這樣做：姓蔣的如此，姓汪的也如此，姓胡的上台恐怕也不過如此！這種屈服的結果，必然會使青年分子感覺到右傾思想的沒有出路。在這個紛

在本甯的局勢當中，任何中間，中和，中庸的路都走不通這上文已經說過。所以，結果只有翻到左傾的一條路！

在上海退兵的時候，甚至資產階級裏面都有人喊『甯爲玉碎，毋爲瓦全！這樣的汚活氣煞，不如攪亂得同歸于盡！』青年分子更都覺到，倘使他們再在右傾的方面找思想的出路，結果恐怕只有自殺！在從前，左傾思想還只限于若干的文藝家，而目下漸成爲通俗！在報紙上面，也常常可以看見左傾的理論！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誰都會感覺到這是大騷亂的前夜！要之，『大數』本屬難逃，而日本人的侵犯適成爲導火線。

現在，我且援引本年五月間淞滬抗日陣亡將士追悼會告全國民衆書中間的兩段，做本文的結束：

……所謂國際聯盟者，不過列強分割世界市場之協調機關而已！蓋列強各國之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已發展至最高形態——帝國主義，向外拓殖，乃其必然的行動；而因此所發生之突衝，又爲不能避免之事實。吾國處此全世界產業恐慌，各帝國主義悉力掙扎以解

救其自身臨終的命運之時，對于列強不能持援助之幻想。唯當利用其相互間之衝突以求自衞之道耳。……

……戰爭之機械化，乃社會工業化之結果。故爲民族爭存計，非發展工業不足以救今日之危亡！而欲發展中國之工業將遵資本主義之舊路乎？抑非資本主義之路乎？

在這片段當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有兩點。第一點是上文咀咒了資本主義之後，下文再提出中國應否保持資本主義的疑問。這很明白的對于資本主義表示厭棄！第二點是認資本主義是舊路。這顯然指出過去種種中間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完全失敗和不曾存在！這很足以代表一般人心的動搖！

（二一，八，一六——新社會）

民族的路出在那裏

（一）封建勢力的摧毀

今日何日？這是二十一年以前，中國民族開始由封建的黑暗政治底下解放出來的一天——

——這就所謂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在主觀的方面，的確是偏重對內的民族鬥爭，然而在客觀方面，却有下面三種的原因：

甲　關於清廷——世界的潮流，衝入五千年來閉關自守的中華古國。顢頇無識不知世界爲何物的滿清官吏，頓然覺得手足失措，成爲不適時代環境的厭物。外交失敗的結果，根本失去了人民的信仰。

乙　關於封建制度的本身——列強的工商業經濟勢力侵入的結果，農村經濟根本動搖。這以農村經濟爲背景，以宗法禮教爲工具的封建制度，頓然失去他的憑依。

丙　關於帝國主義的侵略的反抗——帝國主義以堅強的軍事勢力，奸詐的外交手腕，使這庸懦無能不適時代環境的滿清政府，屈服投降在他們的前面，像『爲虎作倀』一般，甘願的做他們的侵略民族利益的工具。中國民族爲抗拒帝國主義的侵略起見，不得不把這帝國主義的工具——滿清政府——先行推翻。

一種制度的推翻，必然要發生若干的反動。自從辛亥革命推翻了整個的封建政治集團——

滿清政府——之後，在制度方面表現出來的反動，第一，就有民四袁世凱的帝制自爲，繼之，更有民六的張勳復辟。民四袁氏的帝制自爲，還有一百天的壽命。而民六張勳的復辟，却只有十二天的壽命。這次日本人請了溥儀去做傀儡，『帝制』兩個字就不敢提出來了！這種明顯的由軟弱以趨消滅的反動的趨勢，表示封建制度之在中國已經完全歸于淘汰。

封建勢力在制度上的反動，雖然已歸消滅，而封建勢力在思想上的反動却仍在顯出他的『萬克星』的作用。袁世凱時代的所謂『祀孔』和連帶而起的所謂『孔教會』代表第一次封建思想的反動。吳佩孚的『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豪語，和連帶而起的『耶穌就是老子』的笑話連篇的攷據工作，以及後來孫傳芳的『格言牌』，『四民主義』和『三愛主義』，代表第二次封建思想的反動。三年以前的以謂『提倡固有的民族道德』，『以忠孝節義立國』，和何健的『白話文爲禍亂之源』的理論代表第三次封建思想的反動。目下的『曾胡主義救國』代表第四次封建思想的反動。

這四次的封建勢力在思想方面的反動，也是一次不如一次。第一次是有組織有方法的，他

的壽命延長到五六年。第二次是沒有組織了，然而像孫傳芳的招牌，比較上還算有點方法，他的壽命不過三四年。第三次在事實上是組織和方法都沒有了，然而總還算由中央政府下一道命令。到眼前的第四次的思想上的反動，就僅僅只由一兩個軍人發一個通電，在報上發表些零碎的談話：他的地位，不過在紛紜錯綜的種種神符式的唯心救國論中占一席地。這只表示他們的思想的矛盾和意志的薄弱，甚至想用曾胡的偶像來代替他們素所奉祀的孫中山。

思想是時代的反映。孔孟曾胡的思想，在封建制度尙未動搖的時代，自然有他的價值，封建制度崩潰了，這種思想，自然就只好消聲匿跡，變成考古家的研究資料。倘使仍然想把他勉強的抬出來做人民行動的規範，那就不啻行尸走肉，徒徒然使人駭怪！所以我們或者可以說一句，封建勢力在思想方面的反動，恐怕也成爲最後一次的回光返照了！

（二）　帝國主義侵略

到今日爲止，中國民族對於封建勢力的摧毀，總算已經告一段落。然而對於帝國主義侵略的反抗，却還正在艱苦爭持的時候。依照歷史上的先例，中國在封建的勢力崩潰之後，應該在民

主政治之下，建設起來資本主義的統治；在經院學派所謂國民經濟的競爭呼聲之下，造成本國的資本主義的陣線，以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然而，中國爲甚麼不能照這個歷史的先例邁進呢？這有下列四種的特殊原因：

甲 中國是一個碩大的農業國，農村組織的散漫，要使一切新制度之建設，變成十分的迂緩。

乙 上述封建勢力的反動，阻攘民主政治的實現。

丙 帝國主義挾持條約上的特權，加急的向中國進行經濟的侵略，使中國國民經濟無由發展。如關稅上片面的束縛，使中國新興產業，始終不能和資本雄厚經驗豐富的外國製造家競爭。

丁 以經濟侵略爲背景的在華帝國主義政治上的活動——這種活動的方式，往往是收買而且利用中國的反動的封建勢力——妨碍中國的統一和民主政治的實現。

以上所述，是民元至民十四中間的情形。在中國人民忙於護法上討叛之爭而還未走民主

政治的軌道的時候，民主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忽然動搖了。歐洲大戰的結果，嶄新的共產主義的蘇維埃聯邦成立了。中國人民在封建和民主的兩條歧途之外，更加上一條共產主義的歧途。國內思想較高的一部分人，就想跳過歷史上民主政治下資本主義的一階段，直捷的走上這簇新的共產主義的階段。民十三國民黨改組後聯蘇容共的政策，以及孫中山氏「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解釋，都是這種思想的表現。

所以，民十三以後的國民革命運動，的確表示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換。這種轉換的命革形勢，有下列四種的重大的意義：

甲　世界大勢的變換，使中國人民覺到除了民主政治之外，另外還有一條新的出路。

乙　因為這種新的出路的發現，頓然覺到往昔在民主政治方面鑽牛角的勾當，成為無謂而且不必需。

丙　覺到帝國主義對華的侵略，決不能用「與虎謀皮」的磋商方式，可以使他們停止。而「賣身契式」的不平第條約一天不廢除，中國民族便一天無由解放。所以，要求中國

民族的解放，只有毫不猶豫的和帝國主義奮鬥。

二　覺到經過了長時期的剝削的中國民族，在重重的壓力之下所產生的一些生產資本，逃不了直接間接的受帝國主義的支配。這種附庸式的資產階級，逃不了有意識無意識的變成帝國主義的虎倀。因爲這種附庸式的資產階級的利害關係，事實上已經和帝國主義一致而和中國民族衝突，所以在向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進攻的時候，不得不同時推翻這附庸式的資產階級。

凡是有些記憶力的人，總會想到上面所舉的，完全是當時的革命理論，而決不是目下任何人的設辭，在許多國民黨的史料上面，都可以找到同樣的表示。而國民黨在廣東和沙面英法勢力的衝突，和香港政府的決鬥，和陳廉伯指揮下的商團的戰事，在漢口九江向英國勢力的挑戰，在革命軍所到的地方，扶植農工勢力，削奪地主和資本家的威權，都可以在事實證明上述意義的存在。

（三）　革命勢力的失敗

這個洶洶湧湧的革命勢力的進行，結果究竟是怎樣呢？我們爲簡單起見，不妨引用蔣介石氏于本年七月十日在漢口所發表的一個談話：

「中國革命的組織和方式，只有以國民黨孫總理所定之固有組織和方式，方能完成中國國民革命之使命。……今日中國革命失敗，即背叛總理之反革命分子毀黨的組織與方式所致。……」

所謂『固有組織和方式』到底怎樣？我們翻一翻民十三至民十五間的國民黨史料，就可了然。所謂『背叛總理之反革命分子』到底是什麼人？且待日後史家的論定，我們在此處不敢而且不必加以列舉。而『今日中國革命的失敗』經蔣氏的證明，自然不能算是反動的言論，而且成爲『鐵案』了！

『分子』何以會『反動』而『革命』何以會『失敗』呢？我們倘使用客觀的態度加以推測，覺得長江下游，實在是帝國主義的明暗的勢力層層密布的所在。革命勢力一深入到此地，那帝國主義和他們的虎倀種種威逼利誘的手段，一定可能使一個革命者拋棄了幾千萬的革

命羣衆，乖乖的投到他們的懷裏去！單只是上海一處的金迷紙醉的生活，就可能把革命的雄心，『百鍊鋼變成繞指柔！』到了這個銷魂的所在，誰不想買幾宅洋房備幾輛汽車以爲將來頤養天年的地步呢？所謂革命的國民黨客觀上當時就是這樣的投降到帝國主義的旗幟下面去，而革命就是這樣的失敗的。

（四）妥洽政策下造成的局面

投降了以後又怎樣呢？當然，投降是有條件的。投降的條件，不出是在財政方面，幫同投降者括削多一些中國人民的膏血，以供給上層分子夢想中的享樂；在軍事方面，援助投降者消滅反動，鞏固治權；在外交方面，頒給一些榮典使投降者可以達到耀祖揚宗的英雄思想。那時，自然就有西崽式的外交官，整天的做『承認』『呈遞國書』『公使晉級』……等虛僞無聊的外交工作。他們的技倆，實在還遠不如滿洲僞國的僞外交總長漢奸謝介石。謝介石還居然會說：那一國不承認滿洲僞國，僞國便不承認他們條約上的權利。他倒居然懂得承認這玩意兒，自己有堅強的地步，正不必捨己就人。

我曾經說過六年來妥洽帝國主義的工作，已經把國家財政的命脈，放在帝國主義的掌握之中。這和張氏父子，把國防命脈所繫的兵工廠和飛機場，安放在敵人的掌握之中，可算是無獨有偶！而愚昧的對蘇俄的絕交和兒戲的對蘇俄開戰，更造成一個只有屈服在帝國主義之下，義無反顧的局面。帝國主義治理下的租界的享用，更使他們感覺到非帝國主義無以為活。

在政府已經拋棄民衆深入帝國主義牢籠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就察覺到時機已經成熟。九一八的事變，就是這樣的看準了我們深入牢籠後的必然的屈服性而來的。我們回想到漢口九江收回了英國租界，日本帝國主義在旁邊發抖暗送秋波表示好意的時候，眞不勝今昔之感！

九一八事變到今日，已經是一年零二十二天了。在這個不算短促的所謂國難期間中，外交的方式，已經由脅肩諂笑的西崽式轉變到求神問卜的鄉愚式，或者可以說是二種方式的混合品。不明世界大勢的外交官，還在那裏奉『國聯公約』『九國公約』和『非戰公約』做百靈萬應的『太上眞經』；不明世界大勢的政治領袖，還在希冀日俄開戰日美開戰——想以『望梅止渴』的方法解自己的倒懸；不明世界大勢的文人還在做歷史和國際法上的考據工作，想

用紙上的是非，收回已失的土地。

在過去的幾個月中間，我曾經幾次的指出：所謂國際間的調解，逃不出是遷就事實。聰明的有辦法的日本人，就積極不斷的在那裏造成事實以待國際調人的遷就默認；愚昧的無辦法的中國人，就只曉得在那裏做空洞無謂的理論上是非的工作——不是公理長公理短，便是法理長法理短。目下，這所謂國際間的和平使者李頓爵士，恐怕他的調查報告書太長中國人沒有耐性去細讀精研，結果要找不到內中的「三昧」，所以特別的對報館記者發表談話，簡單的指出那報告書的精髓。他說：國聯調查團的任務，不在研究過去的是非曲直，而在尋求一種切實可行的和平解決的方案。這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

是非曲直和公理約章，一切都談不到。調查團所研究的，不過是日本人在東三省所造的事實已經造到什麼程度，中國人在東三省的退讓已經到什麼地步，以便國聯可以斷定遷就事實應該遷就到什麼地步。

顯然的，在只求和平不問是非的條件之下，誰能夠強硬就只好遷就誰；誰有破壞和平的決

心和準備，就只好遷就誰！

我曾經說過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場，我們應該希望上海附近的中日戰爭繼續的相持下去，希望沿江沿海一帶各處都和日本的軍事勢力衝突起來，結果日本一定因爲經濟破產而屈服。一個工業資本尙未十分發展經濟重心還在農村裏面的中國，破壞了幾個事實上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大本營的商埠，算不了什麼一回事；而以工業立國的日本，工商業和金融的恐慌，一定會使國本動搖。

然而，上海的戰爭，畢竟是因爲國家財政的命脈，安放在這帝國主義掌握之中的上海，結果是妥洽了！坐令日本人可以把近十萬的陸軍，安然的運到東三省去打義勇軍！

目下，國聯報告書發表了！這『不幸而言中』的遷就事實不問是非的報告書，經過了我們的當局鄭重其事的接受之後，德國的輿論在那裏刻骨的譏諷，日本的政府和輿論一致在那裏猛烈的攻擊，英國的輿論在勸日本知足一些，接受這一份中國人秉承國聯的命令奉送給他的禮物——整個東三省的實際權利——的時候，無恥的張學良已經在那裏讚美這報告書的公

平！而報告書結論提議解決中日糾紛的方案，又恰巧和幾個月以前若干無恥的名流所發表的解決方案大同小異！這表明這報告書的結論已經早和這班無恥的在朝在野的出賣民族的傀預先接洽妥定，安排好刀俎靜待中國民衆上去受屠宰。

中日糾紛解決的途徑怎樣呢？有了這一份報告書，辦外交的人就可以『國際公論』來壓制人民，日本政府和與論的反對是國際間預先協定的惺惺作態的手段。因爲日本人倘使一笑而受，中國人必定覺得太吃虧。是要日本人用『欲取先與』『欲擒先縱』的手段，把這一份賣身契退了出來，那末，好比鄉下人送不上紳董老爺的禮一般，自然是一不做二不休的要挽出人來懇情的代送。

那妥治的形式又是怎樣呢？這更是再簡單不過。『滿州僞國』的招牌，換一塊『中華民國東三省自治政府』的招牌，由國民政府下一道命令，特任溥儀爲自治政府的執政，不就和報告書的結論一致了嗎？此外東三省的一切，都還是目下日本人操縱下的一切，於日本人無損毫末。那時，我們的在朝在野的政治家，還可以重新拿出來『聯邦政治』『分治合作』……做理論

上欺騙人民的工具。張學良左手送了東三省，右手却已經取到關內河北的地盤，總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幾年來的擁護中央還算不落空。而張氏和他的下屬在東三省括削人民汗血所得來的家產，至少可以打個對折和日本人妥洽發還給他們，自然也聊勝手無。若干奉系的元老，方在計劃出關投降，以期取回財產。倘使妥洽成功了，也就可免於拋頭露面去叩頭請安了。若干軍閥方想消滅異己，而苦於沒有外援。這一份禮物送過去自然可以得到大日本的默契，幫助他統一中國——只是除了東三省，承認他在中國的治權。要之除了中國民族喪失了一個東三省以外，的確是各方面都有利益的。

讀者對於上述的方案有懷疑嗎？請查一查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以爲日本承認帝制運動的交換條件的把戲，是不是如出一轍的？總之，恐怕一切都已經安排好只待日本人答應。

（五）　民族的出路

『中國民族會不會滅亡？』許多人都在那裏這樣的問。

倘使是在五十年以前，我要回答一個『可能。』而在今日，我却可以堅決的回答一個『決

不。」在目下，一切的殖民地都在那裏蠢動的要求解放，帝國主義因爲內部矛盾的日趨尖銳化，現制度發生顯著的動搖，對於殖民地的治權，不得不日趨弛懈的時候；而說這碩大的中國民族，反會重新淪爲日本的屬國，那是決無此理的。

許多人因爲中國革了二十幾年的命，在目下的結果，反比滿淸時代和軍閥時代都不如，認爲是愈革命愈退化了，因此要悲觀。其實呢，歷史上一切的現象，往往都有循環性。然而，在表面上到了週而復始的時候，核心裏已經換變了方式。譬如，古代的財政學說主張『節流』；後來改變了，主張『開源』了；到最近幾年，重新又高倡『節流』了。同一個『節流』兩個字，而涵義却是大大的不同。古代的節流是愛惜民力的意義，是合理的。而目下的節流，却是表示資本主義日暮途窮中的矛盾的反動，是無可奈何的，是不合理的。這種節流的結果要減低人民的購買力，使生產過剩的狀態增高。

我們用上述的理由，認定目下的艱難是新時代的開始；目下帝國主義的肆虐和不肖將吏的甘心屈辱，是民十三以後中國革命勢力對抗帝國主義的必然的反動。因爲民十三到民十五

中間對于帝國主義反抗的勢力太強烈了，所以，目下的反動也是十分的強烈。然而這種裏應外合的反動勢力，經過了相當的時期，一定要傾覆的。因爲情形是如此，所以我要堅定的說一句：中國民族的出路，決計不是和平妥洽苟且偷安的路，而是艱難困苦流血鬥爭的路！

偷生怕死希冀安樂的人，趕快投到帝國主義的懷裏去做順民！堅決奮鬥的革命勢力自然而然的會組織起來。經過了這一次的反動，反革命勢力的面目畢露了；革命的對象，清清晰晰的擺在我們的前面！我們以後的途徑，必然是死裏求生，亂中求治，和革命對象的決鬥，而決不是和平快樂的坦途。

我們還有疑惑嗎？過去二十幾年的歷史，已經給我們以明白的暗示。沒有帝國主義資本勢力的侵略，就沒有辛亥的革命。沒有袁世凱的媚日求榮，就沒有民五護國軍的崛起。沒有曹章陸和安福系的賣國，就沒有『五四』運動中民衆革命勢力之勃興和以後國民革命的進展。帝國主義的最後掙扎，固然是終歸失敗；虎倀漢奸的出賣民族，自然也會受民衆的裁判。

歷史的途徑就是這樣。應該走那一條路，就請你們自己採擇！（二二，一〇，一〇——大晚報）

由韓劉之爭說到個人主義政治的沒落

這還不過是三個月以前吧，有一位朋友和我談起韓復榘在山東的許多德政；最主要的，就是韓氏統治下的山東的農村工作。據說：韓氏現在十分信賴一位哲學家梁漱溟，把二十幾縣的農村工作全權交給他；縣長要完全受他的指揮。梁氏對於農村工作，在教育方面，鼓勵而且指導各地的紳耆自動的創設了許多的公民學校；在經濟方面，他組織了許多生產合作社，置辦了許多手織機，租給或者賣給農民；同時大量買進棉紗，轉賣給他們做原料。據我的朋友的觀察，在不久的將來，不但山東人民的教育要有驚人的成績，連經濟也可以自給而逃出帝國主義的剝削。依我的朋友的見解，這也許是目下中國唯一的出路。因爲倘使大家都能夠這樣做，中國不就富強了嗎？卽使不能大家都這樣做，單就整頓這樣的一個地方，也可以保存一部分的民族元氣，做做防禦外侮的最後長城。

我對於我的朋友的意見提出下面兩點的疑問。第一：離開了國家的藩籬，關起一省的大門

來談建設，是不是環境所能容許的事？第二：維持矛盾破碎支離的社會制度，而枝枝節節的做枝葉上的糾正工作，能不能解決整個的社會經濟問題？照目下的世界形勢說起來，我們不能不認國家是一個政治經濟的單位。在國防上，國家往往有地理上的天然的屏障；在團結上，國家有歷史上的不可分的民族慣性；在經濟上，獨立國家更應該有足以防禦外來的經濟侵略的關稅壁壘。倘使因為一個國家——像我們中國——已經不能保持上述的三種特點，或者因為那三種特點已經破碎不完，而想在那國境裏面的一省或者兩省的小範圍，用人為的方法重新建立起來小規模的照樣三個條件；那是地理歷史的條件和國際的習慣所萬難容許的。

像山東一省，說到國防，他那半島的地勢，帝國主義的海軍很可能在一個星期之內佔領濰縣迄青島以東的三分之一的省境。假定日本帝國主義真要打山東，我們真不能相信山東能做最後的長城。不單山東是如此，那一省恐怕都是這般。倘使在事實上帝國主義已經強佔了中國國土的十分之九，他所收買而且訓練成功的漢奸隊伍，就已經可能壓倒那十分之一的未被佔據的國土的軍力。那最後抵抗的結果，至多也不過像明末清初鄭成功孤軍困守台灣一般留得

歷史上的英名，而無補於當時破竹般的頹勢。這還是從好的一方面推測，倘使再從壞的一方面推測，或者要變成熙洽第二！『保境安民，』『避免民生塗炭』『保存艱苦經營的建設功績，』……這種種的思想，很可能使那個守土的長官，去和敵人妥洽。妥洽當時的用意，無非欲『忍辱負重，』『待時而動；』但結果什九還是要永遠沉淪，爲漢奸以終！

就是經濟，要想不依賴國家的關稅壁壘，用手工品打倒機製品，我們總覺到這是違反世界進化的程序和經濟戰爭的大勢的一種舉動。固然，甘地的布衣主義，在印度也曾經有相當的成績。然而我們效法印度的時期到底覺得還太早一些吧？而且在事實上卽令棉布可以自給，棉紗能夠自給嗎？火油能夠自給嗎？砂糖能夠自給嗎？

在目下的經濟界裏面，一切的現象都是連繫的。在整個的組織沒有變更以前，一切特立獨行的個人主義的行動都要失敗！在整個的中國民族沒有從國際資本主義的剝削解放出來以前，要希望山東一省的民衆單獨解放，我們總覺得是不可能！卽使是可能，單獨解放山東省的民衆，中國民族的淪亡還依然是淪亡。要希望別人跟着你們做，那只是夢想！不但是不跟你做，尋釁

上還往往要妬忌你而阻攘你的進行！

當張氏父子雄視關外的時候，他們何嘗不想把關外弄好來做中國的最後的長城。而結果呢，部落主義的建設徒然給日本帝國主義以侵略的便利。部落主義的軍備，使日本帝國主義可以利用東三省的飛機和瀋陽兵工廠做目下殺戮中國人的利器。部落主義的鐵道的建設，使日本帝國主義可以迅速行軍，於廿四小時內掩有三省。部落主義的貨幣政策使日本帝國主義在取到東三省以後，安穩的設立起來獨立的幣制和金融組織。倘使東三省的鐵道不以瀋陽爲中心，而有三條以上的貫通關內的鐵道，日本的併吞軍三省恐怕就煩難許多。倘使東三省的貨幣和關內一致，金融的樞紐，不在日人控制下的大連，而和關內的任何一埠有密切的聯絡；我們也許可以金融政策制他的死命。倘使東三省的軍備不是單爲東三省着想的，這樣巨大的空軍力量和兵工廠就不應該放在敵人的掌握之中。東三省的關門建設主義的結果已經是如此，我們還應該跟着做關門建設的工作嗎？這樣的部落主義的建設工作，是不是等於先支解自己整個的身體，以便帝國主義可以毫不費力的拿去受用？

對外有東三省的近例，對內還有山西的近例。民元以後的閻錫山，也是以關門建設爲爲號召的；而山西模範省，在某一時代曾經是高倡入雲，比目下的山東出風頭得多。閻錫山的治績怎樣，各人的批評不同；然而有兩點是可以公認的。第一，山西省的財政，那時的確是整理得很有成績，省庫的確是十分富裕；財政上的自給當然是關門建設的第一個條件。第二，政治上的組織的確是比較嚴密，上面的命令可以行到下面。然而，正因爲財政的有辦法，就引起別人的覬覦；結束是牽入政爭的漩渦，終於一敗塗地。

× × × × × × ×

上面都是三個月前的話，而三個月以後的今日，便已經有轟動一時的韓劉之爭。一種不問大局，不顧大勢，離開了整個的民族的現況和社會制度，而要憑個人的幻想，施行某種制度的，都逃不了是唯心的個人主義的政治。因爲這種政治的根據是離開眼前事實的一種幻想，所以，你可以有你的幻想，我更可以有我的主張。也許韓復榘有他的政治主張，而劉珍年也有他的政治主張。韓復榘認只有農村工作可以救國，而珍劉年認爲只有擴充他的軍備可以救國。此外甲說

只有建設鐵道可以救國，乙說只有貨幣革命可以救國，丙說只有航空建設可以救國……自然誰都有誰的主張，而誰都要消滅別人的主張。

在幾個月以前，某方面就已經有韓復榘有割據的野心的一說。在韓復榘主觀的自忖，他是何等的爲國爲民；而客觀上的批評，已經是這樣。後來我們更聽到韓氏在山東壓制反日運動。這在韓氏自然有他的苦心，但是這種苦心決不會見諒於全國的羣衆。目下，許多人更認韓氏是一個不顧國家體面在國難中首啓內戰的禍首！我可以預言這番韓氏當然不難解決劉珍年做一個勝利者，然而山東將從此多事。韓復榘氏的美意不能見諒於小軍閥劉珍年，當然更不能見諒於其他更大的軍閥。

總而言之，個人主義的政治，衝突矛盾是必然的；目下不過是衝突的端倪罷了。我們倘使再從反面想想那一個月以前高倡入雲的所謂『國內廢戰運動』實在是和韓復榘的唯心的政治思想，左右相輝煌。終結的說一句：幻想是幻想，而事實還是事實。（二一，一〇，一六——新社會）

農村衰落中食糧入口之概觀

目下農村衰落，其原因自甚複雜。如絲茶出口失敗，而農村對於工業品之消費，依然未減，以致金錢流向都市。農村金錢窘迫，農產物遂不能不急於求售，價格緣以暴跌。又如商人財力之消失，足以使農產物需要減少；而秋收豐稔，復使供給增多。此要皆爲目下農產跌價農村恐慌之原因；然其最主要之原因，則爲外國農產在華之傾售。

就食糧一項而言，主要之米、小麥、麵粉三項，民十八以來三年間之進口數如次：(單位擔)

	民十八	民十九	民二十
米	一〇、八二二、八〇五	一九、八九一、一〇三	一〇、七四〇、八一〇
小麥	五、六六三、八四六	二、七六二、二四〇	二二、七七三、四二四
麵粉	一一、九三五、二九六	五、一八八、一七四	四、八八九、二七五

就上列數字以觀察，可知食糧之進口，實以去歲爲最多。去歲食糧進口之獨多，一則因民十九春夏之交，承民十八荒歉之餘，糧價高昂，食糧商多獲巨利；一般人以爲囤糧可以致富，定購期貨，遂致過多。二則因去秋長江空前大水，一般人以爲災後食糧缺乏，必可居奇，遂不惜大批定購。

而按之實際，則民十九長江流域及東南各省，米收甚豐；北方小麥收成，亦極美滿。去年雖大水爲災，但傷害禾稼，甚屬有限。民十九川省苦旱，米收僅及四成，而去年則已復常態。湖北因稻田多在高處，收獲轉極豐盈。湖南被災區域，僅爲該省東北部分；未被水區域產米尙富，足以供給全省。而豫南各縣產米亦極豐饒。故認災後食糧缺乏，實爲皮相之談。

去年進口小麥，達二千二百七十萬擔之鉅，實爲空前記錄。以民十八西北食麥之區，空前大旱，而民十八十九兩年間小麥及麵粉之進口，乃反遠遜於去年；其爲錯亂失常，自無疑義。此二千二百七十萬擔小麥之中，政府借麥項下僅一百五十萬擔。故商人自動輸入者，實達二千一百二十萬擔。此蓋因國內統計缺乏，物產盈虛，漫無稽考；水災以後，朝野紛然，僉以民食爲慮。政府既已借麥爲前，人民更盲從購麥於後。復以洋麥入口，大抵利用交易所爲工具；粉廠購麥，亦往往同時在交易所拋出期粉。一般投機者昧於世界大勢，不明世界恐慌之成因及其所至之階段，一見粉麥跌價，爭購恐後。致其結果，一巳遭罹損失，社會同受其累！

迨及今歲，食糧之入口，仍方興未艾。據關册所載，其數量如次（單位擔）：

	米穀	小麥	麵粉
一月	一、七三三、一一三	一、三三八、〇九九	六〇五、〇八八
二月	一、三九六、四五八	九〇一、四七九	九一九、六三九
三月	二、四四八、二五五	二、一七五、七一五	一、〇〇九、八一二
四月	二、八七三、三八〇	二、七二八、五九九	八六七、三九一
五月	二、九九四、四六九	一、七六五、〇五二	九一二、一二五
六月	二、〇〇八、六五三	一、六五四、七七九	四二七、六八一
七月	一、九〇三、二一四	八四一、三五八	二五六、一八四
八月	一、六七五、六〇二	二四九、九九六	二九二、八五一
九月	一、二六五、〇三六	一九八、〇二六	二八〇、二八九
	一八、二九七、七八〇	一一、八五三、一〇三	五、五七一、〇六〇

由上述數字以觀察，則九閱月間米穀入口之數量，已遠過去年全年總數。足見去秋大水以

後，商人購辦洋米之踴躍。而過去各省之禁米出境，以及目下之米捐，要皆足使洋米暢銷，而國內產米，反至停積淤滯，而終於受損也。此外小麥入口，雖僅及去年全數之半，而較之以前各年，已遠過之。麵粉則已超過去年全年進口額，而小麥麵粉之中，政府借麥項下本年運到者，則爲小麥麵粉各二百十萬担；在總數中所占成分甚小。可知外糧在華之傾銷，其影響於目下農村經濟者，實較政府借麥爲尤甚也。

吾人於此有可恍然者，則目下農村之衰落，實即世界恐慌波濤之侵入。此宰制世界之列強，一面既相率築造高不可攀之關稅壁壘，其必須以殖民地及準殖民地爲其過剩產物之尾閭，乃理有固然，勢所必至。而經濟落後組織散漫之中國，既失其經濟上防守之長城國家之經濟政策與人民之商業知識，又皆幼稚若此。欲其不爲鄰國之壑者，豈爲事勢之所許？吾人將欲建造一關稅壁壘乎？則在妥洽的外交政策與財政的關稅政策之下，決不能容許有效的關稅壁壘之產生。環境之矛盾若此，乃欲高談統制經濟，詎非夢囈？而虛玄幻想，欲於枝枝節節的農村工作找求民族之出路，吾人亦惟見其徒勞而已！

（二二，一一，一四——申報）

對於農村衰落的認識

說到農村的衰落，第一點我們必須認識的，就是這種衰落的現象，不過是世界恐慌的一部分。目下中國農產過剩價格低落的形態，和美國、加拿大、澳洲等處的過剩現象，都是連繫的。一般人以爲國內的糧食跌價，是由於本年的收成太好。然而要明白，卽使今年的收成不好，糧價恐怕也要低跌。因爲各處生產過剩的小麥、麵粉和米，只要是中國的市價比別處高，都要一齊到中國來傾銷。結果，非把中國的市面壓低不可。

第二點我們必須認識的，就是目下世界列國，分成極顯明的兩個階級。一個是帝國主義的階級，而另一個是殖民地的階級。帝國主義階級的列強，因爲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的生產過剩，經濟恐慌是一天一天的深刻化。在她們的最後掙扎的過程中，殖民地階級的各弱國自然只好做她們的犧牲品——也許要做她們的殉葬者。帝國主義自身築造高不可攀的關稅壁壘，然而決不容許殖民地階級的樹立關稅壁壘。所以，帝國主義的經濟恐慌，必然要轉嫁到殖民地階級

來。目下世界各國，除了蘇俄以外，恐怕誰也不能逃出這恐慌的怒潮。

第三點我們必須認識的，就是帝國主義對遠東問題的勾心鬥角；誰也逃不出是要向中國侵略。目下世界列國的形勢，正好比是饑城裏面『人相食』。到了自身經濟捉襟見肘的時候，誰都在想向別人加緊的掠奪。平時的侵略還許要帶一些假面具，現在卻只好赤裸裸的露出她們的猙獰的面目。在這種『人相食』的世界當中，而說可以用搖尾乞憐的方法，向別人乞取餘瀝杯羹，那眞是何等夢想？所以，日本帝國主義的槍炮固然是可畏，美國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何嘗不可畏？一次兩次……的貸麥，是不是把恐慌轉嫁到中國來？是不是要打倒中國的農村經濟？

第四點我們必須認識的，就是因爲外來的侵略，使中國本身的矛盾格外尖銳化。日本的武力侵略，使中國的金融市場受了重大的震驚。公債市場的創傷，使國家財政變成無辦法。財政窘迫的結果，便不能不『飲酖止渴』的容忍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且不惜因爲財政的緣故打倒農村經濟。

第五點我們必須認識的，就是中國社會的演化，恐怕也是逃不出世界潮流的支配。帝國主

義本身的危機，就是社會階級的分界愈趨愈顯，社會革命的陣勢擺的更加淸楚。在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的結果，農村成爲窮民窟，遙遙的與上層階級的根據地都市相對峙。所以，我認爲現社會的危機，並不在乎江西一帶的紅軍和散布各處的共產黨，而是這判若鴻溝的階級的分界；這是社會革命客觀條件的完成。

（二一，一一，一六——新社會）

入超激增與外人在華金融勢力之活躍

吾國近數年來國際貿易，輸出日就式微，輸入孟晉不已。入超之數，民十八猶僅關平二萬五千萬兩，民十九增至四萬一千四百萬兩，民二十又增至五萬二千五百萬兩。追及今年，則至九月份爲止已達四萬四千六百萬兩之鉅；預計全年入超，恐須在六萬萬兩以上。而同時往昔賴以抵補入超調劑國際收支之華僑匯款，復因世界恐慌及各處限制華僑入口之故，逐年減少。一面入超激增，而一面匯入款項減退。處此兩重打擊之下，吾人將何所恃以應付國際間之債務乎？

因外人金融勢力之存在，復因外人在華金融組織，完全不受我國政府之監督與檢查研究，

中國國際收支之清算遂成爲極複雜之問題。惟吾人當研究此複雜問題之際，其不能置外人在華金融事業之狀況於度外，自無容疑。外人在華之金融勢力其可供吾人之研究者，則爲本埠各洋商銀行之庫存。

在去年十一月間，本埠各洋商銀行之庫存，爲銀兩三千四百萬兩，銀元二千三百萬元，迨及今日，則庫存銀兩達九千六百萬兩，銀元二千五百萬元。一年之間增加銀兩六千三百萬兩，銀元二百萬元之鉅。銀行之庫存，一部分爲發行及營業之準備，而另一部分則爲游資——卽可以貸放而一時未得適當貸放途徑之資金。內中準備之數，往往無急劇之變遷；而游資之數，則因非銀行自身之所能控制，變動往往甚厲。外商銀行一年來所增加之鉅數庫存，其什九屬於游資，蓋無疑也。

此洋商銀行金庫中所增加之鉅額游資，其來源不出二端。其一，爲由華商銀行提出移存洋商銀行之存款其二，爲貿易入超結果流入外人手中之現金。惟過去一年中，不僅洋商銀行之庫存激增，華商銀行之庫存現金，亦增加甚速。此足證第一項由華商銀行移存洋商銀行之款項，並無堪以注意之數目。而一年來洋商銀行金庫中所增之游資，殆幾盡爲第二項因入超結果流入

外人手中之現金。蓋內地人民，因購用進口洋貨，金錢由商人之手，流入上海。復因出口土貨之無人過問，流入上海之金錢，無由再流向內地。同時更以充國際間付款之用之黃金，歷年輸出，搜括殆盡。此流入上海之現銀，無法換取黃金綑載以去；乃遂留滯其間，而成爲外人在洋商銀行中之存款耳。

洋商銀行因游資之充斥，遂不得不亟覓運用之途徑。因之，數月以前，遂有匯豐銀行對京滬鐵路之放款。最近復有外國銀團對於本市復興公債之承受而轟動一時之中國營業公司對於招商局四棧之受押，要亦洋商銀行游資充斥找求出路之一種行動而已耳。

吾人歸納上文之論列，可知目下一部分入超之抵補，實經由下列之方式：

貿易入超——洋商銀行所有之游資——外人在華之投資及債權

國人如不健忘，或猶能憶及前年美商對於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電氣處之收買。其收買代價，達八千萬兩之鉅。此外如年來本埠日人紗廠之擴充與各種外人經營產業之創設，要皆爲抵償貿易入超之一種方式也。

復有須注意者，則如上文所述，游資云者，尙不過一部分可以貸放而一時尙無法貸放之資金。易言之，游資以外，自尙有多數業經妥爲貸放之資金。而就常理以推測，此業經貸放之資金，自必遠大於游資之數目。以故，一年間洋商銀行金庫中所增游資之數，雖僅六千餘萬兩；而流入洋商銀行之現金數，必猶數倍於此也。

本文之旨趣，不過指出目下外人在華金融勢力活動之因果關係。一所以示入超之抵補，自有相當實質之代價，而決無任何意外之便宜。而吾國目下之貿易狀態，已如中落之家，因連年入不敷出之結果，甚至須舉債以購日用之所需。二所以示外人之投資，均有其必然的背景與原因，而決非所以求好於任何人。其貸款與我也，固決非有愛於我，亦自有其不得已之苦衷。故當其衝者，儘可堅守一己之立場，取得適宜之條件。倘屈辱以求全，或色然似自矜，必徒爲外人所竊笑！若招商局四棧之抵押，支付甚高之利率，給與極大之回扣，復至斷送其管理權；其爲愚昧無識，實已百喙難辭。有否別情，無俟具論。若夫利用外資之利弊，則不在本文討論之範圍。（二一，一一，二一——申報）

一九三三年如何

時序推移，又屆歲首。一九三三年之世界，一九三三年之中國，將陷於如何之狀態，將起如何之變化乎？此不獨帝國主義侵略下之中國人民，盤旋腦海，欲一求解答以為快；即舉世之上，稍具知識之人，恐亦無有不耿耿於懷者。自一九二九以至於今日，瀰漫全世界之經濟恐慌，旦夕滋長，猛進不已。恐慌之動機，為一切商品之生產過剩；生產過剩之結果，為一般物價之跌落；物價跌落之不已，甚至商品出售之所得，不足以抵償生產費。生產者遂不得不裁汰工人，減縮其生產率矣！工人之裁汰，自列強間盛倡產業合理化、採用新式機械，改良工廠組織後，已兆端倪。生產過剩以還，風行尤厲。因遂造成極嚴重之失業問題。隨失業人數之增加，復致一般購買力之銳減；生產過剩之狀態，乃益急劇。生產過剩與失業，互為因果，循環往復，進造成此不可藥救之現局。

數年來爭持紛擾於國際間者，普泛的如關稅休戰問題、軍縮問問、及戰債問題，特種的如中日問題，殆均為生產過剩經濟恐慌必然的產物。例強因國內生產之過剩，消極的不得不增高關

稅壁壘以制止他國產品之輸入；極積的復不得不擴張軍備，以進行殖民地之奪取。幻想者流，乃遂欲以三寸不爛之舌，折衝樽俎，挽此狂瀾。此關稅休戰會議及軍縮會議之所由起也。戰債問題之所以嚴重若此，則因關稅壁壘增高以後，德意志已不能復以其剩餘商品作償付賠款之用；以現金繳付賠款，復爲勢所不能。乃公然宣告賠款之無力續付。歐洲各國，復連帶以賠款之停付，而主張停付對美之戰債。在資本主義之下，國家之強盛，固有恃於資產階級之努力掠奪國家財政之收入，亦賴掠奪贏餘之分潤。經濟恐慌以後，貿易銳減，產業凋零。往昔恃爲國家主要財源之關稅、所得稅、營業稅等收入，胥受重大之打擊；遂致此一般人所認爲黃金國之美國，預算竟無由均衡。財政之枯竭若此，詎復能慷慨以允許此鉅數戰債之停付？此戰債問題之所以一再爭持而莫決也。此外若中日問題，其爲日本帝國主義過剩商品膨脹必然之結果，記者在「今後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之行動」一文，曾詳加論列。國際間一切之演變，無能逃於經濟關係之策動，蓋甚顯矣。

盛衰循環之說，不特爲吾國先哲所樂道，歐西經濟學者，亦嘗認爲至理；即所謂恐慌週期律是也。吾人對於盛衰循環說，並不欲加以根本之否認。惟有須加以修止者，則人類自有史以來，無

一成不變之制度；新陳代謝，輝煌燦爛之文化，乃賴以完成。故恐慌週期之於社會制度，猶之歲月推移之於人生；一度循環，生命之內容，早已變更。由幼稚而少壯，由少壯而長老，由長老而衰病，由衰病而死亡。同時幼少代興，人類之延綿如故；而人種之改良，則方日進而不息。制度之必須變更，正如人生之必須經生老病死而更替。故所謂恐慌週期云者，非爲走馬燈式的循環，而爲螺旋式的前進。蠶經三眠，漸變爲蛹。三眠之間，涵義自各不同。「歲月催人老」者，恐慌週期亦在繼續不斷的催促現制度由幼稚而全盛，由全盛而衰亡。現制度之必須在某一恐慌之下，壽終正寢者，吾人迴溯人類社會之歷史，旁察一般人生的過程，而知其無可免避也。

現階段之經濟恐慌，在現制度之下，其爲空前的，已爲無可置疑之事實。是否爲絕後的，則尚爲疑問。然社會主義之嬰孩，既因蘇俄治權之確立而呱呱墮地；則社會制度新陳之代謝，實已開其端倪。歷史之所昭示於吾人者，則一切時代之演變，一切制度之更迭，舉不能有截然之界限。亦猶之人羣之生死，參伍錯綜，而決不能冀老者之盡死於何月，幼者之盡生於何年。惟就大勢而言，則歷史上社會主義時代之開始，自卽可謂爲資本主義時代之將次告終。惟其間各個崩潰之方

式與時期，乃亦互有差殊耳。

在工業資本尚未發達之際，經濟社會之所謂恐慌，爲生產不足之饑荒。因人口之增加，此生產不足之恐慌乃隨每度恐慌之循環而加厲；因而促成經濟史上之農業手工時代之告終。十九世紀以還機械發明，資本主義逐漸發達，舉所有往昔生產不足之恐慌，掃蕩殆盡。然代興者，乃有相反的生產過剩之恐慌。此生產過剩之恐慌，因機械發明之日新月異，其過剩之狀態，亦隨每度之循環而加厲。其終將促資本主義時代之死亡，殆爲必然之趨勢。世間一切之制度，舉有其時代之價值。資本主義在農業手工時代告終 物質異常缺乏之際，增進生產，造福社會者，自非淺鮮。其目下衰老動搖之狀態，則因其制度內部之矛盾，已陷於無可調和之絕境。申言之，則爲目下之生產力，已決不能適用目下之分配方法。關於此點，吾人若舉一極端之設例，當可格外了然。此極端之設例，係假定機械之發明，已足以節省一切之人工。則就現制度下之雇傭關係而言，豈非整個之勞動階級，已盡陷於失業？更以現制度下之分配方法而言，豈非整個之勞動階級，將悉淪於凍餒？故當此之時，倘此具有偉大生產力之生產工具，仍任若干私人之私有；則不啻人類在原始

時代悉憑天然以爲活之時，而造物者忽出而壟斷一切之天產。壟斷者自必陷於過剩，而一般人自必更陷於飢寒。其不可通，已屬顯然。目下之狀態自尚不至若此極端設例之甚。然勞動階級所分配之享用，須遠少於其生產所得之結果，則爲資本主義下應有之原則。倘吾人假定目下之生產力，勞動階級每日五小時之工作，已足以供社會之所需；則以目下通常八小時工作制度而言，如欲求工人之免於失業，世間將必須有八分之三之生產過剩。反之，倘欲使生產之免於過剩，世間又必須有八分之三之勞工失業。此中矛盾，非改革目下之分配制度，固決難望其調和。吾人之所以認資本主義之陷於日暮途窮者以此；而一九三三年之世界，或即爲時代劇變之年也。

在此時代劇變之一九三三年中，中國之變化又如何乎？過去一年間之經驗，已明示吾人以世界恐慌日趨深刻之際，即爲帝國主義向中國侵略加緊之時。強者之恐慌必求轉嫁於弱者；故一九三三年之中國，其困難苦厄之加重，恐爲無可逃避之事實。吾人之所可引以自慰者，則現制度下一切衝突矛盾之加重，既爲新時代蒞臨之表徵；則當此去舊更新之一階段中，吾人或可以對於新時代之熱望，末減此當前之痛苦。吾人有更須了然於懷者，則世間一切之快樂，均須於犧

牲奮鬥中求之困難苦厄，即爲新時代降臨之代價。吾人祇須認淸個人不過社會中之一份子，現時代不過歷史中之一階段；則但求社會之能現光明，個人之犧牲，復何足以介意？但求整個歷史之永續向上，則現階段之苦厄，更應處之泰然。世間之最可痛最可憐者，厥爲無意義之犧牲與無價值之苦厄。犧牲之意義已明，苦厄之價值已定，則更應磨礪以須，謳歌而進，奮起以與侵略之國家作殊死戰。殖民地與次殖民地之反帝鬥爭，既爲現時代計無所出逼不獲已之一着；則惟有一致與起，肉搏而前，以渡過當前之困厄，使此苦悶之階級，倏忽告終。曙光已見，來日方長，願吾國人共勉之！

（二二，一，八　申報）

農村破產中之安內問題

自九一八事變以還，一般人之主張曰：抗日與勦赤並重；又曰：攘外必先安內。因循以至今日，幾一年有半。以言對外，則三省淪亡之後，繼以熱河；寇氛所及，冀察復告緊張。以言對內，則駐贛大軍，屢折主將，迭喪名城；甚至新淦失陷，南昌告警。事急矣，抗日與勦赤能並重乎？攘外能先安內

乎？至今日而不能不有公開之討論，而不能不有平心靜氣之討論。

今日之中國問題，不過爲世界問題之一角；當前中國之內憂外患，爲世界資本主義進展必然之結果：吾人已一再言之。研究中國而昧然於世界之大勢，高談政治而不知經濟爲何物，則虛玄妄想，坐井觀天，安有是處？倉廩實而後知禮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民不聊生，必挺而走險。先哲所見，實具至理。贛共之行動何若，主義何若，爲別一問題：而其產生，恐不能不認爲經濟環境之使然，不能不認爲農村破產中必然之產物。吾國自民元以至民二一，二十一年間貿易入超，達六十九萬萬元之鉅。二十餘年間軍閥之混戰，約計損失，達一百萬萬元。前年長江水災，損失亦達二十萬萬元。以此三項之損失，分攤於四萬萬之人口，則每人負担已達四十七元零。以貧窮之中國人民，而令負担四十七元有奇之損害，則其破產，復何容疑？

凡此三者，除貿易入超爲帝國主義對華之直接剝削外，軍閥之混戰，亦均以帝國主義爲其背景：水災損失之奇重，半亦由於貧窮混戰之結果，隄防失修所致。故此三者，實代表帝國主義直接間接之剝削。其貿易入超一項，雖年以華僑匯款及外人在華投資爲挹注，然貿易之剝削，普及

於全民衆，而華僑匯款之受惠，則僅及於少數之人；外人之在華投資，復造成帝國主義更進一層之剝削。此重重之剝削，既置整個農村於破產之域，泛濫全世界之恐慌，復致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之加緊侵略。內有革命客觀條件之完成，外有發動民族革命之導火線，於是而猶從容以言安內，其可得乎？

今之所謂安內者，又持何術乎？剿而已耳。剿之結果，在軍事區域，不能不因兵火而使社會財產，增加破壞；在軍事區域以外，則築路設防，勢不能不取諸人民，保甲團防，與大軍經過給養，亦難免不取諸人民。因是之故，民力日耗：即使富農，亦往往因田租所入，不足以償捐稅，而至於逃亡。在此狀況之下，而欲持此以安內，似為一重大之矛盾。而其所利用以進行剿之工作者，卽為此農民化身之士卒；欲其效命疆場，亦非易事。

以故，在此農村破產之際，吾人認為安內之工作，決非對內軍事之所能為功。夫政治上之成功，為利用環境與適應大勢。目下農村之破產，既為長時期剝削後革命客觀條件之完成，則舍破釜沉舟，領導人民向日本帝國主義作民族革命之殊死戰外，實無其他途徑。作戰貴有目標，犧牲

須有意義：倘能移則共之師以抗日，則其意義遠矣。

（二二，四，八——申報）

民族的出路

自從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中國人民因爲受了外侮的刺激，民族的出路問題，忽然地抬起頭來！我們翻一翻報章和雜誌裏的論調，多半是論到民族的出路；街談巷議，多半說的是民族的出路，表示悲哀的，是感覺到民族沒有出路；表示憤恨的，是感覺到民族沒有走上理想的出路；慷慨陳辭的，是在指出他心目中理想的出路；申申爭辯的，是在維護他平昔主張的出路。

在這百說紛紜的中間，關於民族的出路問題，我們大約可以把牠歸納起來，成爲五種的派別。第一種，是自己知道毫無辦法，然而在最後掙扎的當兒，還不能不花言巧語，找出幾種虛玄的方案來，以鎮定人心。比方，過去的張學良，他和我們說，國際終有公道。這是完全因爲他明知道無抵抗是他的重大的罪惡，然而他決不願自認這種罪惡以自速其滅亡，所以不能不提出「國際終有公道」的出路，以圖苟延殘喘。最近還有人和我們說：日本在十年之內，一定要革命。所以他

希望我們安安靜靜等待十年，在日本革命之後再找求我們的出路。這是他明知道沒有辦法，然而當然不肯就此撒手不幹，所以希望我們靜待十年，以便他們可以多做幾年的妥洽工作。張學良的欺騙民衆，現在是揭穿了，然而張學良以外的欺騙民衆的人，許多人還睡在鼓裏，沒有發覺哩！

第二種，是冥頑不靈，癡心妄想，天天在那裏做夢的人。他們有的希望日本帝國主義或有一天大澈大悟，立刻把整個的東三省交還我們。有的希望美國和蘇俄出來打抱不平，把日本人驅逐出東三省之外。有的在那裏做考據工作，證明東三省是中國的領土；有的在那裏做空洞的研究工作，證明中國在國際法上有強硬的立場。他們以爲日本人一讀到他們的「理由充分，證據確實」的大文章，立刻就會把東三省雙手奉還。有的以爲我們祇要請出幾位老古董，出來說幾句空話，就可以把日本人嚇跑了。所以，什麼九三老人哩，九四老人哩，就常常在那裏發揚他們的陳腐的哲理。還有人代他做起居註，自鳴得意：這眞和出賣死人肉差不多！有的，在那裏希望中國的所謂領袖人物之中，出現了一個凱末爾或者慕梭里尼，立刻把中國富強起來。這和鄉下人希

望眞命天子出來差不多。最近這位新財神梁作友先生，他還發明了一個好法子，就是希望四萬萬人民每人每日儲蓄銅元二枚，這樣就可以在短時間內積成巨數，買飛機練勁旅去抵抗日本人。這和幾位書癡式的名人學者，希望馬上立刻把四萬萬人的心變換一下，可說是先後輝煌。這種種一切，都是畫神符吃仙方的辦法。在客觀的立場，他們和第一種欺騙民衆的人一樣。所差的幾微的一點，就是也許他們是善意的。

第三種，是受了第一種人的欺騙。跟着第二種人去求神符求仙方的人。他們的智識太幼稚了，記憶力也太薄弱了：上了一次兩次三次的當不算數，還在虔誠的叩頭祈禱，必恭必敬的聽鬼話！他們始終以爲這班欺騙民衆的人，有高人一等的手段，會想出極玄妙的救國的法子。他們始終以爲佛菩薩有無邊的法子，總有一朝要拯救他們出苦海。他們在某一種騙人的諾言得着相反的事實的時候，或者在某一張的仙方失了效力的時候，也感覺到失望。然而在短時間以後，第二種騙人的諾言出來了，第二張仙方出現了，又在那裏滿腔的熱望了！他們到現在還在那裏鎮静的企望呢！

第四種，是受愚遇騙，而結果失望的人。這班人原來是和第三種人一樣，可是比較第三種人高明一些。他們眼見到一次兩次三次的諾言都成了謊語，一張兩張三張的仙方都成了廢紙，於是，覺到自己是受愚遇騙了，就感到極端的虛空，失望，就同眼見自己所癡愛的人，和別人擁抱着接吻一般！痛苦自然是到了極點了！他們虛空失望的結果，有的變成了瘋狂的浪漫，有的竟要自殺！我相信在知識幼稚血氣方剛的青年裏面，這種人恐怕要占多數。

第五種，才是聰敏的人。他們眼見到第一種人的花言巧語，都不過騙騙人；第二種人的癡心妄想，也不過是自欺欺人！他們認爲眼前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所以，起初就不做夢想的希望，以後也就無所謂失望。我所要指出的民族的出路，就是這一班人所認定的出路：所以要把牠仔細地介紹一下。

民族的出路，決沒有神怪玄妙的出路，而祇有淺近平凡的出路。揚子江的水，祇會東流入海，而決不會西流以入四川。導淮的出路，祇有入江入海的兩途，而決沒有入湖南入四川的路。在中國的古代政治哲學上，我們也看到所謂「大勢」「大數」「天」……等名詞一般的認定，都

以爲大勢所趨，無可挽救的，大數是難逃的，而逆天者必然要滅亡的。這種話聽了似乎太神奇，然而卻有至理，不過需要一種科學的說明罷了。我們要曉得在幼稚的農業時代人民的生活依賴土地的生產；而土地的生產，卻靠着天公做美，雨水調和。倘使雨水不調和，成了水旱之災，人民的生活便要發生問題，社會便要不安寧，甚至政權便要更替。於是，這沒有科學知識的古人，就認爲是天公在那裏作怪。到了現在，人工的科學的力量，壓倒了天然的力量了。當然，天這樣東西，是不被人重視了。於是，我們才知道，社會的一切幻變，原來是受着經濟條件的支配。這經濟條件當中頂頂主要的一種，就所謂生產方式；而生產的原動力，在古代是天然，在目下卻是機械，是勞動和勞動方式，卻造成目下社會的變亂。

也和天然在古代造成社會的變亂一般，眼前的機械——就是生產工具——的所有方式有財產制度下產業發展的動力，就是自由競爭。自由競爭的策略，是以至小的勞費，得最大的效果。這種策略進展的結果，就是機械發明，日新月異，工人愈用愈少，而生產力卻愈趨愈大。因此，成了一面生產過剩而另一面失業累增的經濟恐慌。

　　所以，眼前泛濫全世界的經濟恐慌本來是資本主義發展後必然的結果。說得詳細一些，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的目的，在乎利潤的取得。利潤取得的方式，就是要生產的費用少，而生產的收入多。辦工廠的人，祇要收入多於支出，自然就獲利了。反過來說，就是付給每一個工人的工資，必要少於每一個工人的生產力所生產的商品的代價。譬如，倘使一個工廠裏有一千個工人，每日能生產一千五百元代價的商品，那末，每個工人的平均生產力，是一元五角。這一元五角的數目當中，祇有一元是可能付給工人作爲工資的，其餘的五角，要留作地主的地租，資本主的利息和企業家的紅利。這五角的數目，就是社會科學上面所說的剩餘勞動。在這個例子之下，我們可以明白，每個工人的購買力，決不能超過一元，因爲他的工資才有一元咧。而地主，資本主和企業家合攏來，雖然每天有五百元的購買力，然而決沒有五百元的消費力，因爲他們人數很少，而他們的本意，也決不想消費了所有的剩餘勞動。不然呢，就永不能致富了。因爲他們不可能而且不願意消費了這五百元的全數，而勞工的購買力，又絕對不能買回他們被剝奪了去的剩餘勞動，所以，剩餘勞動的購買，還是有待於地主資本主企業家和工人以外的人們：這就是所謂中產階

級。中產階級是封建勢力殘餘下的所謂素封之家：這班人就是我們所知道的紈袴子弟。他們是絕對不參加生產，而祇是消耗祖先遺下來的錢財的。經過了若干時期，他們的財產，慢慢的轉入參加生產的資產階級——就是地主，資本主企業家的集合體——的腰包裏去了。於是，一部分的他們，還有一些財產在手裏的，就得趕緊去投資到生產事業上去，而成爲資本主。一部分花完了他們的所有了，就祇好去做工人。所謂中產階級，就此煙銷雲散了！

資產階級消滅中產階級的程序，大致和俗傳殭尸吃人的程序差不多——先消滅國內的中產階級。等到國內的中產階級消滅了，於是才找到殖民地的頭上去。就是在這個時候，資本主義演進而爲帝國主義。然而，經過了若干時期，殖民地裏的中產階級也消滅了。於是，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就會得充分暴露出來：那代表剩餘勞動的一部分商品，無法銷售了！眼前的生產過剩，就是剩餘勞動的堆積；眼前的失業問題，就是因爲機械發明的結果，剩餘勞動的成分加大，實際需要的勞動減少，所以工人紛紛失業了。要之，祇是剩餘勞動的作祟

眼前的中國問題，就是在這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充分暴露之後，帝國主義在最後掙扎的

當兒，不能不向殖民地和準殖民地加緊侵略，以圖苟延殘喘。日本帝國主義併呑東三省，就是因爲在最惠國條款下的自由貿易，還不足以消納他的剩餘商品，所以要以武力奪取東三省，以求獨占市場。將來更進一步利用而且開發東三省的資源，使他可以便宜的原料和勞力，與別國競爭。其實呢，這一切的一切，都不過表示資本主義因內在矛盾的銳化，而引起向外矛盾的銳化，結果是自取滅亡。

現在，我們可以提出我們的中心問題了！這中心的問題，就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之下，中國會不會滅亡？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認爲中國不會滅亡。我可以舉出下面四種的理由，證明我的論斷的正確。第一，在歷史上，目下正是世界上各處殖民地向帝國主義反抗的時代，我不相信中國會可能在這一個潮流中間，反而成爲日本的殖民地。第二，以往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成功，是因爲資本主義下的經濟，正在向上的時期，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尚未尖銳化，所以還有充分發展的機會。若在目下，則如上文所云，既爲內在矛盾亢進而成爲向外的矛盾，我眞想不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有半分成功的可能。然而，這兩種理由也許還有人認爲太空洞，所以我

再舉出第三種和第四種的理由。第三，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加緊侵略的工作背景，是在解決他的生產過剩問題：是希望在獨占東三省市場之後，對華輸出可以大大地增加起來。然而，結果呢，在停止金本位之後，日金價格低落，日貨傾銷的黃金時代的一九三二年中間，日本的對華貿易，幾乎打了一個對折！這可以證明日本對華侵略的奢望一半已成泡影。第四，將來日本帝國主義，即使能稱心如意，依照田中計劃開發而且利用東三省的資源：那個結果，仍然是一個重大的矛盾。因爲目下的經濟難題，既然是生產過剩：東三省資源開發了以後，過剩的狀態，不又要激漲增高了麼？倘使東三省的出產，足以供給東三省和中國本部：那時，日本的本部，要變成如何的樣子？這個問題，決不是我在這裏替日本杞憂，而實在是日本的資本家，已經在那裏懼怕東三省開發了之後，日本本部的產業，要處於必然的劣敗地位。所以，我可以堅決的說一句，日本對華侵略的失敗固然是失敗，成功也是失敗！

話又說回來了。張溥泉先生教我們靜待十年，不也就是這個意義麼？不然！不然！其一，我們的鬥爭，可以增加敵人的矛盾，而我們的屈服，卻要延長敵人的壽命。所以，在理論上，鬥爭是必需的。

其二，帝國主義幾十年的侵略，已經造成了今日民窮財盡的中國。中國的中產階級，誰都知道已經是完全消滅了。這正已經到了準殖民地反抗的一個時代，就是革命的客觀條件完成的一個時代！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恰好成爲中國革命的導火線。

所以，認淸時代認淸環境的人，自然會乖乖的跟着時代潮流跑。不願意跟着時代潮流跑的人，只好反動，徬徨，沒落，自殺！

（二二，四，一六——新社會）

關于中國經濟的改進幾個問題

——中國經濟學社年會論文——

一　引言

外交可用宣傳，學術不容假借。幾十年來國事的一團糟，與其說是因爲軍人不懂政治，無寧說是因爲政治家不懂經濟；與其說是因爲政治家不懂經濟，更無甯說是因爲學者不顧事實。日本人佔據東三省了，政治家還認爲是偶然的衝突，一部分的學者還認爲這不過是日軍閥的野心。舉國皇然，不知所措！倘使政治家懂得一些經濟，何至于此？倘使學者顧到一些事實，又何至于

此九一八事變以後二十二個月的經驗，足夠告訴我們：這是事實上不可免的經濟鬥爭，而不是偶然的野心的發作吧？

亡羊補牢，究勝于坐以待斃。倘使從今日起，我們能不尙空談，根據事實作理論的探討，也許可以使全民族早點得着出路。第一，我們必須放棄了自身的利害關係，以純潔的良知作客觀的判斷。因爲，倘使事實已經造成了無可移易的趨勢，根據成見而下的僞虛的判斷，也決無補于自身的利害。爲了要指白爲黑，自己先戴起墨晶眼鏡來，白的依然不改其爲白吧？第二，我們更必須坦白的，率直的，毫不猶豫的提出自己認定的理論。我們倘使僅僅以虛僞的理論自欺，其禍猶小：倘使爲要迎合某一部分人的心理，公然以虛僞的理論去欺人，那就變成民族的蟊賊，眞理的罪人！美利堅的御用的經濟學者，在最近的五六年當中，愚弄了多少人？結果呢，沒辦法依然還是沒辦法，虛僞的理論依然暴露出來牠的虛僞！

二　最近世界經濟的幾種趨勢

我們要改進中國的經濟，恐怕決不能離開世界的潮流；我們要研究中國問題，恐怕也決不

能漠視國際間的形勢。因此，我們在提出關于改進中國的經濟問題之前，不能不先舉出世界經濟的幾種趨勢。

第一個問題，當然是目下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恐慌問題。這個恐慌的終極到底怎樣？恢復繁榮的可能性又怎樣？我們要解答這個問題，先要研究這次恐慌所以特別嚴重的原因。依照資本主義下的分配方式，資本家是以資本的使用取得分配，而工人則以勞力的出賣取得分配。資本家所得的分配——利潤，通常要遠多于他們的消費；而工人的消費，却不能超過他們所得的分配——工資。這樣，在生產社會中通盤計算起來，商品的生產量必然要超過消費量：而超過的部分，就代表利潤當中資本家所不能消費的部分。這一部分剩餘的商品，要歸生產社會以外的人——不參加生產的第三者——去消費。這第三者，就是中產階級和殖民地人民。資本家要把剩餘商品賣給他們，換取金錢，以圖資本的聚積。

我們無論分析那一個生產機關的決算表，都會發現同一的事實——生產設備不斷的增加。這就代表一部分資本的聚積。同時，科學的發明，使機械的生產力猛烈的擴大機械逐漸的把

工人排擠到生產社會之外了。這樣，生產結果的分配，資本所得的成分，逐漸的擴大而勞力所得的成分，却要逐漸的減少。這裏，我們更必須把「生產結果的分配」和一般所謂「贏餘的分配」分得清楚。許多的生產事業在恐慌中不能分配贏餘，然而整個的資產階級却依然得着鉅大的生產結果的分配。失業的增高表示勞力所得的生產結果分配成分的減少，而商品的過剩却正是代表資本所得的生產結果分配成分的擴大。盈倉滿谷的過剩商品，有屬于工人的嗎？鉅大的生產結果的分配所以不能轉變爲優厚的贏餘的分配，那是因爲商品對于貨幣的跌價。倘使我們以商品的數量來計算生產結果的分配，自然就可以看得出資本所得的成分的鉅大了。

然而，這資本所得生產結果的分配，牠那剩餘的部分，在目前却不能得着有偉大的消費力的不參加生產的第三者。中產階級，早已經因爲坐吃而山空了。殖民地也逐漸的有牠們自已的工業了，牠們的中產階級也逐漸的消滅了。現社會所有的不參加生產的第三者只有失業工人。然而失業工人是沒有購買力的，是不能吸收剩餘商品的。這就成爲目下生產過剩和失業互爲因果的經濟恐慌。

這樣，目下的恐慌所以嚴重若此，簡單底說一句，是因爲目下的經濟制度不能容納目下的文明——也可以說是因爲目下的分配制度不能容納目下的生產力。這層，連胡佛氏的退任贈言中都隱約的表示過了。依照目下的大勢以前趨，將來自然會有一天機械完全代替了人工。那時，一面有全體工人的失業而一面有幾乎全體的商品的過剩。試問人類的社會，能夠容許那種狀態的發生嗎？

如上所云，要救治當前的恐慌，根本的自然只有徹底的改造目下的社會制度。然而，照國際間形勢看起來，帝國主義恐怕還要嘗試最後的一注强心針——戰爭。在主觀的方面，她們是要想以武力奪取別人的市場，毀滅別人的生產力。在客觀的方面，戰爭的結果可以使過剩的商品在軍需上消耗淨盡，偉大的生產力在砲火中破壞淨盡，失業的羣衆在戰場上犧牲淨盡。那樣，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間的繁榮，就可以再度發現了。我們且想想這樣的殘忍的方法，是解決人類社會問題的合理方法嗎？上次的大戰中，已經使俄羅斯變成共產國家：這次的大戰，同樣的變化不會更普遍嗎？

有人以爲我言之過甚嗎？羅斯福的復興方案，已經告訴我們，破壞是復興的唯一有效的手段，——棉苗的鏟除，就是這種意義：而戰爭的序幕，早已在中國開始了！

× × × × × ×

在資本主義動搖的當兒，德意志忽然高高的豎起來泛繫主義的旗幟。有人因此以爲這是資本主義世外桃源的一條新路。泛繫主義能夠成功嗎？在理論上，我們只須研究在泛繫主義之下，利潤是否完全消滅。利潤一天不消滅，由利潤而轉變的恐慌自然也不會消滅。在事實上，我們且看意大利是否能夠逃出恐慌的潮流。統計告訴我們，意大利的失業人數，在歐洲大陸占第二位；意大利的經濟恐慌，並不下于任何的資本主義國家。意大利或者要誇耀過去十年中的建設成績。然而在過去十年中，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都有過她的繁榮。這是經濟恰好走到繁榮的一階段，而並不是泛繫主義的奇蹟。因此，我們就可以斷定希忒拉在德國的完全失敗：因爲他剛剛趕上經濟衰落的一階段。

目下，美國又在高倡什麼國家經濟主義了。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國家主義，本來是猛

進不息。所謂國家經濟主義，本來不是什麽新鮮的玩意兒。羅斯福不過是提出這個名辭向國會要求較大的職權罷了。國家經濟主義在政治方面表現的，就是經濟復興政策。這政策的內容，如剷除四分之一的棉苗，一面固然可以提高物價，然而一面却要增加雇農的失業。又如以公共建築消納失業工人，在英國已經失敗過了；提高工資和縮短工作時間，資本家已經表示反對，結果大不了也是一個「陽奉陰違」！可能實行無阻的恐怕只有增高關稅壁壘，然而那種以鄰爲壑的政策，徒然使生產格外過剩，使整個的資本主義格外顯出牠的動搖。要之，利潤一日存在，生產便一日要過剩，帝國主義便一日要以殖民地爲尾閭。希忒拉政權下的德國如此，羅斯福政權下的美國也是這般。最後的一着，恐怕德國只有向奧國進行吞併，而美國只有向中國擴充市場，戰爭就此開始了！

三　中國目下的經濟改進問題

說到中國的經濟改進問題，我們先要認識中國的經濟狀態。我們可以說中國不應該走上資本主義的路，然而不能說中國現在不受資本主義的支配。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民族資本不足

道，然而不能說中國沒有私有資本。事實上，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中國是國際資本主義支配下的一個次殖民地。這個次殖民地，在世界經濟恐慌之下，受着更嚴重的剝削。

在這個嚴重的剝削之下，我們倘使要言建設，便不能不顧到國防，而說到國防，却又不能不言建設。爲什麽言建設須先有國防呢？殖民地生產力的膨脹，既然是帝國主義的致命傷，毁滅殖民地的生產力，便成爲帝國主義一致的需求。在一二八戰事中，爲什麽三友實業社，永安紗廠和商務印書館會成爲敵人砲火的焦點呢？那中間的命意，已經是不言而喻了。無國防而言建設，這是怎樣的危險呀！然而，所謂國防云者，既非舊式的城堡所能奏功，更非專講對內的軍備所能奏效。一切現代戰爭的設備，既無能離于科學，自更無能離于建設。因此，言國防又不能不言建設了。

然而，生產的建設，已爲帝國主義之所嫉視，國防的建設，自更非帝國主義之所能容忍。于是，核心的問題，就成爲別人能否容許我們建設的問題。本來，在帝國主義中間，有的注重在資本的輸出，有的注重在重工業品的輸出，而有的注重在輕工業品——消耗品——的輸出。大概輸出重工業品的，往往連帶要輸出資本。因爲重工業品如鋼鐵，機械，……等，事實上至少有一部分要

變成投資。這樣，我們似乎可以利用這中間的矛盾，解決我們的建設問題——我們歡迎資本和重工業品的輸入，而排斥輕工業品的輸入。

但是，問題依然不是那樣的簡單。第一，虎視眈眈的日本，她是以輕工業立國的，不單是她的對華輸出，以輕工業品爲主，甚至連她的對華投資，也是以屬于輕工業的紡織業爲主。她對于中國的建設，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她的軍事勢力，事實上已經取得太平洋的霸權。任何一國的對華投資，倘使沒有得着她的許可，她可以隨時用軍事勢力來破壞一個乾淨。這種的形勢，已經要使投資國憂慮，而中國的內亂，更使她們覺得「一動不如一靜」。卽使勉強的投一點資，恐怕只限于通商口岸，然而通商口岸是頂頂容易給敵人破壞的。

看吧，無關閎旨的所謂美國棉麥借款，空洞的所謂國聯技術合作，和未證實的英國借款，已經引起日人的抗議了。依我個人的觀察，日本非貫徹她的所謂亞洲門羅主義，置中國于附庸之列，決不肯能手。東三省的侵略，既然還不能解決她的恐慌，因之就連帶而及華北。華北協定的急于簽字，原想保留當地的元氣，恢復當地的購買力，可以做她的傾銷的市場。無如，經過長時期剝

削後的民衆，汗血早巳乾枯；兵火之後，恢復尤難立致；東三省軍隊退入關內以後，供應浩繁，人民更疲于奔命。日就衰頹的購買力，已經是無可藥救了！同時，因爲英美荷各國本部和殖民地對于日貨的排斥，要使日本感覺到對華的侵略，有進一步的必要。因此，在最近的將來日人在華南恐怕要有暴烈的行動：這行動的焦點，大約是福建。因爲，福建是日本華南侵略的大本營，一向就視爲禁臠的；隔海與台灣相對，在太平洋的防守上面，形勢尤其切要；而恰恰在抗日的十九路軍之手，更使她覺得不放心。目下，英借庚款在福建築路，日本已經引爲口實；她的通信社又散布美飛機輸入福建的消息。我要請國人一致注意這種嚴重的暗示，談建設尤不可忘記了國防上的危機！

上面所說的，是建設與國防的關係，現在再說建設與民力的關係。目下國內的財政狀況，可說是國家財政，依賴通商口岸；而地方財政，仰給于農村。依賴通商口岸的結果，是授柄他人；而仰給農村的結果，却變成竭澤而漁。被認爲國家財政命脈之關稅及鹽稅，負擔自然什九轉嫁于農村；而關稅的徵收，更形成倚外貨以度日的苦境。地方財政，本以田賦爲主要來源；而建設所需，亦

往往唯農村是賴。目下田賦的征收，有的附捐數倍于正稅，有的預借已逾四十年。五六十年間的外貨的剝削，二十餘年的內戰的摧殘，和近來幾年間的天災人禍，農村經濟的破產，本來已經是無可諱言。怎能再當得起這樣的負擔？

建設的中心，似乎集中于汽車道的建築。這種交通的設備，有助于輕巧的工業品的侵入，而無補于笨重的農業品的輸出；利于農民之羣趨都市，而未能招致工商業家之開發農村。這樣，建設的費用，取諸農民，而以後的剝削，仍加諸農民！再加以外來的農產物，或以廉價傾銷，或以借款方式變相傾銷。一面有工業品的傾銷增加農民的支出，一面更有農產物的傾銷減少農民的收入，雙斧伐樹，不亡何待？

上文云云，不過提出建設中所應攷慮的幾個問題。然而，頂主要的問題，恐怕還是經濟制度問題。我們應該鼓勵私有資本呢？還是應該限制私有資本？或者甚至消滅私有資本？我們不能含混的咀咒資本主義，事實上十九世紀以後的人類文明的進化，資本主義有牠的不可泯沒的勳勞。不過，在目前，資本主義已經到了風燭殘年的時代，我們應否重新把牠擁立起來作爲將來社

會革命的一個對象，自然是一個問題，在這資本主義矛盾百出的時候，人民能不能容許我們把牠擁立起來，又是一個問題。倘使我們要擁立資本主義的話，結果究竟是鞏固國際資本主義在華的勢力，還是增厚民族資本的勢力，那更是一個大大的問題。倘使我們含混的主張擁立資本主義，使國際資本和民族資本同處保護之列，那結果國際資本主義一定要併吞民族資本。因爲，萌芽的民族資本決計不能和強有力的國際資本角逐。我們要特別保護民族資本嗎？那又要引起帝國主義容許不容許的問題。這問題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老實說：我們倘使沒有一個租界作外人在華設立工廠的餘地，連關稅的增加都要引起武力的干涉！

我們要限制私有資本嗎？依目下情形而言，私有資本可說是用不着我們限制。有人主張努力建設國家資本，就在那當中兼寓限制私有資本的意義。但是，用什麼方法建設國家資本呢？利用外資嗎？能得到幾許的數量固然是一個問題，而帝國主義間的衝突可能引起的戰爭又是一個問題。這些，上文都已經說過了。還有一點是很重要的，就是在限制私有資本的狀態之下，整個的私有財產制依然保留着。在保留私有財產制的條件之下，廉潔是可能的嗎？倘使廉潔不可能，

有效的管理便不可能，國家資本的發展便根本沒有希望。關于這層，我們用不着作許多理論上的工夫，只看看過去和現在的國營事業的一般的成績就可以知道。固然，其中也有辦理得很整飭的；然而，大多數還是一團糟吧！幾年以來，天天談廉潔，然而效果怎樣？有時雖然也懲辦了幾個貪官汚吏，恐怕也不過是「竊鈎者誅」罷了！

四　結論

總之，外交上沒有強有力的對策，不足以言經濟的改進；社會制度沒有確定可循的途徑，也不足以言經濟的改進。我們在外交上，究竟應該仿照德國的先例，公然對外表示貧困之餘不能再受剝削呢？還是依舊諱疾忌醫，粉飾太平？

倘使是前者，那末我們必須管理貿易，鼓勵生產工具的輸入，而屏無謂消耗品于國門之外。如假帝國主義憑藉租界以圖拒抗，我們就不惜加租界以反封鎖。萬一她們以武力相加，我們要不惜放棄沿海各口岸。事實上，一個和內地隔絕的口岸，不過是死口岸；而以砲火奪取市場，所得的也不過是一塊糜爛的肥肉。日本在上海和華北的戰事之後，所以急于言和，就是想到糜爛的

肥肉不能受用。而她所以敢在上海戰事之後，再發動華北的戰事，卻是看準了這懦怯的民族，不能忍受較大的犧牲。其實，倘使我們不怕糜爛，她又何肯眞個加以更大的糜爛？

當然，這樣的一個對外政策，不可能在目下的社會制度上發展出來。倘使我們依舊認目下寄生租界附庸于國際資本主義的幼稚的民族資本爲國家的生命線，我們便不能下這樣的決心。倘使財政上的運用仍舊依賴現行的貨幣，財政的來源仍舊仰給于通商口岸，即使下了這樣的決心也終歸于慘敗，所以，這樣的一個強有力的政策必然是對外對內兩方面的，而這樣的一個兩方面的政策，牠的嚴重性恐怕就不下于孫中山先生遺囑裏所倡導的民族革命。

反過來說，倘使我們依然要保持這終須崩潰而且已經在崩潰中的現社會制度，那末，外交上就只有諱疾忌醫，粉飾太平，讓外交官保持他們的虛僞的體面。同時，我們只有避免犧牲整理殘餘，以作帝國主義的續命湯！那還何用談什麼經濟改進？

（二二，八，三〇脫稿，二二，九，一五在大晚報發表）

中日外交之展望

自國聯調查團抵滬，外交上和平樂觀之空氣，忽又甚囂塵上。此項和平運動，究竟有否實現之可能？萬一實現，其條件將何若？對於整個中日關係，影響又何若？誠甚足注意也。

所謂和平運動，其範圍將僅以滬案為限，而遷就日方往昔所提滬案作為地方案件單獨了結乎？抑將如我方所求，上海撤兵為交涉之先決條件，而不過為解決中日糾紛之一初步乎？如為前者，則撤兵將為有條件的。而其條件，將以日人所標榜之租界安全問題及保僑問題為基礎，而為中國在租界周圍若干里以內不得駐兵，及禁止抗日運動。如為後者，則撤兵應為無條件的，而目下交涉之範圍，當僅以規定撤兵程序為限。於此，吾人有可斷言者，則兩方中倘非有一方作重大之讓步，固決無解決之望；而此項讓步，其讓步之一方，必至完全犧牲其原來軍事行動之立場也。申言之，倘讓步者為日方，而結果撤兵為無條件的，則日人不啻自承其往昔所假借以文飾其暴行之種種口實為非必需，甚至為虛偽。而其此種盲動的暴行的結果，毀損鉅數中外人民之財

產及生命，對於國際將何以自解？恐卽以其出席國聯代表佐藤氏之蓮花妙舌，亦將不能再作強辭奪理之狡辯。卽其內對人民，對於萬數士卒血肉之犧牲，與數千萬圓軍事費用之支出，亦將潚以自圓其說。反之，倘讓步者爲我方，而相對的接受所謂和平區或中立區之要求：則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我忠勇將士三十餘日渫血之應戰，固爲毫無價值之犧牲；卽我人民毀家紓難之豪舉，與輾轉溝壑之慘痛，均將成爲毫無意義。我政府卽欲屈辱以承認，我義憤塡胸之人民，與枕戈待命之戰士，必不甘隱忍以偸生。以故，凡存心犧牲過去三十餘日我十九路軍及共同作戰將士抵死奮鬥壯烈犧牲之光榮歷史，與後方人民慷慨輸將同仇敵愾之立場，而欲與敵人作城下之盟者，其必爲吾四萬萬國民之公敵，萬世之罪人，殆無疑也。

日人在滬之暴行，决非爲單純的軍人的盲動，而實爲外交上有計劃的步驟。年來日本之對華外交，殆均以先造成事實一語爲準繩。所謂正義人道，公法約章，在國際上既早已失其裁制力，而尤非日人之所顧恤。日人之所以於強佔東三省之後，再公然侵略淞滬者，殆爲運用外交上常有之取二還一，進百步退五十步之方略。其取淞滬也，實爲握有關東三省之保障，爲對華侵略之

一種副作用。彼以爲倘僅佔關東三省，而要求關東三省，則我國民必起強烈之反抗，而政府亦萬不敢專擅以承諾。倘于佔取關東三省之外，再佔取一全國經濟中心之淞滬；則以交還淞滬爲取得整個東三省之交換條件，使政府能以滬案勝利爲瀋案屈辱之掩護，以欺騙我人民；則彼即可安然囊括關東三省，而完全達其目的。於此，吾人更有可斷言者，則倘目下淞滬撤兵問題之解決，屬於日本方面之重大讓步；則吾人文電交馳，誇耀滬案勝利之日，恐即爲少數人祕密賣國，東三省淪亡之時。蓋惟如此，而後日本乃能振振有辭，以對其國民；而在國際間，中日之紛爭既解，彼亦更不必覓何辭作侵略淞滬之解釋。於是列強間乃相顧而笑，心照不宣；而國聯中之滑稽劇，亦於是閉幕。

以故，謂滬案前途即可樂觀者，夢想也。當茲國聯調查團蒞止之日，日人爲掩飾其暴行計，既已沿途竭盡心血作種種之反宣傳，不得不于此際故作平和之烟霧，以蓋其猙獰之面目，庶不致功虧一簣。若謂其終肯于此時犧牲其在滬用兵之立場，以內增人民之怨謗，外啓友邦之詰責，安有是理？

然則滬案終無了結之一日乎？是又不然。滬案了結之代價，尙須有更進一步之犧牲。日人肆虐淞滬，殆猶有一種見解：彼以爲中國人民，習于苟且偸安，而不能忍受過鉅之犧牲。彼以爲上海商民，一旦犧牲及于自身，則必急求和平以維持其營業上之利益，將迅速放棄其對于東三省事件強硬之高調，而願政府讓步以乞和。而上海同時又爲國家財政之樞紐，商業蕭條金融紊亂之結果，財政自必更陷于絕境。政府爾時，勢亦必至被迫而乞和。日人之此項見解，自有相當之理由。所可惜者，則其所給與吾人之犧牲，竟已遠過可能獲得所望效果之程度。猶之醫士投病者以過重之刺激與奮方劑，病者轉因刺激過強而陷于麻醉。蓋閘北工商業精華之所萃，旣已付之一炬：吾人創痛之餘，或轉覺速死之爲快。而同時吾人更深信日人卽竭其暴力，亦甚難再給吾人以更大之犧牲。縱有偸安之人，而事實上已無安之可偸：卽欲避免犧牲，而事實上已無値得避免之犧牲。則吾人又何爲而希望和平？同時，因十九路軍及共同作戰將士之堅苦卓絕抵死守土之歷史，已造成一般國民義無反顧之决心；而泯沒日久之民族自信力，亦因一再殲敵而突呈奮發。民氣如此，孰復敢于屈辱以乞和？凡是種種之結果，殆皆完全出于日人意料之外者也。

日本將爲進一步之行動乎？充其量亦不過再擾亂一二通商大埠而已耳。此北起哈爾濱，南迄海南之數十通商口岸，實爲吾人每年支出數萬萬元入超代價之漏巵。日人如果不惜加以破壞，則事實上受其損害者，恐非爲我國人民，而爲資本主義之列強。如能悉數加以封鎖，則吾人所可節省之金錢，每年當不下四萬萬兩，（民十九入超爲關平銀四一四、九一二、〇〇〇，民二十似猶多，但尚無正式報告。）吾人或且當深感日人之賜。其及于財政者，則爲每年二萬數千萬兩海關收入之犧牲，（民二十關稅計關平銀二四八、三一四、〇〇〇。）然其中撥付賠款及外債金額，幾及半數。（民二十撥付賠款及外債數，爲關平銀一一九、八一三、〇〇九·〇八。）則直接影響財政者，亦不過一萬數千萬兩而已。中國之理財方法，猶未及竭澤而漁之候，此二萬數千萬兩之關稅，原爲中國國民所支出。政府祇須更換一種捐稅方式，固仍可取之于人民。而同時賠款及外債，則反可暫時因基金破壞而無庸支付：則國民反可減省每年支出一萬數千萬兩之鉅數，而受其損害者，仍爲資本主義之列強。以言經濟社會，則中國民族之大本營，猶在農村之中。通商口岸之工商事業，強半屬于外人。國人之從事工商業于通商大埠者，大都係僑居性質，往

往均在本鄉另置地產。同時，因大家庭制度之依然存在，卽貧乏者，亦多數不至爲無家可歸之人。觀夫此次淞滬一帶數十萬喪家失業之人，多數均已退居故里，可以知之。總之，日人卽儘量肆其凶焰，其結果僅能與吾人以刺激與痛苦，而不能毀滅吾人之社會組織，更不能貽吾民族以致命傷。而肆虐之區域愈大，反足使此習于偸惰之民族，因刺激而普遍奮發。抗日之陣線，因之愈固；抗日之實力亦因之愈厚。此絕非虛玄粉飾之談，而可徵之于滬戰前後迥不相同之民氣者也。

返觀日本之國內情況，又如何乎？本年入超之數，據大藏省公布者如下：

一月份　日金四五、三二一、〇〇〇圓

二月份　日金四七、七三九、〇〇〇圓

三月上旬　日金一四、八〇〇、〇〇〇圓

三月中旬　日金二〇、三一四、〇〇〇圓

總計已達日金一萬二千八百餘萬元。而觀察上述之數字，尤有繼續趨高之勢。

當此日本國債在海外價值步跌，列國紛紛停止應募交戰國國債之際，日本決不能再舉外

債以補償其入超。而國內經濟基礎動搖，貨幣繼續跌價之際，國外金融業者及向日本輸出貨物者，亦決不肯俾日人以信用賒欠之便利。全世界方在不況高潮中，日航運復受中國抵制之影響；在華經營事業，更什九停頓。其平時所賴以資挹注之旅客游歷費用，航運費，海外產業贏餘等項之收入，即所謂無形輸出者，自更銳減。則其入超之抵補，恐什九須裝出現金以支付也。日本銀行之存金數，已僅及四萬三千零五十六萬圓矣。近來雖以高價收買現金，並無若何之成績。倘以此數支付入超，則八閱月後，恐即化為烏有矣。

日本之經濟狀況，實已達百藥罔效之候。去年一年間之入超總數，尚不過日金八千八百三十三萬七千圓，而同時間內日本銀行現金減少數，實達三萬數千萬日金之鉅。民政黨明知長此不救，則國家破產，即在目前；而向來作為該黨政策中心之金解禁政策，又勢成騎虎，無法撤回：因而逼成內閣之瓦解。政友會秉政以後，重申金禁，繼以停兌。其用意治標的固在保存僅有之現金；而治本的尤在望貨幣跌價以後，出口增而進口減，貿易可轉為順勢。然無如竟因對華關係，惡化愈甚，列國關稅壁壘，更與日俱高。此先天不足憑倚輕工業以立國之日本，進口無從減少，而出口

轉更趨衰落。以至今年二個月二十天之入超，高出去年全年入超，幾及半倍。其經濟上水盡山窮，瀕於破產，蓋甚明也。

以言財政，則捉襟見肘之窘況，尤屬顯然。本年度預算不敷須以募債抵補之數，原僅日金九千六百萬圓；而近月侵滬軍費，又陡添五千六百萬圓。目下日金奇跌，預算已有難以適合之勢。而東京十日來電，以後國債，將全數由日本行承受，不向外間招募，則其理財政策，已有捨棄公債政策而趨向鈔票政策之勢。蓋日本銀行承受國債，自惟有增發鈔票以應付，鈔票之發行愈多，則價格愈跌，此爲一定不易之理。而貨幣跌價，則支出數將遠過預算數；財政上之收支，乃永無適合之一日。其必蹈戰後德國之覆轍，殆無疑也。

要之，滬戰以後，中日雙方，均已成騎虎之勢。非有一方遭遇不能忍受之犧牲，決不足以言和。否則屈辱求和之一方，其政府必至受人民之唾棄，而旋歸傾覆。倘長此相持，則日方在上海一隅防守特別支出，每月達日金五十萬圓之鉅；此外工商業之損失，尤屬不貲。彼勞而我逸，彼動員而我駐防，恐半載以後，日本之現政府，即因經濟財政之兩瀕破產而辭職。亦必於彼時，而後繼起之

政府，乃能讓步以與我媾和。不到黃河心不死，爲日本民族之特性，此可於金禁問題而知之。故願我國民，作進一步犧牲之準備，以求最後之勝利。更願我政府諸公知已知彼，一念淞滬及關外民衆家破人亡之慘況，則對於目下減政減俸之痛苦，應受之若甘；回憶往昔疏虞誤國內戰喪邦之愆尤，更應痛自懺悔，發奮爲雄。倘再昧於大勢，吝於暫時放棄自身安富尊榮之樂，而不惜屈辱以急於求和，則恐諸公即欲圖補報於將來，以求人民之諒解，而人民終將不假諸公以時日也。

（二一、三、一三——大晚報）

中日糾紛與國際形勢

自國民政府遷洛以後，對於中日外交之態度，其見於文電者，煌煌然固日以準備長期抵抗爲辭；而形諸事實者，則無在不欲屈辱以求和！月來外交政策之表現，其發源於洛陽南京者，則爲抗議日人在東省利用漢奸組織僞國，抗議日飛機偵查內地及其他細碎支離敷衍塞責之舉；而使吾人不能忘懷者，則爲滬變以前，幾欲承認日人所提議之中立區，而僅欲在字面上改爲和平區！其出於上海者，則爲依賴外商急圖恢復營業之意旨，不惜屈辱以求局部之和平！其見於日內

瓦者，則爲繼續參加表演國際間之滑稽戲，日以空洞迂遠之陳辭，充塞報章之篇幅！於此矛盾割裂了無統系之外交表現中吾人有可得而見者，則爲依賴國聯，依賴列強以貫澈其不變的忍辱求和之宗旨！

人惟於束手無策之際，乃不得不出於求神問卜之末着，以希冀萬一之效果。亦惟鄉愚村嫗，才識不足以處事，乃日陷於束手無策，而日以求神問卜爲事。目下政府當局一味信賴國聯之外交政策，較之鄉愚村嫗求神問卜之政策，有以異乎？數月來信賴國聯之結果，有可得而言者：則國聯理事會一再決議令日方撤兵之後，錦州又被強佔矣；天津青島福州廈門之日兵，又一再挑釁矣；而最近則在列強視聽所注，經濟力所集之上海，復肆其野蠻民族所不肯爲不敢爲之暴行。夫如是而猶曰繼續信賴國聯，則浸假而全國淪亡，國聯除以列強在華利益爲前提，再發表史汀生式之聲明書，以爲將來分贓之地步外，能有更進一步之行動乎？以如是之國聯，而猶曰繼續信賴，是否將至亡國爲止？

國聯之能力與國聯之態度，國聯調査團主席李頓爵士，已有極鮮明之表示。吾人歸納李頓

氏在滬之言論，可得以下之二點：

(一)國聯並非一最高權力之機關，而不過一圖謀國聯和平之工具；

(二)國聯之行動，須有爭執當事國雙方之同意。

吾人將欲提出會章十六條之規定，施日本以經濟壓迫乎？則英美已告吾人：『經濟壓迫，將引起戰爭。』國聯既爲圖謀國際和平之工具，安能通過足以引起戰爭的議案？藉曰幸能通過，又孰肯犧牲其貿易上之利益，開罪日本，以執行此決議案？是則，未來之國聯固仍爲過去之國聯；無辦法者固依然無辦法。而國聯所有唯一敷衍面目之手腕，則爲一再調查，一再延緩，以靜聽其自然變化而已！

在主觀的立場，國聯中或亦儘有以主持公道自身之人：而在客觀的立場，則『國聯爲帝國主義處分弱小民族之屠宰場，』實爲無可移易之論斷。蓋就目下大勢而論，維持世界和平之條件，不出兩端。其一，爲弱小民族忍受帝國主義之宰割榨取，而不起絲毫之反抗；其二，爲帝國主義間利害之均勻，而不起衝突。以故事實上國聯維持世界和平之手段，其對於弱小民族，不外一面

，聯合列強之實力，以加重其對於弱小民族之威嚇與壓迫，而使之貼服就範；一面在相當限度之內，使列強放棄極小部分剝奪之權利，減輕若干不能忍受之壓迫，以緩和弱小民族之反抗。而其調和列強間利害衝突之手段，則不外應用精密的科學方法，使列強對於弱小民族之榨取方法，愈臻合理化；榨取之結果，愈臻美滿：則分肥之際，自不至再有衝突。而帝國主義間之互表同情，殆猶諺所謂「官官相護」，爲勢所必然。「條約神聖」「貿易自由」兩大口號，爲列強挾持弱小民族之賣身契，輸送過剩之工業品，以榨取弱小民族血肉之工具：列強自必異口同聲，加以擁護，而不肯有絲毫之讓步。以故國聯調查團之工作，初僅發軔，而調查之結果，已早可灼見無遺。國人之抵貨運動，曾一再施用于英美，爲列強所痛恨切齒之舉動。彼于此點，必以妨害「貿易自由」爲詞，而與日本以同情。對於日人在東省及淞滬所施之暴行，則以直接破壞中國領土之完整，妨碍列強在華之工商業，間接破壞列強在華均勢之故，將與日本以責備，以爲來日要求均勢之地步。此外更雜以若干模棱兩可之辭，而鄭重其事之調查團工作以成。吾人所望于國聯者，更能有逾此于者乎？

自九一八事變以後，政府當局所持和平政策所招之結果，有足痛心者矣！此和平政策之表現，在昔爲無抵抗以求公理之勝利；在目前爲一面抵抗，一面求和。倘九一八事件發生之初，東省將吏能以邊防爲已任，加以抵抗；則關東三省固不至淪入敵手，即近今滬變，亦更無自發生，退言之，則滬變方在醞釀之際，倘擁兵自衞之軍事首領，能作一致禦侮之強烈表示，日人或不敢于輕動。所可痛者，則當彼其時，對於十九路將士，上有避免衝突之命令，下有環請勿戰之商民，而實操兵柄者，方且與日人信使往還，諉咎於十九路將士以示親善！因是之故，日人遂以爲十九路軍一經消滅，即無與彼爲敵之軍事勢力，遂敢公然挑釁矣！復退言之，則滬變將發之際，倘無屈辱條件之承認，與和平空氣之瀰漫全滬，閘北居民，或猶得及早從容遷避，生命財產之犧牲，或不至若是之鉅。以故，此項民衆之犧牲，可謂爲非犧牲於戰爭，而實犧牲於和平運動也！

就社會言，則慮社會秩序之擾亂者，應爲富有之人；而貧乏者，則或且以擾亂爲快。世界之和平亦然：慮世界和平之擾亂者，應爲列強；而貧弱如中國，當決不以破壞世界和平爲慮。乃就此次中日糾紛以觀察，竟適得其反！以列強自居之日本，則行同無賴，不顧一切，國際間僅有聊以粉飾

面目維繫殘局之道義約章，一舉而掃蕩之，了無顧忌。而貧弱之中國，則反以紳富自居，處處以引起世界大戰爲慮。甚至對於列強御用機關之國聯，亦頻加珍護，不敢提出較高之要求以陷國聯於束手無策之危局。而顏惠慶氏在國聯特會之演辭，乃徒以穩重稱，豈不可異？

日人之所以敢於出此者。自有其獨到之見解。彼以爲英美雖欲爭奪太平洋之霸權，然決不敢於此國內經濟社會動搖之際，引動世界大戰，以自速其傾覆。彼明知一味恃強之結果，英美在表面上，縱與中國以若干之同情，而在事實上，仍將壓迫中國，使之就範而以中國爲若犧苟延世界和平殘局之犧牲品。彼更明知中國之政府當局，事實上已脫離民衆，而成爲帝國主義列強之順民。若輩平時以租界爲安樂窩，而萬一政治失敗，更不能不以歐美爲逃遁藪，以故，對於中國內地之禍亂，曾不在意；而足以影響租界與歐美各國安甯之世界大戰，則決不願其實現，因是種種，日人遂得有恃而無恐：而可悲者，則一切皆悉如其所料耳！

（二一，四，三——大晚報）

上海與東三省

此一般所認爲東方商業重鎮全國精華所萃之上海，在國民經濟的觀點上，其地位果何若乎？易言之，上海工商事業之活動，對于整個中國民族爲有利乎？抑爲有害乎？

吾人欲解答此問題則首須加以研攷者，當爲上海之貿易。上海近數年間之直接對外貿易數字如次：（關平銀）

進口	民十七	五四八，六〇七，八八九
	民十八	六二四，六四五，八二三
	民十九	六七九，七四一，七一〇
出口	民十七	三六二，二二〇，一四八
	民十八	三六四，〇四〇，八九一
	民十九	三一二，六六七，六四六

入超數　民十七　一八六，三八七，七四一
　　　　民十八　二六〇，六〇四，九三二
　　　　民十九　三六七，〇七四，〇六四

　就上列數字以觀察，則上海之對外貿易，殆爲年年入超，而入超數字，且繼續增高。民二十海關報告，雖未出版，然據中國銀行報告，則全年上海一口入超數，實達關平銀五萬五千二百餘萬兩，與全體入超數幾相等，尤爲可驚！于此吾人有可恍然者，則在貿易上，上海一口，實爲國家巨大之漏巵，全民族險惡之吸血虫，而已純粹的變爲列強對華經濟侵略之工具！于是有更足慘痛者，則吾人營營終歲于上海市場，在客觀的立場，乃不啻協助帝國主義之列強以搜括內地人民之汗血！悲哉！

　次言上海之產業。沿浦江兩岸之碼頭倉庫，外人所有者三十二，而華人所有者僅十二；船塢，外人所有者七，而華人所有者僅二；油池，外人所有者四，而華人所有者僅一。上海市內，烟囱高矗，大廈巍峨者，大半爲外人之產業。即數十年來國內識者所竭力提倡之紡織業，華商經營者僅二

十八廠，錠子一百萬零，織機七千零；而日人經營者，則已達三十廠，併英商經營者三廠，共爲三十三廠，錠子達一百五十萬餘，織機達一萬二千餘。捲烟工業，則英美烟公司一家之產量幾與華商十數廠相等；而資本之雄偉，基礎之穩固，則遠過之。以言公用事業，則美商上海電力公司一家之發電量達二十萬基羅華脫；而華商兩電廠之發電量，僅及四萬二千基羅華脫。紙火柴及麵粉二業，則以劉鴻生榮宗敬二氏之堅苦經營，乃能取得優勢。然在業產界全體比例上，其影響固仍甚微薄也。于此，吾人有更可恍然者，則國人之在滬產業，實僅處于附庸之地位。帝國主義列強對華經濟侵略之方式，在貿易以外，尚有異軍特起之產業經營。此外人經營之產業，其產品之性質，可謂爲半輸入品；而產業贏餘之撥匯祖國，固爲又一種之漏巵也。

復次以言上海之金融。民十九年終爲止，華商銀行之資本總額，僅及銀圓二萬零七百餘萬元；而洋商銀行之資本總額，則合銀圓十四萬萬元之譜。存款總數，華商各銀行僅十三萬九千餘萬元，而洋商各銀行，則達一百一十三萬七千餘萬元。固也，洋商各銀行之營業重心，多在海外，而上述數字之表示，乃爲其全體營業。然即以英人專爲對華侵略而設之匯豐銀行一家而論，其存

款總數，亦達銀元十萬萬元之譜。較之全體華商銀行存款總數，所差卽已無多。于此，吾人當可恍然于帝國主義之對華侵略，眞可謂網張六面，無孔不入。彼除以貿易及產業經營吸吮我國人民之膏血外，復以金融勢力吸收我國人民僅有之遊資。此等洋商銀行，因治外法權之存在，爲中國政府政令之所不及。軍閥官僚貪污之所入，恆喜以此爲尾閭，以策安全。遠之，則辛亥革命匯豐銀行存款之陡增：近之，則五年以還，政府以公債吸收民衆之資金，復以賄賂贈遺營私舞弊之方式，流入將吏之私囊，再由此輩將吏之手，輾轉流入洋商銀行之金庫者，亦非在少數。於此，吾人有更須深省者，則一國金融機關，如操諸人手，則貿易卽轉爲順勢（出超）而流入之現金仍儘可爲洋商銀行攫奪以去。一國金融權不完整，則一切經濟之設施，均將成爲枝節而無意義也。

此外如地產，進出口，建築，下及駁運，廣告，外人均處優勢。市內之私有汽車，什七屬諸外人。甚至銀行存款，存數可觀者，亦多爲外人。『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以號稱全國精華所集之上海，而國人之地位，乃不過爾爾；而猶曰『求上海之繁榮，以保存國民之實力，』吾人實不能不怪其顏厚矣！

雖然，上海在經濟上的價值，固如上述；而在財政上的價值，則殊重要。政府主要財源之關稅，江海一關之收入，數達關平銀一萬二千四百餘萬兩，占全體收入百分之五十而強。統稅收入，多數出自上海。鹽稅收入，上海亦占相當之成分。以故上海一隅，理財者得之，可以藉財政以間接操縱政權；軍人得之，可以藉金錢以消滅異己。是皆過去數年間之歷史所昭示于吾人者。此國家財政上主要源泉之關稅，何以上海一隅，有若是巨大之收入乎？則正因外貨入口之踴躍耳！正賴有此巨額之入超耳！上海之外貨進口數，既達六七萬萬兩之鉅，進口稅率又遠高於出口稅，關稅之收入，宜其甚豐矣。於此有可痛心者，則在客觀的立場上，中國政府不啻間接依賴進口外貨以存活！上海市場為帝國主義吸吮中國民族膏血之虎口；上海市民，為列強剝削內地人民汗血之幫兇；而政府者，則憑藉其間，由帝國主義之口角唇邊，乞取些微之餘瀝殘羹以苟延其殘喘！經濟政治情形之惡劣，有如是者！醉生夢死之國人乎，曷亦一攬鏡以自照乎？

吾今且言東三省矣。東三省幅員之廣，物產之豐，論者言之詳矣。申報彬君，且嘗更以移民關係證明東三省實為中國之生命綫。今且言東三省之貿易。東三省要埠，哈爾濱，長春，延吉，安東，大

進，出海關七口之對外直接貿易數字如次(關平銀)：

進口	民十七	二一三、七二一、二六三
	民十八	二三〇、〇二二、二二四
	民十九	二〇四，七八四、七七二
出口	民十七	三一九、六三二，五七四
	民十八	三一七，二五四、八七七
	民十九	二八八、六七二、八三三

可知東三省近年來之國際貿易，均爲出超；而出超之數，則均在八九千萬兩之間。以故，在國民經濟的觀點上，東三省各口岸爲有利的口岸，而上海則為有損的口岸。倘無東三省各口岸出超之調和，則貿易入超總數，且更大也。

東三省在貿易上的重要如此，而在財政上的重要則殊微。民十九各口關稅收入比例，東三省七口合計，不過百分之一三・六四。較之上海一口占百分之五十者，瞠乎遠甚。吾人于此，乃可

瞭然於目下中日外交之形勢矣。在國民經濟的立場，則關東三省，固決不能拱手以讓人；而上海口岸之擾亂狀態，則儘可任其延長。倘擾亂之結果，而至貿易完全停頓，則一年之間，吾人卽可節省因入超而流出之金錢五萬數千萬兩。如能持續至三年以上，則所可節省之金錢，當達十六七萬萬兩之鉅。其裨益國計民生，豈有過于此者？然以財政的立場而言，則適得其反。上海擾亂狀態持續之結果，則稅收短絀，理財者將迅失其操縱政權之資；軍事首領，更失其排除異己之具。慕梭里尼明治天皇之迷夢，將永無實現之一日。國民經濟與國家財政，既有極端的利害衝突，則人民之對日態度，自必與政府背道而馳！『上海任其擾亂，東三省萬難放棄，』此國民之呼聲也。『奪我東三省，可以暫置勿問，而擾我財政中心之上海，則必須急速屈辱以求和，』此政府之心理也。然在表面上，究不能以堂堂政府而置國民經濟于不顧：此所以文電煌煌，猶日以長期抵抗爲掩飾，而適如日文報所詆爲『首鼠兩端』也！

本年一月中旬，政府要人有發表其對日外交之意見者，其再三致意之一點，卽爲沿海沿江之悉被蹂躪。當其時也，東北沿海，早非我有，青島天津已遭侵凌，沿海沿江之未被蹂躪者，東南一

隅而已。而東南一隅之最爲當局所屬目者，自惟上海。于是而病態弱點，畢現于敵人之前！其愚蠢可笑，乃無異於懷璧過盜匪之前，而曰：『璧吾所寶也，其勿攘之以去！』宜乎不旋踵而有一二八之變矣！以故，日人之取上海也，實師法人佔領德魯爾流域之故智。固也，魯爾爲產煤之區，爲德國產業命脈之所繫，其地位決非上海之於中國之所可比擬。惟在此政治與經濟極端分離之中國，在此少數人可以一己利害關係隨意支配國家政治之中國，則日人之視上海若魯爾，固至當也！

數十年來辱國喪權之結果，經濟上已完全成爲畸形的發展。海岸線之綿長，應爲國民經濟之優點，而在我國則適成民族之疵疣！內地有產及有識者，紛紛捨棄國民經濟大本營之農村，而羣趨口岸。人力財力集中於口岸之結果，爲農村經濟及人才之破產：而其代價，則爲工商業上之附庸地位，與帝國主義對華侵略之幫兇地位！至于今日，數千年以農立國之中國，農產物之進口數，乃達三萬八千四百餘萬兩之鉅！以故通商口埠，不啻爲帝國主義對于中國民族納降之城：使中國人民，紛棄其經濟鬥爭之武器，來充此納降之城之順民！又不啻畜鹿者以種種方法，使所畜之鹿，集其精華于兩角：彼乃可隨時取其兩角以待善沽！經濟之現況如此，而謂中國民族，可以乞

憐於帝國主義之前，以苟殘殘喘，有是理乎？

要之，一國之內，而容許有不受國內政治變亂直接影響之都市，而容許有敵人對我設防之都市，則此種都市，與整個國家利害之衝突，原屬昭然若揭。倘一部分國民而生息於此，政府復仰給于此，則此種國民與政府，其利害之與整個民族衝突，更屬毫無疑義。吾人徒怪政府外交政策之軟弱，與若干上海市內商人之讚助日人所提自由市計劃：而不知在客觀的立場，經濟條件，早已使政府與上海商人之利害，一致于帝國主義，而矛盾于國民經濟！吾人幸勿睡罵東省之漢奸：須知吾儕上海市民，固早已畢具漢奸之條件：而其行動之差，要亦不過百步與五十步而已耳！

最後，有敢再與國人一言者：則求中國民族有一線之生機，其最低條件，決不能容許租界之存在。吾人在此關稅壁壘高築之環境中，如求國際貿易有一線之轉機，則最低條件，爲捨棄財政的關稅政策，而實現經濟的關稅政策。然而目下有名無實的關稅自主，固決不足以應此要求。此外財政上捨棄間接稅，厲行直接稅，以脫離目下依賴外貨進口度日之狀態，與金融權之完整，均爲獨立國家萬不可缺之條件。然此項最低條件，能在與虎謀皮式的妥洽外交下求得乎？

九一八事變後的國內經濟

（二一，五，三〇——大晚報）

在這民族史和生命史最慘痛的九一八事變週年的當兒，大晚報的編者教我寫一篇關於一年來的經濟狀況的論文。我就聯想到幾個月以前我曾經在本報發表『中日外交與國際形勢』一文，在那篇文章裏面，我大約指出下面的三點：

一　日內瓦國聯在那裏表演國際間的滑稽劇，國難當前的中國外交官倒居然也有這樣的興趣參加表演！

二　希望國聯主持公道替我們收回東三省，恰如對於事變束手無策的鄉愚，到城隍廟裏去燒香！

三　國聯調查團的工作方在發軔，而我敢預言報告書的內容逃不出是連篇累幅無關痛癢的廢話！他們對於中國人的排貨舉動要對日本同情；而對於東省和上海的事變，或

許在表面上加日本以責備。而要之，他們的調解方案還是要遷就日人暴力造成的事實，承認日本在東三省的特權。

目下，國聯調查團的報告書雖然還沒有公布，而據各方傳來的消息，報告書的內容恐怕是「不出所料」。我們的外交當局，已經在那裏準備提出夾袋裏安排好的第二步的敷衍方法——訴諸九國公約。也許在不久的將來，這國際滑稽劇的劇場要由日內瓦移到別處去。而我們的當局在城隍廟燒香未見靈驗之後，自然只好再向東嶽廟去燒香！這種種一切，就是我們的賢明當局一年以來的設施！這顯然的告訴我們：一切的一切，逃不出是自欺欺人！所謂「長期抵抗」必然是「抵抗無期」；所謂「決不賣國」必然是「終於誤國！」而頂頂使我們痛心的，就是在九一八週年的今天，日本在滬的海軍司令部宣布戒嚴，中國各都市的當局也在宣布戒嚴。這像不像是中日當局會銜宣布戒嚴，協防中國民衆的反動？這是不是顯示我們現當局對於民衆，和日本人處在同一的陣線？這是不是昭告我們，政府對於外交已經完全和民衆處於對立的地位？

在這種的形勢之下，我們不能不覺到紀念國恥是毫無意義！我們紀念了十多年的五九之

後，去年就平添了一個九一八；跟着九一八，更有今年的一二八！這樣的整天以求神問卜爲唯一的對外手段，專在內爭上面做鈎心鬥角的工夫，恐怕再過幾年下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要擠滿了國恥！再不然呢，也許將來就不容許我們紀念國恥了！我們回想過去，念及將來，眞覺欲淚無從！算了，且離開政治，談談九一八事件以後的經濟狀況。

第一，我們要說到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的國際貿易。爲簡單起見，我們單拿今年一月至六月半年中間的一階段做討論的對象。這半年中間的國際貿易的數字如左：

進口　關平銀　六四四、〇〇〇、〇〇〇

出口　關平銀　二八七、〇〇〇、〇〇〇

入超　關平銀　三五七、〇〇〇、〇〇〇

在上面的數字當中，有四點十分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入超數照全年估計，要達關平銀七萬萬兩，打破一切從前的紀錄。（二）照去年全年進口數關平銀十四萬四千八百萬兩，出口數九萬零九百萬兩推算，半年的進口數合到七萬二千四百萬兩，半年的出口數合到四萬五千四百

五十萬兩。照這個比例推算起來，進口數的減少，不過百分之十一強，而出口數的減少，要達百分之三十七弱。(三)進口數等於出口數的兩倍又四分之一。(四)入超數大於出口數：倘使假定入超數爲一百分，出口數僅八十分而強。上面的四點，除了第一點已經被公認爲空前的之外，其餘三點，沒有一點不是空前的。

照這種種貿易的情形看起來，我們可以明白，在這世界生產過剩，列國關稅壁壘高築的時候，一個經濟上完全沒有防禦的國家，必然要做了別人的貨物傾銷的尾閭。帝國主義的砲火固然是可怕，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尤其是可怕！砲火的攻擊，還可以刺激人心，促成反抗：而經濟的侵略，却很可能使我們不知不覺的沉淪下來，永遠做他們的犧牲品！

再說日本對於我們的貿易關係吧。去年全年日貨的進口，達關平銀二萬九千萬兩，而今年上半年的日貨進口數，才有九千萬兩。照日本大藏省發表的報告，去年上半年對華輸出，是日金一萬四千萬圓，而今年上半年只有一萬二千萬圓，也要減少二千萬元。而據本月初駐滬日本商務參贊發表的報告，上海一處的堆存日貨——當然以存在日本進口商手中者爲限，就達日金

五千數百萬圓之鉅。又據某外報的日本通信，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後對東三省的輸出，主要的是水泥，鋼鐵，鐵路軌等物，這可見日本人雖然自詡向東三省輸出的進步，而事實上輸出的物品，許多恐怕還是供完成吉會鐵路和建築安東軍港之用的——這在事實上是日本的軍事費的支出，而不是供東三省人民的消費的。照這幾點看起來，我們或者可以說在表面上，日貨輸入中國的數目半年間雖然還有日金一萬二千萬圓或者關平銀九千萬兩，而實際上中國人已經購買的，恐怕打一個對折還不夠！倘使沒有九一八和一二八的事件和因此而起的抵貨運動，那末當這日金大跌，日貨的成本要減輕百分之五六十的時候，日貨的輸入必然要壓倒一切——也許要比往年還要增加一兩倍！日本帝國主義原想用軍事侵略解决他們的經濟恐慌，結果，到現在爲止，總算已經適得其反！

第二，我們談到中國的金融。去年水災之後，本來已經是百業蕭條；經過了九一八的事變，經濟界更是百孔千瘡！約摸額面八萬萬元的內國公債平均作爲跌去額面的百分之四十，這個損失就已經是三萬二千萬元。這三萬二千萬元的損失，恐怕百分之八十以上要歸到長江下游各

省。等到九一八事變發生了以後，各地的抵貨風潮，風起雲湧。單就上海一處而言，封存的日貨就達七千萬兩——約等於一萬萬元。因上述的種種，所以今年一月底的結束，本來許多人已經預言：大部分只能結而不束——結帳而實際幷不還款。一二八事變本來是日本人的毒計；他們以爲趁此機會再搗亂一下，可以使我們根本結束結不成。那結果，消費者就不付還零賣商的帳款，零賣商就只好跟着不付還批發商的帳款，而批發商當然也就不能付還銀行錢莊的帳款。金融業一面對外放款收不回來，而一面存款要因恐慌而提取，鈔票因恐慌而擠兌，只好關門大吉。要之，他們以爲可以根本消滅中國人在上海的金融勢力。

日本人這種毒計並沒有得逞。上海的銀錢業自一月二十九日停業後，到二月四日就重新開業。在初開業的時候，雖然爲防患未然計訂下來支款祇准同業匯劃不准付現的辦法，然而許多銀行始終沒有援用那種限制。錢業對於那種限制，不久也就逐步撤銷。而提款擠兌的風潮，始終沒有發現——這表示那時的人心，因爲刺激的緣故有相當的一致。幾月以來，照金融的大體而言，可說是日臻穩固。茲將九一八以前和最近的上海存底數比較如左：

去年九月十二日	——銀元一五二，七一〇，〇〇〇	銀兩六五，九九〇，〇〇〇
本年九月十日	——銀元二一二，四六〇，〇〇〇	銀兩一一五，一九〇，〇〇〇
比　　較	——銀元增五九，七五〇，〇〇〇	銀兩增四五，二九〇，〇〇〇

照上面的數目，可見一年以來，上海的存底，非特無減，反有巨額的增加。這種狀態對於整個國家到底是利是害，那是另一個問題，而單就金融而言，這當然是很好的一個現象現在再將上列數目中屬於華商金融業的部分開列於左：

去年九月十二日	——銀元一二九，九七〇，〇〇〇	銀兩三一，八六〇，〇〇〇
本年九月十日	——銀元一七七，一二〇，〇〇〇	銀兩一九，四二〇，〇〇〇
比　　較	——銀元增四七，一四〇，〇〇〇	銀兩減一二，四四〇，〇〇〇

這表明華商金融業手中的現金，也有巨額的增加。銀兩雖然減少一千二百萬兩，而銀元的增加卻有四千七百萬元之鉅：抵過約摸還要增加三千萬元以上。

同時華商銀行的鈔票發行額，一年間卻大大的減少，其比較如左：（以九一八以前已有公

開報告者為限）

行名	九一八以前之報告日期	發行額（銀元）	最近之報告日期	發行額（銀元）
中國	二十年八月三十日	一三五，九四一，三八四	本年八月二十八日	九五，三四七，一七一
交通	二十年九月十九日	四四，八二六，二六九	八月二十日	三一，八八五，〇六九
中央	同上	四一，二六七，四八三	同上	三〇，七四〇，六六七
四行準備庫滬庫	同上	三三，五四一．八五二	九月三日	一八，四三六，六五七
四行準備庫津庫	同上	六，七〇八，一〇〇	同上	五，一七四，四〇〇
浙江興業	二十年九月一日	六，九七二，〇五七	九月二日	五，九七四，七四六
中國實業	二十年九月十日	二八，一四八，二六一	八月十三日	二〇，七七六，〇一三
合計		二九七，四〇五，四〇六		二〇八，三三四，七二三

照上面的統計，我們可以知道這一年間各銀行發行數的減少，在九千萬元以上；用百分數比例起來，要減少百分之三十。這在不懂金融的人看起來，一定認為是金融界很壞的現象。其實

呢，從營利的方面說，自然不免要受影響；而從穩妥的方面說，却是甚可樂觀——這當然也是單就金融本身而言。因為華商金融業一面有三千萬元的現金的增加，而一面又減少了九千萬元的債務，基礎自然是十分穩固了。當然，這並不是說任何銀行或錢莊都不至於關門，而不過是說金融的大局不至於發生亂子；基礎薄弱而受到重大打擊的金融業者是甚可能站不住的。

第三，我們說到中國的工商業。自然，九一八以後的工商業所受的打擊，的確是非常的重。雖然也有些工廠因為抵貨的關係，受到利益，然而眞是極少數。而尤其在滬變當中，上海華人工業的中心區域閘北，被日軍的砲火燬成瓦礫堆，那中間的損失尤其是不可計算！此外租界以內的工廠，也幾乎全數停工。有人估算滬變時期失業的工人，達平時人數百分之九十！講到商業，那有形無形的損失，恐怕要在工業之上！中國的商人本來大都是洋貨的居間人，而這品低價廉的日貨，尤其適合中國人的需要。因此，在平時，我們可以說十分之九的商人都和日貨發生關係。自從抵貨運動猛進以後，封存的日貨價達七千萬兩之鉅！這已經要使一般商人大受損失，而同時營業的停頓，金融的窘迫，更使他們無可週轉，目下，更因為金鎊和日金的跌價，使一切物品用銀幣

表示的價格都低落。他們一面受金融的壓迫，一面受物價低跌的恐懼，便不能不虧本出售所有的存貨。我們倘使到市上去隨便看看，恐怕隨處都是『虧本賤售』的招貼；而破產淸理的商家，也是時有所聞！

第四，我們再說到農村。農村破產的呼聲，已經是很高了。在幾個月以前，我也曾經在本報發表過一篇關於農村經濟的文字。現在，我或者可以不必多說他。我們單只是想想在這一年中間，上海要增加一萬三千萬元的現金，九千萬元的鈔票；這二萬二千萬元的通貨，大部分都由農村流到上海來。這也可以證明農村中的民窮財盡了！

（二一，一〇，一〇——大晚報）

國難中的人生觀

提起人生觀三個字來，誰都要覺到，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人生觀的問題，是一向就有的，是一逕下去都有的，並不是國難中的什麽新鮮玩意兒。那末，為甚麽把國難和人生觀聯在一起呢？

我所以特別提出國難中的人生觀，是因為在這國難當前的時候，許多人受着重大的刺激。

這種刺激的結果，要使醉生夢死向來不解有所謂人生觀的人，忽然的想到人生觀的問題；懶惰墮落忘記了人生觀的人，重新的想到人生觀的問題；已經有了殘缺不完矛盾破碎的人生觀的人，覺到必需重新研究人生觀的問題。在這山河破碎敵寇當前的時候，凡是還有幾分血氣的人都在那裏憤怒、怨恨、傷感、悲哀！在這憤怒、怨恨、傷感、悲哀的當中，許多人就在那裏疑問：

「我們應該不應該活着？」

「我們憑什麼理由要活着？」

「我們應該活着的話，我們應該怎樣做？」

「我們除了浪漫頹唐消極的過活外，還有別的路嗎？」

「倘使只有浪漫頹唐的慢性的自殺的路，何不乾脆的敏捷的自殺？」

就是因爲要解決上面的種種在過度的刺激之下特殊的表現出來的疑問；所以，我覺得國難中的人生觀問題是特殊的需要我們的研究，這可以說是人生觀問題澎湃得頂厲害，變化得頂複雜的一個時期，所以值得而且需要我們特別的提出來研究。簡單的說一句，當前的問題是：

我們在目下的磨難當中，應該準備怎樣的做人？

說到人生觀，我們不得不連帶說到哲學上的唯心和唯物的兩大宗派。唯心論的內容是『心靈萬能』『個人意志萬能』『精神支配物質』……，所以他在社會思想上演進的方式有左列的幾種：

一　宗教的天堂——這在高深點的說法，就所謂『境由心造。』基督教說：『只要人們相信他，上帝就在眼前，天堂就在頭上。』佛教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心唸佛，西天就在方寸中。』

二　宗教派的社會主義——這是因為後來科學昌明，幻夢式的天堂，漸漸不足以欺騙人類。所以，在歐洲，就把宗教的思想附會到社會主義裏面去他說：耶穌的博愛，就是社會主義的基礎；由博愛這條路跑過去，就可以到達一個平等自由的大同極樂國。柏拉圖的烏托邦或者也可以歸納到這一類的主義裏面去。

三　無政府主義——然而，事實告訴他們：空談博愛是沒有效果的。一面博愛的呼聲叫得

震天價響；而他方面殘忍慘酷的事實，卻已經隨物質文明的發達，繼續不斷的增高。於是，他們覺到博愛是要附以條件了。他們覺得社會上若干好弄威權的「暴戾份子」必須用不博愛的手段殺死了他；而同時，要用個人博愛的精誠在可能範圍之內，實現若干理想的，可以保存個人自由發揮個人能力的組織，作爲社會的模範。這樣，他們就可以不推翻整個的社會制度，一步一步的慢慢的達到理想的極樂國。過去俄國虛無黨的暗殺政策，幾年以前的所謂新村運動，就是這種主義的表現。

四

泛緊主義——把主張消滅威權的無政府主義和極端運用威權的泛緊主義擺在一條路線上，似乎太不倫了。然而，的確這兩者都是從唯心的哲學方面出發的。在野者認他的博愛的精誠和剷除少數兇頑的手段可以創造新世界，在朝者認他的威權的運用可以創造新世界易地而處，眞不啻是半斤和八兩。他們一樣的都認定精神可以戰勝物質，個人的能力可以創造環境——英雄造時勢。他們都主張維持現在的制度，而只從精神方面糾正現制度的缺點，新社會就自然會逐漸出現的。

要之，唯心哲學在社會人生方面的表現，眞是千頭萬緒。我們倘使用通俗點的辭句解釋唯心論者，或者可以說他們是要否認眼前的事實，而要隨心所欲的幻想出來一條空洞的社會的出路。因爲他們是『不顧事實』，是『幻想』，所以結果是你有你的方案，我有我的主張，自然要成爲紛紜錯綜，不可究詰。他們嘴裏高談社會主義，而事實已經走上個人主義的歧途——或者可以說根本尙未脫離個人主義的範疇。

唯物論的內容是怎樣呢？簡單的說：他認定思想是時代的反映，觀念是環境的反映，而心不過是物的作用之一種。所以，唯物的社會思想，是認爲必須舊的制度消滅，新的制度才能產生。不合理的環境破壞了，理想的新社會才會樹立起來。他認爲對于舊制度的破壞，不能單只想到合理和不合理，而還要觀察到可能與不可能。也許今天許多人已經感到舊制度的不合理，然而舊制度還不可能馬上給我們破壞。某種社會制度進展到某種程度的時候不但對於環境要發生矛盾，他自身也要發生矛盾。對於環境發生矛盾——外在的矛盾——表示出來那種制度的不合理，而自身的矛盾——內在的矛盾——表示出來那種制度的毀滅的必然性。

提起唯物論三個字，一定有許多人認爲這是怎樣艱深的一個學說。其實呢，要把唯物論了解一個透澈的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然而倘要懂得唯物論實用上的意義，以便可以拿他做觀察社會的一個工具，是並不十分煩難的。在中國的古語當中，一種設身處地推己及人的『恕』的工夫，就很有唯物論的概念。而管子『衣食足而後知禮節，倉廩實而後知榮辱』兩句話，也具備了唯物論的基礎觀念。我並不是說唯物論就是這樣的簡單，是說由這樣的一個方向走過去，就不難找到唯物論的門。

比方，一個偸兒給人家捉住了，當然社會上就有許多的批評。有些人說：『這個偸兒是天生的惡人，我們必須得好好的懲辦他一下。』有些人說：『這個偸兒並不是天生的惡人，他不過是爲饑寒所迫，所以只好出於偸竊之一途。這是因爲分配不均的結果，使社會上有這種爲饑寒所迫的人，所以這是社會制度的不良。』在這一件小小的事故中間，就有唯心和唯物的兩種不同的批評。自然，前一種是唯心的，而後一種是唯物的。

然而對於這件事的唯心的批評，除了上述的頂通常的一種之外，還可以有幾種一般認爲

是很高深的。倘使中間恰巧有一位牧師，他就覺到只須由他做一個禱告，上帝就會在饒恕這罪人之後使他懺悔。倘使遇到一個唯心的教育家，他就覺得只須由他施以感化教育，這個罪人就會走上正路。

事實是怎樣呢？什麼「宗教信仰」「感化教育」「道德」「禮教」……都抵抗不了環境和事實。比方，在所謂「禮教」的規條之下，不見血的殺人是容許的，拿禮教和法律做面具的大規模的殺人也是容許的；而殺人當飯吃的勾當，卻是不能容許的。然而，在饑城中間，易子而食的事情卻往往要發生在所謂「禮教之邦」！這並不是說吃人肉的勾當是好的，是說到了環境惡劣的時候，什麼道德禮教都變成具文！不是根本把社會制度改善，什麼人道正義都是廢話！

再比方，對於資本家，目下社會上也有兩方面的批評。有些人說：「現在這班資本家都是貪婪的惡人，他們括削了勞工的汗血來發自己的財！」有些人說：「這是因爲資本主義不適宜於現時代的社會，而並不是資本家的罪惡。私有財產制度下產業發展的結果，社會上自然一面就要發生少數剝削的人，而另一面發生多數被剝削的人。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誰都不能放棄營

利的目的來經營產業。即使少數的地主肯放棄地租，少數的資本家肯放棄利息，然而決計不能教多數的地主資本主照樣的做。所以對於整個的社會依然無補』這自然照樣的前一種是唯心的，而後一種是唯物的。我看見有些共產黨人喊出來『打倒萬惡的資本家』『打倒殘忍的資本家』……等口號；這簡直已經把唯物的意義忘記了！倘使說因為資本家『萬惡』所以要打倒，反過來一定有人說，『讓萬善的人來做資本家；』或者有人要想，『讓我來做一個萬善的資本家。』倘使說殘忍的資本家應該打倒，反過來就是說，『慈愛的資本家應該留着。』這就已經完全跑到無政府黨唯心的路上去了。

照上面幾個例子看起來我們就會覺到，什麼問題，進一層更進一層的研究到核心裏去，唯物的意義就自然的會出來。我們一比較唯心和唯物的兩種批評，就會見到唯心是膚淺的，不顧事實的，不近人情的，不恕的；而唯物是深刻的，確當的，能設身處地恕人諒人的。一定要徹底認定人是無罪的，然後對於制度的改革才會有堅強的不妥洽的主張。

有些人誤會，以為唯物論是崇拜物質，貪愛物質，唯物慾是圖的意義。這是把個人主義下面

的拜金主義和功利主義當做唯物論了。在現社會之下，唯物論的領域裏面決不會發生出來任何個人主義，凡是一種理論配安排在社會思想裏面，總不能不以整個社會的福利爲前提。比方，唯心論的社會思想，是想用心靈的安慰或者心理的改造來消滅現社會的矛盾，以求整個社會的幸福；唯物論的社會思想是主張用切實的手段，在事實方面改造社會制度，以求整個社會的解放。倘使是專爲個人的物慾的滿足，而不顧社會的一切，這還配稱什麽社會思想？亞丹斯密的正統學派固然會主張個人的自由競爭和極度的奢侈，然而他是認這種方法可以促進文明程度，發展社會經濟，增進人類幸福的。這在封建制度方才崩潰，自然經濟時代方才過去，社會上物質的建設還在異常缺乏的時候，當然也有他的價值。所以我們不妨說：亞丹斯密時代的個人主義還是唯物的。到了今日，個人主義的經濟制度的弱點和矛盾充分的暴露了。個人主義決不能在實際上解決目下的社會問題，已成爲公認的事實。所以，在目下倘使再想用個人主義解決社會問題，只好離開事實離開物質而做心靈上的幻夢。

還有些人以爲唯物論既然反對個人主義的英雄，那末這一班羣衆都只好袖手坐待時勢

潮流的轉換，什麼革命、犧牲……都談不到。這可說是把定命論當做唯物論了。我們要知道人類是活的，而社會是動的。現制度的矛盾達到頂點的時候，自然大家都會覺到一種動作的必要——那個時代的環境自然會刺激羣衆而演成一種革命。現在，許多一向以穩健著稱的知識分子，都在那裏高談社會革命。這在自覺的主觀上面他們或者以爲是自己思想的偶然的變化；然而倘使用客觀的觀察，卻可說他們都在不自覺的受環境的刺激。目下的刺激，已經要使人們覺到革命言論的必要；將來進一步的刺激，自然會使人們覺到革命行動的必要。這種種一切，都是『潛移默化』的。唯物論並不反對犧牲，而不過認犧牲的精神，起於環境的刺激；而且認適應時代的犧牲，才有價值。這種意義，實在也是很平凡的。無知識的婦女受了翁姑一些怨氣，馬上就自殺。那種自殺，當然也是環境刺激的結果，然而並不和時代發生關係，所以沒有價值。唯物論並不輕視爲革命犧牲的英雄，而只是反對爲自己的英雄主義而犧牲的英雄。倘使只有自己的英雄主義而不顧時代的環境，那就會變成反動的英雄！

以上，把唯物論和唯心論粗略的分析一下。現在，再談到中國目下的情形。自從九一八事變

以後，國內的言論界和出版界的確是蓬蓬勃勃的很有生氣。一方面，是刊物的增加，而他方面是種種救國方案的蠭起。有人說：中國販運進來和自己創造的主義有六百餘種之多，可以稱做一個『主義國』。這雖然是一句笑話，然而可以證明目下百說紛紜的情形。這種種的學說主義的紛爭，在主張的人，都往往認爲是偶然的。然而，在客觀上，是表明環境刺激的結果的人心的興奮和思想的動搖。大家都覺得過去『定於一尊』的思想和主義不適用了，所以你來發明一個主義，我來販運一種學說。在歷史上，凡是多事之秋，往往就是思想特別發達的時候。周末諸子百家的風起雲湧，就是一個證例。

一方面有這許多發明主義販運學說的人，他方面便有許多頹廢消極自殺的人！能在思想上找到出路的，就在那裏做積極的鼓吹主義介紹學說的工作在思想上面找不到出路，或者後來忽然覺到所找到的出路終究是走不通的人，就只好頹廢、消極、甚至要自殺！

目下的學說和主義，的確是光怪陸離紛紜錯綜而至於不可究詰。從思想的立場說，是由極端唯心到極端唯物無所不有。舉其要者，便有戴季陶氏的唸經拜佛救國論，張君勱氏的改變人

心論，梁漱溟氏的農村工作救國論，劉冕執氏的錢幣革命論，徐青甫氏的經濟革命論。此外如航空救國論，儲蓄救國論，提倡國貨救國論，高射砲救國論，水利救國論，倉儲救國論，道路建設救國論……眞是不勝枚舉！再從行動的傾向說，是由極右傾到極左傾，也是無所不備。有組織而預備行動的，已有曾琦的國家主義青年團，鄧演達一派的民族社會主義黨，北平學者們的社會民主黨，若干名流一度主持的憲政協進會，無政府黨，汎繫主義團，共產主義反中央派，共產主義的正統派。這好比一個子孫滿堂的老太公病倒在牀上，大兒子主張請西醫，大小姐主張看中醫，二小姐主張中西兼治，大姑奶奶主張打醮，二姑奶奶主張吃神符，三姑奶奶主張吃仙方，弄得碌亂三千！

其實呢，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階段，長生不老是不可能的。倘使經過了名醫的科學診斷，認爲這老太公的官能都已經破敝不可救藥了，就只好讓他壽終正寢。老太公的死亡，並不就是家族的消滅；那末，與其做了許多不相干的勞而無功的工作，何如替他安排後事，預備將來財產怎樣分派，事業怎樣管理，使這個家族不要跟着老太公的死亡而衰落，不是好得多嗎？

民族的出路只有一條，猶如長江的出路只有一條一樣。這一條民族的出路，決計不是畫神

仙符開方的玄妙的出路，而只是平淡無奇的尋常的出路。不是希望老太公長生不老的神怪的出路，而只是送死安生的平凡的出路。不是希望長江流向四川的出路，而是讓他自然的流入東海的出路。我們對長江的出路所應做的工作恐怕只有疏濬江底消除障礙，使他能夠迅速順利的入海。

中國應該走那一條路？『唸經拜佛』『改變人心』……等夢幻的路無論如何都走不通，自不必說。農村工作是關門局部建設主義之一種，這可說是自動支解民族以備帝國主義的受用。張氏父子往昔在東三省的建設，就是這種主義的前車之鑒。我在上幾期的本刊裏面已經有一篇文字評論這問題。國家主義在世界上的地位，原已經到日暮途窮的時候。不過還有一部分人不明白世界經濟互相連繫的關係，認爲中國可以脫離世界的潮流，單獨的再過一過國家主義的階段。我在本刊所發表的一篇『客觀的中國』裏面曾經用種種事實證明國家主義在中國沒有發展的可能。

說到中國民族的出路，這又是可能不可能的問題，而不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這是事實問

題，而不是理論問題。這是大勢之所趨，而不是任何人所能製造。有許多人希望現當局和日本開戰，他們卻不曾想到政府的財政命脈，完全在沒有海軍防守的沿海沿江一帶；不曾想到因種種關係，牠只好用全力鞏固自身的勢力，而決不足以言實力對外。

最傷心的，就是一面因爲秋收的豐盈，成了穀賤傷農的結果，使農村經濟的破產，格外嚴重化；而別一方面政府爲了財政的緣故，還要向美國賒借美金一千二百萬元的麥子。這樣一來，二元一石的穀，就可能跌到一元半，使農村加急的走上破產的路！然而政府的要人還在高唱救濟農村，建設農村金融。

許多人都相信提倡國貨是一定可以救國了。卻不曾想到別國因爲貨幣跌價的結果，物價無形中跌落一半；價格上面，國貨就無論如何不能和牠競爭。依靠唯心的打嗎啡針式的提倡，是無論如何都不能澈底持久的。其實倘使政府能有一個關稅壁壘，只要把進口稅加重，國貨何用得我們老百姓提倡？然而，事實是如何呢？政府的財政，就大半依靠進口洋貨的稅收。倘使稅加得太重了，以致洋貨不能來，財政就先要破產！要之，在世界關稅壁壘高築的時候，一個經濟上寡……

防守的國家，必然只好做別人傾銷的尾閭！

有些人主張統制經濟，要把全國的金融和貿易統由國家管理；然而卻不曾想到中國的金融和貿易，都在帝國主義管理下的租界裏面，是輪不到政府管理的。於是又有人主張收回租界。租界是妥洽的外交方法所能收回的嗎？有人主張使全國人民把財產報告政府設立的『公信所』以便政府可以統制經濟。然而卻不曾想到要人們肯不肯拿財產來公開……要之，說到改造，只有整個的改造，而決不是零碎的經濟革命或者貨幣革命。

還有些人希望列強覺悟，希望日本覺悟；他卻沒有明白日本的對華侵略，是資本主義發達的必然的結果；是無可奈何的，而並不是高興這樣幹。他只有這樣做，或者還可希望苟延殘喘。當然，事實上這種希望或者仍然落空。然而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支配之下，他沒有第二條路啊！

總之，照唯心的說法，我們可以有幾千條的民族的出路，然而沒有一條是走得通的。那樣，失望的結果有血氣的只好自殺，而沒血氣的只好消極。目下，我敢說只有不深思遠慮的人和自欺欺人的人，才會想在維持現況的唯心工作上找出路！我們只消用一些工夫把各方面的情形澈

底攷察一下，就會明白維持現況的不可能！總之，現況這老太公已經到了必須『就木』的時代，聰明點的人還只有替他安排後事！我們還要注意一點，就是奸朋惡戚已經在旁邊想瓜分財產。倘使我們爲了『婦人之仁』的緣故，不去做預備後事的工作，那末，在手足失措的時候，財產就要落到別人的手裏！

以上已把民族的出路加以解釋。現在，我們可以轉到人生觀的本題了。目下，我們倘使要有一種切實的人生觀，第一步，我們必須要屏除一切唯心的幻想。在資本主義的治權穩定的時候，社會上不至有劇烈的演變，『和平正義』的面具，可以籠罩現實的矛盾。現在世界資本主義的治權充分的動搖了，尖銳的現實的社會的矛盾衝破了層層的面具！使那平時用面具欺騙人的人，頓然的窮於應付，使一般平時受他的催眠的人，頓然的清醒而痛恨過去的受愚。這好比法師告訴僧徒長宣佛號可以解脫一切苦厄。在平時安居無事，到眞是並不見有什麼苦厄佛菩薩靈不靈，可說是無從試驗。一旦殺人放火的強盜光臨了，利刃加到胸口，自然會覺到長宣佛號並不足以解脫苦厄。

過去，許多人是在那裏幻想、癡望、單相思！在這局勢激變的時候，事實一層一層的暴露出來了，自然失望也一層一層的加深了！有經驗而能夠看得透澈的人，根本就不存這種虛幻的希望。比方，在那希望國聯主持公道的，等到見到國聯報告書，必然要大失所望——胡適之一派人自然要除外，因爲他們已變成帝國主義的工具。然而在平時不存這種虛幻的希望的人，覺得一點不希奇，因爲這種種都早在意料之中。

以上說明只要不希望，就不至於失望。現在再問：我們能不能樂觀？這答案是肯定的。舊制度的矛盾，就是新的時代的開始。唯心論者癡心妄想的留戀着舊制度，所以要悲觀。唯物論者早已斷定了新時代的必然降臨，自然就可能樂觀。如果我們認明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不過是牠國內的制度矛盾將近傾覆的回光返照，我們自然就可以斷定牠終究是要傾覆在我們的眼前。不但日本帝國主義要傾覆，一切的帝國主義都要傾覆！我們倘使認明『現況』這老太公的死亡是必然的，而老太公的死亡，並不能算是民族的滅亡，我們對於國內的情況，也就不必悲觀。假如再進一步，想到這意識矛盾的老太公死了之後新主人出來反能使我們看見光明的新時

代，自然就可以樂觀了。

終結的說一句：實際的人生觀是樂觀的、積極的。這種樂觀和積極的意義之下的奮鬬，可以使新時代的實現，格外迅速。

（二一，一二，二一——新社會）

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之行動

中蘇復交聲中，熱河形勢，忽告緊張！日本帝國主義今後對華之侵略，究將採取如何之步武乎？

以言大勢，則國際間一切之演變，均不外經濟關係之策動，吾人既一再言之矣。往昔東省當局之失策，即爲一面在經濟上對滿鐵及大連港口作強烈之競爭，而一面於軍事上不作適當之設防。九一八事變既起，猶認爲偶然之變端，而不知其爲經濟鬬爭必然之結果；委地撤兵，三省盡失！往事不忘，後事之師，吾人欲推測今後日本帝國主義之行動，其必仍以經濟關係爲基點，蓋無疑也。

日本帝國主義，因工業資本發展生產膨脹之結果，關于原料之獲得及過剩商品之銷售，原有殖民地漸不足以供其剝削之需，不得不進而略取東三省爲其新殖民地。殖民地略取之通常步驟，始之以甘言利誘，使愚昧之領袖，與之訂立種種條約，以囊括該地之主要經濟利益。迨甘言利誘之不足，而所詐取之經濟利益，無由得充分之發展與保障，則不得不終之以武力之爭奪。世界恐慌以還，國際間關稅壁壘，繼長增高，生產過剩之病態，日積日甚。此先天不足之日本，失業銳增，現金銳減，國民經濟及國家財政，同露捉襟見肘之窘態，對於東三省之吞併，本已成爲計無所出刻不容緩之要圖。而當時東省當局，對於鐵道建設與葫蘆島築港工作之猛進，復與日人以重大之威嚇，卒以促成九一八之事變。吾人對於過去之不幸，雅不欲重加論列；其不惜一再申說者，不過欲使國人勿貿然再以單純對日經濟抗爭爲已足，而須知經濟之抗爭，必更須以武力爲後盾也。

經濟之鬥爭，必招武力之掠奪，更可於滬變徵之。九一八事變以後，抵貨風潮以長江流域爲最烈。上海爲長江門戶，因地理之關係，遂成抵貨運動之中心。惟其爲抵貨運動之中心，乃終有一

二八之事變。「對滬之用兵，在掃蕩長江抵貨之高潮，」此固日人之所公然昭告於世界者。

由已往以察將來，則日人今後對華行動之緩急，必須視其國內經濟狀況之進退為轉移。吾人而有武力抗日之決心與準備也，則經濟上之鬥爭，自為必然應有之手段；倘吾人而無武力抗日之決心與準備也，則無寧簞食壺漿，迎敵人於千里之外；奴顏婢膝，以事此東亞大陸之新主人。如猶徒侈談經濟抵抗，日以敵人經濟社會之動搖，自鳴得意，則須知日本帝國主義整個顛覆之前夜，必猶傾巢而向中國作猛烈之進攻；背城借一，以試其最後之掙扎！吾人志滿意得之日，恐即為大難臨頭之時！

由歷史路線以觀察，帝國主義之覆亡，已不在遠：日本自難例外。日人對滿之用兵，既為日暮途窮迫不獲已之舉，臨渴掘井，其不足以救其現制度之危亡，已昭然若揭。則自今以後，國內之危機日迫，對我國之侵略，自必日益加緊。東三省之經營既非咄嗟間所用收效，而義軍之活動，已先使關外之農產銳減，經濟混亂。其必遷怒他方，對熱河平津作軍事之行動，殆為意中之事。以中國民族之碩大，中日民族間歷史關係之惡劣，國人一息尚存，決不能受人之牽領以乞降於敵任何

人之前則今後中日間之鬥爭，其將日趨擴大日趨激烈，殆爲理有固然勢所必至。

吾人於此，有須鄭重爲國人告者，則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之加緊，既爲其國內資本主義發達必然之結果，而並非出於一二政客軍閥之野心，倘猶欲望其覺悟，冀其退讓，則貽誤於既往者，將更貽誤於將來。吾人唯一之出路，厥唯準備犧牲，積極奮鬥，而決非任何和平之迷夢。

（二一、一二、二五——申報）

現階段的對日問題

公理、正義、公法、約章，國聯公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一切求神、問卜、吃神符、開仙方的辦法，結果都已經自動的宣告破產！

和平、建設、安居、樂業……一切虛玄的幻夢，還不應該在迂腐癡獃的人們的心靈上煙消雲散嗎？

「長期抵抗」、「誓死守土」、「安內攘外」、「自有辦法」……一切甘言巧語，是不是一大堆的不兌現支票，眼前已經到了最後的一個試驗！

不論在右傾的國家主義的立場，或者在左傾的社會主義的立場，現階段的中國，都需要一個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只有在無恥的無抵抗主義之下，或者在偸安的享樂主義之下，才會覺得革命是不需要！只有仰賴帝國主義以爲活的買辦資產階級，只有依附買辦資產階級以爲活的買辦統治階級，才會反對而且阻攘現階段的反帝的民族革命！

『攘外必先安內，』這是什麼話？依照現階段的形勢，我們應該說『安內必先攘外，』或者『非攘外無以安內！』

目下中國的分裂，就因爲一部分的擁兵的人，和帝國主義私相授受的分別去妥洽；目下國內政見的紛紜，就因爲對帝國主義沒有毅然決然的鮮明的態度。眼前可能的舉國一致的出路，只有反帝的民族革命！所以，欲求中國的統一，我們應該說『非攘外無以安內！』

目下中國的匪，是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結果的必然的產物。經了幾十年的剝削，中國已經到了民窮財盡的時候，自然許多人要挺而走險。目下農村經濟的破產，又誰能說不是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結果？

目下日本帝國主義對華的策略，依然還是伊藤博文的故智：就是利用擁兵的人們的同床異夢的心理。一二八事變的時候，他們的騙人的口號是『打蔡不打×』目下他們的口號，在北方似乎已經提出『打張不打湯』在南方當然也不免要提出『打×不打×』的口號，這樣的聯甲倒乙，遠交近攻，自然就很容易得到逐個擊破的結果。現在擁兵的人們，是不是秦檜吳三桂的後身？就看他能不能立刻拿槍口向外！

日本帝國主義除了對人的聯甲倒乙的策略外，還有對地的擇要先噬的策略。他們明知道苟且偸安是買辦階級的牢不可破的心理，所以，在北方，聽說已經非公式的聲明北平和天津市區除外；在南方上海也可不至再度遭刼。這樣，買辦階級的代表們就可以沾沾自喜的感謝皇恩特赦了。幾月以前，北平便有許多所謂名流，公然進行所謂文化城的運動；而津滬兩處的買辦階級，也正在以能『暫緩開刀』來自慰慰人。這樣，等到日本人統一中國的時候，還可以安然得着幾個完整的繁榮的都市；而北平的文化遺物，也可以很完整的搬到大日本帝國博物院裏面去陳列。同時，這幾個大都市內的市民，也可以在買辦階級的領導之下，不必再去做熱烈的援助工

作了。

『陽窮七見』虎倀、漢奸、買辦階級、秦檜、吳三桂……到現在都必然會『原形畢見!』騙人的一騙再騙三騙……終于要露出馬脚來。不免現的支票發得太多了,終於會被人拒絕收受。一切的推諉一切的藉口,到了日本人打進山海關的今日,都失去他們的作用。我們代表全民族慘呼:

全國的槍口一齊向外!不能領導反帝的民族革命的人請及時廻避!

讓我們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爲最後的一拚!

(二二,一,一六——新社會)

熱河問題與最後決心

就大勢言,中日紛爭最後解決之途徑,不外二端。不計利害,不卹犧牲,破釜沉舟,以圖一戰,此其一也。割讓東北,偏安關內,含垢忍辱,屈膝求和,此又其一也。然而和旣不和,戰又不戰,觀望趦趄,遂成今日之局勢。

國家大事，誠未可鹵莽滅裂，以圖取快於一時。觀望趦趄，或亦有其深遠之意義。然其意義，果何在乎？逆來順受，以冀強敵之覺悟乎？則始之以不抵抗而坐失三省者，繼復不發一彈而棄錦州；最近榆關之役，至敵兵爬城而始加抵抗，忍耐亦可謂至矣。然榆關失陷之後，繼之有九門口之襲擊，日來復有堅決攻熱之準備，得寸進尺，我示弱則彼愈肆橫，其勢亦已明甚矣。將欲引濟案滬案之先例，謂敵兵終可退出我土地乎？則須知日人心目中之東三省，迥非濟滬所可比擬。而濟案滬案之成因與所造成之局勢，亦遠不如瀋案之嚴重也。將徐待國際間公理之制裁乎？則一年餘呼號於日內瓦，奔走於歐美都會之結果，內則失地愈多，外則國際間輿論，轉趨淡漠；國聯之對日手腕，亦日趨軟弱。遷延不決，徒貽日人以勾結列強之機耳。將坐待世界大戰之爆發，以收漁人之利乎？則守株待兔，期以何年？蘇俄對日，既以容忍爲得計；美國之遠東政策，恐亦止於文字之抗爭。遠東之戰，非至中國沿海沿江一帶，悉入於戰爭狀態，恐決無第三國之參加。吾人欲希冀任何國家作仗義興師之豪舉，將等於望梅以止渴。而戰爭之對象，既爲中國，所謂漁人之利者，要亦有待於我之能發奮以圖強。否則一國蹂躪之不足，將轉爲列國角逐之疆場耳。將謂準備未充，佈置未善，

不得不期以時日乎？則自九一八事變至於今日，已幾及一年五個月，當已有相當之佈置，謂必佈置至若何計出萬全，而後始與一戰，則世界決無此戰事也。

中日糾紛，至今日而達圖窮匕見之階段。外則國聯之形勢，已不能再作進一步之敷衍搪塞，內則民情對日之憤慨，已非復徒託空言所能爲功。戰歟和歟？至今日而不能再容我觀望再任我趦趄。孰取孰舍？至今日而不能不有最後之決心。然吾人審察年來中日糾紛演變之歷史，不能不認今日之局勢，已無和之可能。則所謂最後之決心者，亦曰戰而已矣。

今日國人所顧慮於戰者，究何在乎？謂恐引起世界之大戰乎？則世界之大戰，強國如日本，或慮其淪於敗亡。次殖民地之中國，固已無復衰落之可能。素封之家，尋隙滋事，赤貧之戶，反禮讓自持，以大局爲已任。則其不倫，孰有逾於此者乎？謂恐不戰僅失三省，戰或須失六省乎？則須知惟在此不死不活的妥洽局面之下，日人乃能安然逐步以囊括全國。鬥爭之高潮既起，則竭日本全國之兵力，恐未見其能敷六省之佈防。幣原所謂吞滿洲如吞炸彈者，正謂我之能起而鬥爭也。謂恐內之不安無以攘外乎？則須知內之不安，正因外之未攘，目下喧呶之政見，非有一對外之鬥爭，決

不能加以調和，致其團結。農村破產下之民衆，非有一對外之鬥爭，決不能冀其安於貧困，而不挺而走險。歷史之所昭示于吾人者，則沉悶之後，必生劇變。抑鬱之民氣，如不引入於外爭以求宣泄，則必激成內亂。要之，凡諸顧慮，盡爲一部分人自私自利卑怯心理之表現。吾知政府今日決不再爲此種心理所左右也。

近來事實所給與吾人之教訓，其一，則日內瓦我方甫表示較強硬之主張，國聯已略變其一味遷就日人之態度；其二，則熱河將領方作拒敵之準備，日人即暫延其取熱之野心。於此，吾人當可知引起中國全民族之鬥爭，不特爲列強所不願，抑亦爲日人之所不敢；破壞整個中國之市場，於列強固爲重大之損失，而日本實爲主要之損失者。敵人之弱點既明，自處之道自易。吾人有須公然昭告於世界者，則當此忍無可忍之際，吾人爲圖存計，非引起全國對日之抗爭，實不足以救中國之危亡與崩潰。惟我有沉舟破釜之決心，乃能冀日人之悟其非計，乃能冀列強之加以援手。對外之鬥爭既起，民族之威力自張。貪廉懦立，全國之財力物力，可悉供國家之徵取。疑釋嫌消，全國之兵力人力，可盡集於抗日之戰線。貧困艱苦，在戰時將視爲當然。游勇閑民，在戰時皆可供驅

使老大之民族，非此無以振奮。混亂之社會，非此無以澄清。中華民國一線之生機，即在於此。時乎不再，國人其圖之！

（二二，一，三——申報）

中日互惠稅率問題

中日互惠稅率問題，議論紛紜，頗多誤會。有認為中日通商條約者，有認為中日關稅協定者。實則中日通商行船條約，早經期滿宣告廢止；而擬議改訂之中日通商航海條約，亦迄未締結。中日關稅協定不過為在通商航海條約未締結以前之一種過渡辦法，亦不能視為通商條約。而所謂互惠稅率者，則僅為關稅協定附件換文之一，更與關稅協定正文無關。該換文之內容，不過表示雙方政府于三年期內，維持某種進口貨物之某種稅率。維持云者，原有暫時之意。而既以三年為期，則三年以後，當然失效，與他種條約載有續商締訂及期前通告等條款者，截然不同。此誠如全浙公會文電所云『無宣告取銷之必要，更無修正之理由。』而因此主張宣告關稅協定正文之失效，則尤為漠不相關未加審察也。

此項互惠稅率，名爲互惠，實爲偏惠，論者言之詳矣。蓋我所惠於彼者，如本色市布，三十年進口數爲四百八十萬兩，麵粉爲一千二百六十萬兩。此外名目繁多，不及備載。而日人所惠於我者，則合夏布綢緞繡貨三者，年出口額，不過數十萬兩而已。國人辦理外交，往往僅求表面上條款相稱，而不權其內容之輕重；自欺欺人，誠可謂極敷衍妥洽之能事。然暗中斷送權利，則不可計數矣。

今者，此種名爲互惠實爲偏惠之稅則，將於五月十六日滿期。各公團既有積極之主張，原案意義，亦甚少續訂之可能。而宋子文氏在平對記者談話，亦謂決不續訂。則滿期廢止，殆已爲確定之政策。此項稅率廢止之結果，其影響又將如何乎？其一，則我國與各國所訂條約，大都含有最惠國條款。故特惠於日本者，勢必同時均沾於其他有約國。對日本某種進口貨須課低稅者，即不啻對該項進口貨之全數須課低稅。此種低稅進口貨，自爲同種國內產品之大敵。故中日互惠稅率廢止之後，關稅增高，對於本國工業，自甚有利。其二，則各國之對華經濟侵略，除進口貨外，尚有在華之工業。如日人在華之紡織業，其生產力之偉大，至超過國人自營紡織業之上。日人年來在我國對於紡織業經營之猛進，蓋已明知互惠稅率滿期之後，甚少繼續之可能，故不能不爲未雨之

綢繆。深思遠慮，咄咄逼人。是則我國工業家，其勿遽以得關稅之保護爲得計，須知外人在華之工業，固仍爲其堅強之敵手也。

（二二，二，一六—申報）

公然之戰與不宣之戰舉國之戰與一隅之戰

中日糾紛，歷一年五個月夢想徒勞之調解，至今日而達水盡山窮之階段。何以言之？報告書經十九國特委通過之後，大會之通過，殆已不成問題。今後之國聯，將欲保持條約之尊嚴，對日本施以經濟壓迫乎？則遠東大戰之開始，自屬無可置疑之結論。將仍爲一紙空文，藉此以下場歟？則中國今後對日之方策，自亦不能不改途易轍，而採取較堅決之手段。而日人近來之秣馬礪兵，咄咄逼人，不問其爲對國聯之恫嚇，抑爲對我國之示威，攻取熱河要均爲其勢在必行之一着。故戰爭之繼發，殆爲無可避免也。

清社之屋也，非爲滿漢種族之爭，而實爲權貴媚外誤國之結果。爾後北洋軍閥之覆亡，幾亦盡由於外交之失敗。辛亥革命，原爲中國發奮圖強之時會。然終以念餘年來迭起內爭，斲傷元氣。

致九一八事變猝發，朝夕之間，淪亡三省。警耗傳來，束手無策，窮源竟委，則今日朝野名流，胥與有責。而默察既往，警惕來茲，殷鑒不遠，覆轍匪遙。貽誤於前者，亦更不能容其再誤於後。當茲敵寇日深，民情騰沸之際，忍辱言和，固將受人民之裁判；而按師不發，遲徊却顧，以迴避抗敵之責任者，亦將為舉國所不容。自全之道，救國之方，捨破釜沉舟，不顧一切，毅然決然以與暴日作戰外，要亦更無他道也。

何以為戰？曰公然之戰而非不宣之戰，此一義也。何以言之？其一，則中日之戰，為次殖民地反帝國主義之鬭爭。其制勝之道，非為軍力之較量，而有賴於民族羣衆一致之抗爭。而欲民衆之奮起抗爭，則非有一公然之戰，無以激發人民之情緒，無以掀起鬭爭之高潮。其次，即退而言軍力之較量，次殖民地對帝國主義之抗爭，所恃者非為精良之利器，而為奮不顧身之肉搏。此種奮不顧身之勇氣，亦有賴於當局者以嚴辭正義鼓舞於上，人民以戰死魂歸策勵於下；左右挾持，乃能堅持於不懈。示以義無反顧之決心，曉以非戰即亡之形勢，背水而陣，乃能死地以求生；師直為壯，乃能愈顯其重要性。倘戰而又不敢公然以言戰，是為戰而不決，在上者或自謂愼重以將事，在下者

必認爲預留餘地以希冀妥洽。犧牲之意義未明，則直而壯之氣勢，必將挫減。以此與強敵周旋，成敗卽難逆料矣。復其次則目下政見之紛歧，爲無可諱言之事實。政見之所以紛歧，卽因對外無斷然之政策。爲今之計，欲求衆口之噏然，亦唯有公然以言戰。釋疑解惑，惟事實爲最雄辨。有宋之亡也，人民主戰，而重臣主和。將士迴旋於兩者之間，感無可適從之苦。猶豫趦趄，其氣先餒。戰爭爲羣衆行動之一，衆志成城，則山岳震撼；首鼠兩端，則潰敗立至。歷史之陳跡昭然，吾人當知所以自處矣。

曰舉國之戰而非一隅之戰，此又一義也。何以言之？遠之則淸代對外之戰，如中英之役，中法之役，中日之役，聯軍之役，均爲一隅之戰。伊藤博文告日皇之言，謂彼以舉國之力，當我一隅之師制勝可操左券，實爲知己知彼之名言。一隅之戰爲敗亡之道，殆已顯然。近之則一二八淞滬之役，一方有渫血之苦戰，一方有觥籌之交歡。設有舉國之戰，則海防卽不足道，長江中流以上，何能容敵艦之存留？凡諸矛盾，貽誤戎機，其禍猶小；而啓人民之誤解，懈戰士之鬥氣，其禍乃大。要之，苟且偸安，爲自私自利之心理；安民保境，亦軍閥割據之飾辭。兩者相交爲用，乃成此各不相謀各不相

救之一隅之戰。其結果殆無異自動支解龐大之民族軀體，以供敵人之魚肉！

以故，所謂不宜之戰者，爲帝國主義攻略弱小民族最便利之方式。其攻略也，既無任何理由之可資假借，復無法律約章之可資援引，如其公然宣戰，將適以自暴其罪惡。則何如默爾而戰，以取事實上之勝利。而彼日帝國主義者，既有其堅強之軍力，更無侍於以宣戰爲鼓勵士氣之工具，誠可謂有百利而無一害者焉。再則所謂一隅之戰者，爲渺小國家併吞龐大民族最合宜之方法，以武力取其一隅，而以威逼利誘之手段，壓令他隅之勿動。假以時日，以俟漢奸隊伍訓練之完成。則以子之手，攻子之足，彼可坐享其成焉。東北淪亡，於今年餘，而長城以南固仍爲日帝國主義之優美市場。一面以貿易掠取中國本部人民之汗血，移以供養東北之漢奸隊伍，一面更以東北之漢奸隊伍，逐步侵略中國之本部。計無善於此者。國人而猶以不宜之戰與一隅之戰爲有利乎？吾恐其徒爲日人之工具而已！

總括上文，吾人認今日之戰，其一，對外即避去國際法上絕交宣戰之名辭，而對內必須有公然作戰之堅決表示。其二，必須置全國於戰時狀態之下，使全國槍口，一齊向外；而維持安甯，僅能

認爲戰時鞏固後防之一種副行動。

（二二，二，二一——申報）

國際形勢與中日糾紛

歐美列國，對於遠東問題，有深切之關係與直接行動之可能者，爲英美法蘇四國。英國之對華關係，除鉅數之貿易與投資外，與其最重要之殖民地印度，復屬比隣；馬來羣島，亦僅一水之隔。大不列顛帝國之基礎，旣建樹於殖民地之上，則英人之於中國，自不能不有臥榻之旁之觀感。美國自工業資本極度膨脹，南北兩美，漸感於無以展其驥足。剩餘商品之銷售，不能不遠涉重洋以求出路。斐律賓之經營，已肇門羅主義崩潰之端。歐洲大戰之參與及爾後在歐洲金融勢力之施展，所謂門羅主義者，復幷骸骨而化烏有。當其挾金圓勢力以東進之際，大好之亞洲大陸，詎能忘情？而對華貿易，一躍而居首位，更足與美人以重大之鼓勵。旦夕滋長，方興未艾，美國有焉。法國自大戰以還，以戰勝國之地位，一面挾凡爾塞和約刮削德奧人民之汗血，以造成其優越之金融勢力，一面復運用其金融勢力，以收復新興之小國。鈎心鬭角，其要旨在保持歐陸盟主之地位。太平

洋之爭霸，目下似不能有此野心。惟因殖民地安南之毗連滇粵，不能不結納一在太平洋有雄厚勢力之與國。庶進可因人成事以求分我杯羹，退則當歐洲有事之際，亦可藉以保障安南之治權。其對遠東之態度，遂處於若即若離之局。以言蘇俄，則殖民地之經營，既根本爲共產主義所不容，其最有利之態度，殆莫如鞏固國基，以坐待資本主義國家之自然崩潰。惟日人在滿之勢力，倘伸張過甚，則東南邊境，將受威嚇。而滿洲白俄麕集，亦屬隱憂。於是對於遠東事態之演變，乃不能不加以深切之注意矣。

就世界經濟情形以觀察，非掀起一國際之戰爭，誠不足以解救資本主義國家當前之恐慌。所謂世界大戰者，資本主義之列強，恐無人不願其實現。徒以國內社會騷動，參加戰事，或不免蹈帝俄之覆轍，乃徘徊瞻顧而未發耳。以歐美列強之利害而言，俟他人之作戰，而坐收漁人之利，策之上者也。集歐美列強之力量，於短時間內戰勝日本，以分割其擁有之市場，策之中者也。遠東之前哨戰方興，英法之軍械輸出已露蓬勃之象。謂旁觀爲上策，詎曰不宜？惟人同此心，則主力之戰，必無由爆發，乃不能不捨而求其次。此則國際間對於遠東事件之處置，不能不結合英法而同時

牽入美俄者也。

倘日人而得志於中國也，太平洋之霸權，固永非英美之所能希冀；英美在西太平洋之殖民地，恐亦將漸歸不保。故美之對日，固決無妥洽之望，即英之對日，亦不能不視為大敵。印度及馬來羣島日貨之侵入，已啓英人之危懼。日本紡績業之壓倒蘭開夏，尤足使英人動魄驚心。愚昧之英國保守黨，或猶欲以長城為界，與日人分割中國之利益。見聞較近者，自將覺其為與虎謀皮。與日人勢力無直接之衝突而可能妥洽者，殆惟法國耳。年餘以還，國際間最重要之運動，厥為謀英美法對日態度之一致。祇以爾詐我虞，矛盾迭出，致遠東問題，反徒成列強間解決別種糾紛之工具。匝月以還，因羅斯福氏對戰債問題之表示讓步，英美法之關係，漸趨接近，復以國社黨執政以後，德意聯盟甚囂塵上，轉促英法之結合。而歷年仇視之俄法，亦以法人無暇遠圖，竟簽訂不侵公約，使蘇俄得以全力應付東陲。於是，在外交上日本乃忽陷於孤立無援之境。

雖然，所謂一致云者，孤立云者，尚僅限於紙上空談之外交態度耳。設一旦而欲進一步作實際上之行動，固猶不能不因爾詐我虞而經過再一度之徘徊瞻顧也。吾人欲以此口惠而實不至

之外交上優勢以解救當前之國難乎則恐亦夢想徒勞而已耳。　（二二，二，二七——申報）

承德失陷

自東北三省失陷東北軍退守錦州以後，守土將吏卽昭告吾人以決心禦侮。然不久而錦州又告失陷矣！由錦州至退守楡關，抗敵禦侮，又復文電皇皇。然不數月而楡關又告失陷矣！今玆而及熱河，抗敵禦侮之呼聲，誠哉其甚囂塵上。然熱河今又何如乎？

錦州之失也，北方來電，曾宣傳其如何抵抗。然外電消息，則日人兵未血刃，我方亦未以一彈相遺。楡關之失也，北方來電，亦鋪張其抵抗之勇。然究其實際，恐亦不過犧牲少數之部隊，以取彼抵抗之虛聲而已。否則楡關重鎭，何以僅配置一二團之兵力？且將士而果有抵抗之決心也，則以滬瀆平原十九路軍猶能支撑月餘。錦楡天險，何至淪陷於崇朝？由是以觀，吾人不能不確信自九一八事變以至錦西之失陷，守土將吏所採取者，爲以無抵抗圖苟安之策。而錦州楡關之失陷，則爲藉抵抗之美名以圖苟安之策。今玆熱河之所謂抵抗者又如何乎？

事實之所昭示於吾人者，以素稱天險難攻之熱河，而敵已長驅直入。今者承德且告失陷矣！而所謂綜握軍符及坐鎮華北者，均猶逍遙遠處，遲遲不赴前敵。若是者可謂爲有戰之決心乎？

熱河前哨戰之開始，猶遠在僞國成立之前。迢迢年餘中，敢問華北守土將吏，是否有充分之準備？如曰已有準備，則何以憑險以守，旬日之間，迭失名城，而承德且至不守？則此次熱戰爆發以前，洋洋灑灑之文電，仍是掩人耳目之設辭耳！夫抵抗之決心，必求證以抵抗之事實，固不能僅憑一紙之宣傳。疆吏之設，所以守土。失地喪師，何能以抵抗之名，敷衍塞責？今茲之事，責有攸歸，而不能任其專諉罪於湯玉麟及義軍輩也。夫圖苟安者，終必至於誤國。如以苟安爲可久也，則請證以過去之事實。錦州之放棄，原所以求敵人之止戈；榆關之輕防，亦所以求敵人之諒解。然其結果，適中敵人逐步進佔之計。則今之放棄熱河以求平津之苟安者，平津果能永保乎？苟安果能長久乎？

（二二，三，五——申報）

國聯報告書之意義與價值

一　緒言

中國自從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把中日爭端交給國聯辦理以後，到過了整整的一年五個月，遣派了許多所謂第一流的外交官，費了九牛二虎的氣力，花了一大注的款子，總算得着一些報酬：我們讀了累幅連篇的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之後，現在又拜讀了洋洋數萬言的國聯報告書。這兩種報告書所給予我們的唯一的幫助，就是派我們一個『是』字。當然，在這樣的一個極明白的事實之下，「是」和「非」兩個字還用得我們出代價去買嗎？在資本主義列強還在作最後掙扎以圖維持他們的殘局的時候，這一個幾微的「正義公理」的面具，難道能夠立刻撕下來嗎？

然而，這個國聯報告書究竟是對我們有益的作品呀！在這報告書裏面，他們明明白白的指出，中國人對於這個「是」字所出的代價，並不僅僅是上述的第一流外交官的氣力和一大注的金錢，而還有比那個大幾千倍幾萬倍的土地、人民和財產的損失！這個，我們健忘的國民倘使沒有國聯報告書再來提醒一下，恐怕已經忘記到九宵雲外去了！謝謝國聯給我們開出這樣一

大篇的細帳。

二　一篇驚人的細帳

中國自從把中日爭端交給國聯以後，滿懷的盼望這位西方的菩薩能夠大顯神通，下一道法旨，顯出無邊的佛法來，立刻把遠東戰事停止了，把整個的東三省交還給我們，所以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最初是堂堂皇皇的宣佈所謂無抵抗主義，而公然的說「國際終有公理！」我們在敵人的利刃放在頸項上的時候，還跪在那裏叩頭求那西方菩薩顯靈。後來我們覺得菩薩並不是能夠這樣「如響斯應」的大顯神通了，使進一步提出「自衛的抵抗」就是所謂「敵來即拼。」事實上「敵」不是早已「來」了嗎？東三省難道眞是敵人的國土嗎？這是放棄了大門，緊關了二門，跪在牆門裏所禱的辦法。

然而，在這個希望的時期中間，損失可就不小了。國聯報告書開示給我們的，有下列的一篇細帳：

「行政院十月開會以後，日軍在滿洲洮昂鐵路之嫩江橋附近，復從事攻擊。嫩江橋於

十月間被黑龍江主席馬占山軍隊所燬，以阻止張海鵬軍隊之前進。……十一月中，日本軍隊遂開到且越過中東鐵路而取得昂昂溪，嗣於十一月十九日，取得齊齊哈爾。

『……因而有一種努力，即設法在日軍與錦州張學良軍隊之間，設立中立區。惟是，此種努力，不幸失敗。……十二月二十三日，日軍即開始向錦州方面進攻，而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實行佔領。日軍當更進至長城，而與駐紮長城南山海關之日軍連絡。……

『……其後日本總領事即向上海市市長提出五項條件，……日本海軍司令公布，倘中國市長答復不能滿意，爲保護日人利權起見，決議取必要步驟。……上海市長會向各國代表表示意旨，將儘量讓步。……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之間，遂停止抗日會，其他抗日機關，亦經中國警察分別封閉。……日本總領事通知領團，謂業經收到中國答復，接受日本一切條件。該項答復，可謂完全滿意。……派至閘北一段之日本軍隊，與中國軍隊相接觸，據領團委員會第一次報告書所稱：該項中國軍隊，即使情願撤退，亦爲時間所不許。……上海戰事，因此遂即開始。……中國方面認日本在上海之干涉，致中國兵士人民死亡損傷及失蹤

者，達二萬四千人。物資上之損失，估計約值十五萬萬餘元。

『日本政府承認滿州國……該政府則設立一中央銀行，並接辦鹽稅行政，聲明願繼續償付外債所需款項之平衡的部分。該項外債，以鹽稅收入爲擔保。其關稅行政，關於以關稅爲擔保之債務及賠款，作同樣之聲明，以及郵務行政等事務……

『一九三三年一月初，山海關發生嚴重事變……日本關東軍軍隊越過長城，攻擊榆城，旋於一月三日佔領之。中國政府確知此役華人民衆被殺者，不下數千……』

夠了，這已經很足以表示中國期待國聯主持公道之下所受的犧牲了！單據報告書所載，在這期待中損失的土地，有黑龍江全省，錦州和榆關等處；損失的生命，有滬戰的二萬四千人和榆關的數千人；損失的財產，有滬戰的十五萬萬餘元。而黑省戰事中生命財產的損失，錦州失陷時的生命財產的損失，榆關失陷時的財產損失和天津事變中的生命財產的損失，報告書中都沒有提及。鹽稅和關稅的損失，照財政部估計，達八千萬元，報告書也未列入。此外關外人民和義勇軍的慘被殺戮，當然更在中外人士的度外了！這樣的一大宗土地、人民和財產的犧牲，就是由國

聯報告書中所取得的一「是」字的代價！我們並不能夠說沒有國聯就不至有這多的損失；但是敢說，倘使開頭就不想依賴人，而只是破釜沈舟的引起來一個整個民族的鬬爭，我們的敵人或者沒有這樣的「一帆風順。」國聯報告書裏有「然行政院及大會所抱希望，以期由各方之聲明及其參加通過之議決案，而促現狀之進步，則已失敗！而現狀反趨於日更惡劣！」的一段記載，可算是有「自知之明。」

三　報告書的效力怎樣

國聯報告書的效力怎樣呢？我們不妨先就報告書的本身作一個橫斷面的觀察。目下的報告書，本質上當然也不過是議決案的一種。報告書所告訴我們的，在過去一年五個月中間，國聯曾經有下列許多重要的決議案：

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行政院議決案：

「……行政院知悉日本代表之聲明，謂日本軍隊業經開始撤退，日本政府當以日本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得有切實之保證爲比例，仍繼續將其軍隊從速撤退至鐵路區域以內。

……』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行政院議決案：

『行政院重申九月三十日一致通過之決議。該決議經中日兩方聲明，各受其莊嚴之約束。故行政院要求中日政府採取必要步驟實行該項決議，俾日軍得依照該決議內所開條件，儘速撤退至鐵路區域之內。…… 防止情勢之再行擴大，幷避免任何行動，致再令發生戰爭及喪失生命之事。……』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大會議決案：

『……凡輕視盟約第十條之規定，蹂躪聯合會會員領土之完整及變更其政治之獨立者，聯合會各會員國均不能認爲有效。……大會鄭重申說：如由任何一方用武力壓迫，以覓取中日爭執之解決，實與盟約精神相違背。……』

上邊的許多議決案，在日人眼中，還不是等於廢紙？倘使以前的議決案，都不過是「一紙具文，」我們「察往知來，」眼前的國聯報告書的效力，也就可見一斑了。

四　談判委員會的意義

這次的國聯報告書在末尾的建議案當中，還有一個所謂談判委員會的組織國聯在處理中日爭端到了某一階段感覺到水盡山窮的時候，往往就產生出來一個委員會以拖延時日。在這一年五個月中間，委員會的產生已經有三次，就是：

（一）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大會產生的五人委員會——調查團

（二）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大會產生之十九國特別委員會

（三）以後產生的九國委員會

每一個委員會的產生，總可以延宕三五個月的時間，委員會的意義，不過如此罷了！然而，這次的談判委員會，是要中日雙方都接受大會的建議後，才能開始工作的。目下，日本已經聲明不肯接受大會建議了，所以，這一次拖延時日的計策可算是失敗了！

五　所謂盟約的尊嚴

然而「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拖延時日的方法還多着哩！國聯盟約第十二

條明明白白的規定：

『在本條內，無論何項公斷裁決，或法律判決，應於相當時間發表。而行政院之報告，亦應自爭議移村之日起，在六個月內制定。』

國際間的爭執，是何等嚴重的事情六個月內制定報告書的期限，在理論上應該是一條至高無上的鐵律。倘使國聯行政院而不能在六個月內制定報告書——不能維持這個鐵律，我們還不應該在那時就認爲是國聯的失敗嗎？然而事實呢，我們到了一年五個月——幾幾乎三倍於六個月的時間——才見到了所謂國聯報告書，這已經很足以表示國聯的敷衍塞責！而我們的代表竟也任聽這六個月的期限無期的延期下去，更可說是俯仰依人，極端懦弱！在這延期的十一個月中間，我們的損失又增加了多少？這應該是誰的責任？過去的事實如此，將來的當然也是這般。現在還有許多人在夢想什麼援用盟約第十六條實施所謂經濟制裁哩！第十六條第一項的規定是這樣：

『聯合會會員，如有不顧本約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五條所規定而從事於戰爭

者，則據此事實，應視爲對於所有聯合會其他會員有戰爭行爲，其他各會員應卽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金融上之關係，禁止其人民與破壞盟約國人民之一切交通，並阻止任何一國爲聯合會會員或非聯合會會員之人民，與破壞盟約國之人民有金融商業或個人之交通。」

在這個條文裏面，我們可以見到：倘使國聯眞能實施經濟制裁的話，老早就該實施了！因爲條文內明明白白的規定：經濟制裁不獨能應用於第十五條相爭國之一造不接受報告書而從事於戰爭的時候，而且同時可應用於第十二條不將爭議事項提交公斷或裁判，而從事於戰爭、或第十三條不服公斷裁判而從事於戰爭的國家。日本在東三省和上海的戰爭，曾經經過提交公斷或裁判的手續嗎？何以不早援用第十六條呢？不宣而戰就不算戰爭嗎？盟約裏面的文句，是泛指「戰爭」並未指定必須「宣戰」才算呀！倘使不宣而戰就可以不受制裁，那末日本就可以一逕的不宣而戰下去，那就連第十五條都永遠沒有可認爲被她破壞的一日。

六　經濟制裁與自然結果

乾脆的說吧，制裁不制裁，還是要看列強中間的利害衝突發展到怎樣地步。英國人已經說過：經濟制裁就是戰爭。倘使世界大戰是不能免了，沒有國聯的所謂實施制裁、國際戰爭還是要開始。而戰爭開始的形式，也決不是會員國的全體對於破壞盟約國的對峙的陣勢。反過來，倘使大戰的時機還沒有成熟，就是國聯頒布一道制裁的布告，誰會去實行？比方，倘使英國和日本經濟絕交了，法國到正可以趁此機會做好買賣。即使法國自己不出面做，她不能改頭換面託一個非會員國的人民來做嗎？不能組織幾個在別國註册的公司來做嗎？在這個詐偽相尋的國際中間，取巧的方法多着呢。

要之，中日事件的進展，依然是等着自然變化的結果。上邊的大戰時機的成熟，固然是一種自然的結果。而一再拖延「假以時日」自然也有一天或者日本覺得志得意滿可以放手了，或者中國支撐不住了。那時，一切的一切，都可以「不了了之」了。

七　結論

末了，再提到報告書的建議案。牠的主旨，是要顧全中國的面子，給你一個空洞的宗主權，而

給日本以充分的實際的利益。牠的理由是：非此不足以保障遠東的和平。牠的最扼要的兩句話，仍然是引用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話：「如僅恢復一九三一年九月前之情形，不能作爲永久之解決；而維持與承認滿洲之現有政體，亦不能認爲解決之辦法。」簡言之，就是要造成一個對於日本較九一八以前格外有利的局面。我們試想：這個有利的局面，還不是日本的武力侵略的報酬嗎？這和所謂「不承認以武力造成的局面」的原則，是不是自陷於矛盾？這就是所謂國際公道！我奇怪的是，當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發表的時候，國內還有許多反對的批評；而對於這以調查團報告書爲骨子的國聯報告書，竟會沒有人說半個「不」字！這樣，時間愈長，人心麻木愈甚，中日的爭端，也是終有一日會自然解決的呀！

我們倘使要給這個國聯報告書一個總估價，我們或者可以說：還遠不如史汀生幾次宣言的價廉物美！對於史汀生的宣言我們總算沒有花費什麼。其措辭的簡潔，有力量，倒還在這國聯報告書之上。

（二二，三，一五 ——申報月刊）

關外的漢奸和關內的漢奸

我在『國難中的人生觀』裏面已經敦勸過中國的青年們，不要對於『現況』存着什麼希望和留戀。我明白指出，『現況』這老太公，已經到了神經錯亂矛盾百出的階段。他的唯一的出路是『壽終正寢。』在『現況』的孝子賢孫和忠僕走狗們，自然只好『盡人子之心』腰包裏挖出錢來買幾枝人參來孝敬孝敬，希望他能苟延殘喘。然而在『旁觀者淸』的人們，當然會見到那都是無意識的徒勞。

一個人要不希望，自然不至於失望。本來，目下一切的表現，都不過是帝國主義和漢奸串通起來變戲法給我們老百姓看！在東北軍退守錦州的時候，他們也不是文電皇皇的說要誓死守土嗎？結果呢？誓死的人一個都沒有死，而土已經不守了。帝國主義和漢奸們說：『你還是保全實力鞏固關內的地盤吧，當心着人民正在要革你們的命呢！你倘使是退守關內，我們可以鞏固你的地盤。你倘使要欺騙你的老百姓，只消發幾個通電說已經血戰過就行了！』結果，『失錦州』的一齣戲，還不是依照帝國主義的意旨如法泡製的嗎？

山海關底失陷，還是老文章！不過這次帝國主義和漢奸們說：『在山海關佈防的少數部隊和小頭目，應該讓他們牲犧。我呢，也可以得着點戰利品；你呢，可以用這個小牲犧去掩飾掩飾老百姓的耳目。』所以，安德馨和他的部下幾百人就做了漢奸們欺騙民衆的犧牲品！

這次熱河的陷落，仍舊可說是『如出一轍！』湯玉麟固然是該死，然而可憐他還不過是一個犧牲品罷了！比他該死的，還多着呢！日本人的報紙上說：『某主將飛漾散發傳單。』北平的當局立刻就加以否認。這否認的意義，就是等於和日本帝國主義說：『只有湯玉麟這傻瓜，才會和你們作戰。我是乖乖的守着平津，維持好好的市面，讓你們可以做好賣買。』結果呢，總算犧牲了一個非嫡系的湯玉麟，又買到了抵抗的美名了！

所以，我們說起了漢奸，千萬不可忘記了關內的漢奸。關外的漢奸，已經明目張膽的做我們的敵人，我們不必怕他們。關內的漢奸，是握着我們的政權，騙去了青年們的熱心，一面再一天一天的把土地送給敵人！這種漢奸，才眞算是漢奸！他們和帝國主義有沒有密約呢？那是他們的祕密。既然是密約，自然不會落把柄到我們老百姓的手裏來。然而，不管有沒有密約，事實還是事實。

他們求敵人的諒解，串通了敵人變戲法給老百姓看，還有人能否認嗎？

漢奸們的把戲，是層出不窮的！好在中國土地大，一齣一齣的變，一步一步的退，起碼還可以變一兩年！你們還希望漢奸們反抗帝國主義嗎？就請你們看這層出不窮的把戲，等到敵人的利刃加到你的項頸的時候爲止！有血氣的，恐怕在幾次的希望，幾次的失望之後，只好自殺！

總之，你們倘使要做反帝的工作，你們只好移轉目光，改變方向，走上切實而且有效的一條路！你們也不必悲傷，因爲目下一切的矛盾，都是『現況』日暮途窮的表徵！自然而然的，在最近的將來，帝國主義和漢奸們，都會倒斃在我們的前面！時代是不會終止的，舊時代去了，新時代自然會來臨！在目下黑漆一團的境況，聰明的人必然會找得到新時代的一線的曙光！

（二二，三，一六——新社會）

對日抗爭與口岸封鎖

日帝國主義在籌謀退出國聯之際，忽以負責者談話之方式，發表關於所謂封鎖問題之意

見。其言曰：世界各國，決不因日本退出國聯而封鎖日本；如誠加日本以封鎖，日本海軍，可立即封鎖中國口岸，杜絕各國之對華通商；同時日本可以強制貿易，維持非常時之經濟云云。國聯之無能，吾人已一再言之。其所謂經濟制裁，吾人亦曾斷定其徒爲欺人之具。因列強決不肯因中國問題犧牲其對日之貿易也。故其所謂世界各國決不因日本退出國聯而封鎖日本一語，對於國聯之弱點，可謂洞見肺腑。而返觀我國之持妥洽主義者，日猶以求神問卜之方式，找求外交之出路，亦可謂愚蠢無識者矣。

其次，則日海軍如欲封鎖我國口岸，除兩廣外，亦爲輕而易舉之一着。自琉球臺灣淪入敵手，日帝國主義之於中國，在地理上已造成一半圓形之包圍陣線。國人如有暇一閱亞洲地圖，當知其言之不謬。在此種天然的形勢之下，日人祇須以潛水艇之活動，已儘足施行有效的包圍。此種包圍，北起冀魯，南迄閩浙。僅珠江流域，則以英人勢力之所在，或可以託庇而幸免耳。我國二十餘年來，無識軍人，酣於內戰，所謂國防，久已置之度外。一旦事變猝起，始知其已成甕中之鱉。誰實爲之？能毋痛心？

其三，則所謂強制貿易云者，一二八之役，已開其端；平津膠濟一帶，更已視為故常。爾時地方上懦弱之官吏，懾於日人砲艦之威嚇，自行禁止人民之反日；無恥奸商，更將因蠅頭之微利，以日貨刮取人民之汗血。以關內貿易之所得，移作完成關內侵略之所需，原屬已然之事實。則所謂維持非常時之經濟者，固早已雛形畢具也。如認強制貿易為強逼買賣，則大誤矣。

由上之說，則中國之對日抗爭，必須為一反帝的民族革命，已屬顯然，倘中國而不能以壯士斷腕之勇氣，放棄事實上原為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大本營之口岸，犧牲帝國主義資本勢力控制下之幼稚的民族資本，固決不敢以言戰。而在此財政命脈繫於貿易金融勢力集中口岸之際，非準備對於財政政策及貨幣制度作非常之改革，亦決不足以言戰。必有如是之決心，如是之毅力，乃能自動加口岸以反封鎖，使廣大之內地，不再為帝國主義勢力下各通商口岸之消費市場；然後乃能破日人以華制華之毒計，乃能使列強間之利害衝突，因中國市場之杜絕而瞬趨銳化。雖然，此又豈能希冀於苟且偷安沉淫忘返之國人哉？

（二二，三，二五——申報）

對華侵略中日本帝國主義內在的矛盾

歷史上一切之演變，誠無能逃於經濟條件之支配而民族鬥爭之轍跡；其因經濟條件之變化而易其方式，更如影之隨形，無能或爽。十八世紀以前之民族鬥爭，爲封建制度下之門爭。封建制度下之生產，以土地爲其主要元素；故其民族鬥爭之方式，亦以土地問題爲其中心。強盛民族對於弱小民族之侵略，其動機往往由於人口之增殖，及因此而起之生產不足；其行動往往不外略地攻城，奴畜豪取。自產業革命以還，機械發明，日新月異。舉封建時代所有生產不足之恐慌，掃蕩無遺；而代興者，乃有生產過剩之恐慌。因之，十九世紀以還，資本主義下之民族鬥爭，亦逐漸變其方式，而成爲消費市場之爭奪。舉凡資本主義列強間之衝突，以及列強對於弱小民族之侵略，其目的均在獲得一生產落後之民族，以吸收其過剩之產品。歐洲大戰之後，固亦曾有若干領土上之變化；然其命意所在，仍不外殖民地之分割與口岸之轉移。雖亦扶立小邦，保持軍事上之優勢；而中心問題，仍不外確立其經濟上之霸權，整理其精剩餘產品，以剝削弱小民族之陣線而已。

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之侵略，自亦不能例外。此次侵華之動機，既由於經濟之恐慌，而經濟之恐慌，即由於生產之過剩。為欲求解決生產過剩而侵略，則其主要之目的，在壟斷東三省之消費市場蓋甚顯矣。然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既自然的日趨銳化；則其因此種矛盾而起之一切行動，其將必然的自陷於矛盾，或亦為無可逃避之因果。九一八事變以還，日本帝國主義對華貿易之衰退，已為不可掩之事實。此由於國人排日運動者半，而由於兵火變亂之餘，購買力自然衰退者亦半。東三省之對日貿易，日人雖自誇進步；但以吾人之所知，則東北進口之日貨，若干為日商存貨之增加，更有若干為日人供滿鐵建設及軍事設備之材料。實際上屬於人民之消費者，殆亦有減無增。若謂鐵蹄槍彈之威力，可以提高中國人民之購買力，則寧有是理？以故一年半來日帝國主義對華之侵略，徒破壞中國之消費市場，使日本帝國主義及列強間生產過剩之狀態，繼長增高；整個資本主義之矛盾，愈趨尖銳。日本帝國主義之所求於對華侵略者，適得其反而已。

日人於此，必以侵略未告厥成以自慰。則敢問：侵略即告厥成，又將如何？滿蒙者日人所視為資源者也。設日人而果得志於東三省也，則其最高之希望，自為依照田中奏摺之所陳，開發滿蒙

之產業。使果如此，則日本帝國主義內在的矛盾，必又將突飛猛進而至於不可救藥。蓋當前之經濟恐慌，既爲高度的生產過剩，則滿蒙資源開發之結果增高生產過剩之狀態，豈不又多一偉大之原動力？經濟恐慌之路線，豈不更將淪入深淵以終古？日人爾時，將復以何種威力以消納此空前過剩之產品哉？關於此點，吾人雖不欲以主觀的成見，作自欺欺人之快語：而良以按諸事實，日本資產階級已深懼滿蒙開發之後，日本本部大部分之產業，將因不足競爭而歸於劣敗。由是之故，倘使日本帝國主義開發滿蒙之結果，而使滿蒙物產，足以供滿蒙及中國本部之所需，則於歐美列強，固爲一重大之矛盾，而與日本本部之矛盾，更將無由調解也。

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之侵略，不問其爲成功抑爲失敗，均徒增其內在的矛盾，而無以解救其當前之恐慌，既如上文所述。於是，希冀妥洽者流，或將以此而銜其隱忍屈辱之得計。吾人於此，有必須加以申說者：資本帝國主義之對華侵略，既發生於整個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然侵略之結果，復使中國社會之矛盾，瞬趨尖銳。時代的環境既促中國反帝民族革命客觀條件之完成，則妥洽之流，徒然延長日本帝國主義最後掙扎之時間，置自身於革命對象之列，而妥洽終無以實現

也。雖然，利害所關，既無以自拔於環境，則明知其妥治之無效，又何能禁其望梅止渴哉？

（一一二三三〇——申報）

民族之前途如何？吾人將何以自處？

我國自民十九以還，水災之後，繼以暴日之侵凌；內亂方殷，復值外侮之日亟。天災人禍，內憂外患，舉人類史上所有之顛危困厄，殆無一而不畢具，更無一而不嚴重。於是憂時之士，率多陸沉之慨，而樂觀者流，轉認為新時代降臨之象徵。民族之前途如何？吾人將何以自處？此誠當前最嚴重之一問題也。

民族之出路，見諸史冊者，千頭萬緒。然歸而納之，不外二端：由治以求治，一也，由亂以求治，又其一也。俾斯麥克之鐵腕政治，明治之維新圖強，以至墨索里尼之反動獨裁，均由治以求治者也。華盛頓之獨立革命，列甯之剷除階級，以至凱末爾之外抗強權，均由亂以求治者也。要之，勞師動衆，流血犧牲，不問其目標為向外之抗爭，抑為內部之革命，均不外為民族之一種變亂。變亂之甚，則因天演淘汰之亢進，不適宜之制度，不適宜之事物，掃蕩廓清。外在內伏之矛盾既去，厭亂之人

心復萌，社會之秩序，自歸安寧。於是從容以言建設而治致矣。反之，倘制度之矛盾未著，社會之病象未深則立法糾正，倘易爲力；或人心業已厭亂而破壞之行動未終，則和平建設，必其易得人信仰。於是，一面以政治勢力維持社會之秩序，一面以立法手段緩和制度之矛盾，循序漸進，而治致矣。

中國目下種種一切之矛盾，猶爲調和糾正之所能爲功乎？中國目下社會之病態猶爲頭痛治頭脚痛治脚之方劑所能奏效乎？分析言之：中日間之矛盾，能以敷衍因循之手段解決之乎？因農村破產而起之暴動，能以收撫剿治之方式弭平之乎？青年之憤悶，將士之激昂，能以一紙訓令而令其少安毋躁乎？世界潮流之澎湃，人民思想之轉移，能以半部論語，幾句格言，而令其潛移默化乎？凡諸疑問，恐當局者亦大都未能爲肯定之答辭：則中國民族之出路其必趨向於由亂以求治之一途，或爲已然之大勢。此當局者之所以不能不一再以對日抗爭爲號召也。

言對日之抗爭而限於「敵來即拚」之消極方策，言抗爭而不公然言戰，言抗爭而不即速置全國於戰時狀態之下，言抗爭而祇令人民安於鎮靜，保守秩序。若是，其足以減少現制度之矛

盾乎？其足以饜人民之熱望乎？盜匪臨門，而囑子弟之誦讀自若，火焰入室，而望姑嫂之紡織如故，勢均有所不可。亂之已至，固不能再言治，而由亂以求治，自更須有處亂之方。至平時之法術，固難望其適用於處亂也。

以言抗爭，則安內攘外之先後，復成問題。下絕大之決心以抗日，則士氣振奮，人民歡忭，一轉移間，而民族之生機立見：此主張攘外先於安內之說也。先求腹地之安寧，乃足以言長期之抵抗，清後方之擾亂，乃足以固抗日之軍心：此攘外必先安內之說也。自「夫子道衰」，經書失效，舉一問題，正反均能言之成理。是非之混淆若此，究孰為可循之途徑乎？則應之曰：世間唯事實最為雄辯，亦唯大勢為可無違抗。攘外必先安內乎？安內必先攘外乎？吾人依事實加以判斷，就大勢加以推測可矣。

二三，四，二〇——申報

我也來談中國的國民性

我近來把中國的所謂「國民性」，細細地加了一番歷史的研究，結果，不能不跟着高唱「

民族復興」的人們喊一聲「偉大」

依我的研究，中國的國民性，是最能犧牲的，最顧大局的：總之，是最具有「大國民的風範」的。依照中國士大夫們的邏輯方法，是只要舉出少少的幾個人的「豐功偉烈」就可遮蓋了一個時代的國民性的。因爲，有這少數人先「以身作則」「樹之楷模」的做起來，依照「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順序，當然那一個時代當中，就不會有胡適博士所謂具有劣根性的人民了。現在，就舉兩位足以代表中國國民性的人物，做一個證例。

「犧牲民族英雄的美名」和志願「跳火坑」的人，當然是頂頂肯犧牲的人。有這樣的「大無畏精神」的人，歷史上恐怕要算秦檜「首屈一指」。秦檜因爲犧牲了「民族英雄的美名，」所以，他的鐵像，會跪在西湖給萬人唾駡。事實上，他當時那種「苦心孤詣」和「排除萬難」的勇氣，自己也覺得是在那裏「跳火坑」。只可惜當時朝野和後代的人們，對他始終不肯原諒！

歷史上頂頂能夠「顧全大局」的人，要算是吳三桂了！你想，那時李自成領導下的一羣流寇，「殺人放火，」何等猖獗？倘使讓他們那樣的胡鬧下去，中國民族還有噍類嗎？吳先生就因爲

要保全中國民族的一線生機，才請清兵入關，「滅此醜類。」固然，清兵的殺人放火，還遠在流寇之上，然而到底清太祖是個「眞命天子」，他燒殺之後自能奠定中原的呀！並且幾百年之後，他的子孫不還是把好好的一個民族，交還給我們了嗎？所以吳先生的算盤，實在不錯！而秦吳二位老先生的氣量對於「大國民」的徽號，誰還能說受之有愧

本來，歷史的意義，是隨着時代變遷的。商鞅和王安石，在康梁主張變政的時候，居然也抬過頭。目下的時代，依照某方面發出來的電報，所謂「赤匪」的流毒，眞是不亞於明末的流寇！所以，有人主張即使不積極的請日本兵進來幫同我們「勦匪」，儘不妨消極的讓他們進來鞏固我們的「後防」。不過，在這個關頭我們做老百姓的却要想一想：究竟明末的人民，是應該幫同李自成打吳三桂呢，還是應該幫同吳三桂打李自成？

（二二，五，八——申報自由談）

中日問題之又一個烟幕彈

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在勢如破竹的佔據了灤東以及平津危在旦夕的當兒，忽然向後撤

退了！這在做夢的人們看起來，一定以爲「中華民國命不該絕，結果日本人大澈大悟了。」而在求神符喫仙方的人們看起來，一定以爲他們一年半以來的虔誠祈禱的苦功今天可見了效了——這不是國聯的大顯神威，必然是英美加我庇護。其實呢，這不過是日本帝國主義給我們的一個烟幕彈能了！

這本來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慣技，當他完成某一步的侵略的工作後，一定要放一個烟幕彈。就在這個烟幕彈的作用之中，整理而且穩定她的侵略所得的戰利品。九一八事變以後，國聯調查團未到中國以前，報紙上也不是天天刊載日蘇形勢如何緊張日蘇衝突如何尖銳化嗎？這種顯一切的裝腔做勢，實在蘊藏着很辣毒的陰謀。這陰謀的內幕是兩方面的。第一對於歐美資本主義的列強，日本帝國主義本來是用反聯蘇戰線做幌子，實行其併吞滿蒙的策略，日本帝國主義對資本主義列強所說的鬼話，是要在滿蒙建設白色的保護國，以阻止蘇俄勢力的南下。所以，她認爲只要向蘇俄作適可而止的挑釁，自然就可以博得資本主義列強的同情；結果，那巳吞而未嚥的東三省，就可以在資本主義列強同情之下安穩的落她的腰包了！第二，她是想從社會意

識上蒙蔽中國上層分子的自覺。因爲，反蘇聯就是反共，而反共恰好是中國的上層分子所主張的，在這共同反共的旗幟之下，牠就可以得到中國的上層分子的同情。這是日本的計策，這種計策能不能收效，那自然又是一個問題。

到底，帝國主義的內部的矛盾還要比她們對蘇聯的矛盾尖銳得許多。所以，日本帝國主義第一次的烟幕彈，到底還只能避免列強實力上的制裁，而未能避免他們的「道德的制裁。」在事實上，所謂「道德的制裁」誰都知道也不過是他們自欺欺人的一服麻醉劑。然而，神經過敏的日本，却還恐怕這葫蘆中儲的有不可思議的妙藥。所以，在國聯高唱制裁的時候，日本便馬上向列強摔紗帽，轉過頭來對蘇俄送秋波；甚至有一度要想和蘇俄訂立不侵條約。所謂反蘇聯——反共——原來是這麽一回事：第一次的烟幕彈總算是揭穿謎底了。

現在，第二次的烟幕彈又上場了！第二次烟幕彈的意義，和第一次大同小異，不過是比較的複雜一些。第二次烟幕彈的內容，我們應該從四方面來觀察。第一是日本在灤東的撤兵和在西北戰線的增援。灤東的撤兵，是因爲日本提議的沿長城中立區，連中國的妥洽派都覺得不敢贊

成。所以，她不能不犧牲一些藥彈，把中國軍隊趕到灤河以西。然後，使日本軍隊後退得多一些，中國軍隊前進得少一些，中立區就自然而然可以留了出來了！但是，日本對於西北的陣線爲甚麼要增援呢？這也是很簡單的：是因爲那方面的中國軍隊，還沒有退到日本所指定的中立區以外的緣故。除此以外，恐沒有其他別的作用。

第二，是中東路上日蘇關係的惡化。倘使只給中國人一條「禮讓爲國」的出路，而不給資本主義列強一條「爲階級奮鬥」的出路，這烟幕彈的功効，還不算充分。所以，她不能不嗾使一「滿洲國」向蘇俄裝腔作勢的鬧一下。好在，日本目下對蘇的外交，是三重的：除了軍閥和政府之外，還有一個「滿洲國」好做她的走狗。走狗得罪了客人，主人出來罵兩聲，就可了事。所以，眼前不妨鬧一下，做做烟幕彈，將來還正有轉圜的餘地。

第三，是歐洲方面英蘇關係的惡化。原來麥唐納竭力奔走的所謂四強公約，本在要成造歐洲方面的一個反蘇聯戰線。不幸，因爲帝國主義的內部矛盾尖銳，這偉大的計劃流產了！因此麥唐納不能不西渡赴美，以阻止美國對於蘇聯的承認，而還把握着遠東局勢的樞紐的舊浦生，也

恰巧在這時候有擬斡旋華北中日問題的風說，在這時候日本呢，自然就樂得將計就計的教她的走狗向蘇聯吠幾聲，對於英國表示一些同情的好意。

第四，我們再回頭看一看中國，正在這時，有人大發其「非戰論」：指出戰又不可，和又不能的精義，而欲在不戰不和之中找出一條中正的出路：希望日本的軍隊安然北上以抗蘇，中國的軍隊安然南下以剿共，以完成這國際的反共戰線。這種意見，像對於英美有特殊的認識和尊敬的胡適博士，早已不顧與論，在其最近的文章裏大膽的發揮過了，何待我們多講。

這樣，日本固然總算可以在這烟幕彈之下，整理而且穩定她的新得的熱河，進窺察綏，作進一步的侵略了。但在我們，倒似乎應得仔細想想：未來的情勢怎樣？在我們國民的立場上對於未來情勢的對策又該怎樣？

（二二、五、一六——申報月刊）

和戰之間之羊腸小道

自九一八事變以還，我國之對日態度，始終處於不戰不和之僵局。憂時之士，輒以當局者未

能當機立斷，引以為憾！自行政院長汪精衛氏發表談話：一則曰，「戰則有失師喪地之虞，和則有辱國喪權之虞，不戰不和，則兩俱可虞；」再則曰，「不能戰故主張抵抗，不能和故主張交涉。」於是，而我當局者徬徨瞻顧之苦衷，苟且求全之至意，乃大白於天下。

於不戰不和之中，而求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出路，縷析毫厘，誠可謂極調和之能事。然吾人輒復有為之杞憂者，則玄而又玄之哲理，或不能見喻于蚩蚩之氓；而一線生機之羊腸小道，恐更非盡人之所得步履追隨耳。何以言之？國家當內憂外侮交迫之際，人民情緒，不期而趨振奮思想不期而趨烈。中庸中和之說，將視為迂闊之談；走入極端，轉成必然之勢。欲其曉然於玄而又玄之理，誠恐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其次則縱能率民衆以盤旋於此羊腸之小道，然領導者稍不介意，即易跨入歧途，隨從者一不經心，必至顛躓立見。當形禁勢迫之際，非稍左以陷於戰爭，或不免稍右而歸於乞和。其言雖善，而其道甚難，此則不能深為危懼者！

「卑之毋高論。」「為政不在多言。」政府之所以昭告於人民者，以簡易為尚，先哲已見及之。世界自恐慌以還，歐洲各國及東鄰日本，政治均趨極端；中間政黨，先後沒落。中庸中和之為人

厭棄，已非惟我國爲然。當局責人民以不加諒解，而不予以易解之途逕，則縱有一腔之熱血，或終不免爲「千夫所指」之人！灤東甫告止戈，而西南責難之聲已至。以同處統治地位者，猶且不能互信互諒若此。乃轉欲以諒解責之於政情隔膜地位懸殊之民衆，不尤其難哉！

指導民衆，不能不審察大勢之所趨。倘戰而終於不可免也，則縱不能言戰，亦終不得不出於一戰。於不能戰之中，而求其可以戰之道，要爲弱小民族中興之唯一關鍵。倘畏首畏尾，則歷史上固甚少能戰之民族；惟破釜沉舟，乃能啓民族奮鬥中興之生路。坦途在望，要惟處之者之善於運用踴躍以赴之耳。

（二二、五、一六——新社會）

急轉直下之華北停戰問題

在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原則之下，華北的中日停戰協定，居然在短時期以內簽訂了！

本來，倘使軍事都可以變做「修辭學上的軍事」，外交自然更應該變做「修辭學上的外交。」所謂修辭學上的軍事，是不曰「後退」而曰「另築新陣地；」不曰「因戰敗而退」而曰

「因戰略關係而撤退，」所謂修辭學上的外交本來也已經運用得很多。譬如，不言「戰」而言「抵抗，」總算已經極修辭之能事。然而目下則更進步了。

目下的進步是怎樣呢？是把「軍事」列在「政治」之外。這樣，我們是「決不妥協」但是「在雙方諒解之下求暫時的和平；」我們決不作「城下之盟，」而只是作「郊外之約」；我們不能允許設立「中立區，」而只能同意設立「非軍事區域。」這樣，國民所痛恨的幾個成語都無形消滅了。

至於中國方面成立停戰協定的苦心孤詣，則我們只須在要人們的口角唇邊透露出來的一些言外之意，就可以瞭然了。一則曰：「北方固有大患，南方也有隱憂。」這表示只可對於北方的大患趕快料理清爽，以準備對付南方的隱憂。再則曰：「人民思想左傾。」這表示對外不趕快辦妥交涉，對內將更無以應付左傾的思想。三則曰：「冬天固然要用電爐，夏天却應該用電扇。」這表示到了今天的日子，平和論應該擡頭了。四則曰：「好比火燒，只好拆斷火路。」這表示失地猶如火燒了的房子。你既然沒保過火險，還向誰去收回？五則曰：「求心之所安。」這是說在一面交涉的意義之下，使愛做民族英雄的人完成了他們的犧牲；同時在一面交涉的意義之下，使主

張平和的人也完成他們「跳火坑」的豪舉。這樣大家都能夠相當的如願以償了。

同時，六月一日的路透電，也給我們一些消息。牠說：「停戰協定之簽字，可以使日軍騰出一大部分，以剿滿洲之匪，及供攻擊張家口之用。」同日大晚報北平特訊，說近來東北青紗帳起，各路義勇軍，聲勢復熾。路透電所謂「滿洲之匪，」自然就是該報所謂「義勇軍。」這些義勇軍，不獨和日本在滿的統治有碍，即在中國平和論者的眼光看來，於他們「拆斷火路」的平和工作也有碍。聽說平津報紙裏連「敵」「偽」字樣，也要加以禁止。無怪他們對於關外的義勇軍，更加愛莫能助了。

日方「攻擊張家口」又是什麼用意呢？幾月來北方的局面，在一面抵抗的意義之下，幾位肯抵抗的民族英雄，都已經受着重大的犧牲而至于無從抵抗了。只有馮玉祥，偏偏在這個關頭，豎起了什麼民衆抗日軍的旗幟來。所以，現在日本的大軍要西進以與他周旋了。等到他抵抗過了，那末，自然交涉又要開始。在日方當然希望關於那方面的停戰協定再簽訂下來，那中國便永沒有進攻甚至擾亂「滿洲國」的路線，而日本在東三省的統治，便自然完成了！

再看一看國際上的形勢，更可以證明上期本刊披露的中日問題之又一烟幕彈一文內的推測，也是「不幸而言中。」日本的代表石井，居然已經用反共的幌子，得着美國的同情了。同時，中東路問題，在一度和緩之後，又告緊張了。這時，倘使沒有「滿洲國」裏的走狗們向蘇俄狂吠一下，石井在華盛頓大放厥詞，以亞洲反共勢力的中堅自命，似乎沒有根據。所以對蘇俄的把戲不能不重演一下。這樣，日本做了名義上的反共的中堅，中國做了對內對蘇兩方面反共的先鋒隊。日本取了中國的領土去反共，中國犧牲了一切也去反共。方式雖然不同，而反共這一點是殊途同歸的。

時代轉變了！今後的華北，與我們一向憧憬中的華北兩樣了！照這樣情形下去，我們以前的批評和對於抗日軍事進展的熱望都錯誤了！

六月二日（二二、六、一五——申報月刊）

銀問題與世界經濟會議

自資本主義列強間內在與外向的利害衝突，日趨銳利，國際間會議，乃愈見紛繁。承平無事，則閉戶安居，災難當前，乃不得不集鄉隣以籌對付：人情然，國際間之形勢亦然。故國際間名目百出之會議，正足表示列強政治家之手足失措；而會議迭出，效果茫然，則又大足表示當局者雖鞠躬盡瘁，以圖最後之掙扎，而大勢所趨，恐終未能挽此欲倒之狂瀾也。

國際間之會議雖多，然大別之，則不外普遍的與局部的二者。前者如過去之銀會議與軍縮會議，以各列強爲中心，而以弱小國爲陪襯。後者如洛桑會議，與沃太華會議，出席者或爲一部份之列強，或僅限於某帝國主義與其殖民地。就大勢以觀察，則普遍的國際會議，除代若干名人發布若干大而無當高而難行之主張，與一紙虛玄夢想自欺欺人之宣言外，其結果等於無物。而後者則往往尚能擬具一比較切實之方案，而一時的使經濟界表現幾微之變化。如因洛桑會議之結果，而英法德意一致對美國主張取消戰債；因沃太華會議之結果，而美國減少十萬萬金圓之輸出貿易。凡諸種切，均足概見當此世界恐慌日趨深刻之際，資本主義各列強，均處於外強中乾

捉襟見肘之苦境。所謂救濟之策，要不出我邱隣壑苟延其一已之殘喘；而對於整個資本主義，則因突衝矛盾之加甚，反愈促其滅亡。欲於普泛的國際會議中找求一均霑之方策，殆爲事勢之所不許。

繼局部的洛桑會議沃太華會議之後，乃復有普遍的世界經濟會議之籌備。蓋英國既於洛桑會議鞏固歐洲列強對美之陣線，復以沃太華會議表示大不列顛內部之團結與對美之威嚇，浸浸乎已恢復其昔日與美國抗衡之地位。持此以美國相見於國際會議席中，或可冀其稍變曩昔惟我獨尊之態度，接受歐洲列國對於取消戰債之要求。故在歐洲列國心目中，原以戰債問題爲世界經濟會議之主要議題。以故，此所謂世界經濟會議者，實質上本不過一列強間之賴債會議而已。

美總統胡佛氏既洞見其隱，於是始則有不能議及戰債問題之聲明；繼之則於其競選演講及近日發表談話中，提出白銀問題爲世界經濟會議之主要議題。吾人於此有須認明者，則此所謂世界經濟會議者，原不能逃出歷來普遍的國際會議之陳跡。其終於無結果而散，早在意中。而

銀問題在此會議之地位旣僅爲胡佛氏對抗歐洲列強以戰債爲主要議題之工具殆已類於日人往昔在華盛頓會議提出人種平等問題之用意。醉翁之意，旣不在酒，則其等於具文，又早可預見也。

然銀問題在未來的世界經濟會議中，終必須經一度之討論，則因銀問題之歷史及其在輿論中之地位，實爲無可避免之事實。解決銀問題之方案，不出二端：其一，爲限制生產，其二，爲增加用途。而所謂增加用途者，自以恢復銀幣爲主眼。關於此點在美國輿論中，旣有「銀賤吾人須以銀爲幣，賤棉花則將亦以棉花爲幣乎？」之妙論，而歐洲各國停止金本位以後，統制貨幣說之威權，又已遠在國際複本位說之上。故恢復銀幣云云，殆已成爲陳跡。則將來議論之中心，其必爲限制生產，蓋無疑也。

言限制生產，則衝突又生。世界之大產銀國美國及墨西哥，必以銀價慘跌，歸咎於印度之出售存銀。而印度之保護國英國，則必否認其說，而主張銀礦生產之限制。此二者旣各有其理由，則其是否能得一調和之方策，又屬疑問。吾人迴溯過去英荷間橡皮生產限制協議之失敗，而銀之

生產之普遍，又遠在橡皮之上，或可見限制方案之無從制定矣。

以上云云。不過表明銀問題解決之不易，使國人勿過作無謂之夢想。至於提高銀價與吾國經濟之影響，則非在本文討論之範圍。

（二二、一一、二七——申報）

甚囂塵上之歐洲戰債問題

數載以前，喧嘩歐陸震動英美者，爲賠償問題；而比歲以還，則國際視線，已移易而集於戰債問題。所謂戰債問題者，蓋當前番世界大戰之際，協約國軍實之所需，恃美國爲外府；復以現金缺乏，軍實之供應，乃轉變而爲借款，即所謂戰債是也。自凡爾塞和約告成以後，戰敗之德國，年須繳納二十萬萬金馬克以上之賠款。人民汗血之所入，供諸政府；政府轉以付諸協約國；歐洲協約國，更須以賠款收入之大部分，提供於美國，以爲支付戰債本息之用。美國之所以能成爲世界上最大債權國，紐約之所以能取倫敦而代之，成爲世界金融之中心，美國國際金融資本主義之勢力之所以能瀰漫於全球，胥受世界大戰之賜也。

世間任何精當確實之理論，金科玉律之規條，要均須有實質的經濟條件爲其護符。一旦時

異境遷，則言者固振振有辭，終必無以克制已非之事實，往昔斷斷於賠款之爭，而今日僅及於單純的戰債問題者，良以此耳。經十餘年賠款之搜括，德國財政已入於竭澤而漁之候；而經十餘年之生息，德國國力，則已漸不可侮。德人于此，乃從容不迫，以無力支付賠款告諸世界。歐洲協約國，將欲以威力臨諸德國乎？則將促德國之早趨極端，一火燎原，必迅致全歐於赤化。而所謂歐洲協約國者，其內部之猜疑衝突，復日趨銳化。英意兩國，既欲扶植德國以抗法，則所謂威力云者，恐亦徒使法人爲衆矢之的而已。

賠款之繳付，既爲事實所不許，則自惟有移轉目光於戰債，美總統胡佛氏於此，乃出其制勝於機先之策略，在歐洲列國要求緩付戰債通謀未發之前，慨然於去冬自動宣布緩付戰債一年。當其時也，舉世交譽，蘇俄震驚，認爲帝國主義衝突中出人意料之舉。而胡佛氏之初望，亦欲藉此使世界恐慌，迅現昭蘇，重復繁榮，則資本主義之壽命，即可永延不墜，支付戰債，自更不成問題。乃曾幾何時，而一年之瓜期已屆，世界之恐慌，則方興未艾。戰債問題，遂復甚囂塵上，此則爲胡佛氏初料所不及者。

以言戰債問題，則歐美間爭持最烈者，其一爲戰債賠款之連環關係。歐洲協約國，認支付戰債，應以收到賠款爲條件，故德國如無力續繳賠款，協約國亦將停付戰債。美國則始終認賠款爲一事，而戰債爲又一事，不容其間發生公然的連環關係。最近則英國復以收到法國對彼之戰債，爲支付英對美全部戰債之條件。此則因大戰之際，美國認英國有較堅強之國際信用，對協約國借款，多以英國爲對手，更由英國轉借於其他協約國。借款之際，事實上既已有連環關係，償付之際，英國遂復提出連環關係以對抗。此則戰債與賠款連環關係之外，復有戰債與戰債之連環關係。情形之複雜如此，乃使旁觀者如墮五里霧中矣。

歐美間爭持之第二點，則爲個別解決及整個解決問題。洛桑會議者，歐洲列強聯合一致，以對付美國戰債問題者也。美國既不願歐洲列國之樹立聯合戰線，復以此種聯合戰線，於交涉時多所不利，乃遂一再聲明，願與任何歐洲協約國單獨談判戰債問題，但不願與任何國際集團談判。此外復遣派政治上及金融上重要人物，游說歐洲各國，以圖破其聯合戰綫。觀其雙方鈎心鬬角之狀況，當亦可見列強間衝突之情形，固永難望其消釋也。

然歐洲列強間之戰綫果能維持於不破乎？就英國立場而言則三千萬鎊之鉅數，支出誠覺可惜然終不欲以不可一世之英帝國遽爲無力償債之人，因不得不以對法債權之連環關係，爲其不能全部償付之理由。而法人則以此爲英人諉過於法嫁禍於法之手段，于是英法間之齟齬，已啓聯合戰線破裂之端倪。

吾人就現況觀察，則今番屆期之戰債，英法或將終於照付，而附以戰債必須重行整理之條件。在明年舉行之國際經濟會議中，美國或將以裁軍爲條件，而允許戰債之減付。惟自一九三零年海牙賠償會議之後至一九三一年而復有停止戰債之舉；世界情形之惡化，既日甚一日，則戰債問題，卽能告一段落，亦不過暫支殘局之一種表現耳。

（二一、一二、三——申報）

美國之饑民隊

近數月來，擾攘於白宮所在地之華盛頓者，始則有歐戰退伍軍人之要索年金風潮，譁噪旬日，終至流血。近日則復有饑民隊之進襲。當局戒備森嚴，如臨大敵；警察曾以淚彈與饑民周旋，形勢之嚴重，殆爲空前所未有。蓋人民爲饑寒所迫，自必鋌而走險，而當局在此人心思亂社會不寧

之際，加嚴防範，增高壓迫，亦爲理有固然，勢所必至。旁觀者或詆爲倒行逆施，當局必自謂責無旁貸。上下之衝突既日趨惡化，社會革命之危機，遂愈見逼切。平等自由正義人道之面具，既揭露無遺，則大流血大騷亂之慘劇，勢亦將隨之而開始矣。

目下之世界恐慌，爲私有財產制度下生產力膨漲必然之結果：故生產力愈大，恐慌之嚴重亦愈甚。因之，此富甲全球生產力占世界第一位之美國所受之影響亦最烈。失業人數，達一千二百萬之鉅：與人口總數一萬二千五百萬比較，占十分之一而弱；與一九二九年全盛時代工作八數五千萬比較，幾合四分之一；與世界失業總數二千五百萬人比較，幾占半數。亦可驚已！

恐慌之現象，爲生產過剩價格低落之結果，農民運麥赴市，得值至不足以償運費，遂至相率以麥代薪。一面有以麥代薪之農民，而一面復有面帶菜色之饑民，其爲不合理，詎復能加曲護？然此用以代薪之麥，何以不能移賑饑民乎？則因以麥代薪之結果，存麥漸稀，麥價或可望漲；而饑民之施賑，則有待於國家及公衆團體之購麥。農民自動以麥助賑，反適以減少麥之需要。復有進者，則此經濟恐慌中深創鉅痛之農民，亦更無餘力以作此慷慨輸將之義舉也。是則其事雖不合於

理，而在勢則不然。此亦足見資本主義之發展已達風燭殘年之末葉。其制度上無可避免之矛盾，縱有任何精微玄妙之方案，而形格勢禁，終於無法爲之調和也。

否極泰來，依經濟史上恐慌循環之先例，回復繁榮，期在不遠：此則美國資產家之所用以自慰而慰人者。然據其失業問題專門委員會研究之結果，則美國人失業之原因，尙多屬於產業合理化以後組織改良機械進步需要勞工日少之結果。故縱令產業恢復常態，而失業問題，則依然無從解決。恐慌果能永久循環乎？繁榮果能終於恢復乎？已屬絕大疑問。而恢復繁榮之後，竟猶不能解決失業問題，則繁榮云云，所以自慰慰人者，亦終於自欺欺人而已耳。

數十年來，國人言富強者，往往以美國爲嚆矢。迨及近日，新式士大夫，對於美國之民主政治，猶侃侃稱道不置。吾人其思之！其再思之！以如此之理想社會，如此之極樂國，吾人將猶盲其視聽，泯其良知，寤寐以求之乎？抑將改弦易轍，另籌善法乎？

（二一、一二、七——申報）

中蘇復交後對於蘇俄應有之認識

光陰荏苒，自九一八事變以至今日，瞬又十五閱月。此十五閱月中，以言軍事，則民衆有收復

失地之慘呼，而擁兵者方酣於鬩墻之內戰。以言外交，則喧嚷於日內瓦奔走於歐美都會者不外欲以約章裁制侵略，以公理戰勝強權；其爲虛玄夢想，而終於跋涉徒勞，已早爲識者所共見。今者圖窮匕見，形勢日非，乃翻然改計，而有中蘇復交之舉。雖將來之進展尙未可逆料：而外交上之另闢新蹊徑，別求出路，則已可概見也。

現時代國際間一切之演變，胥不外經濟上利害關係之策動。如猶欲以私人間之情感轉移外交上之局勢，則非爲自欺欺人，必爲受愚遇騙。往昔歐洲各國亦多有圖以姻婭關係改變國際間之形勢者，而今無聞焉。故時至今日，倘外交官之口吻，猶不出某也與吾友善，某也爲吾業師，某也吾可感以至誠，某也吾可曉以至理，則其終於失敗，必無待於龜蓍。質言之，處今日而言外交，其唯一關鍵，在於認淸各方之經濟環境而已。

吾人所以認國聯不能爲吾國之助者，非謂國聯中之任何一國與吾國不睦；亦非謂國聯中之任何人與吾人有隙；更非謂國聯中之任何國任何人之甘於毀棄公法約章，蔑視公理正義。國聯之所以不能厚助吾國者，則以國聯爲籌謀國際和平之機關，而在現時代帝國主義間國際和

平意義之下，中國成爲必然的犧牲品。資本主義之發展，已達日暮途窮之頂點。致命之經濟恐慌，使列強間之衝突日趨銳化。其唯一緩和衝突維持和平之方法，卽爲向殖民地及準殖民地之加重盤剝。加重盤剝之所得，如能公允分配，則資本主義卽可苟延殘喘，而戰爭卽可暫不爆發。羣虎相爭，必有死傷，合力搏羊，則腹果而爭可息：國際和平之意義；如此而已！故在客觀上一切國際和平運動，其目的均不出公平分割殖民地及準殖民地；而捨此以外，亦決無其他有效的維持世界和平之手段。國際之形勢若此，而士大夫者流，猶欲責國聯以保全公約威嚴，體貼人情公理，誠日本以飽食傷生，失道寡助：一若目下之外交，仍可効包胥秦廷之哭，以收至誠感人之效者。其爲對牛彈琴歟，與虎謀皮歟，誠不知其可矣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吾人以後之所期望於蘇俄者，將又如何乎？曩者王印川氏，曾以蘇俄軍備之專主防守，證明蘇俄非帝國主義。吾人之意，則以爲以軍備證明一國之是否帝國主義，猶欠澈底。因軍備之設施，仍無能逃於經濟關係之需要；而資本主義之進展，所以必須形成帝國主義者，亦正因其經濟制度上，有無可避免迫不獲已之因果關係。蓋資本主義之生產，就各個生

產者而言，必求其生產之收入多於生產費之支出。收支之差，即爲資本主之利潤。故綜合全國生產者而言，則其生產之總量，必超過全國消費之總量；而此項超過消費量之產品，又必須向海外覓取市場，然後資主之利潤，可變爲金錢以資積蓄；而國家之富力，亦可藉以增高。然海外之市場，必須爲生產幼稚輸入超過輸出之國家。否則我以產品往彼以產品來，兩相抵銷，金錢即無由內溢。此列強之所以必須經營殖民地及準殖民地也。自有殖民地及準殖民地之經營，於是爲抵抗爭奪及壓抑反動計，乃不能不擴張其軍備：而專事侵略之帝國主義，于是形成。

蘇俄爲社會主義之國家，其生產資本爲國家所獨占，其生產目的在於供給全國人民之消費。某種產品之消費而嫌不足也，則輸出他種消費有餘之產品，以換取之。倘仍有餘，則或即減低其生產，或存貯之以備將來之需。譬之大戶之家，田地居屋，傳自祖先；父子兄弟合力耕種；姑嫂姊妹，合力紡織。耕種紡織之所得，則共同消費之。消費不足，則相率節約；消費有餘，則存貯以備不時之需。所謂生產過剩之恐慌，於我無有焉。工作繁劇，則夜以繼日；工作減少，則共事休息。所謂失業之恐慌，於我亦無有焉。惟其如此，故蘇俄之對外貿易關係，不出以物易物之方式。各獻所餘，各取

所需：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以武力爭奪殖民地，在蘇俄殆根本非爲必要。其軍備之專主防守，乃以此耳。

惟其經濟上之關係若此，故日人而爭奪長江之霸權者，蘇俄必袖手旁觀。卽爭奪東三省之經濟霸權，蘇俄亦未必以兵戎相向。然爭奪東三省而欲樹立一反蘇俄之滿洲爲國，則患在肘腋之間，蘇俄爲自身安全計，不能不予以重大之注意。此則爲蘇俄與吾國利害相同之點，亦卽吾人所可冀於中蘇復交以後國際形勢之變化者。

（二一、一二、一八 申報）

英國對華之態度與妥洽主義者

中日糾紛中，英國之對華態度，常陷於矛盾百出，不可捉摸之象：時而親華，時而袒日，時而模棱兩可於其間。最近西門外相在日內瓦反對否認「滿洲國」之後，忽復以迴避出席聞矣。

列強之對華政策，吾人若僅就政治上表現作枝枝節節皮相之觀察，誠若恍惝莫測。若就其經濟上利害關係窺及其核心，固仍有可尋之條理。一言以蔽之，則爲維持與策進其在華之權益，

以肆其侵略而已。

維持與策進在華權益之道如何？力所能及，則出於強硬之手腕。力所不及，乃不能不委屈求全而出於妥洽。前者有若年來之日本，後者則目下之英國，實為其顯例。英帝國自大戰以還，殖民地動搖之狀態日甚一日。瀰漫全印度之革命運動，固足使英倫政治家焦思竭慮，晝夜匪寧；而愛爾蘭之反側，患在肘腋之間，尤令其寢食不安，手足失措。凡諸種切，舉足使英國感於殖民地治理之不易，而目下更無餘力以經營新殖民地，亦事之顯而易見者。英國自民十五以還，交回漢潯租界，退還庚子賠款，要皆為其對華採取溫和的妥洽政策之明證。此項政策，實為英國對華唯一有利之途徑，吾人甚信其捨此以外，不能更有所企圖也。

此種溫和的妥洽政策，其命意所在，主要的所以求長江流域之安寧，使英國在華之商務利益，可以維持於不敗。易言之，即英國過剩之商品，可藉此以為傾銷之尾閭。此項關係，在英國放棄金本位，商品成本減低，長江流域及華南一帶，因抵制日貨之結果，英貨漸取日貨市場而代之之際，尤有積極維持之必要。然惟其如此，於是，一面須博華人之好感，而一面復須設法使日帝國主

義之軍事行動，不致擴大其範圍。於是，對華妥洽之外，不得不復有對日之妥洽。然中日糾紛，方在高潮。於是此周旋兩方之英國，不免左右爲難；其表現於外交方面者，遂不能不矛盾百出，而幾於無以自解矣。

吾人于此，當可曉然于英國對華之立場矣。其一，則英國者，無所愛于中國民族者也。英國之所欲者，爲一和平落後之中國市場，可以供其長時期之剝削；而中國民族所遭受之任何奇恥大辱，決非其所計及。其二，則英國對于日人之併吞東省，固非其所願；然在軍事上，既無餘力以與日人在遠東角一日之短長，而因利害關係原極幾微之東三省，引動戰事，以擾亂其經濟勢力大本營所在之長江流域，更爲得不償失。故捨與日人妥洽以求保持長江及華北華南之安甯外，實無其他更妥善之辦法。其三，則英國之對日妥洽，原爲迫不獲已之舉。對日妥洽之目的，原在保持在華之市場，固決不敢于引起華人之惡感。否則不幸因此而引起排英之風潮，則所以保持市場者，適以危害市場：英人之愚，將不可及矣。

由此觀之，則英國之于我國，縱無領土之野心，而在客觀上，終不出于設定勢力圈，以肆其經

濟上之宰制：瓜分豆剖，不過易其方式而行。列強對于弱小民族之政策，一脈相承，無能外此；吾人固無足爲英人怪。所可痛者，則國內之妥洽主義者，其立場乃無以異于英人耳。和平之市場，爲英國之所需，然亦卽爲我國買辦階級之所需。東三省之淪亡，無與于英國，然似亦無損于以長江流域爲根據地之買辦階級。苟且偸安，對于民族所受之奇恥大辱，視若無覩，買辦階級之妥洽主義者，肖無異于英人焉。于是列強與買辦階級之合以謀我，彰彰明甚矣。

最近事實之所昭告于吾人者，則反英之空氣方興，英國已倏變其往日之態度。吾人對于以辱國賣國之方式，以求保持其一己之地位與利益者，必須使其了然于終將受人民之裁判。堅決抗爭之高潮既起，妥洽主義者，自必匿跡銷聲矣。

（二二、二、七——申報）

德意志反動政權之前瞻

自墨索里尼挾所謂『汎繁主義』崛起於義大利，十數年來，橫行國內，雄視歐陸。繼之而起者，乃有今日德意志之希特勒所謂汎繁主義者，在學名卽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希特勒之國家社

會黨，即以此而命名。此種主義，在學理上爲非驢非馬之一種怪物，在事實上則爲新舊時代交替中一種畸形的制度。此種畸形的制度，在歐陸特殊的地理關係之下，而有其一時偶爾之必需。故不問其在理論上之爲非驢非馬，仍不能不在冗長的人類史中作曇花之一現耳。

何以言之？歐洲大陸，種族紛歧，大小國家，犬牙相錯。歷史上種族鬥爭，至爲殷繁。因強隣耽耽虎視，而民族之團結自救，遂爲生存所必需。因之國家主義之發展，甲於全球。十餘年來，社會主義，因蘇俄革命之告成，由理論而實行。勞工運動素稱發達之歐陸，爲之震驚，躍躍欲試。現代之國家主義，既以資本主義爲其靈魂，則社會主義之成就，自將成爲國家主義之致命傷。於是此徘徊歧途中之歐洲人士，欲拒抗時代潮流，屏社會主義於大門之外，既爲勢所不能；而放棄國家主義，撤廢藩籬，又一時爲民族生存及歷史觀念所不許：遂不得不調和兩端，迎合各方，而以國家社會主義爲號召。主義之本身，既矛盾若此，其終於無以自全，已早可概見。而按之實際，固仍爲在國家主義之下，行欺人的社會政策，使資本主義，得以苟延殘喘：則謂爲資本主義日暮途窮中之最後掙扎，殆亦非虛語也。

義大利十數年來反動政權之治績，又如何乎？生產過剩也，失業也，恐慌也，舉所有資本主義下經濟制度之矛盾現象，義大利幾無一而不畢具。生產力膨脹之結果，開拓殖民地之要求，遂甚囂塵上。資本主義之演進而為帝國主義，經汎繁主義之逼促，而加速成熟。義大利將為破壞歐洲和平之主要動力，已為有口皆碑。凡諸種切，均足證明義大利之汎繁主義，無疑的為舊時代之殘餘勢力，而決非新時代之雛形：適與蘇俄南轅而北轍也。

由義大利反動政權之前例，已不難窺見德意志之前途。然墨索里尼者，猶幸遭遇時會，故能支撐以至今日。蓋義大利反動政權開始之日，適值戰後生產力凋蔽之時：在週期率上，為由衰落以至繁榮之一階段，凡所設施，遂能推行盡利。而戰後之義大利，一面挾戰勝國之餘威，以臨德奧，北顧法蘭西實力損失過大，亦非其敵。遂能睥睨歐陸，以充分滿足其黨徒種族觀念虛驕之要求。內部之團結，遂得賴以不墜。若希特勒者，則受命之日，適值恐慌之高潮。將欲導人民於生產乎？則過剩之象且日劇。將欲導黨徒於破壞乎？則又與其所揭之主義相違。欲滿足人民壓迫後伸張民族威力之要求，則軍力雄厚之法蘭西，可以隨時制其死命。危哉希特勒！倘食其前言，轉趨緘默，則

其結果將爲路易喬治裘唐諾之第二；倘欲奮起以求一逞亦不過作義大利攻法之前驅蒙破壞歐陸和平之惡名而取得前番大戰時奧匈之附庸地位。然爲希特勒計，殆又無能善於此二者。嗚呼，德意志之反動政權！

（二三、一一、一一——申報）

山雨欲來之歐洲政局

自一九二九年資本主義國際間發生空前之恐慌，蹉跎四載，形勢日非。嗟怨之聲震於宇內！沉悶之氣，蓋絕人寰！當此密雲不雨之際，舉世之人，無不一求宣泄以爲快；而清朗之天日，終必由疾風暴雨之洗刷，重見於吾人之前，殆亦爲勢所必至，理有固然者。

自九一八事變猝起，遠東風雲日趨迫急。經濟之恐慌與社會之不甯，既促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對華之加緊侵略；而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之侵略，復促中國民族反帝鬥爭之急進。此種鬥爭，雖因國內反動勢力之阻撓，時生障碍：然泛大的亞洲反帝革命，終將由中日紛爭而爆發，則已爲歷史路線及經濟條件注定之因果，而非復任何人力之所可挽回。迨及近日，德意志反動政權之崛

起，復使歐洲空氣瞬告緊張。第二次之世界戰爭，乃逼於眉睫矣。

第二次大戰之方式，將爲帝國主義間之衝突，而非爲帝國主義聯合一致反蘇聯之鬥爭，而帝國主義間衝突之開始，國家主義素稱發達之歐洲，將爲其導火線，已早爲識者所預見。數月間歐洲大陸形勢發展之結果，更已完全證明此種判斷之正確。歐陸之反蘇戰綫，原以法國爲中心，以小協約國爲爪牙。英蘇之間，雖曾屢次發生衝突，終以法國政權之迭更，與英法兩雄不並立之關係，英人對於蘇俄之政策始終處於若即若離忽分忽合之狀態。而意德則因仇法之故，本常與蘇聯維持友好之邦交。至晚近形勢之轉變，則猶始於德國巴本執政之時。當其時也，國社黨雖未取得政權，然已具有不可侮之勢力。巴本爲取得國民同情及示好於國社黨計，曾公然提出軍備平等之要求。德國國家主義之運動，既日趨激烈；意大利之聲勢，復咄咄逼人。法人感於患生肘腋之間，不得不移轉目光，對付意德。法國與小協約國，遂相率與蘇聯訂立不侵犯條約。所謂反蘇聯戰線，於此而烟消雲散矣。

旬日以來，德國國社黨之政權，暫歸穩定；意德奧之對法聯合戰線，愈見鮮明。意大利軍火連

奧一案，既引起英法之共同抗議，德波德法之邊界，又復時現糾紛。歐洲戰雲之瀰漫，大有一觸卽發之勢。於此時也，英總揆麥唐納氏，乃忽躬赴日內瓦，提出其所謂五年軍縮方案；復於希脫勒尙未赴意之前，躬臨羅馬，面晤墨索里尼氏。以高論博取幻想者之同情，原爲歐美個人主義紳士之常技；而欲利用時會，以縱橫策略取得歐洲覇權，尤爲英帝國之素志。麥唐納氏之努力，殆亦無能外此耳。然所謂五年軍縮方案者，既空洞無物，欲以此挽救垂死之軍縮會議，本屬夢想徒勞。而方案初出，已引起法德兩方之譏議，其欲調和兩方適而爲雙方所非難，殆亦爲必然之結果。今後之英吉利，其將欲聯合意大利以控制法德乎？則歐洲霸權之誰屬，將又爲英意間爭奪之焦點。吾人轉覺其徒增糾紛，無裨實際耳。

除歐洲國際間風雲之緊張外，各國內部之危機，亦日趨銳化。匝月之間，報章所載，有西班牙，波蘭及羅馬尼亞之亂事，有荷蘭之海軍叛變，有英國數十萬失業者之示威。凡諸種切，均足表示社會革命之連續線，已加速其密度。歷史上一切之變化，無不由若絕若續之試演，而爲打成一片之鬥爭。故在社會史上之觀察，社會革命之發生，實已遠在今日以前；惟其銳化，乃不能不假以時

日耳。德國國社黨之專政，將使國內之共產黨，由公開和平的參政鬥爭，轉成祕密激烈的暴動；而妥洽的中間主義者，將由幻想的徘徊，轉入於極端的陣線，亦爲實逼處此計無所出之一着。蓋由此而鬥爭之分野，愈以顯明；鬥爭之行動，轉趨激烈。倘認爲德國之社會將從此轉入坦途，則其盲目膚淺，誠哉其不可及矣！

（二二、三、二〇——申報）

中俄商約與全國消費協社

自資本主義各國間之經濟恐慌日趨深刻，資本主義由動搖而歸覆滅之狀態日趨顯著，經院派經濟學者，雖猶日以敷淺的盛衰永久循環說爲自欺欺人之具，然江河日下之頹勢，既非癡望幻想之所能挽回，一切回復繁榮之企圖，將徒爲曇花之一現，將終成最後之掙扎，已屬必然之因果。麥唐諾失敗於前者，希脫勒又烏能收效於後？胡佛之迭次宣言，盡成不兌現期票者，羅斯福又安能有回天之術，救死之方，以實踐其競選中之諾言哉？

當此整個的社會逐漸脫離資本主義之領域，而步入社會主義新徑之日，此僅爲世界一角

之中國社會，自亦不能背道而馳。而在此民族資本極端幼稚之中國，積重難返之勢未成，改途易轍，或亦較爲輕而易舉。頻年以來，國內賢哲，對於社會改造之步驟，雖尙學說紛歧，而對於趨向社會主義途徑之一端，則已成公認之結論，中國不問用何方法取何步驟，以達社會主義之標的，在經濟上與蘇聯採取密切之聯絡，造成一致之陣線，或亦爲兩利之舉。當前之國難，旣使吾人恍然於對蘇絕交之極端錯誤，則重振中山先生聯蘇之策略，殆亦有合于『窮則變變則通』之哲理也。

當此兩國間互派使領，國交逐步增進之際，中蘇商約之訂立，自爲當前之緊要工作。關於商約問題，在整個的最惠國條款未能取消之前，吾國與各國所訂商約內容或大同小異，而實質則因最惠國條款之加入，而幾爲千篇一律；吾人固不能冀望於中蘇商約中，發現任何特殊之意義。然與中蘇商約連帶而起之所謂對蘇貿易局之設置，則殊足研究。

對蘇貿易局之通常意義，係因蘇聯之對外貿易，悉由國營事權專一而政策一貫，倘我以私人分頭與之進行交易，則因互爲競爭之結果，恐不能取得優越之條件；而彼方分頭對付，亦屬不勝其煩。故須設局以取得以一對一之地位，以期交易之直捷平允。惟吾人之意，則以爲該局之職

務，實猶遠不止此。吾人必須更進一步，置全國消費市場於有組織的狀態之下，乃能再進而建築一強有力之經濟聯合戰線也。

當此世界一切商品生產過剩之際，資本主義列強之所覬覦於吾國者，實爲此廣大之消費市場，足以消納其過剩之商品。以故，消費市場之控制，實爲對付列強最有效之方法。頻年以還，吾人之對日抗爭，雖亦以經濟絕交爲利器；但所缺憾者，則致力之點，僅爲消極的抵制，而尙少積極的組織。卽所謂提倡國貨運動，其方法及步驟，仍嫌其虛空而散亂。倘能更進一步，集鉅大之資力，以組織一全國消費協社，以國產爲中心，而以蘇聯產品補充其不足；在對蘇貿易局指導之下，向蘇聯訂購大量必需品，連合國產以廉價分配於一般消費者；更有不足，則向其他與吾友善之列強購取之；若是則不獨對日抗爭，將於經濟上收得極高之効果；卽對列強間之折衝，亦可以歸買問題，作有效之手腕也。

雖然，以上所云，均以對日能策動反帝的民族革命爲前提。倘人民對日抗爭之銳氣，仍將因日人砲艦之威嚇而須加以取締，苟且偸安之妥洽政策，仍無急劇之變更，則組織云云，政策云云，

均成爲紙上空談而已。

華盛頓會議弦外之音

（二二、四、三——申報）

自世界經濟恐慌日趨嚴重，資本主義列強之統治者，在整個顛危中，不能不殫思竭慮，以試最後之掙持。政府要人，政黨領袖，僕僕道路；其手忙足亂之情形，歷歷如繪。日內瓦之趣劇，既因水盡山窮，而不得不停鑼息鼓；四強協定之建議，復因利害衝突，而終於流產；資本主義國際之中心，乃忽移至美京之華盛頓。美利堅之金融資產階級，既爲目下整個資產階級之權威；則比種中心之轉移，殆亦爲勢所必至，理有固然者。

華盛頓會議之不能有造於目下之經濟恐慌，已具見昨前兩日本報所論。羅斯福氏計劃之主點，爲(一)充分減低關稅以鼓勵國際貿易，(二)逐漸恢復金本位以安定國際匯兌，與(三)提高物價以解救目前之恐慌。此外銀價問題，亦在討論之列。其標榜之主義，則爲普遍的放棄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而戰債問題，蘇俄問題，與遠東問題，則似將爲實現上述計劃之交換條件。目下

世界之經濟恐慌，爲生產力空前之膨脹。此龐大之生產力，非有一劇猛之世界戰爭，不能加以破壞。在生產力未經破壞之前，倘生產乃處於無政府狀態，則物價稍有增高，生產卽瞬復過剩。關稅卽令減低，亦不過強心針之暫時作用，而決不能根治目下生產方式之矛盾。三百萬萬圓貿易額之增高，恐亦爲夢想徒勞而已。而金本位之放棄，既爲列國對美國黃金政策之革命手段，則恢復金本位之要求，實等于希冀放棄金本位各國之自動解除武裝是否可能，更屬疑問。其提高物價及所謂銀價問題，則尤爲空洞虛玄，難見事實。要之，國家主義的經濟與國家主義的政治，實爲資本主義之必然產物。國家爲私有財產制度之集團，則在私有財產制未消滅以前，而欲撤廢國家之藩籬，詎爲可能之事實？故所謂華盛頓會議者，卽能通過若干之議案，亦僅爲一紙具文；一言實行，則將觀望頓起。祇須有一國國會不能批准此議案，則一切均成泡影。恐其效果，將求如胡佛氏停付戰債宣言之能鬨動一時而不可得也。

雖然以上云云，乃指會議正文而言。所謂遠東問題，既可能成爲實現羅斯福計劃之交換條件，則弦外之音，誠有耐人尋味者。列強眼中之遠東問題，終不出一分贓問題。在分贓未洽之前，儘

可仗義執言，以高論博取世界之同情。一旦分贓妥貼，則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自食前言，恬不爲怪。此高冠赴會之各國代表，既各因利害之不同，而各挾所求以就道；則日本帝國主義之所挾者，其爲遠東問題，殆無疑義。松岡氏之由日內瓦轉美也，道路傳言，均謂其將游說美國，置中國於共管。果也，華盛頓會議高唱入雲之際，美前副國務卿凱塞爾氏，已爲史汀生主義別作註脚；而前商部遠東司長艾德烈，則公然主張東三省可經由國聯以交付日本帝國主義之治理。蛛絲馬脚，吾人不能不信松岡游說已有若干之成功；而所謂華盛頓會議者，或將繼續國聯而爲分割中國之刀俎。宰懦羊以弭羣虎之爭，或亦爲資本主義列強計無所出之一着。所可惜者，則盡懦羊之肉，或猶不足以飽羣虎之飢腸耳。

同時，美國對於蘇俄之承認，忽以停頓聞。其爲留待英人重整對蘇陣線提議之考慮，亦爲顯而易見之一着。要之，華盛頓會議，實爲資本主義列強整理最後防陣之盛舉。其所採之手段，將不外一面犧牲弱小民族，以緩和內部之矛盾，而一面以聯合對蘇爲振作精神之興奮劑。然同時現諸報端者，則又有印度之排日，蘇波之聯歡，與法意之交惡；則此最後之掙持，又不能不斷定其爲

終成泡影也。

中蘇經濟關係進展的觀察

(二三、四、一二——申報)

(一) 蘇俄社會制度的輪廓

我們要推測中蘇復交以後兩國間的經濟關係應有如何的進展，不能不先把蘇俄的社會制度——生產和分配的方式——作一個簡略的觀察。蘇俄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這是誰都知道的。所謂共產主義的國家，牠的組織，或者可說是和一個大家庭相彷彿。這個大家庭，有他們祖先遺下來的田地、住宅和生產工具。大家庭裏的父子、兄弟、妯娌、叔姪們，居住祖遺的住宅，運用祖遺的生產工具。男耕女織，以維持他們的共同生活。他們生產的主要目的，就是爲他們自己的消費；所以，在着手生產的時候，就已經根據所需要的消費量，預定下來適宜的生產量。倘使可能的話，他們自然希望生產量多一些。多餘下來的產品，他們或者可以儲藏起來，以備荒歉時的取用；或者可以換取一些新式的生產工具；或者更可以建造幾間新的住宅。假使他們自已的田地

不適宜于種棉花的話，他們就可以多生產一些雜糧，以換取他們所缺少的棉花。

在這樣的一個大家庭裏面，生產過剩的恐慌自然不會發生；因爲生產的數量，是依照需要的數量而定的。卽有剩除下來的產品，物的性質，也和在資本主義之下爲利潤而生產的商品不同；儘可儲藏待用，並不急于出售；所以就無所謂恐慌。同時，失業問題也是不會發生的。倘使因爲生產的工具進步了，短時間的勞動，可以生產出來充足的產品，他們就可以把工作的時間縮短。決不像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工人，有的須做過長時間的工作，有的却要失業。而這樣一個大家庭下面可能發生的交換，就是『以所有餘易所不足』的物物交換。

（二） 蘇俄對外貿易意義

在上述的譬喻當中，我們就可以明白蘇俄的生產方式了。簡單的說：他們生產的主要目的是爲他們自己的消費，同時，又是爲他們的社會建設。在這兩個五年計劃正在猛進的時候，他們要運用現有的生產工具和豐富的天產，來生產多一些的產品，向歐美各技術先進國掉換一些機械。因此，這後一個生產目的也是很重要的。同時，有些消費的需要品，他們自己因爲地理的關

係，不能生產。他們要滿足那種需要，自然也只好拿自己所有餘的產品去掉換。譬如紅茶，他們就要向中國、錫蘭、日本等國去購買。

這種用他們自己有餘的產品，向別國掉換生產工具和所缺乏的消費品的行為，就組成目下蘇俄的對外貿易這種貿易在蘇俄自身看起來，不啻是一種物物交換，雖然在事實上，也免不了以金錢為媒介。

(三) 蘇俄對外貿易與帝國主義的市場

倘使蘇俄的對外貿易不過是一種物物交換的形式，那末，在帝國主義的立場看起來，似乎值不得重大的注意；因為他們的出口是要和進口平衡的。那末帝國主義列強為甚麼要大驚小怪的高喊『蘇俄傾銷』呢？關于這問題的答案，我們可以分兩層來講：

第一，當蘇俄的產品到了海外的市場的時候，自然有幾種產業要受重大的影響；而受到益處的，却是另外的幾種產業。譬如，蘇俄的小麥和木材運到美洲去的時候，美國和加拿大的小麥和木材的生產者，自然要受到重大的打擊；而在他們採購機械的時候，美國的機械製造者，却可

以得着一大注賣買。可是，在那個時候，小麥和木材的生產者，己經先喊出來『傾銷』『禁止入口』的口號了！列強的資產階級，就是這樣的對于蘇俄因爲利害的不同，而異其愛憎。

第二，到現在爲止，我們可以相信蘇俄的對外貿易，實質上不過是物物交換，可是，將來又怎樣呢？在蘇俄有了自己的巨大的機器廠之後，機械進口的需要，就要逐漸減少。而牠既然有了這樣偉大的生產力，出口反而可能增加。到了那個時候，蘇俄就可能成爲一個出超國。就是，牠一面要搶奪了帝國主義的市場，而一面不向帝國主義購買同樣多量的產物。這樣，蘇俄的生產，將要徒徒然增加帝國主義生產過剩的恐慌。這的確是擺在帝國主義前面的一個大威嚇。

(四) 蘇俄對外貿易與中國

加上所述，我們對于復交後中蘇經濟關係的進展，或者己經有點眉目了。中國本來是帝國主義的一個巨大的市場。在中蘇復交了之後，這個市場裏面自然要多了一個有力的角逐者。這在帝國主義看起來，自然是很不利的一件事。而在我們呢，競爭的人多了，或者可以得着一些較便宜的貨物。我們既己經知道，蘇俄的社會制度，不曾是一個大家庭。他們是用自己的勞力，自己

的生產工具，甚至大部分還是自己的原料，來生產自己的產品。這樣，成本計算在他們的確是無所謂。所以他們的產品的價格，當然是可以和帝國主義競爭的。

然而，有些人希望應用蘇俄的經濟力驅逐帝國主義在華的資本勢力。那末免希望太高了吧？要曉得驅逐帝國主義在華的資本勢力，決計不是這樣簡單的。那個反抗力，必然是十分強烈。因爲帝國主義是怎樣的重視中國市場呀！日本人已經說過：抵制日貨就是宣戰。帝國主義的海陸軍就是他們銷售剩餘貨物的前鋒，保護殖民地市場的衞隊，在這句話裏已經充分表示出來。所以，一個有效的驅逐帝國主義在華資本勢力的行動，恐怕就等于一個反帝的民族革命吧？

同時，我們恐怕也不能希望和蘇俄在物物交換的形式之下進行貿易，因爲我們可能輸出的物品實在太少了。蘇俄需要外國的貨物，恐怕還得先拿了中國的金錢，再向別國去買。

（這篇文字是在二十二年二月中寫好交給「今日之蘇聯」編者的。因爲出版延期了，所以，到五月十四日才發表。）

中東路事件與蘇俄之外交政策

自蘇俄與僞國間，因中東鐵路問題，發生強烈爭執後，望梅止渴者流遂朝夕希冀由蘇僞間之衝突，發展而爲蘇日間之戰爭；則此自命爲愛好和平之弱小中國民族，即可由俎上之魚肉，瞬變爲隔岸觀火之閑人。由消極的抵抗，轉而爲消極的觀望；逍遙事外，以徐收漁人之利；策孰有善於此者？乃者消息傳來，蘇俄忽有準價以三億金盧布出賣中東路之說。於是吾人始提出其外交上唯一武器之抗議。復爲聊以自慰計，紛紛電傳所謂加拉罕決不出售中東路之諾言。然不旋踵，而俄外長李維諾夫已公然宣稱出售中東路之可能矣！

蘇俄在條約上，是否有出售中東路之權？吾人對於其出售之舉動，應表示如何之態度與籌議如何之對策？此爲另一問題。今茲所欲討論者，則蘇俄在外交立場及經濟政策上中東路之出售，均有其甚高之可能性耳。在經濟政策上，蘇俄認一切海外資本爲經濟之侵略，爲違反共產主義之行動；吾人前者論中蘇復交後之經濟關係時，已言及之。李維諾夫對中東路事件之談話，更

證明吾人推測之不謬。中東路之共有權，事實上已爲蘇俄之唯一國外資本；則其願於出售以維持其政策之一貫，原爲極自然之結果。其在外交上，則蘇俄之所認定者爲資本主義之列強，均將因其內部制度之衰老矛盾，與其相互間衝突之銳化，而迅歸消滅。故沉機觀變，充實國力，以政治及經濟建設工作，表示其主義之優點，以資世界之觀摩仿效，以坐待資本主義之覆亡，實爲上策。倘對隣國有軍事上之行動，轉使資本主義列強間，因外界之刺激而暫趨團結，形成一國際反蘇戰線以與之周旋；則成敗之數，雖未可必，而戰爭既起，物質及勞役之徵取，倍於常時，或反予目下世界之經濟恐慌以特殊之刺激，而現一時昭蘇之象；使資本主義之列強，轉可苟延殘喘。則其愚蠢，孰有逾於此者？

其次，則在理論上，共產主義之所主張者，爲橫的社會鬥爭，而非縱的國際戰爭。國際戰爭發動，則民族意識之高漲，社會意識，反致消沉。倘此種戰爭而出於資本主義列強之間，則交戰國人民在精疲力竭之餘，自將感覺其意識之愚蒙；蘇俄於此，自可以安逸誘發其社會意識。然若發生於蘇俄與其他列強之間，則彼敵者，將一面昭告人民，以蘇俄已拋棄其主義爲口實，一面更將以

此激發其人民之民族意識，以期持久。於是而蘇俄者，內使人民懷疑於社會意識，走入歧途革命之完成，轉受重大之影響；外將使世界社會革命之醞釀，因民族意識之勃發，而遭受挫折。則蘇俄之損失，誠不可以道里計也。

近年以還，蘇俄之外交政策，無處不表示其對外敦睦。日內瓦之和平使者，蘇俄代表，亦占一員。彼蓋已深稔惟國際之和平，乃足以完成社會之革命；而蘇俄之參戰，實為革命之危機。吾人猶欲冀望蘇俄以武力應付日本乎？觀於中東路事件，當知其南轅而北轍矣！

（二二、六、一——新社會）

國際反蘇聯戰線的變遷

我們都還記到，世界的反蘇聯戰線，一向是以法蘭西為中心，而以波蘭和小協約國為附庸的。恐怕尤其是波蘭，反蘇聯的色采頂濃厚——在過去幾年中，我們時時可以聽到蘇波的齟齬。

自從一九三二年七月蘇波簽訂不侵公約，繼之在同年十一月蘇法也簽訂不侵公約，這以

法蘭西爲中心的反蘇聯戰線，在形式上軟化了。同時，自從一九三二年九月內閣改組後，英國的政治勢力事實上重新落到保守黨的手裏去。這工黨急進派所指爲「叛徒」的英首相麥納，從前曾經被保守黨利用英蘇祕密文書案件推倒他的政權的，現在是在乖乖的做他的敵人的傀儡了！一九三二年十月的當兒，英內閣就藉口沃太華協定宣告英蘇商約的廢止。最近，更有英國技師陰謀危害蘇俄國營電廠的案件；結果有好幾名的英國技師，被判處徒刑。爲報復蘇俄對于英技師的處罰起見，英國就頒布命令禁止蘇俄貨物的進口。『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中國人民對于日本的抵貨運動，是資本主義列強異口同聲認爲『非法行動』的，現在却由英帝國以法令採用了！隨後更有蘇俄同樣的禁止英國貨品的進口，和對于英國船舶及碼頭的杯葛。英蘇關係的緊張，國際反蘇聯的戰線，又似乎在英國的領導之下，在那里重新組織了。

麥唐納的漫游歐洲大陸，和他所提出的四強聯盟，中間都含有拉攏資本主義列強共同對付蘇聯的意味。喧嚷一時的美國承認蘇俄事件，在華盛頓爐邊談話聲中忽然宣告延遲了。這也很可能是英國反蘇聯戰線運動的一點效果。而在中東路上日蘇關係惡化的時候，英駐華公使

監浦生忽然遊說日本撤退灤東的軍隊，也無非是要使中日國交緩和一些，使日本可以增加對蘇俄的威嚇。這種種一切，都可以看得出這以英國爲中心的新反蘇戰綫的活動哩！

然而，所謂四強聯盟者，既然已經因爲法國和小協約國的反對而流產了。英美攜手，在新由美國提出的關稅卽時休戰問題上，已經發現了裂痕。印日商約的廢止，日英間的衝突同時尖銳化起來。這新反蘇聯戰綫前途的暗礁，也就可見一斑了！而在這新反蘇聯戰綫正在活動的時候，舊反蘇聯戰綫裏的重要分子，却有時向蘇聯送秋波。固然她們不會忘掉公共的敵人——蘇聯，但資本主義列強間矛盾之尖銳若此，要想馬上一致進攻蘇聯也許不是容易的事。

（二二、七、一——今日之蘇聯）

矛盾百出的世界經濟會議

目下資本主義國際間的矛盾，大概可分爲三種現象來表現：（一）軍備戰爭，（二）關稅戰爭，和（三）貨幣戰爭。

資本主義國家爲銷售剩餘商品計，不能不積極開拓海外的市場——殖民地的經略。而經

略殖民地，便不能不維持甚大的軍備。這種軍備，更要不斷的加以擴充。因爲，在消極方面，倘使要想維持原有的海外市場，那末，在別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擴充軍備，或殖民地人民反抗情緒高漲的時候，她也就不能不跟着擴充軍備。而在積極方面，新殖民地的取得，本來也是資本主義國家不斷的企圖；在新殖民地的奪取上面，軍備的擴充尤其是必要。

資本主義國家一面要開拓海外的市場，而一面却要防止別國的商品侵入她自己的市場。她的防止的手段，就是提高關稅率，建立起來一個嚴密週至的關稅壁壘。國際上的剩餘商品，常向着關稅壁壘較低的方向流。所以，當一個國家，感覺到自己的關稅壁壘還比較別人低的時候，或者別的國家增高關稅壁壘的時候，她一定馬上把自己的關稅率儘量的提高。這樣你提高百分之五，我提高百分之六，他却要提高百分之七，你再度提高到百分之八……就成爲資本主義國際間的關稅戰爭。

這種戰爭，必然是「有時而窮」的。至多，等到各國不需要的進口貨物完全斷絕了，這種戰爭，就成爲沒有意義了。因此，貨幣戰爭就出現了。貨幣戰爭的意義是怎樣呢？牠是用停止金本位

或者減低貨幣內含金的分量等種種手段，使自己的貨幣價值低跌。一面貨幣價值低跌，而一面物價未能照樣的跟着增高，于是她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就容易和別人競爭了——因爲貨幣的跌價使她的商品在海外的市價低落了。

貨幣戰爭和關稅戰爭不同，並不是隨便那一國都可能參加的。倘使一個國家的海外投資的利益，比貿易上的關係還要重要，那末，她就要顧慮到貨幣跌價以後投資收入在價值上的減少了。在目下的資本主義國際間，依然還有少數國家不願意放棄金本位。這就是因爲她們覺得放棄金本位以後，貿易上可能的受益，還抵不過海外投資上所遭的損失。也許有時她們國內的政權，操在金融資本家的手裏，那末，即使貿易的關係比投資的關係還要大，她們也不願意使貨幣跌價。

在最近的三四年中間，資本主義國際間差不多是不斷的想調和這種種的矛盾。所謂軍縮會議，到目前還不斷的在日內瓦開會議。關稅休戰會議也曾經在國際間哄動一時。只有貨幣戰爭，因爲是國際間一件新的玩意兒，所以還沒在國際間公開的討論過。

最近在倫敦舉行的所謂世界經濟會議，可說就是以調和上邊的三種戰爭爲牠的主要的使命。其他關于某種商品的生產的限制，似乎還是次要的。

世界經濟會議能得到怎樣的結果呢？五月號的本刊中已有過一篇文章，斷定牠不會有切實的效果。而事實也告訴我們，日內瓦的軍縮會議，不獨在軍縮方面沒有些微的效果，反而成爲各國參謀部偵察別國軍備虛實的一個線索。過去的關稅休戰會議，也差不多等于幫助開火以前的所謂「吃講茶。」倘使過去的都不過如此，目前的自然也不過這般。在資本主義壽終正寢之前，孝子賢孫們自然少不了還要在他未斷氣之前請他吃幾口人參湯。然而「旁觀者清」別人早已經斷定這是徒勞了。

華盛頓的爐邊談話，也給我們以若干的暗示。英法代表挾着滿腹的希望橫渡大西洋的時候，美國忽然取消金本位了。這是自己先武裝起來要求別人解除武裝的一種政策。繼之，在世界經濟會議召集會宣告關稅休戰的時侯，英日的關稅戰爭很劇烈的開始了。在會議場中，德國的代表還要要求蘇俄一部分的領土做她的殖民地。會議就是在這樣的矛盾百出的狀態之下向

前進行着。

目下的難關，就是貨幣安定問題——以法國爲領袖的金本位國家要求美國中止她的貨幣戰爭。然而，這是羅斯福政府的一個中心政策，是美國資本主義的最後一注強心針。在整個經濟問題沒有得着妥洽以前，她怎肯放棄這個武器呢？我們要認清，胡佛時代的美國，因爲他所代表的是金融資產階級，他爲海外投資的分上，不能不希冀歐洲的繁榮，以免債權之無着。在一個代表產業資產階級的羅斯福看起來，這問題的重要性就大大的不同。必然的，美國只有拋棄了以前不完成的世界主義，而走上極端的國家主義。因此，世界經濟會議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了。

七月三日（二二，七，一五——申報月刊）

國際銀協定的檢討

許久不談銀問題了。有幾位朋友問我：爲甚麼在所謂『金貴銀賤風潮』當中那樣賣力，現在却默爾不發一言？我的答案是：

一、銀問題固然是中國的一個經濟問題，然而決不是中國經濟的中心問題——而且也

未必是中國經濟的重要問題。有些人以爲中國只要銀問題解決了，一切經濟問題都可迎刃而解；那未免過分重視銀問題。

二、中國的經濟問題，決計不是在維持現狀的原則之下，提出幾個方案，就可能解決的。高談中國經濟問題而忘記了帝國主義的軍事勢力，想用所謂單純的經濟的建設樹立民族的基礎；那個結果，必然和張學良過去在東三省的成績一樣！一個半殖民地的中國，而要建設起來一個森嚴的經濟壁壘，那是帝國主義絕對不能容忍的。所以，在中國沒有能夠逃出帝國主義的政治的銷鏈之前，談不到經濟的建設。

因此，我就感到從前種種的論戰，眞不啻是蠻觸之爭；長篇大論的作品，簡直是無謂。對於銀問題的討論，因此就消極起來了。

這次，時事月報的編者要求我發表一些關于國際銀協定的意見，我勉強的再寫了這一篇。我要聲明，我依然沒有放棄我上述的兩點意見，所以希望讀者也不要忽略了這兩個前提。

所謂國際銀協定簽字的國家，爲儲銀國之印度、中國及西班牙，和主要產銀國之墨西哥、美

國、坎拿大、秘魯、玻里維亞、澳大利亞及日本。協定的內容係：（一）印度政府，同意自一九三四年一月起，四年之內，售銀總量不得超過一萬四千萬純盎斯；每年出售之量，應平均爲三千五百萬純盎斯。倘某年售出之數，不及三千五百萬純盎斯，則可於以後各年補行售出；惟每年售出之數，仍以五千萬盎斯爲限。上列條款，對於印度售銀於任何政府，以轉償美國債務者，不適用之。（二）主要產銀國於協定期內，不得出售白銀，並應自一九三四年起，每年自其礦產之生銀內，合力購買三千五百萬純盎斯。（三）上項所購之生銀，在協定期限以內，應留置於國庫，以供貨幣上之種種用途，或即爲單純之保存。（四）中國政府同意自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起，以四年爲限，不將其由鎔燬銀幣所得之生銀出售。（五）西班牙政府與西班牙銀行，同意自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起，以四年爲限，每年不得出售生銀超過五百萬純盎斯。（六）本協定須經各國政府於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以前批准；自批准之日起，始能生效。但各該批准國家，如準備按照上述第二條辦法購買規定銀量，縱一國或一國以上之主要產銀國於彼時未予批准，仍然有效。任何國政府，如已發通知採取必要之積極行動，以實行本協定之目的，則此項通知，應即視爲批准之文件。又美

國政府，應請其採取必須之步驟，以完成本協定。其後，並簽定一補充協定，規定五大產銀國對於上述購買生銀三千五百萬純盎斯之分担數量如左：

國別	數量
美國	二四、四二一、四一〇盎斯
墨西哥	七、一五九、一〇八
坎拿大	一、六七一、八〇二
秘魯	一、〇九五、三二五
澳大利亞	六五二、三五五

所謂倫敦世界經濟會議的唯一成績的銀協定，就是如此。此外什麼六十六國贊同銀協定的表示，那是極端空洞而無足紀述的。

銀協定會生如何的影響呢？這全部的關鍵，恐怕就在美國。這銀協定的中心人物畢德門氏，誰都曉得他是代表美國銀礦主人的利益的。在協定的簽字國當中，犧牲頂大的要算是美國。美國是世界的第二大產銀國，她的產銀量原占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二十九。然而在去年，她只生

產了二千三百萬盎斯——和總產量一萬六千萬盎斯比較只占百分之一四·四〇。而依照補充協定各國分担購銀之數量，美國却居第一位：他所認定的購銀量，要占總數的百分之六九·五〇，而且要高出於她的去年的產量。所以，此次協定之能臻完成，不能不歸功於美國的熱烈的犧牲精神；而將來的實施，只要美國批准了，其餘各國自然不成問題。

畢德門氏慷他人之慨，以這樣的鉅大犧牲，完成了這個銀協定，站在銀礦主的立場，的確是可以志滿意得了。然而，美國的國會能否通過這個協定，却是一個大大的問題。我們總還記得，在胡佛的時代，畢德門一派的『銀戰士』也曾經提出鑄造銀幣以提高銀價的議案。反對派是怎樣說呢？他們說：『銀價跌，便要鑄造銀幣，棉價跌，爲甚麼不鑄造棉幣？』這話看起來似乎是很滑稽，然而，因爲要提高某種物價的緣故，而主張用國家的威權給牠貨幣上的用途，的確是要使別人不平的。

固然，今日的畢德門，是羅斯福手下的一個紅人，和胡佛時代的畢德門是不可同日而語了。然而，民主黨議員的成分，代表銀礦主的，却是微乎其微。在唯利是圖的資產階級當中，分贓不勻，

衝突就必然要發生。倘使畢德門單祇依恃銀鑛主的勢力想通過這個協定，那恐怕是不可能；他必然還要得着別種勢力的合作。因此，他就提出可以使南美各國和中國增高購買力多買美國商品的一個理由，以期取得別種產業資本家的同情。然而這個理由，是十分幼稚的。國際貿易，通常畢竟要以出口貨償付進口貨。中國因爲連年的入超，黃金已經作爲出口貨抵償得幾乎乾淨了。倘使要用中國的銀去抵償入超；那末在美國的觀點上，以別種貨物換取銀貨，是否適合固然是一個問題。白銀究竟還是中國的本位幣料，白銀出口所造成的通貨緊縮——銀根枯竭——的局面，自然會使中國的購買力降低，又是一個問題。協定中明白規定中國政府不得出售鎔燬銀幣所得之生銀，也是一個問題。所以，提高銀價以增高中國購買力的說法，是不能認爲正確的。南美各國的情形，自然和中國不同，然而上面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美國願否以別種貨物換取銀貨——是沒有兩樣的。

畢德門這種理由的不確當，美國人士自然也會見到。所以，美國國會能否通過這個銀協定，恐怕還要看經濟復興計劃的前途。倘使復興計劃眞個成功了，美國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就可

以減少別種產業都得着了繁榮，自然也不能單使銀礦主『向隅。』那時，美國的資本家的代表爲酬答羅斯福的『勞苦功高』起見，很可能通過這案子以博得一個『皆大歡喜。』倘使復興計劃失敗了，那末代表別種產業的勢力，決計不能容許銀礦主單獨的得着出路。這個協定是大半要被否決的。然而，美國的復興計劃，遠見的經濟學家都已經認牠是不過是強心針的作用，是不會有久遠的效果的。那樣，銀協定在美國國會的運命，也就可以預見了。

倘使這個銀協定，簽字各國一致批准了，那結果又是怎樣呢？我要大胆的說一句：倘使白銀不能在積極方面開拓牠的貨幣的用途，再在消極方面限制牠的生產量，任何的人爲方法是不能穩定銀價的。畢德門這次出席倫敦世界經濟會議，關於銀問題的主要方案，本來是（一）各國國家銀行的硬貨準備，要有百分之二十五的白銀；和（二）各國銀幣的成色須提高至百分之八十。不幸的很，這兩個主要方案，因爲歐陸金本位國的反對，未能實現；開拓白銀用途的計劃，已經完全失敗了。限制生產，在白銀是不可能的；因爲銀產的百分之八十——有人說百分之七十五——是副產品；副產品是不能容許任何生產的限制的。

國際間一切問題的演變，都逃不出利害關係的支配。在黃金的爭奪的潮流中，而要使各國的國家銀行，拿黃金去掉換白銀充準備之用，本來已經是遠於人情。而希望這對於銀問題的關係輕重不一，利害不同的許多國家，一律保持百分之二十五的銀準備，尤其是夢想。在銀協定簽字的國家，有三國是英國的屬地印度更是世界存銀最多的國家；銀價的抬高應該對於英國是很有利的。然而，英國對於銀問題，始終處於不即不離的態度。國際間的合作精神，即此也可見一斑了。生產方面的漫無控制，更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美國去年的銀產量，由一九三一年的三千二百萬盎斯減到二千三百萬盎斯；而墨西哥，却僅能由一九三一年的八千六百萬盎斯減到七千一百萬盎斯。一九〇〇至一九三〇年間的銀產量，平均墨西哥占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五，美國占百分之二十九。而去年的產量，墨西哥占百分之四十五，美國却僅占百分之一四·四〇。這是因爲墨西哥的政府，不准銀礦主人停止開採的緣故。然而銀產量的不易控制，甚至不受經濟學上供給需要原則的支配，也就顯然了。根據最近的報告，銀協定方始簽訂，七月份六主要產銀國的銀產，已經由六月份的一一、八三〇、〇〇〇盎斯，加至一二、六〇九、〇〇〇盎斯。依照這

種種的情形看起來，卽令銀協定能批准實行，銀價的前途依然還是不能樂觀的。

我們不妨再退一步假定銀產量和去年相仿，那末，一萬六千零六十萬盎斯的新產額；再加上舊銀的出售四千六百六十萬盎斯，也有二萬零七百二十萬盎斯之多。除依照協定由各國政府購買三千五百萬盎斯以外，照去年的估計，用於工業的，只有三千一百萬盎斯；中國以外各國的鑄幣用銀，去年因爲德國和墨西哥大鑄銀幣，在最近幾年中數量算最高，也不過四千七百七十萬盎斯；合計起來是一萬一千三百七十萬盎斯。尚餘九千三百五十萬盎斯，只好希望中國和印度去銷費。印度的銷銀量，一九三〇年是九千四百五十萬盎斯，一九三一年降爲五千七百萬盎斯，到了去年，只有一千二百萬盎斯了。中國的銷銀量，一九三〇年是一萬二千三百萬盎斯，一九三一年降爲五千九百萬盎斯，去年連香港在內，就只有四千萬盎斯。（註）今年上半年，中國甚至有三千萬盎斯生銀的出口。這樣，中印兩國的銷銀量的前途實在是十分黯淡的，尤其是印度在高率的銀進口稅之下，更加覺得無望。

（註）這些數字，係根據美國商務部和紐約銀商亨特與哈門之估計。倘使根據中國的海關

報告，那末一九三〇年銀的淨輸入，是六千七百萬海關兩，一九三一年是四千零五十萬海關兩。而一九三二年反有七百三十萬海關兩的淨輸出。所謂淨輸入和淨輸出，就是銀的入口和出口軋過後的餘額。

這樣，即使銀產量不增加，銀協定對於銀價的前途，有否裨益，已經是一個疑問。然而，銀產量的增加，卻已經成爲事實。銀協定徒然引無謂的銀的增產，或者轉要給銀價前途以一個打擊，也未可知。而同時，銀協定的本身能否得各國的批准，卻仍然在不可知之列！銀協定的形勢就不過是這般。現在，再研究銀協定和中國的關係。

倘使我們認定銀協定對於銀價不會發生有效的作用，我們自然可以斷定銀協定不會怎樣的影響中國。然而，目下國人對於銀協定，似乎還集中在下列的兩個問題：

一　中國應該希望銀價高呢，還是希望牠低，抑或希望牠穩定？

二　限制中國售銀，究竟是對於中國有害，還是有利？

當然，我們研究到這兩個問題，是要再進一步，假定銀協定可能對中國發生影響的。

希望銀價高的人，自然也是認定銀價提高之後，中國的購買力可以提高。一個國家的購買力的增高根本的有賴于出口貨的增加，上文已經說過了。對於國內工業品的購買力的提高，則有賴於農產物價格的增高。這占人口總數百分之八十的農民，事實上只能經常的以農產品掉換工業品的。倘使希望他們以藏銀掉換工業品，那個結果就是農村金融的破產，是很悲慘而不能持久的。近來幾年間的情形，已經足夠告訴我們此路不通了。

希望銀價低的人，大抵是站在新興工業資本的立場說話。他們以爲倘使銀價提高，外貨就可以擁進來爭奪國貨的市場，新興的工業資本便非破產不可。其實呢，事情也並不是這樣簡單的。倘使銀價低就可以保持新興工業資本，那末，爲甚麼到現在爲止，銀價並沒有算高，而國內的工業，已經是不斷的破產？外貨的傾銷，也不一定在乎銀價的提高。他們可以通貨膨脹政策減輕成本，也可以大量生產和新式生產工具減輕成本，更可以藉政府的補助金實行傾銷。幾年來的貿易情形，儘足以證明這種種一切。還有，倘使銀價提高了，物價也跟着提高，那末，乘除相殺，對於外貨的價格可以說沒有影響。那更談不到傾銷。要之，外國商品的傾銷和新興工業資本的遭受

打擊，這是整個的帝國主義的侵略問題，而不是幾微的銀問題所能舉足輕重的。同時，他們還提出一個副理由說銀價提高不利於中國的輸出貿易。事實告訴我們，幾年來銀價慘跌，中國的輸出貿易非但不曾增加，反而跟着慘跌。這也是整個的資本主義國際的恐慌問題的一角，而不是什麼銀價的關係。同時，我們站在新興工業資本的立場說話，固然希望工業品因銀賤而維持較高的價格，然而站在民族的立場說話，工業品價格的高昂，要使生活指數高騰，這是對於農工階級的一種剝削。

在我個人，是希望國內銀價的穩定和因此而起的幣價的穩定。幣價穩定了，生活就自然比較穩定。貧苦的農工是經不起生活上的投機的。當然，我並不是說幣價穩定就可以解決社會問題，那個內容也是十分複雜的。有人主張所謂『銀物矯正策』，使銀價跟着世界物價的漲跌而漲跌，那樣，進出口貨物的價格，以銀計算，就可以十分安定。這種方策理論上甚爲可通，但實行上却有許多問題。他主張由銀問題關係各國在倫敦設立一個統計局，計算物價，然後依照計算物價的結果，通知倫敦銀市，改定銀價。這裏，我們要認清，第一，所謂國際間的合作本來只配表演滑

稽劇，切實的工作是不可能進行的。第二，在沒有方法使銀的供需調和之前，想用一紙通知，改定銀價，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一件事。第三，各國的幣值，漲落至不一致，以金計算的物價，因之亦甚懸殊，所以，這種方法，不易得着公允的結果。恐怕，我們要使國內銀價穩定——卽國內物價穩定——還只有管理銀的輸出入。

至於限制中國售銀的利害問題，我以爲可以有兩種看法。第一，銀協定僅僅限定中國政府售銀；事實上，中國的售銀者，多數還是操縱外匯市場的洋商銀行，中國政府是不可能售銀的。照這種解釋，銀協定對於中國的限制，可以說是具文。第二，倘使認爲這種限制可以適用於一切的售銀舉動，或者中國政府利用這個協定，干涉一切銀的輸出；那末，在金融方面，可以免資金枯竭的恐慌，在產業方面容易維持較高的物價。對於這兩方面，都是可有利益的。只有貨物進口，要因現金輸送作用的停滯而有時要受到妨礙——銀的出口，多少總還帶有幾分現金輸送的意義。但是，這也是一時的，我在上文已經指出，貨物的進口是要靠貨物的出口去清償的。

（二二、九、——時事月報）

滬無組織之金融市場

金融市場不能無恐慌，金融業不能不準備應付恐慌。然恐慌之來，必有其適當之原因；旣來之後，更必有適當之措置。若前月滬市之金融恐慌，則殊令人不可思議也，

吾人若根據銀行查倉單製一簡略統計表，則必可引起若干極饒興趣之問題。查倉單者，由銀行集益會發表，所以表示每週末日滬埠銀洋存底之狀況者也。其統計如次：

	本埠存底總數（單位千）		華商銀行錢莊存底數（單位千）		上二項之百分比例
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銀	一八、一四〇	銀	三、四一〇	一八．八〇
	洋	一二、九九〇	洋	六、九六〇	五三．七〇
九年十月三十日	銀	三二、二五〇	銀	三、六一〇	一一．一九
	洋	二九、七七〇	洋	一五、八二〇	五三．二二
十年十月二十九日	銀	二三、三五〇	銀	六、五九五	二八．二五
	洋	二五、四五〇	洋	一〇、八六〇	四二．六三

十年以前

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銀	五六、〇四〇	銀	一九、五〇〇	三四·七八	三年以前
	洋	六四、一七〇	洋	四五、四〇〇	七〇·八三	
二十年九月十二日	銀	六五、九九〇	銀	三一、八六〇	四八·二八	東省事變以前
	洋	五二、七一〇	洋	二九、九七〇	八五·一一	
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	銀	六一、〇〇〇	銀	二七、九〇〇	四五·七四	一月以前
	洋	五四、二四〇	洋	三一、九三〇	八五·五五	
二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銀	六三、九六〇	銀	二三、七七〇	三七·一七	標準數
	洋	一八二、〇五〇	洋	一五五、九〇〇	八五·六三	

吾人若以最後之本年十月廿四日第一欄數字爲標準，以與首列三個日期同欄之數字相較，則知目下存底之豐，實爲可驚。銀兩六千三百餘萬兩，較之十年以前同月最後週末存底數，增加二倍至三倍之鉅；銀圓一萬八千二百餘萬圓，較之十年以前同月最後週末存底數，增加七倍至十三倍之鉅。

連年變亂之結果，現金集中滬埠之趨勢，日甚一日。事實上，滬埠已成爲全國之總準備處；以故現金需要量之大，迥非昔比。更因銀賤之結果，收解數隨而增大。是以目下之存底，與十年以前，

誠未可同日而語。但卽與三年以前（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相較，銀兩數目亦有增無減，銀圓數目則增加達三倍之鉅。

東省事變以前，本埠金融，仍屬異常弛緩；金融業仍有無處放貸之歎；銀析通常不過一錢左右。吾人若以十月廿四日之標準數與東省事變以前九月十二日之數字相較，則銀兩之減少僅及二百萬兩，而銀圓反增加三千萬圓之鉅。

依上述數字觀察之結果，則以目下豐厚之存底，絕不應有今次金融恐慌之發生。

上海之金融市爲畸形之金融市。洋商銀行與華商銀行及錢莊間壁壘森嚴。現金一入外商銀行之金庫，則無異于出口。以故，當現金由華商金融業之手轉入洋商金融業之手之際，亦往往足致銀根之緊急。吾人于此，乃有進一步觀察上表第二欄數字之必要。

一般人對于此次金融恐慌之發生，尙多歸咎于國人在東省事變以後提存現款于洋商銀行，以及日商銀行之收回銀款。但吾人若以十月廿四日第二欄數字與九月十二日同欄數字比較，則銀兩數之減少，不過八百萬兩之譜，而同時銀圓數則增加二千六百萬圓之譜。通扯計算，非

特無減，反而增加。因此，吾人可以斷定，日商銀行之收回銀款，固爲事實，然並未有若何重大之影響。不肖國人固有提存現金于洋商銀行者，然自中法實業、俄華道勝、滙業、懋業相繼倒閉以後，一般人對于外商銀行，已具戒心。兼以歐美經濟恐慌之結果，歷史悠久信用極爭之第一流銀行，且相率倒閉；美國銀行之停業者達數千家。國人對于外人金融機關之信仰，已遠不如昔。以故國人提存洋商銀行之款項，其數殆亦不甚多。此皆有數字足徵，絕非憑空臆測也。

復次，則一般人倘有一種見解，以爲上海之金融市，猶在外人掌握之中。洋商銀行挾其經濟上之優勢與碩大之資本，其力足以操縱金融市場。故金融恐慌之發生，往往由于洋商銀行之把持現款；而恐慌之救濟，自亦捨洋商銀行莫屬。

關于此問題之檢討，吾人必須更進一步以研究上表第三欄之數字。根據該項數字，則十數年來存底現金，已逐漸由洋商銀行而流入華商銀行錢莊之手。銀兩存底在八年十月廿五日，華商僅占百分之一八·八〇者，今則增爲三七·一七；銀圓存底，爾時僅占百分之五三·七〇者，今則增爲八五·六三。吾人倘更將銀兩存底數，以七錢二分合成銀圓，一併計算，則其比例如左：

	本埠存底併計(單位千)	華商銀行錢莊存底併計(單位千)	上二項之百分比例
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洋　三八、一八四	洋　一一、六九六	三〇・六二
二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洋二七〇、八八三	洋一八八、七七五	六九・三二

于此吾人可知近十數年間滬市金融界之形勢，實已有重大之變遷。在昔存底現金百分之七十屬諸洋金融業之掌握者，今則存底現金百分之七十，轉而屬諸吾華商銀行及錢莊。以故，洋商銀行把持市面云云，僅可適用于十年以前，今日已成陳跡。倘以手握現金百分之七十之華商金融業而猶昌言滬市金融操諸外人之手；則其可恥可笑，較之擁有十倍兵力而對于數千之日兵昌言無抵抗主義之東北當局，不幾相若耶？

固也，恐慌之發生，不盡由于現金之缺乏。美國擁有全世界黃金之半數，然亦以恐慌聞。吾人于此，有須加以分析者，則美國之恐慌，爲一般的經濟恐慌，金融業依一般工商業而生存，一般工商業之虧損，必然轉嫁于金融業，金融業自亦因之而不能支。若本埠今茲之恐慌，則爲純然的金融恐慌，其恐慌純然出自金融業之本身。雖目下證券市價低落，亦有類于美國證券之低跌。然美

國證劵之低跌，卽爲工商業不況之表示。若我國之所謂證劵，則純然屬于國家債劵。國債之低跌，半固由于內憂外侮之侵尋，而半則由于銀根之緊急。觀于證劵行市近期跌落遠過于遠期，卽可見之。質言之，則以此次滬埠情形而論，證劵之低跌，固尙不足以引起金融之恐慌，而金融之恐慌，反轉使證劵低跌之愈甚。吾人更以往事爲證，則去歲中央對于西北用兵之際，證劵之低跌，曾猶甚于今日；然未有若今次金融之恐慌也，（按爾時裁兵公債曾跌至四十二元，而銀拆僅及二三分。）

要之，此次金融之恐慌，倘謂由于存底之不敷，則決非探原之論。此外云云，亦多似是而非之談。金融恐慌之根本原因，則爲貨幣制度之不適宜，與金融市場組織之不密，試申論之。

吾人若再次檢討上文第一表，則知民八以前，滬埠存底，銀兩多于銀圓；而民九以後，則銀圓漸多于銀兩。至于今日，則銀圓之數，幾及銀兩之三倍。而本埠之大宗付款，由批發商、廠家以及進出口行，其貨款之授受，均爲銀兩，銀行之匯兌，其結價亦爲銀兩。海關之稅收，雖另有關銀及金單位，然其換算亦率以銀兩爲標準。所謂銀圓者，除證劵交易外，殆僅通用于零售商及零星付款之

用，兼備外埠裝運而已耳。以占數甚少之銀兩，而充作大宗付款之用，而占數甚多之銀圓，反僅作細數付款之用，則其輕重倒置爲如何？于此吾人有可斷言者，則以銀兩充作大宗付款之用之制度，僅能適用于十年以前。若任令留存于今日，則與目下銀洋存底之比例，可謂極端矛盾也。

于此，吾人更有須注意者，則銀兩銀圓之間，壁壘森嚴，不容稍有假借。應付銀兩之款項，爲數較大者，不能付以銀圓。反之，應付銀圓者亦然。世之學者，方欲推行金銀以比價並用之複本位制；而在滬埠則同屬白銀之銀圓銀兩，竟不能並用。因此，此占數甚少之銀兩，旣已加以應付大宗款項重大之使命，自不免有綆深汲短之憂。而與其同類之銀圓，雖或實力甚厚，亦竟至愛莫能助。銀兩稍有短絀，拆息自必高抬矣。

往者，盛竹書氏曾有銀洋並用之議，未克見行。前日銀根緊急之際，時賢聞亦有再度提議者。今則時過景遷，似又轉趨沉寂。吾人旣已由數字推定現行制度之極端矛盾，則銀洋並用，詎容復有遲疑？不佞之意，以爲銀洋按一定比價而流通之制度，不必經由任何立法之手續，更不必運用任何政治之勢力。祗須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聯合一氣，以營業手段出之足矣。吾人若再研究本

月廿四日之查倉單，則華商金融業所有之存底，與其中屬于上述三銀行者，有如下之比例：

	華商銀行錢莊存底總數(單位千)	中央中交三行存底總數(單位千)	上項之百分比例
銀	二三、七七〇	二〇、四〇〇	八五・八二
洋	一五五、九〇〇	九六、八〇〇	六二・一〇

吾人假定此三銀行誠能聯合一氣，則其最簡單之方法，即爲議定一固定之銀洋比價。此三銀行者，合組一聯合辦事處，專營銀洋之買賣。無論任何金融機關、均可按公定之比價，向該辦事處買賣數在萬元以上之銀圓。則銀洋比價，不固定而自固定，銀洋不並用而自並用矣。于此，吾人有須顧慮者，則此三銀行，是否有此項偉大之實力，即，如遇大宗需要之時，能否儘量供給。關于此點，吾人一究上表，即可知之。依上表之比例，華商金融業存底銀兩總數中，三銀行實占百分之八五・八二，而銀圓存底，則占百分之六二・一〇。故在華商金融業中，已占絕對多數。即以本埠存底總數而論，銀兩亦占百分之三一・九〇，而銀圓則占百分之五三・一八。依此比例，更以三銀行與造幣廠所訂特約爲後盾，其于此項任務，必可愉快勝任，殆無疑也。

就事實論，銀洋並用問題，已達瓜熟蒂落之候。金融業必罕有持異議者。即有希圖破壞之人，亦決不能集中餘留之存底，以與三銀行爲難。實際上恐一經公布施行，銀洋已並行于市上而無阻。除裝運外埠者外，恐絕少向三銀行買賣者。銀洋並用，則如食客之于粥之與飯，但求充飢，不加指定，廚司之用米自節。目下存底，銀兩六千三百餘萬兩及銀圓一萬八千二百餘萬圓，當銀兩需用浩繁之前，則可視爲銀兩一萬九千四百餘萬兩；而當洋用浩繁之際，則可視爲銀圓二萬六千九百餘萬圓。存底將永無不足之虞；而各銀行錢莊庫存準備化二種籌碼爲一種籌碼，亦易措置裕如矣。更有進者，則銀洋之比價，如規定較實際銀圓成色略高，則因格勒森氏定律之作用，銀兩不久自必消滅。則廢兩改元問題，亦可一舉而解決也。

銀洋比價，既由三銀行公定，則錢業公會自須放棄其議定厘價之權。不侵于此，有更須申說者，則錢業公會之議定厘價銀拆，亦爲不適目下環境之一種制度。所謂銀拆者，即錢莊缺銀之家向多銀之家拆借款項應付之利息。目下各莊存銀，僅及三百數十萬兩，而須代理多數華商銀行之收解，已不無爐小鑊大之感。因之，多缺之數，往往甚大。缺家拆借之數既大，而同業存底有限，則

自惟有高抬拆息以應付。再則錢業拆借，均爲信用。當市面不甯之際，多家對于缺家之信用有所懷疑，則輒故意高抬拆息以示拒絕；故拆息之高，常遠在實際必需程度之上。然一般金融業，則轉因錢業拆息之高昂，而更起恐慌；市面轉添無謂之緊張。厘價亦然，當市面不寧之際，多洋之家，恆恐洋已解出，而銀劃不到，因之不肯出售；而厘價自亦因而高抬。要之，錢業對于其素所標榜之信用交易事實上已起懷疑；但又不肯公然向同業需索抵押，乃有出于高抬拆息厘價之舉。可見其原有之制度，已與目下環境矛盾。而滬市之厘價拆息，竟取決于握有存底數極小之錢業，固無怪其操持失當而轉貽害市面也。

吾嘗發爲疾痛之言，以爲吾國社會之一切，往往皆徒有機關，而無政策；徒有分子，而無組織。以故政治與經濟分離，軍事與國防分離，教育與社會分離，甚至銀行與金融分離。吾人徒見國內有多數各個分立的金融機關，而未見有整個的金融市場。銀行業者，徒知銀行爲私人之營利機關，而不明其在金融市場中所處之地位，與在社會經濟上所負之使命。政府但認銀行爲政府之財政工具，而不認其爲社會經濟工具。上無嚴整之領導，下無周密之組織，故目下之金融業，殆可

謂爲一盤散沙。

金融之義，在乎流通。流通之道，首貴統一。欲其統一，則必須有中心勢力之樹立。有中心勢力，則金融之流通，猶之血液之循環于心臟，周流而不息，如百川之匯于海，不團結而團結自致。金融業之業務，爲信用之授受。信用者，流通之原動力也。倘無信用之授受，則人各收藏其現金，雖有百萬萬數，而其效等于零。信用之授受，必須有一中心，一面可以受同業之信，而一面能授信于同業；則現金可以集中而統一之金融市場以成。此中心勢力，在歐洲及日本，則爲國家銀行，而在美國，則爲中央準備銀行。國家銀行當市面弛緩，普通銀行濫于放資之際，輒提高貼現率，減少資金之流出，以示警戒。而當金融緊急，普通銀行資金短絀之際，輒竭力貸出資金，以緩和人心之恐慌。此貸出之資金，往往不久卽仍流入于國家銀行之金庫而不致損及其資力。于是一操一縱之間，使信用之制度，不致破損，而金融之流通，常能保持其常態。蓋所謂國家銀行者，上受政府之特許，有代理國庫及發行鈔票之權；故對于社會，不能不負保持金融市場之重責也。

吾國金融事業，尙在幼稚；銀行制度，方多紛更，中心勢力，尙未確立。每有事變，則人人皆爲自

固吾圉之圖；緊關嚴閉金融之流通先絕。恐慌之來，乃不旋踵。以故，中心勢力之確立，實爲刻不容緩之圖。就目下形勢而論，在法律上，中央銀行爲國家銀行；而在事實上，中國交通兩銀行，實握有最大之鈔票發行額。十數年來，滬埠存底，能逐漸由洋商銀行集中于華商銀行者，未始非三銀行發行業務發達之結果。此三銀行者，既已集中滬埠存底之小半數則事實上，祇須有充分之聯絡，已甚足爲吾金融業之中心勢力。吾人以爲此三銀行者，必須有一種特殊之組織，以負比中心勢力之重任；除完成上述銀洋並用之重要工作外，必須更進一步，按其發行額之大小，提供實力，以操縱金融市場。中心之勢力既立，同業及社會之信仰，自亦愈堅。現金之集中于三銀行者或且更多于往日。則目下紛亂之金融市，必可因此中心勢力之領導，歸于團結。以如是之實力，如是之組織，而廣金融經濟大權之旁落，未之有也。

（二〇、一一、一七——銀行週報）

債市之救濟與金融財政之前途

中央財政，就目前狀況而言，或可謂已達水盡山窮之候；而就將來狀況以觀察，則固甚可樂

觀，以言收入，則去年一年間關稅鹽稅統稅等項之增收，恐達二萬萬元之譜；而裁厘所失，僅八千萬元。相抵以後，尙可敷餘一萬數千萬元。就關稅一項而論，民十七收入，僅有關秤八千二百餘萬兩，而去年則已增至關秤二萬四千八百餘萬兩；三年之間增加達三倍之鉅。因此，吾人可知國家收入，祇須整理得宜，固甚有增加之餘地也。

一般人或更以公債發行累增不已爲慮。誠然，年來公債發行之額數，比較甚多；而以公債款項作內戰之資，較浪費尤傷元氣。但吾人若僅就國債本身加以觀察，則其收付狀況，亦未見有悲觀之可言。國民政府發行之內債雖達十萬萬元以上；而償還內債本金達二萬五千二百數十萬元，息金達一萬四千萬元之譜，償還外債本金達一萬八千萬元，息金達一萬七千萬元之譜；四項併計，達七萬萬元以上。吾人假定內債發行實收之數，爲百分之七十；則內債十萬萬元實收之數，亦不過七萬萬元。則數年以來，就公債一項收付而論，尙不過一借債還債之局。即進一步而推算實際債額增加之數，則內外債還本數，實達四萬三千萬元以上；所增之債額，亦不過六萬萬元之譜。五年間勻派，每年平均增加債額，不過一萬二三千萬。倘歷年內戰不興，則此每年平均一萬二

三千萬元之公債，或早已無庸發行也。

以故吾人言財政問題，其扼要之點，爲目下難局之打開。而目下難局之關鍵，則爲債市之低落與金融之恐慌。而債市與金融，又互爲因果。惟債市低落，金融乃起恐慌；亦惟金融恐慌，債市乃愈低落。倘債市能有平穩之局，則金融之恐慌自平。其影響及於財政者，則金融業祇須市面平定，或儘有餘力足以援助國家之財政。而政府本年付還公債本金，數達一萬四五千萬圓；倘以後每月發行一二千萬元之公債，則對於發行額，並不至有重大之增加，發行上當不至有何問題。所謂財政當前之難局，卽可因而打開也。

以言公債，則根本問題，在於基金之充足與穩定。據民十九海關報告，江海關之收入，占全體收入百分之四七・九七。去年關稅總收入，爲關銀二萬四千八百萬兩，折合銀圓約三萬八千萬圓。倘江海關收入之成分，與民十九相仿；則去年收數，當爲一萬八千萬元左右。除去外債及賠款應攤部分約五千萬元，尚餘一萬三千萬元。查本年新增關稅項下應還內債本息總數，僅爲一萬一千餘萬元。以故，倘本年稅收，仍與去年相仿，則相抵之後，尚可羨餘二千萬元。此外統稅鹽稅，據

調査所得僅上海一處收入，已足以撥付債券基金而有餘。因此，吾人有可確信者則縱令軍人截留稅收，遍及各省；祇須上海一隅，不受影響，債券基金固仍甚充裕也。

基金之是否裕充爲一問題，而基金之是否穩定，爲又一問題。近者，政府已有動用基金之擬議矣。基金動用之動機半爲目前財政之困難，而半爲以後公債發行之無望；即孫哲生氏所謂，「市面債券價格不過二三成，即發公債亦於事何補」者是也。以故，吾人目下一面即費九牛二虎之力，以阻止基金之動用，倘一面不予政府以發新公債之希望，則政府對於公債之前途，仍無所留戀；對於基金之破壞，將仍無所顧惜。而欲政府感覺公債政策前途之有望，則捨提高公債價格外，亦更無他法也。就上所論，則提高公債市價，實爲救濟目前財政金融之關鍵。然就現況而論，則政府固無餘力以救濟債市，金融界喘息未定，又孰能救濟債市？欲救濟債市，惟有運用公債自身之力量而已。

所謂公債自身之力量者，第一，爲運用現有基金以提高債市之法。兩月以來，債市有空前之奇跌，而交易所實際成交數目，則全月不滿二千萬，不及全體債額四十分之一；可謂微細之甚。吾

人於此，有可確信者，則債票之需要方面，倘能增加一千萬，市價或卽可提高一折；倘能增加二千萬以上之需要，則提高二折以至三折，當不甚難。查應償還之內債本息，每月平均數達一千六百數十萬圓。倘利用此項應付本息之款，向市面收買債券，則可得額面四千萬至五千萬。其必能使疲弱之市價，提高至六折以上，蓋無疑也。

此項債券，平時先買入期貨，俟交割時付款收貨，卽以所收之貨，按照平均買入價，付給債券持票人，作爲償還到期本息之用。其零星細數，無法以債券償還者，則可酌留現金付給之。或由主辦機關，另給掉換券，俾可於湊成整數時掉換債券。如是，則持票人之所得，雖非現金，而爲可以隨時掉換現金之債券。而債券之收買，在通常狀況之下，價格應由低而高。故在債券實際付給之際，市價已早在上述平均買價之上。卽持票人收到債券之實值，且可較應收現金爲多也。

爲平允計，某種債券應付本息款項，應卽運用之以收買該種債券。故以債券償還本息之際，甲種債券之持票人所得，仍應爲甲種債券。則於持票人之心理，亦可迎合無忤。爲持久計，則此種方法，在債市跌至六折以下時，卽須繼續運用。故卽不啻繼續不斷的每月有一千六百萬元之鉅

款，作債劵持票人之保障，則持票人即可安心無恐而投機賣出者，將永不敢嘗試也。

上述辦法，不仰政府之威力，不需金融界之資助而對於票持人，則可謂絕對有益而無損。結果，則財政金融債市三者，交受其益。故敢謂除投機放空者外，決不至有反對之人。其實行之步驟，則應由財政部基金保管委員會、債劵持票人會、銀行錢莊同業公會、及市商會，合組債市平準委員會。由政府授權委員會執行上述計劃。該委員會更可將詳細辦法，公告於報端，以徵求持票人之意見。俟若干日後，如無人提出反對理由，即認為持票人一致之同意，隨即迅速加以實行。吾人深信計畫一定，債市或即已趨漲也。此種辦法，或為他國所未有，然要為極有效而不損及任何人之辦法；吾人決不可因其新奇而怯其實行之勇氣。即在理論上較限制買賣及現品提交等方法，或亦尤為可通也。

其第二方法，為減少所謂庫劵之虛浮額面，以提高市價之辦法。按現今一般所謂庫劵者，其特點為按月付還本息；而其缺點，則為按月還本之後，額面並不減少。以十八年關稅庫劵為例，發行額為四千萬圓，目下已還本百分之四十五而弱。倘用抽籤法還本，則目下在外票額，已僅為二

千二百餘萬圓不幸而憑本息票還本付息，故自下在外票額，乃仍爲四千萬，倘吾人將此項庫券，悉數加以整理，改照實際負債數，一律換給新公債；則債券在外流通額，可以減少一萬萬圓之譜，此項替換之新公債，仍可保持每月還本付息之原則；惟還本方法，則改爲每月抽籤，故以後票額，仍可逐月減少也。

於此，有須申言者：則交易所爲事實上便利計，對於庫券買賣，率以原額面計算。故債額僅有五十五圓零之十八年關稅庫券，買賣上仍作爲百圓計算。於是祇十八年關稅庫券一項，即須溢出可供買賣之虛浮票額約一千八百萬。債券之購買人，惟眞正投資者，乃能考慮實際債額之曾否減少，而加減其購買額。一般投機者，則但計算賣買之數額，而對於所謂實際債額，決不肯加以考慮。故在投資者心目中，或覺二萬之十八年關稅庫券，僅等於一萬之裁兵公債；而投機者則買賣二萬之十八年關稅庫券，與買賣二萬之裁兵公債，心理上決無二致。交易所中之買賣什九屬於投機；故此項虛浮票額之存在，其結果殆與發行額之增加相等也。

吾人深信目下極端虛弱之債市，倘一面能減少虛浮票額一萬萬，而一面更有一千六百萬

元之資金作平準市價之後，市價必可轉趨穩定。而金融之恐慌與財政之難關，亦均迎刃而解也。

（二二，二，一七——時事新報）

金融業之懲前毖後

——在中國銀行演講——

照今天的題目，不外要指出我們金融界過去的若干錯誤，和今後的若干糾正的辦法，可是我要聲明：我存心決不是要派誰的錯，或者派那一個機關的錯；我是泛指金融業一般的錯誤。我們金融界裏的人，有一種毛病，就是諱疾忌醫。尤其是位置高一些的人，不肯認錯。他們恐怕一認了錯，就失了他們的尊嚴。其實呢，錯是聖賢都難免的，俗語說得好，『做到老，錯到老。』所以，要不錯，除非什麼事都不做。就說我個人吧，我昨天做的事，往往今天就覺得錯。所以，今天所指出的許多錯誤，恐怕多半已是我自犯過的。在三五年以前，我常常要怨上而人給我的權力欠大，不能使我有充分的作為。近年，我自己檢查檢查我過去的錯誤，才覺到那時他們不給我過大的權力，實

在是成全我。而同時呢，我還親眼看見許多失敗的銀行家；那失敗的原因，就是他的權力超過他的能力。固然，許多的銀行家都是幾十萬或幾百萬的學費學習出來的；然而，這當然是社會經濟的一筆大損失。倘使能少出一些學費，養成一個銀行家，那不是更好了嗎？少出些學費的方法，第一是授權的適當。授給一個人的權力，固然不可過小，然而更不可過大。最適當的方法，是逐漸的增加他的責任。比方，挑担的人，能挑五十斤的，不妨給他五十五斤；等他能挑五十五斤的時候，再給他六十斤。那末，他的能力就可以逐漸增進。倘使能挑五十斤的人，馬上給他挑一百斤，那就不單是挑担的人要送命，恐怕連担子都要給他倒毀了。第二，就是大家肯說出來自己過去的錯誤。因爲那樣，可以使別人不至於再蹈同樣的錯誤，銀行就可以避免許多損失。所以我覺到，大家聚攏來談談自己的錯誤，是十分重要的。

說到過去的金融界狀態，我們可以批評牠「不上軌道」四個大字。第一，先說金融市場的組織。我有一個很平常的譬喻：金融的流通，猶如血液的循環。然而照目下和過去的情形而論，上海的金融市場，因爲沒有一個名實並具的國家銀行，可以做金融業的中樞，可說是循環系失去

了心臟。循環系失去了心臟，血液自然變成無統系的亂流。亂流的結果是：在分量上，有時候要流出去太多，有時要流出去太少。流出去太多的時候，就所謂信用膨脹，結果是要鼓勵投機；流出去太少的時候，就所謂信用緊縮，結果便釀成恐慌。倘使我們能有一個有勢力的國家銀行，那末牠就可以出來調節一下子，猶如心臟調節循環系一般。過多過少的弊病，就可除免了。

說到投機，我並不是說金融界絕對不能做地產、證券的買賣，或者做地產、證券的押款，但是應該要適可而止。倘使金融界放資太濫了，那就不單是證券、地產成爲投機性，紡織業、麵粉業和一切的產業都可能變爲投機性的。美國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之間，一切產業都從股票市場轉變出充分投機性來，就是一個證例。要之，若干限度的投機，是在什麼市場什麼時候都存在的；然而過分的投機，却往往是由于金融業放貲過濫而起的。像去年一年中間，上海市面有這許多雨後春荀般的新設立的地產公司、投貲公司、銀公司和銀行。他們在主觀的立場上，固然都是以穩健經營自負；然而在客觀的立場，終還逃不出是通貨膨脹結果的投機。有遠見的銀行家，早就應該見到這種投機的結果，一定要釀成恐慌。我們應該明白依照經濟史上的先例，這種恐慌是

萬難幸免的。去年的九一八事變，不過是這種恐慌的一個誘因。恐慌的原因，却早已根深蒂固的種着。所以，就整個的政治經濟言，去年的甯粵分裂和九一八事變，固然是很不幸的事；然而單就金融業而言，却是很僥倖的一件事。這種政治上的變化，隱隱中在那兒代行國家銀行的職權，給我們金融界以一種警告，使我們金融界在地產、證劵的投機上，還走得不十分遠就停止。恐慌的惡疽在毒氣未攻心之前，就給牠開刀了。雖然受點痛苦，總還不至于喪命。倘使不然呢，那末等再過一兩個月，投機到了最高階段的時候，恐慌依然是要來的。可是那時候恐慌的表現，一定是金融自身的崩潰；就是金融業的一部分自己先出了破綻，然後成爲一般的恐慌。

現在再研究：上海的金融界，爲甚麼要直接或間接走上投機的路呢？這我們決不能責怪幾個人，就算完事，我們一定要找出那實質的背景。這可說是因爲上海銀洋存底的驟增，而一時找不出正當的用途。金融界所有的資金，不是白來的，多少是要出一些利息的；決不能長久關在庫房裏。倘使一面沒有好多正當的放資途徑，可以將本圖利；那末，如上文所述，因爲許多資金投在一二種事業的結果，那一二種事業就要發生投機性，——那怕在本質上並不是投機事業。上海

的存底何以近年要驟增呢？這一部分固然是和一般人所說，由于內亂頻仍；而大半的原因，還是由于因絲茶失敗和農作歉收而起的農村經濟破產。我們應該覺到，近年以來的金融季節紊亂了。四五月裏的洋厘，是應該飛漲的，何以現在不然呢？我們要曉得，在從前四月五月六月，因爲茶繭和北方的小麥上市，八月九月十月，因爲秋收上市，洋款要由上海流到內地；由農產物的收買，到了農民手裏去。在其餘的幾個月當中，又因爲內地農民要買點洋貨消費，消費再由內地流到上海來。如是，在全國金融上，上海恰如循環系上的心臟。四、五、六三個月，和八、九、十三個月，是迴血管的作用，血液到心臟裏來。一、二、三三個月，和七、十一、十二三個月，是輸血管的作用，血液由心臟運到四肢去。這樣，一年兩次的循環，全國的金融，賴以調節。近數年來，絲茶的出口，是失敗了。去年長江流域，更有空前的水災，洋款到內地去收買農產物的機會消失了。而年來糧食反要常常向外國買進來，內地金錢向上海來的機會反而格外多。我剛剛曾經說過，上海的金融市，猶之循環系失去了心臟。現在呢，我要說：全國的金融市，猶之循環系失去了輸血管。一面迴血管的作用亢進，一面輸血管的作用停止，血液自然就要淤積在心臟裏，那結果是要腦充血。

單說從九一八事變到現在，上海的洋款存底，由一萬五千幾百萬增到二萬一千幾百萬；要增加六千多萬。我們總還記到，在五年以前，上海洋款存底的總數，才有五六千萬呢。有人說：內地的現洋到上海，也許上海的鈔票要到內地去。然而我計算各家發行銀行的發行額，九一八事變到現在，却要減少了七千多萬。可見內地不單是現洋到上海來，近來是連鈔票也囘到上海來。這一部分的原因當然還是大恐慌之後，信用極端收縮的結果。我們要曉得，農村金融的枯竭，固然是很壞的一件事；而這許多現款集中在一個無組織的上海的金融業的手裏，當然也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我們倘不把牠籌劃一條正當的出路，那末，我敢說：六個月以內，投機的高潮要再次出現的。一個怕暈船的人，當他遇到風浪的時候，往往要發誓不再坐輪船。然而過了幾個月，那痛苦的印象過去了，除非有火車可坐，他還是要踏上輪船。所以，我們爲調節全國金融計，固然應該要設法使金錢流向內地——使輸血管的功用恢復；即爲上海金融安定計，也得使金錢流向內地。關于這個問題，我近來研究了許多時候，已經想出了一種妥善的方案。不過這話略長，等過幾天寫出來再向諸位請教吧。

說到我們的金融制度，在立法上，可說是已經應有盡有。然而在事實上，可說是大家都跑上一條路——普通商業銀行的路。而所謂普通商業銀行的路，還往往是逃不出地產和證券的投機。放款的抵押品、投資的標的物鈔票的保證準備，除了公債票，就是道契。我曾經說一句痛心的話，以爲我們銀行界對于經濟社會的貢獻，實在是遠不如錢莊！錢莊倘使全體停了業，的確可能使上海的商業完全停頓；而銀行全體停了業，恐怕倒沒有多大影響。我們銀行界平時和一般商業實在太隔膜了。月前有幾位大學教授發表文章，說我們銀行界資助軍閥內戰。我說句公平的話：在主觀的立場，我們銀行界裏决計沒有存心結歡軍閥資助內戰的人；然而在客觀的立場，我們過去對于公債的過分投資和放資，的確是不啻間接資助內戰。固然，在事實上，財政和金融要有密切的關係，那一國都是這樣；銀行投資國債，也不僅我們中國爲然；政府拿了公債做內戰的用場，那是政治不上軌道，那是政府的過失。然而我們要明白，倘使這樣不上軌道的政治和不上軌道的金融，永遠互爲因果的循環下去，我們的國家有出路嗎？我們金融業有出路嗎？當然，我們金融業要負相當的責任。而尤其銀行的放資，以公債爲主要的標的，是那一國都沒有的。這種的

放資政策，決計不能使資金投到正當的用途上去。一個純潔的商家，或者一個事業家，決計不會提供公債向銀行要求資金的通融；因爲他決沒有餘力去買公債。關於這一層，我要附帶聲明：我對于貴行近年以來的精神，和上海銀行的精神，十分讚佩。你們兩個行近年來到着實做些對于工商事業有利益的事情。

因爲大家走上一條路，所以立法上的分工精神完全消失了。從前有人譏笑殖邊銀行把牠的主力殖到上海來，蒙藏銀行把蒙古西藏搬到上海來。我們看看眼前的金融界，還不是如此這般？去年有人和我說：中國銀行廣設本埠支行，貸放低利資金，實在是侵犯我們商業銀行的營業；倘使發行銀行可以利用牠的發行權和商業銀行競爭，我們商業銀行非被牠打倒不可。我那時想想到覺得有理。後來我再加研究，才曉得中國銀行也自有苦衷。在立法上，中國銀行是國際匯兌銀行，和日本的正金銀行地位一樣；金銀的輸出入，應該是中國銀行的事。然而，在事實上，自從禁止金條金幣出口以後，只有某銀行可以特許出口，中國銀行反而不能裝金子出口。這在事實上，某銀行實在侵犯到中國銀行的營業範圍裏去了。辦銀行的，當然要想把自己的銀行基礎打

得穩固。倘使立法上賦給的特權可以隨時被剝奪，自然不得不向普通商業銀行的路上去打基礎。所以，中國銀行要運用目前尚得保有的發行權，打定商業方面的基礎，適足表示主持者對于職務的苦心和忠誠，是無可非議的。何況我們商業銀行，並不在那裏做輔助工商業的工作呢？然而，某銀行爲甚麽要侵害他銀行的營業呢？我們倘使替某銀行設身處地想一想，就會覺到某銀行也自有某銀行的苦衷。某銀行在立法上的地位，應該是銀行的銀行。一個銀行的銀行，必須有超出一切銀行的雄偉的實力。然而某銀行，因爲歷史的緣故，鈔票的發行數和存款額，都還遠比不上中交兩行。資本雖然比較還算大，然而也只有二千萬元，還在中國銀行之下。這樣的一個局面倘使牠不在營業贏利方面做出一些好成績來，就決不能堅一般人的信仰，也決不能鞏固自身的基礎。牠的銀行的銀行的地位，恐怕要永遠沒有實現之一日。倘使主持的人徒然唱唱銀行的銀行的空洞的高調，放棄現成的錢不去賺，一定有許多人會批評他迂腐。而尤其在中國的經濟界裏面，除了賺錢以外，什麽成績都不能算數的呀！『上樑不正下樑歪，』下樑歪而僅歸咎于上樑的不正，還不能算是透澈。要曉得上樑的不正，已經是打樣打得不好，或者房子的基礎打得

不堅實呀！所以，眼前的金融界不上軌道，倘使我們僅僅埋怨幾個人，是十分不公平的。根本的原因，還是制度和環境的不良。我們一定要把目下的制度和環境澈底研究一下，糾正一下。否則誰去辦理都不會有辦法的。

現在我們再觀察觀察我們銀行界的營業政策。第一，我覺得我們銀行界的營業政策，大多數是舉棋無定，一味在那兒趕時髦。比方，在二十年以前，大家在那兒忙着發行鈔票；似乎不發行鈔票，就沒有買賣做。十五年以前，大家在那裏忙着辦儲蓄。十年以前，北方的銀行忙着做政府的買賣，南方的銀行忙着辦國外匯兌。這中間有許多是很好的現象，因為大家慢慢的學得多做得多了。可是，因為新業務的緣故，就把固有的業務丟在腦後了，那可不行。要曉得各家銀行有各家銀行的特質，決計不能大家趕上一條時髦的路。一個商業銀行辦理儲蓄，難道就要變做儲蓄銀行的麽？一個銀行儘可以有許多種的營業，然而只容許有一種的主要營業。這種主要營業，應當是依照自身的特質定立下來；一經定立下來之後，決不能隨便在那裏變更。一個銀行有一種主要營業，而有許多種的輔助營業；那末，就如用兵有主力偏師一樣，大家的努力，才能一致，才能殊

途同歸。趕時髦的惡習，固然可以免除；組織上的衝突，辦事上的矛盾，也都可避免了。第二，是不計成本。銀行的放款，利息通常不過一分左右，而銀行的存款利息却有在一分以上的。我們倘使用經濟史上的紀錄，來批評一般銀行儲蓄存款的利率，眞可說是奇妙之至。歷史告訴我們：利息是跟着信用組織的發展逐漸降低的——那一個都市的利率，都是由高而低。然而，我們的儲蓄存款的利率，是依照『期限愈長利率愈高』的原則的。尤其是零存整付存款一部分，的存款還要在五年十年以後才可以存入，而利率可是早經訂定。在這種交易上，我們在事實上，是一面已經結進十年以後的遠期資金，然而一面我們却無法拋出十年以後的遠期資金。我們能在目前和別人訂定一個十年以後付款的放款契約嗎？這中間的投機性，實在有些太大。近年以來，上海的利率，通常已經是很低，大家都常常有『有款無處放』的現象。對于這種不合理性的高利存款，應當是有點覺悟了吧！而近年許多的投機還多少是因爲銀行界所收的資金的成本太高，不能不急急乎向投機的路上找高利的出路吧！再呢，我們銀行界的存款利率，是通年固定的。三月份的活期存款利率是三厘，七月份也還是三厘。一月份的一年定期存款是七厘，九月份也還是七厘。

這種固定利率的存款，決不能適用于變化多端的上海市場。我們吸收了高利的存款，一到金融呆滯的時候，不肯貼賠利息，也可能走上投機的路。第三，是存款和放款性質上的矛盾。說到銀行的本質，我們應該要有較多的固定負債和較少的固定資產。那末，我們對于我們的債務就可以應付裕如。可是，照一般銀行的情形，負債除了資本和公積以外，幾乎完全是活動的。我們甚至連定期存款都要在未到期以前付還，和活期存款可說一樣的是要求即付的性質。而我們的放款呢，定期押款的一再轉期，成爲天經地義；活期押款之所謂活期，是押戶可以隨時付還我們，而不是我們可以隨時要求付還——可說是授柄他人。活期放款到了最後的償還期，也是往往要轉期的。所以，我們的資產，除了準備金以外，可說多數是固定的。這樣的一個財產情形，在這樣一個沒有國家銀行做後盾的金融市場當中，應付上是怎樣的爲難而且是怎樣的危險呀？（下文當時因時間關係，未及說完，現在再加補充。）

現在，再說到銀行的事務組織。中國人的所謂組織，原不過是官樣文章，使大家能分派分派頭銜罷了。目下許多銀行的事務組織和會計組織，恐怕都還是在十八世紀出版的書籍上直抄

下來的。我去年到日本去看幾個星期。當然，我不敢說我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對于日本有很透澈的觀察；然而我覺到一件事，就是日本人一切的優良的表現，都是組織力團體力的表現，而不是個人能力的表現。說到個人的能力，平均上日本人恐怕還不如中國人。目下，事業界中大家都有點覺悟了，大家都在那兒高談科學管理了。說到科學管理，到並不是十分新奇的一件事。在古兵書裏面，我們就讀到『良工無遺材，良將無遺士』兩句話。他還說：『聾者善視，瞽者善聽。』一個膽怯的人，在軍中應該沒有用了。然而他告訴我們：『怯者可以守門。』這樣的設計可說是精密極了。可惜這種原則，我們大家都不曉得去運用牠，闡明牠。組織上精密適當的分工，是十分重要的。分工分得精細，低能的人都可以發展他的本能；沒有好的分工，能力極好的人都要做壞了事。比方，有一件事務中間有十個手續；而這十個手續中間，有一個手續僅僅不過很簡單的打上一顆橡皮圖章。現在，倘使我們把這十個手續讓一個人一手包辦；那末，恐怕即使辦事能力很高的人，有時不免要把那橡皮圖章忘記了，或者倒打歪打了。若是我們把這十個手續分給十個人去辦，而讓一個最愚蠢的人專打那橡皮圖章，他到一定可以打得很整齊而沒有錯。所以，分工的結

果，可以使愚蠢的人的成績比能力高的人還要好。

整個中國社會的表現，是『能力消失』四個大字，上層的人們的能力，是因爲分散而消失；中層以下的人們的能力，是因爲無由發展而消失。外國的領袖人物，曉得用他的組織力，他把事權分給適當的人。中國的領袖人物，只曉得用他的對付能力。他四方八面去對付，表面上把一切事權集中在自己的手裏，而事實上却沒有時間去行使那許多事權。結果，他自己成爲一個溺職的人，而使社會上許多人沒事做；弄得上上下下的人的能力都消失了。

回轉來再說到我們銀行界自身。極端嚴密的保人制度還保存着，而舞弊的事情却依然常常聽到。一般的人總還以爲一切事情，只要有親信的人或者保人可靠的人辦理，就一切可以放心；和把家裏箱子的鑰匙交把自己夫人管一樣。組織和制度是用不着的。我曾經說一句偏激些的話：『行員的舞弊，與其說是行員貽害銀行，無甯說是銀行貽害行員。』這在古語上，就所謂『漫藏誨盜。』只要有精密的制度，辦事人曉得舞弊是容易敗露的，他自然就不至轉那念頭。一面再在待遇上面給他一個安定的生活，在前途給他一個光明的希望，他自然也決不至于走上舞

弊的路。

再說到用人上面，我覺得我們還有一種缺點：我們偏重對付的人才，而欠注重技術的人才。就本能的發展和社會的公平而論，收支課裏善于處理現款的人、文書課裏書法好的人、和營業課裏能夠招呼顧客的人，應當是一樣的待遇。然而在事實上，前兩種人往往容易受歧視。固然，這或者是因爲供求的關係；然而要曉得這種的甄拔人員的方策，要漸漸使行員怠于技術的修養。還有，一般的高級人員，往往不明白中下級人員在營業上的重要。他們沒有曉得中下級人員的得力，可以使銀行增加許多營業；而中下級人員的無訓練或者無紀律，要使銀行的營業衰落下去。因爲這種對于人事上面觀念的錯誤，加以外面政局的不安定，往往造成銀行裏面人心的浮動。在許多銀行裏面，高級的人物忙着應付政活，中級的人員忙着對付高級的人物，而下級職員却要去應付中級的人員。如此，大家都只知道對上面做應付的工夫，而忽于職務上的研究和技術上的修養，營業那裏會不糟？所以，在銀行員的修養上面，我們應該趕快提倡『人心向下』做埋頭工作，而不要使『人心向上。』

上面說了許多對于目下金融界的指摘。我要重新聲明一下：我決計不是要派誰的錯，因爲內中有許多還是我自己也犯過的錯誤。當然，我們假使要希望我們金融業馬上把所有的錯誤都糾正淨盡，那是不可能的。理論方面的調唱得太高了，反要使聽的人寒心而至于一事無成。爲甚麼中國人坐而談的事情往往不能起而行呢？這一半固然也由于做的人個情不長進，而一半却由于說的人太空洞而不切實際——目下的歐美長歐美短，和從前的開口三代閉口禹湯文武，是一樣的不近人情。有些人在那裏怪華商銀行間沒有團結，主張要效法錢莊團結一氣。他却沒有知道錢莊之所以能夠團結，是因爲牠們的地位相同、營業相同、和因此而起的利害一致。牠們的資本，都在十廿萬兩之間；東家有幾乎相等的信用；營業都不出替銀行當差、做往來、買賣洋鈿、開發本票。尤其是牠們的匯劃制度，是小資本的金融業者，在沒有國家銀行可以做後盾的金融市場當中，一種極好的聯合自衛自救的方法，是極端不可少的。匯劃制的起源，就是要應付恐慌。雖然這種制度的演進，沒有歷史的記載可尋；然而我們可以相信，較早時代的匯劃，原來是和前幾個月不付現款的辦法一樣的。平時所行的隔日付現的辦法，還是她們應外商銀行的請求

之後的一種通融辦法。這種匯劃制度，倘使牠們不是切身的利害一致，就不能實現；不是地位相同，就不肯把每天軋帳後多缺的數目，互相拆放了結。倘使在我們銀行中間，信用地位有很大的差別，拆放款項能做得成功嗎？幾年以前，陳光甫先生主張辦一個公庫，由公庫保證銀行本票的信用。後來，有些銀行因爲他們所發的本票曾經和外商銀行及大洋行的買辦們接洽好，認爲公庫不需要；而且恐怕公庫成立之後，反而使他們顯不出特色來，所以不贊成，還有些銀行，覺得他們所發本票極有限，向錢莊裏去打掉也不費事，所以也覺得不切需，因此就冷下去了。一直到了前次大恐慌，大家才感到有一致的需要，于是我們才有一個準備委員會。焦頭爛額何如曲突徙薪？然而主張曲突徙薪的人，終歸是徒勞無益，功勞終還只好歸到焦頭爛額的人。一般的人，不碰破了額角頭，是不會覺悟的。所以，理想高的人，最好是把今年想說的話，留到明年說。

現在，也許我們大家都覺到：在中央銀行實力還未充分養成之前，我們應該替上海金融市造成一個臨時的心臟吧？固然，我們已經有了一個準備委員會。然而我們應該明白，牠只能在通貨過于緊縮的時候，通融些款子出來救救饑荒；而不能在通貨過分膨脹的時候，向市面收些款

予回去，以示警戒牠可以幫助中央銀行做些積極的功作，而不能幫助中央銀行做消極的功作。調節金融，是要能伸更能縮。能伸而不能縮，功用還是沒有健全。而且，恐怕反要使金融業覺得有個後盾，平時把準備委員會所能給與的通融，安排在自己的頭襯裏面。那樣，反而把通貨可能膨脹的範圍擴大了。我以為幾家資力比較雄厚的銀行，應當在放資方面，有一個聯合的組織平時要互通放款的狀況，協定放資的政策。一覺到市面上信用過于膨脹了，立刻一致用限制放款或者抬高利息的手段，向市面下一個警告。那樣，總多少可以調節市面吧？

第二點，我們的票據交換所或許是應該可能實現了吧？說到交換所，提倡了差不多十幾年了；籌備了也有四五次了。也是因為我們華商銀行間的利害不一致，所以沒有實現。有幾家銀行是收現解現的，他們可以和洋商銀行通匯劃，覺得交換所和他們不相干。有些人家覺得他們的收解款項不多，託錢莊代理也很方便。所以，結果是沒有成功。自從上次錢莊停止解現，也許有許多銀行，因為兩面受軋，會覺到別人鍋裏的飯是不容易永遠吃下去的了。說起來，我們自己的票子，自己直接軋算，不是簡單許多麼？我們自己的款子，自己用存在準備委員會的財產作担保，互

相拆放，不是十分穩妥麽？而且錢莊的匯劃制度，有他的習慣上的根據。匯劃銀子和洋鈿，是錢莊創造的貨幣；他們在票子上面印得明明白白，隔日解現，是他們的通融、客氣。在貨幣紊亂的中國，誰都恐怕不能制裁他們。而在理論上，可說是一種自動的集合停止支付。在恐慌的時候，政府既然不能對金融有積極的處置，這種手段是很合理而且必要的。我們華商銀行可不然！我們的票據，大都沒有匯劃字樣；而我們的顧客，也多數不願意我們應用匯劃的限制。我們一面還要和外商銀行競爭。他們在那裏付現，我們何能獨異？然而我們的準備金，卻大半在錢莊手裏，卻提不到現金了！燒葷菜的鍋子裏帶燒素菜，遇到吃淨素的人，可是糟了！

說到錢莊，牠們在金融市場，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經驗；誠如陳光甫先生所說，是無論如何不會消滅的。然而，在大勢上，他們將來的營業，決計不能在代理銀行收解上面找出路。規模較小的錢莊，要代規模大好幾倍甚至好幾十倍的銀行代理收解和代管準備金，眞好比是鴉片烟燈燒大鑊飯，早就已經是頭重脚輕！這只能適用在十數年以前，而決不能適用在今日。而在金融市場的組織上，可說是太阿倒持！金融市場的資金，應該是向上面集中的。小銀行的餘資，存給大

銀行，大銀行的餘資，存給國家銀行。小銀行需要資金，向大銀行去借；大銀行需要資金，向國家銀行去借。這樣，在一般銀行的手裏，不至于有過多的游資，可以不會向外面濫放。國家銀行集中金融業的游資，依照金融的情形，酌定利息。倘使牠覺得市面上的貨幣已經過多了，即使牠手頭有過多的游資，仍要提高利率，使通貨減少。目下上海的情形，是適得其反！國家銀行有時要把款子存給我們商業銀行，不問我們需要不需要。我們也把我們的游資向錢莊裏一塞，不管他們需要不需要。這樣，金融業的資金是向下面分散了，自然就沒有人會知道金融全體的情形了。錢莊更無從知我們的情形怎樣，存給他們的款子是怎樣的性質。他們一見款子太多了，自然只好壓低拆息以減輕成本。也並不是故意壓低拆息，拆出的款子多而拆進的人家少，拆息當然要低。拆息低了，放款自然也濫了，一切的投機就此引起來了。所以，這樣的一個太阿倒持的局面，而要希望有嚴謹的金融組織，是絕對不可能的。關於錢莊營業的出路，下文再談。

第三點，我們應該提倡提倡票據的市面了。上文曾經說過：在目前，我們的資產幾乎多數是固定的；而我們的放款，到期之後，往往是要轉期的。我們也不必怪大家搶着買公債，要曉得，平時

我們倘使要置一些能給我們較好的利息，而比較活動的資產，還只是公債。別國的銀行何以不然呢？因爲他們的放款大多數是用票據貼現的方式。票據貼現最通行的要算是匯票。匯票貼現的請求者是一個人，而付款者是另外一個人，比較不容易要求轉期。匯票的發生，往往由於貨物買賣的關係，事實上也往往不至於轉期。一經貼現之後，也許還要再貼現；轉手多了，轉期更無從談起。所以在還款上，貼現要比較的準確；而在週轉上，需要資金的時候，更可以向別人轉貼現，可說是活動得多了。

那末，我們爲甚麼不做貼現的生意呢？是因爲無票可貼。很有限的一些莊票，能夠得我們的貼現麼？所以，我們要貼現，還得先去提倡票據。在兩年以前(?)，我曾經在銀行週報上發表一篇文字，主張由商會發起，勸令各業公會通過一種議案：以後一切賒帳的交易，數在五百元以上的，一律要由買主在匯票上面承兌，而把蓋回單的手續取消。我認爲蓋回單的手續，要使商家週轉不靈。因爲蓋了回單，所得的是帳面上的債權。倘使把帳面的債權變成可以流通的票據，可以用那票據去付款或者向銀行貼現，資金不就容易週轉了麼？再就我們金融業說，照目前送摺子放

信用款子給人家，未免太沒有根據了。我們的放款，當然是沒有保障；客戶的款項去路，也不容易明白；連客戶的營業狀況，也容易隔膜。倘使把我們給他的欠款額改爲貼現額，我們的債權就有担保了；我們就可以明白他的款項，是在買賣上用的；我們再看他的買主是誰，更可以明白他的營業，是否穩健。比目前跟着人家塞摺子的方法，不是穩妥得多了麼？比目下做放款取到一種固定而且不能轉讓的債權，不是活動得多了麼？

現在，說到錢莊的出路。在目前，錢莊一面收受銀行存給他的款子，一面把這款子放給商家，從中賺幾厘的利息。事實上，他是銀行放款的中間人。固然，錢莊並不完全靠銀行的款子，然而當然這是很大宗的一筆營業。目下的缺點是怎樣呢？第一，就是錢莊放出的信用款子，沒有担保。第二，是銀行放給錢莊的款子，也沒有担保。第三，是銀行放給錢莊的款子，不能應錢莊的需要。倘使我們有一個票據市面，錢莊用貼現的方法放款，一面用再貼現的方法，向銀行通融所需的資金，不是一切問題都解決了麼？倘使錢莊在這上面找出路，可說是駕輕就熟，再好勿有。他們的營業，和現在並沒有重大的變更；而他們將來的地位，要比倫敦紐約的票據掮客還高一些。做錢莊的

股東的，似乎晚上也格外可以睡得熟一些吧？

以上不過是就服務上所感覺到的，隨便談談，甚望高明加以指教。

（二二、五、二四——銀行週報）

發展農業金融以鞏固經濟基礎議

我國近數年間，水旱頻仍，農作歉收；絲茶出口，復告失敗。農村經濟，早呈崩潰之象。加以內亂迭起，烽火滿郊；內地游資，紛向口岸輸送。農村金融之枯竭，乃迴逾往常。而現金集中點之上海，則五年以還，現金增加之數，幾及四倍，殊爲可驚！以致年來金融市場之通常狀態，爲農村通貨之極度緊縮，與上海通貨之極度膨脹。復因上海金融市場組織之散漫，無中心勢力調劑于其間；通貨膨脹之結果，則爲證券地產各種投機營業之飛躍，與一般社會人心之浮動；一有事變，則驚惶失措，羣趨緊縮，而釀成金融之恐慌。此皆九一八事變前後市場狀況之所顯示于吾人者。

金融之流通，猶血液之循環。一面有迴血管集血液于心臟，一面更須有輸血管運血液於四肢。如是循環往復，人體乃得存活而不敝。今以言我國，則上海金融，猶之循環系失去心臟，血液無

所謂節而成爲亂流；全國金融，則猶之循環系失去輸血管，血液淤積於心臟而無從轉運於四肢。上海爲全國金融中心。其在昔日，四五六三月，東南茶繭與北方小麥登場，八九十三月，秋稷上市；在此期間，金錢由上海輸送內地，收買農產，由商人之手，轉入農民手中。在其餘數月中，復因舶來品與工業品之消費，金錢再由農民之手，轉入商人之手，再輾轉流入上海。如是金錢一年二次之來回，猶之血液之二度循環；金融乃得周流而不息。比歲以來，華北苦旱之後，繼以東南空前之水患；絲茶出口，復一落千丈。金錢無由再向內地輸送。輸血管之作用，幾已完全停滯。而農作歉收之結果，食糧反時須由外洋進口，輸送內地；加以內亂匪患之頻發，殷實富戶，漸向口岸遷移。金錢流向上海之趨勢，反愈加甚。迴血管之作用，益以亢進。迴血管作用之亢進與輸血管作用之停滯，遂成今日四肢貧血心臟充血之病態。

吾人迴溯去秋以還金融之恐慌。一般人每以爲恐慌之成因，由於寧粵之紛爭與日人之進犯。實則此皆膚淺之談，決非探源之論。經濟史之所昭示於吾人者：一則曰通貨之膨漲必造成過度之投機；再則曰過度之投機必造成金融之恐慌。近年以來，上海一隅，外則內地游資，麕積於此；

內則中樞未具金融失其調節。普通銀行係私人營業自不能不急于將本求利國家銀行因實力未充，亦未肯多擁現金，坐耗利息。以經濟落後產業幼稚之中國，驟以過剩之資金，紛向市面投放；饑民大嚼，未有不飽斃者。

金融業過度之投資，可以使凡百事業，發生投機性。美國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間，甚至鐵路及公用事業，均經由證券市場成爲投機化，即其近例。昨前兩年間，上海地產公司投資公司銀公司及銀行事業之風起雲湧，在主觀的立場，固無人不以穩健經營自負；而在客觀的立場，則其本身，已盡屬通貨膨漲必然的產物。其徒爲投機事業推波助瀾，已屬無可逃避。通貨之膨漲，既掀起地產證券投機之熱狂；而投機之熱狂，即深種恐慌之子種。政治上不祥之事變，不過爲恐慌偶然的誘因；而上述恐慌實質的原因，早已造成恐慌的必然性。就整個民族而言，寧粵分裂及東省事變，誠爲不幸而僅就金融局部而言，則此種事變之勃發，不啻施恐慌癰疽以刀圭，使病毒及時外泄，不致內向以攻心。設再遷延時日，俟投機漸達最高之階段；即無外來之誘因，金融自身，亦須發生破綻。恐慌爆發之形勢，必且尤烈也。

自九一八事變至于今日，上海洋底由一萬五千二百萬圓驟增至二萬一千九百萬圓；增加之數達六千七百萬圓之鉅。而同時間內各銀行鈔票發行數，以有報告可稽者爲限，實減少七千四百萬圓。以故，上海金融業在此八閱月間，向民間收回之通貨，實達一萬四千萬圓以上。此殆因恐慌以後，內地通貨之緊縮愈甚；而上海通貨，亦由膨脹而驟轉緊縮。僅就國家財政一項而言，在昔藉公債發行以籌補軍政費之不足者，每月平均數當在二千萬圓以上，實爲年來金錢輸送內地之唯一重要途徑。而近數月來，則因公債無從發行，軍政費被迫減縮；雖公債付還本息辦法自改訂以後，每月裁減八百萬圓；然相差之數，仍在一千二百萬圓以上也。吾人姑假定上述一萬四千萬圓之數，來自內地者爲一萬萬圓；則農村金融之枯窘，已可想見。浙省湖屬，向稱富庶之區，而今春以來，竟有當舖限制營業，農民典質無門之慘象；其他更可概見。我國應以農業立國，早爲識者所共喻。人民必安居而後可言樂業，亦必衣食周而後可言安居。生計窘迫之結果，必至英壯趨都市，老弱轉溝壑。改良農作，增加生產，固萬談不到；即保存現況，苟延殘喘，亦勢所不能。即以上海本身而論，以若是極端過剩之資金，匯萃于毫無組織之金融業，在目前瘡痍未復，誠不至遽蹈覆

機之覆轍。數月以後，痛苦之印象漸消，營利之誘緣復熾。普通銀行之資財，來自存款，固不能久錮現金，抱耗利息。特種銀行之出路在發鈔，亦何肯長此緊縮，甘落人後？則通貨之再度膨脹，投機之再度勃興，固均屬意中，而爲期或不甚遠。

固也，盛衰興替，爲凡百事業所不免；而恐慌循環，尤爲歐美先進所同然。惟吾人有須注意者，則通貨膨脹之趨向，如爲生產事業，則恐慌之循環，週期較長；而恐慌之代價，爲社會生產資本之增加，與物質文明之進步。如爲非生產事業，則恐慌之循環甚速；而其代價，將徒爲虛榮享樂之促進，甚或轉致社會生產資本之毀損。過去對于地產之投機，所得者不過滿目之大廈華屋，徒增奢靡，無裨社會，而證券之投機，則適以助長內戰、毀滅固有之資財。以故同一恐慌，而得失則不可以道里計。

如上所述，則吾人目下之大任，厥在以上海之過多，補農村之不足；使此久失功用之輸血管，能漸復常態。而其關鍵，則在建立一大規模之農業金融機關，以輸送資金于內地。夫所謂提倡農業金融云者，原爲老生常談。其所以累年提倡而不克積極實行者，則以軍閥專橫，盜匪充斥，所輸

送之資金，失其保障。如何能使此輸送之資金，與所設立之農業金融機關，不至受軍閥之挾持與盜匪之掠奪；則爲我人所當惲思竭慮以設計者。

關于農業金融之設計，其首須考慮者，厥爲資金之募集。金融界明達之士，或亦甚知農業金融之重要；然若無確實之保障，固決不肯貿然以投資。必須政府負責于前，金融界乃可贊助于後。故募集資金之惟一方法，爲由政府發行一種農業金融公債。此公債之數額，假定爲五千萬圓。第一次先發行一千萬圓；由金融界承募半數計五百萬圓。即以此現金五百萬圓，與餘存公債五百萬圓，作爲農業銀行之基金。于是，有須加以疑問者：其一，區區一千萬圓之資金，以之建設全國農業金融，是否將猶杯水之于車薪，無濟于事？其二，則處今日而猶言發行公債，是否合理，是否可能？關于第一點之解答，吾人以爲今日之要務，在爲農業金融闢一遠大之途徑；而在事實上，決不能希冀于朝夕間樹立全國農業金融之規模。吾人但求于短時間內訓練相當之人才，設立三數十農業銀行分行，以科學的組織，合理的經營，表現美滿之成績；使一般社會深知農業金融建設之成功爲可能，農業金融之投資爲可靠；則將來逐步推廣，分行數由數十以至數百，資本額由千

萬圓以至萬萬圓，盡屬意中。倘祗知舖張，不務實際；則以人才消乏之今日，必至授權于淺識之人，委事于撫循之輩，目前誤事，其禍猶少；貽農業金融以污點，使議論者引爲口實，贊助者趦趄不前，斷送遠大之前途，其害乃大。此則在經營上，固萬不能容許我人于短時間內，作過大之施設。關于第二點之解答，則以公債供政治上耗費之資，甚或爲排除異己之用，誠決非人民之所樂聞，更非金融界之所敢與聞，倘純然供建設之用，爲國民經濟開一生路，爲金融事業除一病根，則奚復再有理論上之缺點？固也，當此金融界喘息未定之際，對于公債，或不免望而却步。然過剩之現金，終不能不籌謀出路；而在營業上，亦不能因噎以廢食。倘一度受公債之驚慌，而不敢再嘗公債；則一度受倒賬之損失，勢亦須停做放款，則寧有是理？況今日之所謂公債，固已迴異于昔日，而爲數固不過五百萬圓乎。關于農業金融之設計，其須考慮之第二點，爲農業銀行之組織。農業銀行之總店，因資金來源關係，必須設于上海，然在上海，不得經營任何之放資，董監事中，須由公債應募者推舉若干之人數。分行設于各縣縣政府所在地，但不必有嚴格的營業區域之限制；庶在分行推設未廣之前，他縣農民，亦得相當利用。在若干分行之上，得設管轄聯絡機關；但此機關，不得對外

營業。要之，組織之要義，在使籌集之資金，完全貸放于農村；而不向都市投機潮流中，推波以助瀾。

其須攷慮之第三點，爲農業銀行之經營。農業銀行之責任，固不僅在貸放若干之資金，而須爲國家推行農業政策。凡特種農產品之獎勵，子種之選擇，耕地之改良，新式農具之應用，新式肥料及藥品之推行，農村合作事業之提倡，倘由農業銀行在放款條件上加以操縱，較之空口宣傳，一紙政令，其效果誠不可以道里計。民國八年間，乃器贊理河北通縣農工銀行，曾以減輕利息分佈子種等方法，以有限之資金，于三數月間，提倡種植美棉棉田數千畝。該縣種棉，殆以此爲嚆矢，近年蘇省各處農民銀行對於合作事業之提倡，亦甚著成效。蓋金融爲凡百事業之先鋒，其任務原應如此也。以故，對于將來農業銀行之營業，亦須本此意旨。除資金貸放外，須注意于農具子種肥料之分佈與貸放。甚或須以三分之一至半數之資金，運用于此也。

其第四點，爲最重要之資金安全問題。吾人欲避免軍閥盜匪對于農民銀行之覬覦，對于資金，必須有特殊之設計。此設計之主眼，在保存現金于上海，而以特種農民兌換劵，流通于農村。如上文所述，第一次農業金融公債發行之後，農業銀行將有現金五百萬圓及餘存公債五百萬圓。

即以此數，分別充作現金及保證準備；發行一千萬圓之農民兌換券。此項兌換券，祇能在上海兌現，票面分別印就農業銀行分行所在地之縣名。今欲在某縣開設農業銀行分行，即印就該縣地名之兌換券若干萬圓，作為該分行之基金。萬一該縣被匪佔領，則立即宣佈該縣地名兌換券之停兌。倘該省農業銀行遭軍閥佔據，則立即宣佈該省各縣地名兌換券之停兌。停兌之兌換券，須俟事變平息後，再行整理。整理之際，對于來歷不明之持券人，仍得拒絕兌現。上述停兌整理之辦法，即在券面印明。如是，則農業銀行有可昭告于人民者二端：其一，即農業銀行之分行，並無現金；其二，則農業銀行分行之所有，惟兌換券，而兌換券之流通性，則一遇變亂，即行停止，絕非非法取得者之所能利用。有此特殊之設計，則軍閥盜匪，對于農業銀行分行，無可垂涎，自不至加以掠奪矣。

難者曰：『予不曰以上海之過多，補內地之不足乎？然以予之設計，則上海現金，固毫末未減，而內地現金，亦並未增加。』為此說者，殆猶未明通貨之意義。須知通貨非必為現金，而現金非必即為通貨。市面流通之鈔票，並非現金，然固為通貨。國家銀行之庫存，雖為現金，然不能視為通貨。

吾國發行銀行，頗有以發行現金準備，隨意向商業銀行及錢莊存放；使通貨膨漲緊縮之幅員益以擴大．實爲重大之錯誤。我人如欲有較周密之金融組織，則鈔票準備金，固萬不能任其流爲通貨。本此原則，則上海之現金，雖未減少；而上海之通貨，則已減少。內地之現金，雖未增加；而內地之通貨，則亦已增加也。

難者又曰：『鈔票之能流通，在有悠久之歷史與迅速之兌現。予所設計之農民兌換券，事屬初創，則信用未孚；兌現須在上海，則難期迅速。設一旦發行而流通阻滯，則將如何？』爲是說者，殆未明貨幣數量關係之重要。夫果市面而猶需要通貨也，則東三省之不兌換紙幣，固亦曾流通而無阻。倘市面而不再需要通貨也，則農村金融，已不枯竭，我人亦不應發行任何兌換券。以故，兌換券之能否流通，固一視市面供求關係而定。卽依古代金屬貨幣學派之見解鈔票流通之要點，亦惟在最後之兌現；此則爲擬議中之農民兌換券所已具之條件。而現兌之在上海，則已成各發行銀行之通例，更無足駭怪。雖然，吾人爲集中發行減少通貨紊亂計，如能由其他發行銀行發行此項農民兌換券，而專一的由農業銀行領用，則尤爲妥善也。

難者又曰：『農民兌換劵之發行，固以縣爲別，而農民兌換劵之流通，則或且旁及他省。農業銀行分行之放款，或盡以所在縣地名兌換劵支付，而其收款，則不能不雜以現金或他縣地名之兌換劵。是則農業銀行分行之庫存，固不能盡屬該縣地名之兌換劵。設一旦因被匪而宣告停兌，則對于該縣之農業銀行，仍未有完全之保障。而鄰縣之持票人則反受其影響。』關于此點之答辯，吾人以爲社會上凡百設計，均祇能相對的減輕危害，而不能絕對的免除危害。吾人之所應深切注意者，卽在資金方向內地輸送未及貸放于農民之一時期。過此以後，則隨收隨付，庫存必極有限。如現金及他縣地名兌換劵積存漸多，則儘可隨時設法掉換。要之，停兌之主眼，實在未發行之兌換劵，而此項設計之比較認爲優良，實因其停兌僅限于一縣，範圍較小，牽涉無多。而既示人以無可欲，杜盜匪之覬覦于事前，則又什九可防止此類不幸事變之發生也。

難者又曰：『所謂資金安全云者，固不僅限于掠奪之防止，而尤須債權之可靠。以貧困之農民，而貸以資金，則償還是否有望？兌換劵貸放之後，成爲債權；掠奪者無從取到現金，是否可挾債權以搾取現金？』關于此疑問之解答，吾人以爲農村之貧困，在于資金之枯竭。吾人所認爲農村

主要財產之土地，固絲毫未減。而土地價值之低跌，其原因仍爲資金之枯竭。（我國各處地價之漲落，與該處現金之增減，幾成正比。關于此點，容再爲文論之）故若以資金輸入農村，則農村之貧困立解。證以事實，則往昔河北通縣農工銀行，五年間未受錢賬損失；蘇省各處農民銀行之放款償還成績，亦異常優美。至于軍閥匪盜之掠奪，志在速得；而農業銀行債權，多屬長期。即令挾債權以搾取農民，亦必相率以停兌之兌換劵歸還，而不肯支付現金。則其搾取，亦徒勞而已耳。

吾人所歉然于懷之一點，則吾人之設施，仍不外憑藉上海之租界。惟有堪足自解者，則此種憑藉，要尙爲有益于國民生計之舉，爲利用租界而未爲租界所利用耳。

（二一、六、七——銀行週報）

舊事重提之廢兩改元問題

一　兩廢改元之迫切

廢兩改元問題，在昔尙僅爲金融幣銀問題；而在今日，則已成甚嚴重之一般社會問題。銀元在過去數月間，由通常等于規元七錢二分左右之市價，慘跌至六錢九分以下。依薪水工資度日

者，在受金貴銀賤嚴重影響之後，復受兩貴元賤之影響。不知不覺中，收入又跌去百分之五。社會經濟，再增一重之不安。金貴銀賤關係世界，或非我國獨力所能挽救；而銀與銀間之強立界限，使幣價搖曳無定，則純為不需要不應有之變端。消除人為的銀與銀間之界限，穩定幣價，以安社會而定人心，實為當前之急務。

二　歷來廢兩改元之障碍

往昔一般人對于廢兩改元問題，認為窒碍難行者，不外四端。其一，銀元為數不多，恐不敷用，其二，通常銀元市價高出所含純銀實值頗多；改革之際，規定銀兩換算率，倘以市價為標準，則反對者必以銀元成色不足為口實；倘以實值為標準，則擁有銀元者又覺虧耗過大。其三，事實上歷來主張廢兩改元者，其所擬議之換算率，類多以平均市價為標準；或議以規元七錢二分合銀元一元，或議以銀元一元四角合規元一兩；對于海關收稅，甚至有人主張以銀元一元五角合關平銀一兩；（如照七錢二分換算率，以一一一•四升算，每關平銀一兩應合銀元一元五角四分八厘。）因之，此首應實行廢兩改元之海關，即以恐須影響稅收理由，表示難以照行。（附註一）其

四，造幣權未曾集中，銀元成色重量之是否一致是否準確，並無切實之保障。

三　目下爲廢兩改元之絕好時機

以上所舉窒礙難行之四點，目下均可得圓滿之解決。其一，上海銀元存數達二萬二千數百萬，開空前未有之記錄。無論何人，決不至再以銀元不敷流通爲顧慮。而中央造幣廠設備完竣，每日能鑄造四十萬元之銀幣，源源供給，尤不至有竭蹶之虞。其二，銀元市價低落至含銀實值之下，對于銀兩換算率之規定，不至再有任何困難與糾紛。其三，如規定銀兩換算率，以銀元目下市價加鑄費爲標準，則此換算率每銀元一元，當合規元七錢左右；再以一一一・四升算，每關平銀一兩須合銀元一元五角九分一厘，稅收將決無短絀之虞。其四，中央造幣廠組織完竣，造幣權絕對的有集中之可能；成色重量之齊一，更屬不成問題。關于此點之詳細設計，詳見下文。

四　廢兩改元以後關稅之增加收入

上節所述，僅在消極方面，表示海關收入之不致短絀。本節再說明海關收入在廢兩改元以後，將有固定的增加。原來海關收入，除小部分償還外債者須以金單位或銀兩撥付外，其大部分

充作償還內債及支付政費者，甚至拚業經交還之庚子賠款在內，平時均須照市折合銀元支付。此項銀元市價假定平均爲銀元一元合規元七錢二分，則關平銀一兩、僅合銀元一元五角四分七厘。將來廢兩改元以後，如規定換算率每銀元一元合規元七錢，則每關平銀一兩，可合銀元一元五角九分一厘。其差額約爲百分之三。卽關稅收入中須以銀元支付之部分，于廢兩改元以後，照銀元數比較，可以增收百分之三。此項增加收入之總數，如以去年關稅收支爲標準，當達銀元六百一十萬元之鉅。（附註二）固也，如將來銀元市價，悉如目前之低跌；則縱不廢兩改元，政府仍可得同樣之增加收入，或且略多。但此爲極不確定甚至爲不可能之事實。以故，政府倘不乘此銀元市價低落之際，廢兩改元；則一旦市價回漲，此項增加收入卽歸烏有。甚至廢兩改元之舉，如任其遷延而至銀元市價回高後始克實行，爾時爲事實所拘束，換算率或規定較高于銀元一元合規元七錢之比率，則此項增加收入之數目，亦將減少也。本節所述，倘僅以關稅收入一項爲限；將來推行十進輔幣之鑄幣利益，尙不在內。

五　廢兩改元與金本位制

對于廢兩改元與凱末爾顧問團所擬之逐漸採行金本位計劃是否衝突之問題，可以有下列四點之解釋第一，世間之一切制度，均有其時代性；均爲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凱末爾之設計距今已逾兩年。此兩年中，世界貨幣制度，已起空前之劇烈變化。因黃金分配之不均，世界上已經採用金本位之國家，均被迫而相率放棄金本位。此舉足證金本位已爲一種不適宜之幣制。將來世界之幣制究將取何途逕，尚須俟將來國際間形勢之推移而定。在此金本位基礎動搖，世界金本位制之鼻祖英國首先毅然放棄金本位之過程中，中國或任何國家，恐決無貿然再行步入金本位制之理由。以故，凱末爾之計劃，固甚周密，然不得不認爲已失去其時代性。第二，近年以來，外有黃金集中美法趨勢之繼長增高，內有中國貿易入超數之愈加鉅大。前者表示採行金本位制度後金準備之不易取得；後者表示金準備之數量，恐須比凱末爾原擬數目增大數倍，金本位始能有勉強維持之望。此兩種之矛盾現象，證明金本位之在中國，已失去其可能性。第三，自凱末爾計劃宣布，迄于今日，已逾二年。在過去二年中，外則世界金本位之形勢，內則國內政治情形，均較善于今日，尤且不能策金本位制之施行。由過去以察將來，恐在此後二年以內，金本位仍無施行之

望。幣制之紊亂，爲國內不統一、社會不安寗、工商不發達之主要元素，紊亂幣制之整理爲如何迫切之大政，豈能再任其遷延至於二年之久？第四，凱末爾計劃所以主張直接方法反對間接方法者，除着眼於不可必得之鑄幣利益外，其所持理由爲採行金本位之前，如先以廢兩改元之手段統一貨幣，社會將增加一度之紛擾，國庫須增加一重之損失。然在目下，則廢兩改元，已達水到渠成之候。社會不獨不感其紛擾，且將轉覺其適合而便利；國庫不獨不受若何之損失，反可增加相當之收入。則縱令將來採行金本位，目下之廢兩改元，亦爲有百利而無一弊之舉。而採行金本位，更並非必須經由通貨收縮之手段。如換一方法，將舊幣全數收回改鑄，則鑄幣利益，仍不至散失于民間；而改鑄費所需，與廢兩改元所可增收之數較，亦甚幾微也。

六　廢兩改元實施之步驟

因時機之迫切，對於廢兩改元之實施，應以緊急手段出之。即由財政部以部令行江海關及各銀行，申明首先在上海施行廢兩改元；制止一切虛實銀兩之流通，確認現行之銀元爲唯一之法貨。並規定原有規元債權債務之公定換算率。同時組織幣制委員會，草擬貨幣法及施行程序，

提交立法院通過，以示制度之確立。其廢兩改元之命令，所以不主張先由立法院通過者，蓋因現行之銀元為唯一政府鑄造之通貨，為國家預算決算之計算本位。吾人即置民國三年公布之國幣條例於不顧，銀元亦已成事實上之法貨。反言之，銀兩早已成為非法之通貨，取締非法之通貨，以行政處分出之，已為甚足。再則此項變更，完全根據目下已成之事實；規定換算率，亦求與目下市價彷彿。對于社會，為一種應急處分；而對於任何方面，均不發生重大之影響。即認為有交立法院通過之必要，亦儘可以追認方式出之，以期目下執行之敏捷。其所以主張首先在上海施行者，則以上海規元為國內銀兩之中堅，且為各種銀兩換算之標準。上海規元一旦廢止，則一切銀兩，自均失其憑依而同歸消滅也。

七　關於廢兩改元是否發生阻力之問題

所謂阻力者，自指外商方面而言。事實上，外商對於吾國幣制之統一，早具熱烈之希冀。吾人祇須有嚴密之制度，固決無反對之理。而外商銀行，對於滬變以後數月間銀元價格之暴起暴落，尤深感痛苦。進口商更認銀元價格低落，使內地人民購買力低減，居間商顧慮銀洋比價上損失，

怯于進貨，爲進口貨滯銷之重要原因。廢兩改元之際能將銀元價格提高一分左右，自所樂聞。萬一卽有阻力，當此出口貨停滯之際，對于外商之主要收付關係，厥爲進口貨款及各種服務與各種公用事業費用之支付。此等款項，如外商拒絕依照公定換算率收受銀元之付款，則其唯一之方法，惟有向中國法庭控訴。然此顯然爲徒勞無益之舉，則事實上亦惟有收受銀元之付款。經營進口與公用事業之外商，既照公定換算率收受銀元之付款，自更不得不以此項銀元依照公定換算率轉付外商銀行。外商銀行更不能拂逆多數外商之意旨，以拒絕此項銀元付款之接收也。

八　銀元對于銀兩之公定換算率

實行廢兩改元之際，其首須厘定者，則爲銀元對於銀兩之換算率。此項換算率，其最適宜之標準，爲每元合規元七錢。民國三年之國幣條例，規定一元銀幣之鑄費爲庫平銀六厘；以一〇九六申算，合規元六厘五毫七絲六忽。依此標準，則每元所含純銀實值除鑄費後，合規元六錢九分三厘四毫二絲四忽；與目下市價所差無多，可謂公允之極。而數字整齊，便於計算，尤其餘事。

關于銀元一元等于規元七錢之換算率，是否將引起實行上之阻碍之問題，可有下列二點之解釋。其一，銀元之債權人及有銀元之經常收入者，方苦于目下銀元市價漲落之靡定，甚且有銀元市價跌落行將無所底止之恐慌；祇求有一銀元價格不至再行低跌之保障，已覺較安于心；對于比較市價已提高一分左右之七錢換算率，自更必認爲一種恩惠的救濟，而決無加以反對之理。其二，銀兩之債權人及有銀兩之經常收入者，雖覺此換算率較目下市價爲高，然較之過去通常市價，則已減低二分左右。換言之，即以銀元計算已可較往年增加百分之三之意外收入。則詎復有加以反對之理？況銀元所含純銀實値，原在七錢以上；則即欲以反對，當亦無辭。

九　新幣之重量及成色

爲集中造幣權起見，中央造廠幣自須鑄造一種新型之一元銀幣。此項銀幣之重量及成色，自更須嚴謹的依據將來貨幣法之規定。惟規定新幣之重量及成色，究應採何種標準，則誠爲一問題。倘以現行一元總理像銀幣爲標準，則依照最近化驗之結果，此項銀幣之重量及其所含純銀量，殊不齊一。而最高最低之差，竟達千分之二一・二之鉅，（附註三）殊難取爲準則。如以原

來法定每元純銀二三・七一一五二九（附註四）爲標準，則與銀元一元合規元七錢之換算率較，含銀量增高甚多，事實上並非必要，最適宜而最有利之方法，當爲以上述換算率每元應含純銀量減鑄費爲標準；則以公認每規元一兩等於三三・五九九公分之定率，規元七錢等於二三・五一九三公分，再假定鑄費爲百分之一，則每元所含純銀當爲二三・二八四一〇七；較之原來法定每元純銀量，減低千分之十八而強。如重量不變，則成色應減爲八七・一。目下流通之總理像銀幣，其重量之參差若此，事實上絕對的有改鑄之必要。惟其平均含純銀量，似不在法定二三・七一一五二九公分之下。以故，改鑄之際，既有千分之十八純銀量之減低，則不但改鑄費不成問題，甚至尚可有若干之贏餘也。

十　鑄幣權之集中與自由鑄造

爲避免幣制再度混亂計，鑄幣權以先行集中於上海中央造幣廠爲宜。其他各處造幣廠之袁像及總理像祖模，應即暫行吊銷。將來各地如誠有就地鑄造之需要，亦須先將造幣廠組織改善；關於行政技術及化驗各重要事項，能與中央造幣廠一致，始能再行開鑄。關於自由鑄造之問

題，查英國放棄金本位前之辦法，造幣廠關於發行新幣事宜，託由英蘭銀行代理。事實上即准許人民將一定分量之純金，向英蘭銀行換取金幣；並非人民直接以生金委託造幣廠鑄造。我國既確定先統一銀本位，則主幣之自由鑄造，自屬不成問題。惟其辦法，似以仿英國先例，由政府委託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代理新幣發行事宜，較爲適宜。

十一　中央造幣廠之組織

中央造幣廠廠長，必須爲金融幣制專家，必須不以政治之變化爲進退。其職務在管理廠內行政事宜。貨幣之重量及成色，必須有公開化驗之儀式。此種儀式目下即在英國，仍繼續舉行，不能認爲人民不信任政府之表示。關於貨幣之公開化驗，另組織驗幣委員會任之。其委員須有市商會、銀行同業公會、錢業同業公會及洋商銀行公會之代表。驗幣委員會得聘請化驗師一人或二人，執行化驗事宜。此項公開化驗，最好每星期一次。化驗結果，隨時披露報端。關於驗幣委員會之組織，應由政府訂定組織法，由有關係之公團自動組織之，以示其爲人民組織之獨立機關。

十二　新幣之流通問題

新幣之所含純銀，既較現行銀元之法定純銀量減低千分之十八；則流通上，是否將發生阻碍？關于此問題之解答吾人須知貨幣信用之確立，在重量成色之齊一，與重量成色齊一之永久保障。現行之銀元，因重量成色之參差，遂致市價低跌達於平均含銀實值之下，即其證例。將來新幣之鑄造，既有組織完美機械新穎之中央造幣廠，技術方面，自屬不成問題，更有鑄幣權之集中與驗幣委員會之公開化驗，則重量成色齊一之保障，更屬異常強厚。人民之樂於使用與信用之高出現行銀元，早在意中。袁幣以八九成色，能取號稱法定成色九成而實際上重量成色凌亂之龍洋而代之，即其先例。

當新幣發行之際，事實上必須容許現行銀元之並用；則其結果，是否將因格勒散氏法則之作用，舊幣迅被人民私自鎔毀以盡，而市上將感貨幣流通之不足？關於此問題之解答，吾人以為目下流通最多之總理像銀幣，因重量成色之雜亂，不能稱為格勒散氏法則下之良幣。人民因其重量成色之凌亂，獲利之無把握，必不敢輕於鎔毀。更以新舊幣含銀實值所差之幾微，目下鎔毀貨幣者技術之幼稚與耗費之巨大，恐除造幣廠能以科學方法鎔化改鑄外，私人鎔毀之範圍，至

多不過以流通數較少之袁幣爲限。證以過去之歷史，則當袁幣發行之際，民間私自鎔毀龍洋，並不踴躍；市上亦未感通貨之不足也。

或謂新幣將鑄費作爲貨幣價值之一部，外商銀行當開外匯行市時，與外洋銀塊行市比較，恐仍須除去鑄費計算；則以新幣結購外匯，恐將不若以規元結購之合算。關于此問題之解答，吾人須知外匯上滬埠銀價與紐約倫敦銀價之高下，仍受現金輸送點之支配。當上海現銀須向外洋輸送時，則結購外匯者之負担，除鑄費以外，尚有更大之現銀輸送費。反之，當外洋銀塊須向上海輸送，或外商銀行需用銀幣時，則不但鑄費不致損失，銀元或可得較優於外洋銀塊之代價。以故，事實上鑄費問題，並不重要。更有進者，則代表規元之寶銀，因其鑄造技術之幼稚與估驗手續之簡陋，其實值如何，並未爲外商銀行所信任。故在外匯計算上，對於寶銀價值，本已故意壓低。此層詳見耿愛德氏所著中國貨幣論。故以規元結購外幣較爲合算之說，殊無根據。而將來新幣之重量成色，既有可靠之保障，則此種因懷疑而起之暗虧，或反可免除也。

附註一　總稅務司梅樂和氏認改兩爲元難以實行之理由

民國二十年六月十日申報載總稅務司梅樂和氏呈財政部述改兩爲元之困難，其主要理由爲：「各地銀元成分不同，難照標準率徵收。如就當地銀元習慣價值折合徵收，則損失甚大。」其所謂習慣價值，自指當時市價而言。

附註二　二十年度關稅收支之換算式

收入數　關平銀二四六、〇六四、〇〇〇・〇〇〇兩以一一一四升

合規元二七四、一一五、二九六・〇〇兩

支庚款及外債　規元一一九、八一三、〇〇九・〇八兩

尙餘　規元一五四、三〇二、二〇五・二〇兩

上數以七錢計合銀元二二〇、四三一、七二一・七七

如以七錢二分計合銀元二一四、三〇八、六一八。三九

相差銀元六、一二三、一〇八・三八

附註三

最近本埠某機關，曾於五箱之原箱杭廠所鑄總理像新幣中，揀出中間分量之一箱；再由此箱內所裝之銀元五十包內，揀出中間分量之一包；再在此包內所含銀元百元中，取出最高最低及中間分量之銀元各一元，共爲三元；於六月二十七日送交南京路五十六號上海化驗室，請其代爲化驗。於六月二十九日，由該化驗室送來化驗單，敘明化驗結果如次：

	重量(公分)	成色
(一)	二六・五六五〇	八九一・五
(二)	二六・八六〇四	八九一・五
(三)	二七・一四〇四	八九一・五

上列成色因係由同一包內取出，事實上出於同一鎔解鍋內之原料銀，故其齊一，實屬不成問題。其所開重量與法定重量二六・六四二一六七公分比較，爲〇・九九七一，一・〇〇八二，及一・〇一八三。其最高最低之差爲千分之二一・二。造幣廠如可能有高出法定重量千分之十八之貨幣；則以營利觀點而言，低於法定重量千分之十八之貨幣，當更屬

可能而其機械組織技術管理上之缺點，更可想見據此一端，吾人或更可推定成色之難期一致也。

附註四　銀元之法定純銀量及重量問題

對於目下銀元之法定純銀量，若以民國三年之國幣條例為標準，則原定銀九銅一，含純銀二三・九七七九五〇四八公分者其後改為銀八十九銅十一，應含純銀二三・七一一五二九公分。但以民國四年頒布之度量衡法及國民政府頒布之權度法所規定每庫平一兩等於三・七三〇一公分之標準，則庫平七錢二分，八九成色每元應含純銀二三・九〇二四八公分。但廿末爾氏則認每元法定純銀為二三・九〇九五七公分，未知何所根據？吾人目下所討論者，既為貨幣問題，則理論上，應以國幣條例所規定者為準，而認二三・七一一五二九公分為每元之法定純銀量，二六・六四二一六七公分為每元之法定重量。（按後經查得民國六年二月財政部修改國幣條例案內，已改定每元純銀為二三・九〇二四八〇八公分，即按三七・三〇一折合者。）

（二一七一二——銀行週報）

廢兩改元之最後掙扎

曰最後掙扎者，則以大勢之所趨，廢兩改元已成爲無可逃避之結果；而在目前，則勉強牽合廢兩改元問題與所謂紙幣政策爲一談，聳人聽聞，意圖中傷者有之；摭拾一二言之不能成理之閒言妄語，自欺欺人，以肆狡辯者有之；散布謠言，欲造成金融風潮，俾可藉口阻撓者更有之。殆見煽惑之失效，而民衆團體與社會輿論反羣認廢兩改元爲天經地義福國利民刻不容緩之舉，而金融基礎之安定，恐慌復非徒託謠言之所能造成；則更挽出一二對于經濟金融基礎知識未具之名流，發表意氣用事幼稚可笑之文字，以圖挽回頹勢。局勢至此，殆已入于不較理論祇圖虛聲之階段。世間不論何種改革，必有極少數因以爲利之人，抵死爭持，不計成敗。利慾之念，既足以蔽其良知；所謂大局大勢云云，自更非若儕之所能見及。此謂之最後掙扎，此謂之不到黃河心不死。

所謂紙幣政策云云，已經當局之否認，似可不復置議。惟以廢兩改元與紙幣政策混爲一談，則誠所謂牛頭不對馬嘴。政府而果欲施行紙幣政策也，奚必有待于廢兩改元之實施？「紙幣充

斥市面，』既如論者云云；則廢兩改元以前之狀況已若此，廢兩改元復與紙幣政策何與？以絲毫不發生因果關係之紙幣政策，而強令與廢兩改元牽合一氣；其命意所在，明眼人自能見之。

所謂廢兩改元須先整理硬幣云云，實爲顛倒因果之談。試問銀兩不廢，硬幣何由統一？銀元重量成色之必須統一，吾人亦主張之。惟廢除銀兩與統一銀元重量成色，同爲整理硬幣計劃之重要部分；爲可以並行不悖互爲表裏之兩種手段，而且爲必須同時實行之兩種手段。不廢除銀兩而徒曰統一銀圓重量成色；則在整個貨幣計劃上，將成爲避重就輕，捨本逐末，察秋毫而不見輿薪。一言以蔽之，成爲毫無意義。故以整理硬幣爲反對廢兩改元之口實，顯爲自陷于矛盾；認統一銀元爲廢兩改元之前提，顯爲強辭延宕，借端阻撓。

所謂整理軟幣云云，尤爲滑稽可笑矛盾而至于不可思議。鈔票發行權之應統一，鈔票準備金之應充足，原爲天經地義無可非議之理論。然整理軟幣之重要，詎自今日始？詎自廢兩改元之日起？自鈔票發行開始以至今日，已數十年；發行數以華商銀行爲限，不下二萬萬元。如認現行發行制度爲不完滿，則此二萬萬元鉅數鈔票之流入市面，何以未聞我名流及錢業諸先進提一抗

議或發一異議？我錢業諸公不特未發一異議，反相率領用此若儕認爲制度不善之鈔票，而代爲推行！夫果發行制度而不善也，則我名流及錢業先進過去之熟視無睹，將何辭以自解？吾錢業諸公協助鈔票之發行，更將何辭以自解？過去因以爲利，則默不一言；今日涉及與已身利害關係較重之廢兩改元問題，乃忽提出整理軟幣問題以對抗。謂爲自陷于矛盾，孰曰不宜？

倘摭拾一二過去不幸之歷史，以反對以後發生一切相類之事實，則適爲因噎以廢食。當歐洲之大戰也，歐洲列強及東鄰日本之貨幣，均曾由金本位降爲紙本位。然未聞歐洲及日本之人民，因此而對于其本國之貨幣有何異議。乃今之論者，竟因此代表銀元之鈔票，曾在平津武漢一度停兌，遽謂銀元爲不適宜之本位。則中國名流之思想見識，將謂爲遠高于歐洲日本之人民乎？抑將謂爲遠低于歐洲日本之人民乎？更以近事爲例，則此所謂『現貨碼頭』骨幹之銀兩，當一二八事變以後，亦曾一度變爲劃帳本位矣。我名流何以竟絲毫不加以懷疑，而公然主張以兩爲本位？何其厚于兩而薄于元者乃爾？

抑所謂銀兩本位云者，純爲不顧事實不明貨幣學意義之談。以數量言，全國之銀元數達一、

十萬萬元；而銀兩數則不過一萬一千萬兩。即以上海一埠而言，依查倉單所載銀元達二萬二千數百萬元，而銀兩不過七千數百萬兩。敢問如廢元改兩，將何以供流通？其次，則所謂銀兩者，原爲不具現代貨幣條件不適于流通之物。上海之居民，百人中曾有一人目擊所謂銀兩者乎？倘此數量比較甚微，而現代貨幣條件未具之兩，而謂可定爲本位；則吾人何不作進一步之復古而主張恢復貝殼獸皮之貨幣資格？

報章紀載，笑話連篇。吾錢業先進，乃忽有「以後檢查發行準備，現金如不足六成，勿予簽字」之說。吾人讀發行銀行之檢查報告，現金準備，固均在六成以上。此種檢查之儀式，原多有錢業代表之參預。所謂以後云者，則過去如何？倘吾錢業先進過去之參預檢查，曾有敷衍塞責因循苟且之行爲，則不啻自暴其罪惡于天下。倘過去之檢查原屬嚴謹以將事，則今茲云云，將成爲造謠生事，擾亂金融。以身居經濟界重要地位之金融領袖分子，乃有此不顧大局不知責任不辯是非之言論，可爲痛哭。

明知反對理由之薄弱，乃不惜以愼重討論從長計議爲拖延時日之手段。廢兩改元之討論，

十數年于茲矣，反覆研究盈幅累篇，奚得謂爲不愼重？更何得謂爲迫切從事？倘當某種計劃實施之一日，可以抹煞從前一切之討論，而認爲過于迫切，加以反對；則世間一切之討論，將均永無實行之一日。倘反對一種政令，而可僅以或有之危辭，以聳社會之聽聞；則世間詎復有可以施行之政令？英之停止金本位也，日之禁止現金輸出也，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出之。曾聞有就商于金融業者乎？其問題之嚴重如此，而執行之果決如彼；吾名流及錢業先進，對于此種事實，亦曾一度加以注意乎？

此外統一鑄幣權，廢兩改元論者亦主張之。而反對論者復以各省幣廠相率鑄造爲辭，則可謂曾無鑄幣之常識。彼亦知祖模之仿造，爲不可能之事實；而祖模之控制，實爲鑄幣權集中之有效方法乎？此外如武斷目下銀元成色爲六錢八分五，則爲不顧事實，不加研究之信口雌黃。謂洋厘低跌爲通貨膨漲之結果，則爲未嘗了解通貨膨漲意義之說法。認廢兩改元以後商業放款之減少與對外貿易之虧耗，尤爲不解金融市場狀況，不明國際匯兌原理之談。關于此項問題之解答，詳見拙作舊事重提之廢兩改元問題一文，茲不贅。

圖窮匕見，反對廢兩改元之根本原因，仍爲營業問題。于此，不佞有敢爲錢業先進告者，則存款放款，爲金融業顛撲不滅之主要營業。錢業爲金融業之一，有數百年之歷史；祗須在存款放款作努力之經營，則社會之相需方殷，何至歸于淘汰？銀行于廢兩改元之後，即自設滙據交換所，仍不能俄然以原有之剩餘資金，直接向市上投放；固仍須假手于接近商界之錢業，則錢業之資金來源，固毫無變更。即對于錢業舍棄原來自動的存款方式，而改爲受動的拆借；錢業在資金運用上，反愈能應其所需。其便利當遠在目下制度之上。吾錢莊對于合法的存款放款之經營，固仍無絲毫之影響。若不此之圖，而欲利用貨幣之紊亂，盤剝人民，以圖自身之利益；則其罪惡，當不在販烟運土之下；大勢所趨，終有覆亡之一日。吾錢業先進既一再聲明元兩兌換利益之不足重視，當決不至于此時再作歧路之徬徨也。

最後有敢爲各名流進一言者，則金融爲專門學識，決非率爾操觚者之所能窺其門徑。中國之大患，在于萬能之人之過多，而眞能專能之人之過少。軍人可一變而爲政治家，官僚可一變而爲金融家，名流則更爲萬能之尤，無處不可插足，無事不發議論。乃者竟欲以政黨喩貨幣，則尤爲

妙談！準若所論，則英國有保守黨，自由黨及工黨三大政黨，其幣制應為三本位制。德國之政黨以十計，則亦將有十種並行之本位貨幣。此種議論，發諸中國名流之口，實足以騰笑友邦。我名流即不為自身地位計，亦當為國家保存體面。滬上猶多了解金融幣制之人，議論有惑于中，何妨移尊以就教？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願吾名流勉之！

（二一，八，二一——銀行週報）

四個月間中國徵信所

（一）中國徵信所的緣起

一年來的外侮侵尋的確給中國民族以重大的刺激，這種刺激的結果，在許多方面，都顯出興奮活躍的樣子。尤其，在都市中間，這種興奮活躍的情形，格外來得顯著。一向以保守著稱的金融界，在最近幾個月中間，也完成了幾件重要的工作，而中國徵信所，也就是興奮活躍中間的一個產物。

在今年的三月中間，本埠中國銀行張禹九、祝仰辰和上海銀行資耀華三君，柬邀新華銀行

孫瑞璜君、興業銀行方培壽君及鄙人等，共計八九人，在非正式的談話方式之下，籌劃一種合作信用調查機關的組織。經過了幾度的磋商，就產生了一個中國興信社。中國興信社是一個學術團體。牠的目標，是在研究信用調查的方法，促進信用調查的技術，交換信用調查的資料。爲充分達到上述的三個目標起見，就着手組織中國徵信所。所以，在事實上，中國徵信所是中國興信社的事業的一種，是一個對於信用調查工作的公開服務機關。上海的信用調查機關本來已有五家，就是：上海興信所、帝國興信所、東京興信所、商務徵信所和中國商務信託總局內中前三家是日本人辦的，而後兩家是美國人辦的；東京興信所，在一二八事變之後，就停辦了。中國人辦理的信用調查機關，中國徵信所還是第一家。而且，到今日爲止，中國徵信所還算是全國唯一的國人辦的信用調查機關。

在沒有中國徵信所以前，在銀行裏辦理調查工作的人，差不多都有下面的兩種感想：(一)調查的工作，倘使由各銀行個別的單獨去做，成績甚難望其美滿；規模的有限固然是一個問題，資料收集的難期完備又是一個問題。(二)爲甚麼在上海地方，我們仍然要利用外人辦理的信

用調查機關？這兩種感想可說就是中國徵信所創設的動機。中國徵信所初在籌備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替我們擔憂。他們覺得這個事業太空洞了。一切設備和組織在中國均無先例可援。而我們呢，則以爲在上海的工商業者的信用，倘使外國人設立的機關有法子調查，我們必然也有法子調查。而過去對於調查工作的實際經驗，也使我們覺到這個事業是有相當的把握的。

（二） 組織進行的經過

一種新事業的產生，當然不能希望他經費的自給。所以，怎樣籌集經費，當然是第一個問題。關於這點，我們當時覺得必須有十家以上的銀行擔任開辦費和經常費才行。這種擔任經費的銀行，就是徵信所的基本會員。照起初的預算，開辦費僅有二千五百元，經常費每月僅一千元；預定每基本會員負擔開辦費二百五十元，經常費每月一百元。後來仔細研究的結果，覺得二千五百元的開辦費是無論如何都不夠，就擴充到五千元。而結果竟用到六千八百元左右。開辦費何以用得較多些呢？一則因爲我們覺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對於設備上絕對不主張因陋就簡。倘使一個銀行共同組織的信用調查機關，出品依然還是粗製濫造，不能精美，我們

怎以對人呢？二則見到當時同業中先進的熱烈的贊助，預料基本會員數目一定可能在預算的十家之上；增加些開辦費或者可以不成問題。在籌備的期間，與信社方面公推祝仰辰君為臨時幹事，會同經理潘仰堯君祕書金慕堯君擔任常務的工作；選定圓明園路一號房屋為所址，加以適宜的裝修。在六月六日那一天，中國徵信所就正式產生了。當時中外報紙，對於這新產生的機關，都很注意；大多數的紙報在社論上發表鼓勵的文章。

（三） 業務的概要

有許多人一定要問，『徵信所做的是什麼事？』這樣的一個嶄新的事業，恐怕不單是一般人不了解牠的作用，連工商界裏都還有許多人莫明其妙。上文已說經過，徵信所是一個信用調查機關。比方甲商人要向乙銀行通融一點款項，乙銀行在允許通融之前，必然要知道甲商人是怎樣的一個人。他的財產有若干？他的事業發達嗎？他的費用太大嗎？他的過去的歷史怎樣？他的品性怎樣？他一向對於欠款的償還，準確而不失約嗎？他的家庭狀況怎樣？他所交的是那一類人？……乙銀行要等到這種種的問題得了滿意的解答之後，再斟酌情形給甲商人一個相當限度的

通融。經過這種手續的放貸，自然就很穩妥。徵信所的職務，就是代乙銀行解答這種種的問題。

工廠和批發商要放貨帳給零賣商，零賣商要放貨帳給消費者，都可照這種辦法，向徵信所詢問他們的顧客的信用。在外國，連保險公司保火險都要請教徵信所。徵信所除報告那保戶的經濟狀況和品性外，還要報告他過去被火的原因和次數。那樣，一味以保險後縱火圖賠爲業的奸徒，就難施其技。

有一位朋友問我，徵信所能代將要訂婚的男女調查對方的人品行爲嗎？其實呢，這到並不是開玩笑的話，而的確是在人事的徵信範圍之內，在外國，有些女子懷疑他的丈夫的行爲，有些男子懷疑他的妻子的行爲，往往也請徵信所給他個調查報告。有些東家對於他的雇用人懷疑，也到徵信所裏去探問。有專營這一類的調查業務的，叫做人事徵信所。

徵信所的主旨，在爲會員服務。所以，希望徵信所替他做調查工作的工廠商號或個人，往往先加入徵信所做會員。非會員雖然也可請徵信所做調查工作，然而費用很貴，而且手續很麻煩。徵信所的會員往往分爲數種，視繳費多寡而定。繳費多者以後每次所納報告費較低，而委託調

查案件的件數的限度較大。中國徵信所除基本會員外，普通會員分爲下列三種：

種類	常年費	委查案件限度	限度內每份報告費	限度外每份報告費
甲種	三百元	一百份	一元	二元
乙種	二百元	五十份	一元五角	三元
丙種	一百元	二十份	二元	五元

會員需要英文報告者，上述費用一律改收規元。非會員如有託查事件，每報告一份，中文者銀十元，英文者規元十兩。

(四) 業務進展

中國徵信所開幕以後，業務進展之迅速，實出意料之外。初開幕的時候，基本會員才有十二家，目下已經增加到十八家(以筆畫多寡爲序)：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上海郵政儲金匯業局

中央信託公司　　中央銀行

中孚銀行　　中國企業銀行
中國通商銀行　　中國銀行
中國實業銀行　　四行儲蓄會
江蘇銀行　　交通銀行
明華銀行　　浙江實業銀行
浙江興業銀行　　國華銀行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聚興誠銀行

事實上這十八家基本會員都有重要職員參加中國興信社，由中國興信社公推幹事三人至五人，指導中國徵信所工作的進行。第一次社員大會公推了幹事三人，就是祝仰辰君資耀華君及鄙人。同時爲推進社務和所務的進行起見，組織設計委員會；除幹事爲當然委員外，另行推李貝露孫、陳苹子、于壽椿、陳蘇孫、孫瑞璜、施博羣等六君爲委員。委員復爲審查調查報告書、社內及所內帳目及對外發表文字起見，組織審查委員會。審查委員會因委員尚未全數派定，尚未成立。

普通會員的參加，也極爲踴躍，目下已經有二十九家；內中洋商二十二家，華商七家。所以，會員的數目，總共已經有四十七家。上海的信用調查機關，恐怕已經沒有一家能有這許多會員。

隨着會員數目的增加，業務當然也要增加。下面是四個月間的業務統計：

月份	委託調查事件	發出報告書數
六月份	六九	五七
七月份	一五一	一四一
八月份	二四五	一九一
九月份	二四〇	一七五

更因爲業務的增加，職員人數和開支也逐月增加。下面列舉職員人數和開支增加的狀況：

月份	職員數	開支數(銀圓)
六月份	一四	一、三〇九．八四
七月份	二二	一、七〇〇．八四

八月份　二六　一、八六三・六一

九月份　三二　一、九三五・四九

照目下的情形看起來，我們只消有六十家會員每家平均繳納入會費每年三百元，報告費一百元；那末我們就有二萬四千元的收入。經費方面，就可以沒有問題了。在形勢上，徵信所的基礎，的確已經到了穩定的時候。因爲由四十七家增加到六十家，是毫不困難的事情。

（五）　徵信工商行名錄的編輯

除了信用調查事業之外，我們還想辦幾種附屬業務；目下已經着手進行的，就是『徵信工商行名錄。』

行名錄之出版，上海一埠，已經有七八種之多；內中比較可認爲滿意者，不過二三種；這比較滿意之二三種，仍然因爲編輯者的立場的不同，而詳略互異。比方，外國人出版的，自然只注意到外國人的需要；而中國人出版的，自然也只注意到中國人的用途。因爲這種緣故，一個機關裏往往要同時購備好幾種的行名錄，才能應營業上的參考之需。這不但是需費浩繁，保存和應用上

有許多不便，就因爲要彌補這種缺點，所以我們要出版一本比較完全而適於各方面的應用的行名錄。同時，我們感到這種事業，和信用調查工作有密切的關係。

徵信工商行名錄的資料，目下在收集中。洋商方面，因爲見了我們所擬的編輯方法的周密，極表同情；許多洋行自動的向我們預定廣告地位。中國商人有許多還不知利用行名錄，對於行名錄內列名之足以推廣營業，也有許多人未曾了解；然而許多規模較好的商家也對於我們的行名錄表示贊助。

我們對於徵信工商行名錄預定的目標，是內容要比外國人出版的行名錄豐富，編輯的方法要比牠們周密，而印刷和裝訂，要不亞於牠們。倘使我們不能出產精美的作品，我們情願不做。

（六）業務的方針

一種事業倘使沒有一個確定的方針，必然要步驟凌亂行動矛盾而終於失敗。我們對於中國徵信所的進行的方針，根據下面一個原則：

『一切的事業要從積極的方面找出路。』

中國人對於事業觀念最大的錯誤，就是把『守家產』和『做事業』混爲一談；把大部分的精神，用在消極的節流的工作上面，而對於積極的發展事業，反放在腦後。結果是今天消極，明天更消極；這樣消極，那樣也消極，上面消極，下面加倍的消極。把一個轟轟烈烈的事業機關，弄得和庵堂古廟一般！『不日進則日退，』學業然，事業亦然。在『消極』兩個字中間，就把許多事業斷送了。

中國徵信所在過去的四個月中間，可說是完全在積極的猛進的過程中間。經費不敷，是積極的籌措；職員不夠，是積極的雇用；一切業務，是積極的進行。我並不是說經費應該浪用，是說不能因爲節省經費的緣故，妨礙業務的進行。自然，不應該用的錢，是分文不能耗費的。徵信所的特質，尤其使我們覺到：

『優美的工作成績，是事業的生命。』

我們十分的相信，倘使徵信所能產生優美的工作成績，社會必然會覺得這樣的一個機關的極端的需要。一個社會所需要的機關，合理的費用，自然會有人供給的。反之，倘使徵信所因爲

節省開支的緣故，使工作的成績無由表現；慢慢的，社會就要覺得這樣一個機關並沒有多大的用處。一年，兩年……，這個贅疣的機關終於要處於淘汰之列。那不單是戕害中國徵信所的生命，而且要斷送徵信所事業的前途。

關於這一點，我們要感謝幾位金融界的先進，如張公權、李馥蓀、陳光甫、胡孟嘉、秦潤卿、嚴成德、錢新之、徐新六、徐寄廎、林康侯、唐壽民、貝淞蓀諸位先生對於中國徵信所的不斷的指導和贊助，使我們對於經費的積極的籌措，得到圓滿的結果。

(七) 工作的規律

倘使只有了一個空洞的積極的業務的方針，而沒有一定的工作的規條，那末，努力既不集中，又無軌範，將成為野馬的亂馳。中國徵信所的工作的規條，不外下列的三端：(甲)審慎以求「真」，(乙)詳盡明晰以求「美」，(丙)忠實公正以求「善」。

真，就是正確的意義，這是調查工作的最要的條件。我們為求調查報告的正確起見，在事務組織上加以特殊的注意，調查工作，除普通一般人所知的直接和間接方法外，往往再加覆查的

手續。調查的人，不知委查者是誰；覆查的人，也不知調查者是誰。這樣，調查和覆查的人，都能以不受拘束的客觀的態度，充分的寫出來所得到的資料和意見。這種資料和意見，再由對於該業熟悉的人員，嚴加審查。最後，將經過調查、覆查和審查三重手續的資料，加以整理，作成報告書。

調查工作上之所謂美，自然不出詳盡明晰四個字。對於報告書的內容，我們所主張的，是多從事實，少下批評。關於事實的，那怕是無關宏旨的微言細行，片鱗隻爪的數字記錄，都儘量容納，讀報告書的人也許可以因小而見大，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批評最好還是讓別人來下。然而，這許多的複雜的資料，倘使不加以合法的整理和提綱挈領的編排，要使人目迷五色而找不到頭緒。所以，在資料的整理和報告的編排上，我們還需要『明晰』兩個字。

徵信所負責調查信用的重責，倘使自身沒有一種光明磊落的態度，怎能判斷別人的信用程度，而取得社會對我們的報告的信仰呢？所以，這種忠實公正的空氣，在徵信所當中是頃刻都不能缺少的。固然我們必須有嚴密的組織，使任何人都明白含有作用的虛偽偏袒的報告，必然要在發出之前被擯棄；而不能專恃空洞的忠實、公正……等道德的信條。然而，倘使沒有這種忠

實公正的『善』的信條的樹立，求『眞』和『美』的種種組織上的工作，往往不能嚴謹永久的維持。

因爲這種理由，所以用人上面，我們必須擯棄染有習氣的人物。目下在所內工作的，都是勤奮努力，淸白自好的人，這樣的一個工作幹部，再有嚴密的組織去維持他們對於工作的興趣和信仰，『善』的獲得是不成問題的。

（九）社會的觀感

自從中國徵信所開業以後，社會的觀感，可說是很好。有許多工商業者想加入做會員，然而沒有知道我們工作的價值怎樣，他們就要求先替他們調查兩家顧客的狀況試試看。等到我們的報告書到了他們的眼簾之後，他們都刻立就加入了——這表明他們對於報告書的滿意。尤其，有幾家洋商銀行和洋行，他們十分的讚美我們的調查工作的精密。他們甚至要說：夢想不到一個初開辦的徵信所能有這樣的出品。

然而同時有許多人對於徵信所的作用，發生了許多誤解。頂普通的誤解，就是認徵信所是

一個介紹放款投資的機關。徵信所的調查報告，的確可能一面使金融界得到穩妥放資途徑，而一面使需要資金的工商業者得到適宜限度的資金的通融。然而，這是徵信所的工作自然的結果，而不是徵信所工作的直接的目標。這是間接的、不期然而然的效能，而不是一種業務。好比辦職業教育的人，造就了許多實用上的人材，到社會裏去經營種種的實業；然而教育家的職務，還只限於造就人材。倘使我們因為他所造就的人材經營實業，就說教育家的天職是經營實業，那不是笑話嗎？

還有一部分人，以為我們不應該把中國工商業家的內容，『和盤託出』的告訴給洋商會員；這更是錯誤得不可思議，我們和外人的營業競爭，是應該靠組織上的秘密性呢？還是應該靠營業方法的敏捷和知識的充分？我想一個正當的營業機關，決不拒絕把組織的內容告人。當然一部分不肯出面的股東，成了法律上的隱名合夥人，是應當秘密的。至於出面的股東，還有何秘密可言？在貿易上不使對方澈底了解我們的內容，條件上一定要非分的吃虧。這和一堆品質高低混雜一起的商品，一般要被別人把品質高的當做低的估價，在低的一方面，並得不到便宜，而

高的却已經大吃其虧，徵信所的報告也許要告訴別人若干內容不良的工商業者，然而同時告訴別人許多內容優良的工商業家。這樣，我們把這大堆的「統貨」按等級整理淸楚了，總價格自然馬上要抬高。

（十）前途的希望

技術沒有什麽神秘性，熟練了就自然可以出神入化。我曾經有一個譬喻：調查工作好比是收集舊郵票；只要有不斷的努力，經過了悠久的歷史，自然就會有驚人的成績。斷片的新聞片鱗雙爪的數字，在一般人必然覺到是枯燥乏味了，無價值可言；然而在一個注意調查工作的人，看見就立刻要把他們收集起來。這種的收集，久而久之，自然就成爲極有價值的府庫、

中國目下的大患，就是大家對於技術的疏懈；而社會的不安定，一面往往不能維持一種技術機關的存在，一面又要使人民沒有恆心去做抱殘守缺的技術上的鑽研。所以到了今日，社會上儘多萬能之人而沒有專能異能之人，說中國沒有滅亡嗎？技術上早就已經是無國之人！關於國內經濟的調查，經常出版而有參考的價值的，只有一份外人主編的海關報告。中國國民，沒

有出版過連續二期以上的中國年鑑；而英國人胡德海氏所編的英文本中國年鑑，却繼續出版了十年以上。這表明中國人並不願意或者需要了解中國的事情，而外國人反比我們注意。中國徵信所的設立，表示中國人對於技術的需要，有了覺悟。中國徵信所目下的基礎的穩定，表示中國人對於技術工作的能力，並不亞於任何國人。我們再希望中國徵信所將來的發展，可以引起一切技術機關的發展；使中國人捨棄過去憑依情感的不規律的判斷、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慣例、和聽其自然的迷信觀念的處理事務的手段，而趨向到科學的手段。

（二二，一一——時事新報）

美國金融風潮

風潮的遠因　金融是經濟社會的循環系。要有健全的金融制度，然後一般的經濟才能發達；也要一般的經濟繁榮，金融才能穩定。美國自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九年間的繁榮，可說是金融業創造出來的：——這種繁榮的程度，是否超出實際的必需，下文再談。自一九二九年末葉以至今日，經濟日趨衰落，金融業也就不斷的受他的影響。

當經濟走上繁榮的路上的時候，金融業一面在股票上作鉅大的投資，一面對於工商業竭力貸放款項。等到經濟衰落了，以投資爲目的買入的股票，都跌價了；抵押下來的證券和商品，也都跌了價。工商業虧本的虧本，倒閉的倒閉；大宗的有價證券和商品，由抵押品變成銀行的資產。銀行的帳簿上面，發現了許多不能歸還的放款。一面銀行的資產一部分減少了價值，另一部分變成了呆帳；而另一面銀行的負債却依然是不折不扣的負債。存款人聽到了風聲，大家來提款；銀行變不出現款來，金銀風潮，就此發生了！美國在近幾年中間，銀行陸續倒閉，達數千家，就是這個原因。

風潮的近因　歐洲的經濟專家，早就預言美國必須放棄金本位。由去年的春天開始，歐洲各國的金融家，幾次的向美國提回存款。可是到了去年冬季，因爲英國戰債的支付及別種原因，現金又向美國流入。同時，人民窖藏的現金，也陸續回到銀行的金庫裏去。去年年終美國的存金數目，已經恢復了春夏之交所流出的數目，而還有餘。就在今年一月間，存金的增加還有美金五千一百萬圓之多。不料到了二月中旬，密其根就發生了金融風潮；在兩個星期之間，蔓延全國。罷

斯福在走馬上任的當兒，却遇到這樣的一個悲慘的慶祝，眞是一件煞風景的事！

至于這次風潮的起因，傳說眞是紛紜得很。到現在爲止，也還沒有見到一種可靠的報告。推測起來，大約不出下面的幾點：

(甲)在全世界放棄金本位的時候，從種種方面看起來，美國似乎不能再維持下去牠的高貴的幣價——至少，有一大部分人是這樣的主張。所以，在最近幾個月中間，一面有通貨膨脹論的抬頭，而別一方面，又有減低金幣中金質的提案。這都給一般人以幣制將有急劇的變動的暗示。因此，有許多人便覺得還是快點把含金較多或者價值較大的貨幣提回來窖藏起來，較爲適宜。

(乙)羅斯福在選舉競爭的時候，雖然也主張維持金本位；然而同時主張減低關稅，而且說要使物價增高，失業減少。在美國目下的情形，倘使不放棄金本位而要減低關稅，那不單是出口無望，連國內的市場都要給人家搶了去。提高物價和減少失業，更不是可能。他雖然想用戰債問題和歐洲各國交換條件，使她們同時降低關稅並且恢復金本位；

然而，所謂戰債云者，本是別人手裏的錢，法國賴債也已經賴過了，信用兩個字更不必介懷。這種的交換似乎是不容易夢想得到的。所以，大家都料到，他即使不公然放棄金本位，事實上還不能不有一種政策使幣值降低。因此，在他將要上台的時候，人民固然以把金幣拿到手裏來，較為穩妥；國外的存款人更覺得有提回現金的必要。

因為這種原因，所以銀行就忙着付款了！在恐慌的當中，共總提出去的數目，雖然還沒有報告；然內中有一個星期中間，存金就減少了一萬一千六百萬圓；而在二月底和三月初的三天中間，出口的現金便有八千餘萬圓。這些零碎的數字，也可以表示風潮嚴重之一斑了。

制度的缺點 我們說到美國的金融風潮，不能不連帶批評美國的金融制度。美國的金融制度，大約有兩種缺點。

第一，就是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銀行，能夠控制市面。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九年之間，美國的市場，猶如瘋狂了一般。不管什麼公司的股票，都有人搶着買，鐵路鋪設成密邇的平行線，仍舊還有人投資。他們似乎覺得商品和服務的需要，是沒有限制的。聯邦準備局到一九二九年初，

才向市面下警告，教他們不要再膨脹信用。然而，有幾位大銀行家，還要起來反對。可是，過了不多幾個月，恐慌的現象就發生了。本來，倘使世間的需要是有限的。產業的發展那能無限？這樣簡單的事實，美國人那時都忘記了！那種愚魯可笑的情形。恐怕和上海過去的橡皮股票風潮及信交風潮不相伯仲！倘使美國能有一個有經驗的強有力的中央銀行，我相信早就出來加以限制。不幸，美國的最高金融機關，是聯邦準備銀行。牠們的組織，遠不及中央銀行那樣集中，而權力也不如中央銀行那樣大，所以造成一個重大的惡因。

第二，就是分行制不發達。這一州的銀行，和那一州的銀行，沒有痛癢相關的密切關係。同時，還有許許多多的小銀行。因爲銀行太多了，競爭就非常厲害。所以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九年的中間，大家搶着投資，搶着放款，信用膨脹得不可收拾。等一九二九年以後，這班小銀行因爲平時貪做生意，放資太濫；既然沒有好的抵押品，更沒有信用好的主顧；恐慌一起，他們的資產就先跌價而且呆滯了，自然只好關門！政府的勢力，本在大金融家的掌握之中；對於這種小銀行的倒閉，大銀行既引爲幸事，政府自然也不會出來救濟牠們。倘使在別一個國家，或者這種風潮已影響

到大銀行的身上來，恐怕早就已經放棄金本位了！

目前的狀況　目前，金銀已經禁止出口了，人民又禁藏現金，銀行更限制付款，事實上等於放棄金本位。將來又怎樣呢？依我個人的觀察，將來很可能變成一個國內用紙，國際用金的狀況；事實上和虛金本位差不多。就是，一面取消金禁，而一面繼續禁止人民藏金。金禁爲甚麼可以取消呢？因爲美國始終是世界上的一個大債權國，現金流出的可能性是很少的；她大可以做做場面，以取消金禁維持她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爲甚麼國內仍須用紙呢？因爲人民經過了一度大恐慌之後，一旦無限制付款，而同時又可以兌成金幣去窖藏；美國雖然有很多的存金，終究當不起人民的窖藏。所以，現金的窖藏是必然要加以禁止的。結果呢？除了要裝到國外去的款子以外；支付恐怕要限於紙幣。而同時，還要相當的管理匯兌，以免人民無故把款項匯到國外去。

這樣的一個辦法，或者可說是美國可能的一種最便宜的辦法。至於幣值的必須降低，或者也是不可免的。至於所用的方法，自然也逃不出通貨膨脹和減少金幣中金質的兩種辦法。

（二二，三，一一——晨報）

承受業務與信託事業之前途

一　緒言

我個人年來常常感覺到，倘使要中國的信託事業發達，恐怕必須要完成下列的三個條件：

甲　必須舉辦一二件有益於社會的驚人的事業，使一般人因爲這個新的強烈的觀感，根本忘記了過去信交風潮中對于信託公司的印象。

乙　必須有偉大的組織，對內可以有完成上述的驚人的事業的實力，對外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和信仰。

丙　必須能與別種營業和職業調和，而不要有利害的衝突。

現在就把上述三個條件順序加以申說。

二　完成一個資本市場

所謂金融市場本來包括了兩個抽象的市場，就是（一）銀錢市場（Money Market）和

（二）資本市場。（Capital Market）銀錢市場的効用，在供給一種活動的資金；牠的主要的方法，就是票據的貼現。資本市場的效用，在供給一種產業的資本；他的主要的方法，是股票和公司債的投資。我們無論拿那一個現代的金融市場來分析，都包含有這兩個市場。不過像英國的金融市場，他是在銀錢市場一方面做得格外出色；而像德國的金融市場，却似乎在資本市場方面做得格外出色。照中國目下的情形，我們雖然有了一個銀錢市場，然而他的運用的方法還只有原始的放賬和押款；票據的貼現，眞難遇見。一個沒有票據貼現的銀錢市場，自然不能算是一個現代的銀錢市場。說到資本市場，那更是連雛形都還沒有具備。我們雖然有了一個證券市場，然而這個證券市場所買賣的，只有國債。股票的買賣只有在信交風潮時代開了許多虛僞的而且凌空的股票行市；以後差不多就不大容易看見了。公司債事實上更是沒有上過市場。一個沒有股票和公司債的買賣的市場，不能算是資本市場；因爲只有股票和公司債的投資才能把金錢輸到生產資本上去。

我們倘使把歐美的證券市場來分析一下，就會見到他們所做的買賣，主要的算是股票和

公司債國債的賣買反而比較的很幾微。這樣的一個證劵市場，才配算爲資本市場。在上海倒是洋商經營的衆業公所，專門在那裏做在華外國公司的股票和公司債的賣買。這也可見中國目下的生產事業大權還在外國人的手裏；也可以說外國人會想法子把中國人的金錢輸到他們的產業上去，而中國人却一點都不曾注意到把國人的金錢運用生產事業上去。

我在三年以前，曾經在銀行週報裏發表一篇文字，請本埠的各業同業公會，設法取消送貨回單，改用本票或匯票支付貨款；把賬簿上的死債權，變成流通的票據。然而到了現在，似乎還沒有人注意實行，以致我們要貼現而無票可貼。這個完成現代的銀錢市場的責任，應該由我們銀行界負起責任來做一下。而建設一個資本市場——或者可以說是完成一個證劵市場——的工作，信託業的責任却要比銀行業還重。

三　承受業務的意義

我在去年夏天，曾經在中國金融研究會演講承受業務的重要。現在，我以爲信託業應該和銀行業合作起來，担任這個繁重的工作。爲甚麼承受業務會十分重要呢？因爲非有一個健全的

承受業務，決計不能建設一個資本市場。所謂承受業務，就是對于股票和公司債的發行，先由金融業把牠承受下來再逐漸的經過證券市場分散到社會裏面去。反過來說，就是民間的資財，經過金融業的介紹，由購買股票和公司債的方式投到生產事業上面去。

這中間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從產業一方面講，倘使我們不想法子把股票和公司債的發行，開一條康莊的大道，生產事業決無由發展。誰都知道有限公司的組織，是近代產業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力；而股票和公司債的發行，就是組織和發展有限公司的一種工具。不想法子便利股票和公司債的發行，而高談發展產業，那眞是舍本逐末，隔靴搔癢。所以，倘使我們金融界眞個要負起介紹資金到產業上面去的大任，我們必須而且只要竭全力去建設一個資本市場。零零碎碎枝枝節節的工作，往往是勞而無功的。我經過了精密的研究，十分相信承受業務是先進各國發展產業的一個利器。

再從社會一方面講，指導人民的投資，當然也是金融界的責任。承受業務同時就是完成這種任務的一個簡易方法。我敢說：倘使我們有組織嚴密的承受機關，就不至有過去的橡皮股票

一風潮和信交風潮。金融業對于股票和公司債的承受，自然要經過嚴密的審查。所以，不可靠的股票和公司債，自然就不會有人承受。而在承受業務發達的社會，一種金融業拒絕承受的股票或公司債，自然也就沒有人敢于投資。所以，金融業的承受和不承受，無形中就給一般人以一個指針。

四　承受業務的概要

說到承受業務，他的內容也並不和一般人所想的那樣複雜。頂頂緊重而且主要的一點，就是要判斷：(一)那發行股票或者公司債的公司所營的事業，是正在走上繁榮的階段，或者是正在跨入衰落的階段；(二)那個公司的組織、設備和營業的情形，是不是有望的；(三)那個公司的董事和高級職員，是不是有作爲的人物。在這幾種主要的條件分析清楚以後，承受和不承受的問題就解決了。

金融業承受股票和公司債，到底有多少危險呢？事實上眞是十分有限。第一銀行承受了股票或公司債，自然要派人管理那公司的賬目和財產。在承受股票的時候，並且還要派人參加到

公司的董事會裏去。所以公司的內容、行動，一切都在金融業的見聞之中，而且可說是在金融業的支配之下。這樣的一筆投資恐怕比通常的放款還要穩妥。第二，金融業所承受的股票或公司債，自然大部分馬上要陸續在市場上賣出去。所以，自身並不是長期的負担那種股票或公司債市價漲落的危險。在這種情形之下，證券交易所的充分合作，自然是切需的。然而，這並不是一個問題。因爲承受業務發達了，交易所的營業，也要跟着發達起來。交易所爲自己的利益起見，自然十分願意合作。不過，賣出去的市價，還要和承受的價格一樣，或者高一些，然後那承受的金融業者才不至于吃虧。這個也並不難。因爲，股票和公司債的發行額，總要比公債小得多；有一個強有力的金融業做後盾，維持幾種小額的股票和公司債的市場，是十分容易的。當然，承受者也要審度自身的實力，在股票和公司債還未得一般人的信仰以前，不要承受過大的額數，以免在自身需要資金的時候，或者要被逼而急于出售。

現在，再說到承受業務的利益。通常除承受的股票或者公司債按照相當的百分數作價外，往往另外要給承受者以若干的手續費。當然，有時這手續費也可以包括在價格之內。這個手續

費，就是承受者的利益。倘使那承受下來的股票或公司債，在上交易所市場拍板之後，價格比承受的價格高；那所爲的數目也就是承受者的利益。自然，倘使賣出的價格低，承受者就不免要虧損。然而只要對于自己的資金有精密的計算，承受下來的股票或者公司債不要急于出售，那種虧損是一定可以避免的。

五　承受業務的功效

年來的關稅的增高着實給國內生產業一種很好的機會。目下，只要有人才有資本，不怕沒有利益穩妥的事業。金融業在這個時候倘使能夠放大眼光，大規模的舉辦承受業務，建設起來一個有力量的資本市場，供給生產事業以需要的資金，那才眞算是把握着發展產業的樞紐。而在這市上游資充斥，政府停止發行公債的時期中間，更是提倡股票和公司債市場的一個絕好機會。也只有這樣，才能使資金不會走上不生產的投機的錯路。上面已經說過，維持股票和公司債的市面，比較很容易。所以，我們也不必因爲公債行市還不高就認爲股票和公司債發行之無望。只要我們脚踏實地一步一步做去，市面可以常在我們的控制之中。

倘使信託業和銀行業，能在這個時候聯合起來舉辦這樣一件轟轟烈烈的信託業務，一般人就會馬上認識信託事業的重大意義；把從前在信交風潮中對于信託公司的誤解，就此一筆勾銷了。然後，自然而然的，信託事業就會飛皇騰達起來。這的確是一件對于國家、社會、金融、和信託本身，都是有利益的事。外國人已經在那裏做了，我們還不應該急起直追嗎？

六 偉大的組織

以上講完了第一節的甲項，就是說到信託業應該完成怎樣的一件有益社會的驚人事業。現在再說到乙項所謂組織問題。照承受業務的性質看起來，這種事業的舉辦，當然需要一種大資本大規模的組織。而照信託業的本身看起來，自然也非有一種偉大的組織，不足以一新耳目。這種組織，恐怕總要有一千萬或者二千萬元的資力，才能做出一點精采來。

這種組織的方式，可以分爲兩種。第一種，是由各信託公司和辦理信託事業的銀行，認定股本，組織一個有限公司。第二種，是由各信託公司和各銀行的信託部，聯合起來設立一個共同營業機關。上項所有一千萬或者二千萬圓的資力，並不一定是股本的方式；儘可以在認定的股本

之外，由各信託公司和銀行再認定一筆墊款。那樣，股本就稍爲小一點也不妨。

在上述任何的一種組織之下，都必須在董事會之外，設立一個投資委員會和一個技術委員會。技術委員會裏面，必須有熟悉金融、經濟、法律、機械、管理、組織、及會計的各種專門技術家；更必須有精密的統計和調查工作，能夠對于各業的興衰大勢，及各個事業機關的情形，瞭如指掌。然後，可以隨時根據研究的所得，以各種有望的投資計劃貢獻給投資委員會。同時，也可以受投資委員會的囑託，對于某種投資加以研究，作成報告書，以供投資委員的參攷。在辦妥一件承受業務之後，對于那股票或者公司債的發行公司，還要不斷的加以注意。倘使對于那公司的內部組織和營業方法，認爲有不經濟或者危險的所在時，可以隨時作成報告書向經理提出，由經理轉促該公司的注意和改良。這樣的一個技術委員會，不單是在這個組織的本身爲切需，對于生產事業也有極大的貢獻。

至于投資委員會，事實上就是常務董事和高級職員合組的一個業務會議；技術委員會的主席，也可以使他參加。在這個組織裏面，承受業務既然是主要業務，差不多每一筆投資都要經

過嚴密的攷慮。在這種制度之下，經理的職權，僅限于日常事務的處分和職員的管理。投資的事宜，非經過投資委員的通過，他是不能執行的。

以上把組織寫了一個輪廓。我相信信託事業有這樣的一個偉大的組織做前鋒，去辦理這樣一件有重大意義的承受業務，必然可以立刻深入人心。因此，各個信託公司和信託部的通常信託業務，都要跟着發達起來。

七　與別種營業及職業之調和

現在再說到第一節丙項所謂和別種營業和職業的調和問題。上文已經推定，在有了一個偉大的組織和辦理一件偉大的事業之後，各信託公司和信託部的通常信託業務，必然可以發達起來。然而一種新事業，倘使要他有健全的發展，必然要和別種事業利害調和，而不要和別人利害衝突。我們必要使別種營業和職業，能夠因信託業的發展，而得着利益。然後，大家都會爲他們自己的利益，去代信託事業打出路。我覺得目下信託事業的缺點，就是有許多人——尤其是律師——都認信託事業搶奪他們的買賣。而我們信託業呢，也沒有一種和別人調和利害的方

法；而且的確常要和別人衝突。其實呢，我們倘使眞能應用分工合作的方法，信託事業和別種營業或職業，是極端可以交相爲用交受其益的。

比方說遺囑吧，起草的工作是律師的事，而執行的工作是信託業的事。執行的時候倘使再發生法律的爭端，那又是律師的事了。倘使其中還有賬目清算的問題，就可以讓會計師來做在目下，請信託業執行遺囑的，固然是很少；就是委託律師的，也是不多——有之也大都是私人感情的關係。這是什麼關係呢？就是因爲信託業一面固然未得社會的認識，而別一方面也還和社會太隔膜；許多人不懂得或者不敢把遺囑交付給你。至於律師呢，他們和社會是比信託業接近得多；然而究竟是一個私人，別人也不放心交給他這樣重大的事情。在這種情形之下，信託業和律師的互相爲用的合作，是十分重要的。這種合作的結果，律師就可以和他的當事人說：你的遺囑可以放心交給我辦理，因爲關于執行的事宜，我仍是託某信託公司辦理的呀。而信託公司呢，倘使遇到有人委託辦理遺囑事宜，就可以把起草的工作，交給律師。這樣的雙方合作，我想不久就可吸收大多數的放在私人手裏的遺囑。

信託業和銀行業的利害，那是更容易調和了。老實說，銀行業有比較悠久的歷史，和社會接近的機會，比較來得多；只要是一個有思想的銀行家，他總不難在幾千幾萬個顧客當中，找出幾百幾千個信託業務的主顧。我們看見某甲把他的存款分做兒子和女兒的戶名的幾個存戶，就可以推定他是需要遺囑的信託了。我們看見某乙存入許多張似乎是房租收入的支票，就可以和他試談地產信託。我們再看見某丙開出一張付給人壽保險公司的支票，就可以和他試談壽險信託。舉一反三，在銀行顧客中間，找主顧眞是十分容易。只消信託公司和銀行的信託部，有相當的組織和設備，主顧的來源是不難的。這樣，銀行業把信託主顧介紹給信託業，信託業也把商業主顧和普通存放款主顧介紹給銀行，不又是交相爲用互受其益的麼？

此外，比方在公司淸算的時候，信託業做財產管理人，會計師做淸算人，律師辦理淸算中的訴訟事項，也是一種極好的分工。目下，因爲律師中少數的敗類，對于淸算財產的分配，往往有上下其手的事情，結果呢，債務人和債權人雙方都受着不應有的精神和物質的損失。所以，有許多人不願意把淸算的事情交別人辦理。只要信託業、律師和會計師三方面分工合作，各保守着嚴

格的營業範圍關係人有了充分的保障，大家就會很放心的把淸算事務交給我們；三方面都可得着滿意的結果。而在信託業辦理承受業務的時候，律師可以得着許多修訂合同的機會，會計師可以得着許多代管賬目的機會，合作的精神更可以充分的發揚起來。

八　人才之訓練

最後却不能不想到人才問題。我常常想到：辦理信託事業，眞比辦理銀行事業要難幾倍。我更可以大胆的說一句：目下社會上決計不是沒有信託事業的需要，而且儘多經營信託事業的機會；信託事業之所以未能發展，也不外是人才的問題。有許多人在信託機關裏服務，却不會懂得信託事業的意義。你那怕問他一個淺近的問題：信託金和普通存款的區別在那裏他就要「瞠目無以對！」有許多人懂得外國的信託辦法，但是不曉得如何把他應用到中國的社會裏來。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人才的訓練眞是極端的切需。

我認爲信託業務家，必需要具備下面的幾個條件：（一）要了解法律，（二）要認識社會——練達世故人情，（三）要有縝密的思想——因爲信託事業往往都是需要鈎心鬬角的設計的，

（四）要忠實，——可以得人信仰（五）要和藹而熱心——不然呢，別人就不敢以私事相託。然而，這樣的人才眞是談何容易。所以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同人，還要負起一個訓練人才的責任來。

這本來是我在信託同人聚餐會裏的一篇演講辭。因爲有許多位同人聽了覺得還有點與趣，教我把稿子寫出來，所以我就只好再費點工夫把他加以整理補充起來，有如上文。甚盼讀者加以指正！

（二三，三，二一——銀行週報）

關於票據法及其施行法之各種疑問

本埠同業自去歲冬間組織銀行實務研究會以來，各方俊彥，相率參加；加本年春間改隸銀行學會後，基礎愈見鞏固。會中重要工作，除對修改銀行業營業規程曾反覆討論，貢獻種種意見外，對於票據法亦經長時間之研討。除有若干點討論得有結果，已另將決議案轉函銀行業同業公會斟酌分函各銀行採用外；尙有若干點，或則條文意義不明，或則實行恐多窒礙，或則他國已有判例可援，而在我國則條文解釋，尙多疑問，均經決議分別另請立法院及司法院加以救濟及解

釋；而以斟稿之勞責之乃器。殆起草之際，翻閱票據法據及票據法施行法全文，覺尙有若干事項，須再行加人，計都爲十四項。除追加部分，須重付討論外；同人之意，僉認爲茲事體大，必須旁徵博採，以收集思廣益之效。爰將擬議中提出之點，先在本報發表。甚望吾業先進，國內專家，儘量表示意見，以期萬全，至深盼企！

一　以蓋章畫押代簽名問題

票據法第三條原文：『票據上之簽名，得以蓋章畫押代之。』立法本意，究爲「蓋章及畫押」抑爲「蓋章或畫押」？文義不明。依民法第三條之規定，印章可代簽名，而以指印及十字代簽名，則須有二人以上之證明。其規定較爲淸晰。究竟票據法第三條本意，應爲蓋章及畫押之並用，始可代替簽名，抑爲單獨蓋章與單獨畫押，均可代替簽名？應加解釋。又如單獨畫押可以代替簽名，則證人是否必需？

二　支票金額文字與號碼不符時

依票據法第四條規定：『票據上記載金額之文字與號碼不符時，應以文字爲準。』但銀行

通例，對於支票之付款，當文字與號碼兩歧時，往往退交發票人更正；或就其較小之數目支付之。此原爲防止弊端，保護發票人利益起見，用意至爲深善。但此種行爲，執票人能否以本條相繩，認爲辦理錯誤？

三　背書之日期問題

票據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原文：『背書由背書人在匯票之背面或其粘單上爲之，記載被背書人之姓名或商號，及背書之年月日，由背書人簽名。』又同條第二項：『背書人得不記載被背書人，僅簽名於匯票而爲空白背書。』依據該項條文，則指示背書均須有背書年月日；而空白背書，則是否須有背書年月日，並無明白規定。依照吾國目下習慣，背書年月日一項，均付缺如；強制推行，頗多阻礙。而詳究本法各條，此項背書年月日，並無重大之意義。究竟未載背書年月日之背書，于法是否有效，及空白背書年月日是否必要？又空白背書，根據第三十條之規定，既可改爲指示背書；則如空白背書，可以不需背書年月日，當更改之際，應用何法將年月日補充？

四　擔保背書之習慣

在票據法尚未頒布之前，銀行對于指示支票之付款，以處於民法上受任人及被指示人之地位，自須驗明背書眞確，始可付款。因之遂有擔保背書之習慣，即付款人對于無從辨別眞僞之背書，要求他銀行擔保其眞確後，再行付款。此項習慣，依據票據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似無繼續存在之必要。但如繼續存在，執票人能否援引第一百三十七條之規定，認銀行爲故意留難，而要求損害之賠償。

五　劃線方法是否適用於匯票及本票

劃線方法，發源於英國，其應用僅限于支票。其理由，則以支票之付款，付款人並無認定背書眞僞之責；爲執票人之安全保障計，應進一步有劃線之規定，以免非法取得者可以隨意取得款項。我國票據法第一百三十四條，對於劃線之規定，亦以支票爲限。但第六十八條第二項「付款人對于背書之眞僞，及執票人是否本人，不負認定之責」之免責規定，則又適用于一切票據，較之英國法僅免除支票付款人責任者，寬泛多多。于是匯票及本票二者，一面既不能得認定背書眞僞之保障，一面又不能適用劃線之方法，執票人殆無術可以保障其票據之安全。立法對於此

點，是否疏漏及有否救濟之法？

六　在抄本上作成拒絕證書問題

票據法第一百零六條：「付款拒絕證書以外之拒絕證書，應照匯票或其謄本作成抄本，在該抄本或其粘單上作成之。」殊不能明其用意之所在。票據而至于作成拒絕證書，則不問其爲拒絕承兌抑爲拒絕付款，其第二步之手續，必爲追索。在行使追索之際，一切拒絕證書均同其作用；即均須在得到賠償以後，始交出其匯票及拒絕證書。如是，則付款拒絕證書以外之拒絕證書，更何必別爲規定，以增無謂之手續？

七　遠期支票問題

依票據法第一百二十四條之規定：「支票限於見票即付；有相反之記載者，其記載無效。」則遠期支票，應可視爲即期而付款。但目下付款銀行，因多年習慣，積重難返，恐不能即時加以糾正；故對於遠期支票，仍以「尙未到期」之理由，退回執票人。究竟執票人對于此項遠期支票，能否要求付款人見票即爲付款？付款人此項拒付之事實，執票人能否對之要求損害之賠償？又遠

期支票通常有二種方式;即(一)于發票日之外另註到期日,(二)遲填發票日。對于第二種之遠期支票,付款人如依法見票即予付款,發票人能否以發票日遲填爲未曾發行之表示,認付款行見票即付爲錯誤?

八　支票任意止付問題

票據法第一百三十條規定:『發票人于一百二十六條所定期限內,不得撤銷付款之委託;但支票遺失或被盜竊或以惡意或重大過失取得時,不在此限。』則支票之發票人,在提示期間以內,自不得隨意止付。但按之目下情形,則發票人往往以空洞之理由,如『別有糾葛』等字樣,甚至不具理由,要求付款人止付其所發支票;于支票流通,殊多障礙。究竟付款人能否引用本條理由,對於此項止付之要求,加以拒絕?

九　支票一部分付款問題

依票據法第一百三十二條之規定:『付款人于發票人之存款或信用契約所約定之數不敷支付支票金額時,經執票人之同意,得就一部分支付之。』細味『得就』二字之字義,對于付

款人，以無強制之效力。但付款人如依照條文，作一部分之付款，勢須將發票人之存款或信用契約之餘額，告知執票人；則與銀行對于顧客之狀況須守秘密之原則相違。究有何法，以期兩全？

十　特別劃線支票取款轉託問題

票據法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特別劃線支票之轉託取款，須塗銷線內自己之商號，並記載其他銀錢業者之商號，再爲背書方可。查目下我國習慣及劃線制發源之英國法律，此項支票之轉託取款，並不必塗銷自己之商號，更不必背書，僅加一記載受託者商號之劃線，即爲已足。付款人對于於重複之劃線，自能辨別其中之委託關係，予以照付。此殆因委託取款，往往時機甚爲急迫，稍有差池，易使權利人遭受損害。而銀錢業中，其委託受託之關係，亦往往甚爲固定。如非交換銀行則委託交換銀行取款，一般銀行更常委託中央銀行取款。即無塗銷自己商號加入受託行商號及背書之行爲，事實亦已甚顯明。本條所定，徒增麻煩，無裨實際。又通例票據祇有指示關係，始有背書之必要；因劃線關係而需要背書，亦屬不倫。應否加以修改，以便事實？

十一　支票發票人死亡時

票據法第一百三十七條規定，付款人收到支票發票人受破產宣告之通知者，可以停付其所發之支票。按之各國通例，發票人死亡時，亦應同樣辦理。該條何以不加規定應否補充？

十二　付款人對於發票人之控訴問題

票據法第一百三十六條規定，發票人故意發出資金不足之支票，或故意在提示期內提回資金，使支票不獲支付者，應科以罰金。此種案件之控訴者，通常自爲執票人。但付款人是否能爲控訴人？

十三　票據背面加印花紋問題

票據法施行法第三條規定：「除禁止轉讓之票據外，不問何種票據，其背面均應空白；不得加印花紋或爲其他記載。」立法本意，不外防止一般人在背面載記條件，或印刷花紋，以致妨礙背書地位。但如目下各銀行所用以印刷票據之安全紙，以化學方法作成透面之花紋，其目的係在防止票據記載之非法更改，其花紋顏色甚淡，亦不致妨碍背書之地位。用此項紙張印刷之票據，是否亦在本條禁止之列？更須聲明者，則此項花紋，並非出于印刷，而爲造紙之一種手續。其性

貿幾與紙上水紋相等。倘加以禁止，則對于票據之安全，又弱一重保障也。

十四　保付支票之止付問題

依票據法施行法第十五條之規定，保付支票，不適用票據法第十五條止付之規定。但票據之喪失往往爲事實所難免。倘保付支票喪失而不得止付，則是否將任非法取得者之收取票款？又如票據確已消滅，則該項票據之款項，應作何處分？

（二二，三，二八——銀行週報）

美國放棄金本位之意義

社會主義之學說雖猶爲資本主義列國之所仇視；而社會主義之雛形，則已瀰漫於資本主義國際之間。何以言之？資本主義之主要形態爲生產資本之私有；而生產資本私有之進展，則賴於債權債務關係之確立，及隨之而起之信用制度之發達。資產階級剝削所得之剩餘勞動，聚積而爲債權，債權轉變而爲生產資本。再藉債權以搾取利息，藉滋生之生產資本以作進一步之剝削。旦夕滋長，而成爲現代極雄偉之資本勢力。故債權也者，一面爲生產資本滋生之階梯，而一面則

形成金融資本勢力之元素。此所以在資本主義法典中，債權關係爲專編；行政司法之工作，半在維持債權之尊嚴；負債而不清償，小則不齒於鄉里，大則受辱於囹圄。蓋惟如此，乃始足以保持資產階級之威權於不墜也。然今則如何？蘇聯之宣布帝俄時代國際債權之無效也，舉世譁然，認爲叛逆。曾幾何時，而戰債之圖賴，乃起於歐洲列強之間；圖賴之範圍，復及於躬自簽約之債務。較之蘇聯，殆更變本加厲。於是而所謂條約，所謂信用，所謂債權債務，在國際關係上，殆已蕩掃無遺。觀感所及，大勢所趨，非將蔓延而及於社會關係間，殆甚顯也。

其次，則任何財產之聚積，倘達於最高之階段，而集中於少數之人，則必至窮於運用，而成坐斃之勢。爇薪取火，薪過多則擁塞而火焰熄滅；取食充飢，食過飽則停滯而轉傷脾臟。目下社會之病態，爲生產工具集中於少數之人；此生產工具，復因生產力之偉大，甚至無求於多數之勞工。然其弊也，則爲生產品之日積月累而無由覓得適當消費之人數，緣是而成空前之恐慌。目下國際間之病態，則爲黃金集中於少數之國家；而在此少數國家之間，復集中於少數金融巨頭之手。美利堅經迭次金融之恐慌，而若干大銀行之營業報告，則均以現金準備遠過法定成分以自詡。而

其弊也，則弱小者枯竭以垂斃，强大者膨脹而癱瘇。枯竭之甚，則反動起而相率宣告對於黃金勢力之革命，此即所謂停止金本位也。黃金之壟斷，已起國際間之幣制革命矣。生產工具之壟斷，其鬥爭之形勢，亦復日趨銳化於資本主義列强社會之間。其必繼國際間幣制革命之告成，而終使生產工具之壟斷粉碎以盡，蓋亦時間問題而已耳。

美利堅對於此國際間之幣制革命，殆亦已竭盡其掙扎之能事。終胡佛政府之世，固無日不努力於金本位之維持；而競選之際，民主黨之政綱，亦猶以保持幣制尊嚴爲已任。然所謂羅斯福政策者，既以致力於減低關稅壁壘、抬高物價、及解決失業問題爲其主點，吾人即已斷定其除停止金本位外，別無可循之途徑。蓋不廢止金本位而圖減低關稅壁壘，則外貨銷傾之結果，物價必至再度低落，失業必至再度增加；全盤計劃，適自陷於矛盾。如曰求國際之合作也，則金本位維持之企圖，適爲外交上予人要挾之重大弱點。自身退讓過甚，既有所不甘；對人希望過高，亦徒成畫餅。要之，一年餘美利堅對於金本位制之掙持，已達力竭聲嘶之階段；而外在矛盾之銳化，又處處使內在矛盾，隨而加速銳化。爲減低未來華盛頓會議中列國所提出交換條件之力量計，爲整個

經濟組織着想捨屈服於國際間之幣制革命勢力外，無他途也。

吾人更有可概見者。其一、則當此英法代表在大西洋航程之中，美利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實告金本位制之廢止；使此滿懷熱望有所挾以來者，頓失其提出對案之主要目標，擧與自不俟言。固知所謂華盛頓會議者，仍不外歷來列強間國際會議所表演爾詐我虞之一齣活劇。以此而言國際合作；毋亦類於與虎謀皮？其二、則大不列顚自停止金本位後，在貿易上利用其低廉之幣價，以侵入美利堅之市場；日本復以其更低廉之幣價，以侵入英國之市場。種種一切國內經濟恢復繁榮之誇耀，殆均不出以隣爲壑之結果。今者，美利堅又放棄其金本位矣。在美利堅之觀點，此殆爲最後掙扎中之最後一注強心針；而在整個資本主義之觀點，則美利堅之所得，卽爲英日之所失，乘除相殺結果殆等於零。目下之國際商品市場，雖因之而起劇烈之變化；然曇花一現，至高之結果，亦不過如胡佛停付戰債之先例耳。

（二二，四，二五——申報）

銀行員與法律

——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在銀行學會演講——

諸位先進，諸位同志！今天這個會，非但是銀行學會破天荒第一次的公開學術演講會就是我國自從有了銀行以來，恐怕也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盛會。數百位同業工作人員，興致蓬勃，聚在一堂作學術的研究，眞是一個空前的盛舉，一個表示中國銀行界人員向前邁進的良好現象。但是，有一件事比較不幸的，就是兄弟是不學無術的人，今天濫竽講席，沒有什麼貢獻，一定會讓諸位失望。不過我可預先告訴諸位，銀行學會已經排好了一大張演講員的名單，以後每個月都有一二位來講。我講得不好，諸位千萬不要因此對銀行學會的學術演講失望，諸位只當我是鐵路上的壓道車就是了，後面有的是富麗堂皇的專車和花車，繼續不斷的開來呢！

在金融界十五年間的服務，使我得着一個定義：「能力就是權力。」

我們都知道，銀行學是很泛大的一種學問；事實上恐怕沒有一種學科有銀行學那樣的廣大的範圍。比方金融和財政是連繫的，我們就得懂財政學。金融是經濟社會的樞紐，我們不懂經濟學就不能對付經濟社會的變遷，銀行家要明白金融市場的變化，就不可不懂貨幣學。銀行家

外面要對付顧客，內裏要對付同人，所以必須懂得人生哲學和心理學。銀行家對外要明白市況的趨勢，對內要明白業務的變遷，就不能不利用統計學。銀行對于事務的處理，對內要保護自己的利益，對外還要保護顧客的利益，所以更不能不懂法律。此外關于商事和商品的知識，以及基礎的算學和論理學，更是缺一不可。所以，狹義的銀行學比較還簡單；而廣義的銀行學內容眞是包羅萬象。

銀行學不單是泛大，而且也必須高深。銀行家的地位，和學者不同。學者發表議論，即使有了錯誤，還不至于直接的鬧出來什麼禍患。銀行家的思想和判斷，倘使有了錯誤，馬上就在數字上表示出來不幸的結果。所以，銀行家的學識，千萬不能只懂皮毛，就自鳴得意。必須要精研深討找到問題的核心。不然呢，即使能夠敷衍一時，終久要露出馬脚來。

在學術界中，一個有特殊的造詣的專門家，叫做『權威』。爲什麼叫做權威呢？就因爲他的見解，他的意見，是大家都要尊崇而沒有人可能加以否定的。就是因爲銀行學是一種很泛大而高深的學問，所以，到了一個從事于銀行業的人，能夠有特殊的造詣和超人的見解，自然大家都

要去請教他，他就成爲一個權威了。這是能力就是權力的一種解釋。

在實際上，恐怕我們大家都會覺到：一個外行的人，他可以因緣時會，去做大官，『草菅人命，』可是不能隨便來做銀行經理，『草菅金錢。』這表明在銀行界裏面，一個沒有能力的人，即使給他權力，也是枉然。固然，銀行界裏也有一步登天的人物，然而，那往往要具備特殊的條件。或者他有非常的天才，能夠聞一知十；或者他有得力的幫手，替他解决種種問題。不然呢，他必然要碰許多頂子，他的銀行必然要遭受許多不應有的損失，作爲他試驗的代價。要之，這種的成功，是偶然的，是不足爲訓的。

大凡目下有點學識的青年，往往還有一種錯誤：他們以爲只有搖頭擺腦的讀幾句書，咬文嚼字的寫幾篇文章，才是學問。所以，一般少讀書不能文的所謂舊式商人的老前輩，他是認爲不學無術的。其實呢，所謂舊式商人的老前輩，思想偏于保守，固然是往往難免；然而他們對于職業，對于市場，往往都有極好的見地。他們沒有讀過貨幣論，而貨幣論的精髓，往往已在經驗中體會出來；沒有讀過經濟學，而經濟學的原理，也往往已經散漫的裝在他們的腦子裏。所可惜的，就是

他們不能把這種經驗歸納在學理的系統之下更不能寫出來，以供同好。

銀行學的範圍既然那樣廣博，爲甚麼今天先要提出『銀行員與法律』的一個問題呢？這是因爲法律的智識是格外的基礎在目前的情形之下，而且是格外的切需。銀行裏上中下三級的職員，都要懂得相當的法律。上級職員主持投資和放款固然處處都是法律行爲；中下級職員收付款項收發信件，也都是法律行爲。我們估量一個職員的能力的高低，就是看他處理事務是否適宜。而所謂『適宜』和『不適宜』的意義，『合法』和『不合法』要占很重要的成分。

有些人說：法律不是好東西，牠是專替有錢的人說話的。當然，這種話也有牠的理由。可是，法律是善是惡的問題，是哲學上的問題。在哲學家的身分，自然可以批評法律的善惡；而在銀行員的身分，却只有研究法律、遵循法律的一條路。

在事實上，銀行家因爲不懂得法律，而至于吃虧的，眞是不勝枚舉。因爲担保背書而賠累的事例，恐怕每年都有幾件。這中間一部分固然是因爲委託担保的顧客信用變遷以至賠累及于銀行；而一部分却是因爲那簽名担保的銀行家，根本上沒有明白這種担保在法律上的責任。他

只看見別人是這樣簽名的，他也就依樣葫蘆的做一下罷了。其次，和外商交易，因爲不明白自己在法律上的地位，也往往吃了大虧，有些人不明白領事裁判權的意義，不明白外國在華法院對于華人控訴該國人民的案件的應付態度，不懂得控訴的程序和費用的高低，有的隱忍認虧，有的白白的再奉送外國法院和外國律師一大注的金錢，結果是依然一無所得。

照各銀行現行的辦事手續看起來，有兩件事情，倘使不加以注意，是可以鬧出亂子來的。第一，就是劃線支票問題。因爲現在各銀行還有許多沒人介紹的往來戶，更有許多來歷不明以堂記爲戶名的往來戶，從前因爲劃綫支票在法律上還沒有地位，所以代這種往來戶收取劃線支票，或者還可以卸責。自從票據法頒佈之後，形勢就兩樣了。萬一代這種往來戶收取劃線支票款項，而結果發現那支票是惡意取得的，銀行恐怕就不免要吃賠賬。第二就是不動產抵押問題。按照目下的慣例，只要道契到手，權柄單過了戶，銀行就可以接受不動產的抵押。然而照新頒的民法規定，經理人除非有書面的委權，是不能對于不動產設定抵押權的。因此倘使某公司的經理出押公司的不動產的時候，我們是非調驗他的授權書不可了。另外的事情，自然還很多，這裏不

過是略舉一二罷了。

我國銀行員對于法律的觀念，大約有兩種錯誤的表現：一種是無法無天的人，而另一種是畏首畏尾的人。無法無天的人，不可一世的坐在銅欄杆裏面，對付顧客，好比是囚徒一般。他的語言，就是命令，而他的意見，就是審判官的判決書，絲毫不能容許別人參加意見的。倘使顧客和他辯論一下，他就說：『要來就來，不來請便。』甚至文牘員，雖然他往往坐在房間裏面，和顧客沒有直接的關係，也是『官氣十足，官話連篇。』回復顧客的信，不是『定章如此，礙難通融』便是『有違行章，礙難照辦。』活像是上司官的訓令！我們拿歐美各國銀行發出的信扎比較一下，眞覺得有『雲泥之隔』了！

時代轉變了，無法無天的銀行員，慢慢的落伍了！銀行開得一天比一天多，單是上海一隅，就已經有一百多家。營業競爭，愈演愈烈。你這裏回報出去的顧客，別人馬上很客氣的招待了去了。銀行不希罕顧客，顧客更是不希罕銀行。銀行當局一旦發現他所雇用的職員反要妨碍他的營業，就只好請他走路。同時，無法律的國家，陸陸續續的也修訂了許多法律了。俗語說：『法律不外

人情。」然而，我們的『歐化的』法律，有許多却在所謂『人情』之外。好談『常理』而不事研究的人，于是乎往往要上當。還有，上海一千多名的律師，和好幾千名的律師掮客，天天在那裏找買賣；銀行自然是他們理想中的『肥羊』。手續稍有錯誤，顧客即使願意含糊了事，律師掮客却不肯放過這一注買賣。銀行從此多事，而無法無天的銀行員，也從此大減威風了。

跟着無法無天的銀行員的沒落，便有畏首畏尾的銀行員的代興。當然，畏首畏尾的銀行員，向來都有，不過是目下格外多一些罷了。他們今天聽到甲銀行吃票據法的虧，明天聽到乙銀行吃民法的虧，就整天的提心吊胆。好比一個幼稚無術的駕駛員駕駛輪船一般，到處恐怕有暗礁，弄得手忙足亂，走頭無路！

畏首畏尾的人，大半是懂得法律的厲害，而沒有知道法律的內容，或者只懂得法律的內容的片鱗隻爪，而沒有懂得透澈的人。這一類的事例很多，說起來眞有些『笑話百出』。比方，對于一個未滿二十歲的青年來存款，銀行員便想到法律上的未成年問題，恐怕和他往來沒有法律上的保障。却不知道只要不給他欠款，未成年是不成問題的。有些銀行員看見顧客存入的支票，

劃線內註有『禁止轉讓』的字樣，便大驚小怪，恐怕接受下來有責任。却不知道銀行代收票款，對于顧客處在受託人的地位，而不是處在受讓人的地位，所以這也是不成問題的。有些銀行員對于顧客遺失了一張收據，便覺得問題十分嚴重——嚴重得和遺失本票一般。却不明白本票是一張可能和第三者發生關係的通流票據，而收據是不能流通的。這中間的輕重，眞是不可以道里計。此外因爲担保背書發生了問題，便主張一律不担保背書；收受了劃線支票發生了問題，便主張一律拒收劃線支票；這一類因噎廢食的事情，也是常有所聞。

英國有一句諺語：『一點兒的學問是很危險的。』中國人也有一句俗語：『半桶水容易傾。』無法無天的人不懂得法律，固然是很危險；畏首畏尾的人對于法律只有一知半解，也是十分危險，我們需要法律知識，爲的是要解決實際問題，便利事務的處理。然而，一知半解的法律知識却徒然增加了許多不必有的疑問，使事務的處理入于寸步難行的苦境！這樣，畏首畏尾的人，不單是不能利用法律知識，而反成爲皮毛的法律知識的奴隸了。

行船怕觸暗礁，決不能躊躇不進，就算了事。唯一的辦法，還是要澈底研究暗礁的所在，找出

可以走得通的一條航線。我們銀行員處理事務也是這樣，我們也只有澈底的研究使我們有安穩可通的一條路。對于法律的研究自然是頭緒紛繁；然而在實務家的立場，倘使能夠保守下列的三點，至少也可以『寡過』：

一 善意 在許多的法律條文裏面，都規定必須當事人在善意的條件之下他才能得着那個條文的保護。所以善意不單是道德的問題，而同時也是法律的問題。許多銀行員有一種缺點，就是不顧別人的死活。明明知道這件事情要發生嚴重的結果，只要受害者是別人，他就情願躲在一旁看熱鬧，決不肯事前加以救濟。這樣取巧是取巧了，可是這種習慣的養成，往往就要失去善意條件下法律的保護。至于這種品性，要影響銀行的營業，摧毀自己的前程，猶其餘事。

二 謹慎 正和善意一樣，謹慎也往往是取得法律保護的一個條件。謹愼決不是畏首畏尾，而是要在適當的範圍，運用適當的注意。牠一面既不是肆意妄為，無法無天，一面更不是畏首畏尾，無所事事；而是要在二者之間，找出一條適宜的路。要之，畏首畏尾的人，是想以『無為』

解決他的困難；而謹慎的人，是想在『爲』的前提之下，找求穩妥的方法。畏首畏尾的人，恐怕走馬路有車碰、電觸、彈流的危險，他情願躱在大門裏面不出去；而謹慎的人，是明知道馬路上有許多危險，依然還是要用穩妥的方法走路。

三

保持常軌　辦理銀行業務，最忌朝秦暮楚。銀行是一個服務社會的機關，倘使銀行對待外界的辦法不一致，社會便要感到無所適從，辦事的人也容易上下其手。將來萬一發生問題，連自己都要想不出當時何以會那樣辦理。所以，保持常軌往往也成爲取得法律保護的一個要件。而善意和謹慎，往往還要以保持常軌來證明。所謂保持常軌，最要的固然是要遵守業規和本行各種規則，甚至細微的手續，也要一致。倘使覺得某種辦法不妥當，也要經過周密的攷慮，鄭重的方式，然後加以改革。這種改革，必然還要有詳細的記錄，庶萬一將來發生疑問，有案可稽。倘使能夠這樣，那末，上級人員只須注意到業規和各種規則的是否合法，而中下級人員，只須依照規則行事，合法就不成爲問題了。還有，這種常軌，倘使是同業一致奉行的，只要牠不違背法律，就可以取得習慣法的地位。

四　注重契約　民法是以尊重當事人的契約為原則的。除了若干強制的條文以外，契約的效力，非常的偉大。所以，我們在遇到比較重大的事項，倘使能用訂約或換文的手續，使一切的條件形之于筆墨，當時固然多費些手續，而將來却可以免去許多麻煩和損失。即使其中難免有一小部分因為和法律抵觸而歸于無效，然而大部分是不成問題的。中國人向來不注重書面契約，在人心不古的今日，往往已經要吃虧。尤其銀行的範圍大，人手多，業務複雜，這種舊習慣是決不能保持的。

五　利用法律顧問　銀行員的櫈子上面，自然要預備若干應用的法律書籍，以便不時的參攷；而請教法律顧問，尤其是必要。目下，大多數的銀行員，不曉得提出問題請教法律顧問；而許多銀行，也認法律顧問費是送人情，從來也想不到怎樣去利用法律顧問。這一點，我希望大家來提倡一下。

時間有限，問題太大，恕我不多言了。今天的陳辭，或者能啓發同人對于法律研究的興趣。至于怎樣研究，我希望銀行學會能組織各種法律的研究班，以便有志者的加入。

附言——此次演講學會曾發出通告徵求筆記，應徵者有康寶鈺，徐陶等君。在這樣炎熱的天氣，擁擠的座位又不適宜于筆記，而應徵者居然有這許多人，銀行業同人研究的興趣，的確是大異往日了。這許多篇筆記之中甚多佳作；但詳略各殊，終不免有所遺漏。這自然是設備的關係，是不足怪的。而我那天信口侈談事後思量，也有許多不周不盡的所在。因此，我除酌量的採擇各筆記中的一部份外，再加補充，再加整理，有如上稿。至于較優的筆記，仍由學會酌給酬贈。

（二二，七，一八——銀行週報）

中國金融統制論

目下的所謂金融統制，大約包含下列的四種方式：

一，發行控制　二，匯兌管理　三，禁止現金輸出　四，禁止現金儲藏

紙幣的發行，在一個政治上軌道的國家本來都是由政府經由中央銀行或省聯合準備銀行的作用，而加以控制的。這就是所謂發行權的集中。發行權的運用，雖然不是一樁「新把戲，」一

然而，在這很時髦的金融統制當中，它依然占着很高的地位。

金融統制的功用，積極的在刺激輸出貿易和救濟國家財政的窘迫；消極的在限制輸入貿易和防止國內金融市場的動搖。在積極的功用方面，發行權的運用就成爲很重要的工具。

以金融統制刺激輸出貿易，是在使本國的貨幣價值低跌。一面貨幣價值低落，而另一面地租、工資和物價沒有依同一的比例跟着高漲；這樣本國商品在海外市場上的價格，就低落了，就可以和別國的商品競爭了。使貨幣跌價的方法，頂普通的就是停止金本位；而所謂停止金本位，主要的方式就是使紙幣停止兌現。在停止兌現之後，進一步還要膨脹通貨——擴充紙幣的發行數。膨脹通貨的作用，也在使通貨因供給數量增加而跌價，所以在使通貨跌價的程序當中，發行控制是很重要的。目下，美國雖然還準備着一個減低貨幣成色的步驟，然而還沒有實行。

救濟國家財政的窘迫，自然也在通貨膨脹的程序中解決了。事實上，擴充的紙幣發行額，恐怕也需要政府在財政和公共建設上面把它運用出去。不然呢，過剩的紙幣依然要死藏在銀行的金庫裏面。

管理匯兌只能在消極的限制輸入和防止國內金融市場動搖的方面表現它的作用。管理匯兌的方式，就是對於向國外的匯款，須報告用途，經過政府的核准。這樣，不需要的進口貨就無從輸入了；而將資金移到國外去存放的行爲，也受着嚴厲的限制了。輸入貿易自然就減少，而國內的金融市場，也不至於因資金外溢而受到危險。

禁止現金輸出和禁止現金儲藏，都是跟着停止金本位而來的。這兩種方法，歐洲各國在大戰的時候，也曾經很普遍的採用過，現在不過是舊調新彈罷了。各國雖然放棄了金本位，然而對於黃金的刦持，依然不肯放鬆。也可以說：金本位的放棄，爲的是黃金的刦持。所以，對內要防止黃金流向民間，對外還要防止黃金流入他國。這樣，禁止輸出和禁止儲藏，便不能不雙管齊下了。

要之，所謂金融統制，一面是表示資本主義是在作最後的掙扎，另一面是表示資本主義國際間矛盾的銳化。貨幣本來是物價的標準，它應該是很尊嚴的「綜攬中樞，萬流景仰。」貨幣而要把自己膨脹或者緊縮起來去遷就物價，那在我們的孔子看起來，已經是在「王道式微」的時候了！貨幣之所以能爲物價的標準，就是因爲它的數量的穩定。貨幣的非分的膨脹或緊縮，要擾

亂物價的平定，那本來已經是現制度的病態。而目下的所謂金融統制，可說是病態的運用。身體小而衣服大，自然的方法只有把衣服改小。而目下的通貨膨脹政策，是要用吹氣的方法使身體脹大起來，以求適合衣服。這剛剛是『削趾適履』的方法。這樣的人為方法能夠收效嗎？

所謂金融統制，固然不過是如此；整個的經濟統制，也不過是這般。蘇俄的經濟統制，是她的社會制度下的自然的產物，決不是制度絕對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所能『東施效顰』的。要吃微生蟲蟠據的一塊肉，必須先把自己變成了微生蟲。不然呢，便要中毒。

說到了中國的金融統制問題，我們更不必研究這制度本身的利害，而只要研究這制度在中國施行的可能性。就大體而論，一個準殖民地的中國，連政治都在被統制的狀態之下，那裏還能談得到經濟統制？一個沒有國防的國家，而要實行經濟統制，恐怕是徒然招致帝國主義武裝的侵襲，而以『城下之盟』作那趣劇的下場。殖民地和準殖民地要做帝國主義的養料，本來是『分所應爾』！肺癆病到了第四期的資本主義，尤其不肯放過殖民地和準殖民地最後的幾滴血。殖民地和準殖民地倘使要實行經濟統制，就得先有一個反帝的民族革命，

再具體點說，要行經濟統制，必須要有一個經濟壁壘——要行金融統制，自然也要有一個金融壁壘。經濟壁壘——包括金融壁壘——就附麗在政治壁壘之下，也可以說政治壁壘是爲經濟而設。政治壁壘的要義，就是統治權的完整。像中國國境之內有國家治權所不及的租界；在國內經濟界占有雄偉的勢力的，有國家法令所不及的外僑。倘使經濟統制或者金融統制要施及於租界和挾有治外法權的外僑，那就非引起戰爭不可。倘使把租界和挾有治外法權的外僑除外，那就等於『爲淵毆魚，』結果是自殺！

比方，我們要施行發行控制嗎？外商銀行所有的發行權怎樣？那時候，租界的當局必然要主張保持原有以硬幣爲本位的幣制，外商銀行便可以藉此重振其已經趨於衰落的發行業務。租界以內的人——自然連中國人在內——必然要想出法子來使華商銀行的紙幣跌價，而以外商銀行的紙幣作爲價格的標準，正如港紙在廣東的情形一般。連帶的，華商銀行裏的存款，要逐漸的被提存到外商銀行裏去。這個經驗，武漢的國民政府曾經有過。

再呢，我們要管理匯兌嗎？匯兌的大權操在外商銀行的手裏，有什麼方法可以使他們受我

們的管理？說要禁止現金出口嗎？提存到外商銀行金庫裏去的現金，就等於出口。因為外商銀行本來在我們的金融壁壘之外，他們的現金是不能供我們的金融和財政上的運用的。外國軍艦更可以自由的裝運現金出口，倘使他們願意的話。說要禁止現金儲藏嗎？挾有治外法權的外僑，不獨可以隨意的儲藏，而且還可以代中國人儲藏而收取保管費，和目下代中國人保管地產一樣。

以上所說的，還不過是指對外的一方面。此外，在這半公開的割據局面之下，統制的方案能普及於各省嗎？在這人心動搖的狀態之下，內部不會發生反抗嗎？有了這種種的問題，所謂金融統制自然只能被認為『紙上談兵』！

從前，我曾經主張在管理黃金的輸出之外，再要管理銀的輸出入。這樣，在匯兌上我們可以占一些優勢。固然這去金融統制還很遠，但是可能實行的恐怕只有這一些！

（二二，八，一〇——新中華）